谋杀者Z

——夏文纯一

# 谋杀者Z目录

[谋杀者Z目录 - 1 -](#_Toc5342)

[前言——关于他们所说的‘死亡’ - 1 -](#_Toc15741)

[第一话 - 3 -](#_Toc30330)

[—落地窗上凝成了厚厚的雾气—— - 3 -](#_Toc19564)

[第一章 无罪自白 - 4 -](#_Toc15241)

[第二章 余孽深重 - 9 -](#_Toc68)

[第三章 轻视恐惧 - 14 -](#_Toc3341)

[第四章 悔恨腹藏 - 19 -](#_Toc25144)

[第五章 消失殆尽 - 25 -](#_Toc2771)

[第六章 皎洁闪耀 - 31 -](#_Toc2206)

[第七章 再三警告 - 37 -](#_Toc6291)

[第八章 昏暗街灯 - 49 -](#_Toc15397)

[第九章 死生之间 - 57 -](#_Toc18637)

[第十章 苦苦作响 - 67 -](#_Toc10155)

[第十一章 五角纸星 - 74 -](#_Toc31681)

[第十二章 亘古不灭 - 84 -](#_Toc28645)

[第十三章 目送背影 - 92 -](#_Toc15094)

[第十四章 街灯已熄 - 98 -](#_Toc14652)

[第十五章 冰冷触感 - 104 -](#_Toc24107)

[第二话 - 109 -](#_Toc5510)

[—墙边的落叶依旧横躺在那儿—— - 109 -](#_Toc11438)

[第十六章 流星逝水 - 110 -](#_Toc24704)

[第十七章 璀璨坠落 - 116 -](#_Toc1629)

[第十八章 微风拂面 - 121 -](#_Toc2364)

[第十九章 无所依托 - 128 -](#_Toc14829)

[第二十章 抛弃一切 - 136 -](#_Toc30688)

[第三话 - 144 -](#_Toc6695)

[—雨中奔跑是许久之前的回忆—— - 144 -](#_Toc31329)

[第二十一章 容颜明媚 - 145 -](#_Toc12852)

[第二十二章 心知肚明 - 153 -](#_Toc14375)

[第二十三章 恶鬼貌相 - 158 -](#_Toc14648)

[第二十四章 一一相印 - 164 -](#_Toc27578)

[第二十五章 暗夜谋杀 - 171 -](#_Toc10180)

[第四话 - 179 -](#_Toc23270)

[—哭泣与痛苦却难以比拟伤口—— - 179 -](#_Toc9710)

[第二十六章 喋喋不休 - 180 -](#_Toc2300)

[第二十七章 刨根问底 - 187 -](#_Toc32527)

[第二十八章 波涛汹涌 - 192 -](#_Toc15383)

[第二十九章 居心叵测 - 198 -](#_Toc28781)

[第三十章 圆月当空 - 204 -](#_Toc30094)

[第五话 - 212 -](#_Toc4716)

[—请告诉我谋杀与被谋杀之差—— - 212 -](#_Toc16128)

[第三十一章 飒爽英姿 - 213 -](#_Toc22511)

[第三十二章 他山之石 - 219 -](#_Toc30865)

[第三十三章 回到起点 - 225 -](#_Toc15886)

[第三十四章 黑云压城 - 231 -](#_Toc31322)

[第三十五章 津津乐道 - 236 -](#_Toc22107)

[第三十六章 乐此不疲 - 241 -](#_Toc10782)

[第三十七章 幻象天引 - 246 -](#_Toc26679)

[第三十八章 好高骛远 - 252 -](#_Toc28595)

[第三十九章 容身之所 - 257 -](#_Toc2584)

[第四十章 幻象笔记 - 264 -](#_Toc1486)

# 前言——关于他们所说的‘死亡’

这是一个富饶的纪元，也是一个荒芜的时代；这是一个温暖的日子，也是一个冰凉的时段；这是一个花开遍地的田野，也是一个泥泞浑浊的沼泽；这是一个开心的春天，也是一个痛苦的冬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切，同时我们又一无所有；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天堂里，同时每个人也生活在地狱里。在这样的时代，形容任何事物，要么就是最好的，要么就是最坏的。——（泛引用于《双城记》-查理斯·狄更斯）

我摸着有些冰冷的鼻子，在寒风中伫立着。

川流不息的车辆在我眼前漂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从我背后走过，暗夜的天空中看不见任何东西，荒芜一物般地盖在我们的头上。

街灯如平时一样，闪耀着朴实且平淡的光华，这一切仿佛是那么的悠然，悠然到了几近有种恍若非世的感觉萦绕在了这个城市。

嘀呜嘀呜嘀呜——

直到一个刺耳的急救鸣笛声响起，划破了这个悠然。

是哪里出事故了吗？还是哪里出人命了？

关乎性命的东西大家自然很重视，毕竟人生都只有一个，只要活着就要好好利用这份恩源，报效关心自己的陌生人、亲人朋友、甚至是国家。

然后电视、网络、书籍里都在传播:珍惜生命、远离XX的字样，还有甚者在法律、教科书里放下‘珍惜宝贵的生命’相关的准则。

然而事实如何？会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如意吗？

没错，人口的确实在正增长，而且越来越多，那些失去了的生命被无端推向生存的婴儿补上。

当我们无路可走，当我们走在世界的尽头，当我们把一切的一切都看做无所谓，当我们丢失了自己的信念，当我们丢失了我们的一切的时候。

——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的名言警句在这样的世界里越来越得不到支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身边人的影响，每时每刻都在做着斗争。为生存斗争、为情感斗争、为未来斗争……

在这个时代，死亡是不被允许;但在这个时代，死亡是令人心最舒畅的一种方式。在那些不堪推显的人心里，死亡仅仅只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倾向，被科技与人心滑落所造成的心理状态。

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被「放弃生命可耻」束缚，对死亡抱有极端不屑一顾的情结，对那些应与同情的人有着相当强烈的抵触情感。人们活在了自己的小圈子，自顾自的开心着、迷茫着。人们逐渐丢失了朋友的意义，逐渐丢失了爱的意义。

嘀呜嘀呜嘀呜——

耳朵边再次传来急救鸣笛声。

繁杂无序的这个城市所笼罩的不仅仅只是人性的湮灭，还有不甘湮灭的魂灵。那些被蒙在鼓里以及拥有强烈冲破世俗封印的人，将会在阴风细雨中开始与结束自己的一段艰难路程。

当微风涵涵的晚秋怀抱整个大地，当殷红初辉的黎明照亮半分地平线，一切都将重置。

死亡，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早已不是过于简单或者相当复杂的事，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死亡仅仅只是一种活着与死去转渡的一个特殊过程。

——献给现实中的那些第一个「爱丽丝」

# 第一话

# —落地窗上凝成了厚厚的雾气——

走在路边，静静地看着往来熙攘的人群，奔流如江的车辆。就算有清风轻拍我的脸颊目前我也无暇去感受，什么快乐的事情、快乐的心情此时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上天留给我的，在这个凄凉大地上的，仅仅只是孤独与冷漠。

## 第一章 无罪自白

微风习习吹袭着我略有摇摆的发梢，抚摸着我微凉的脸蛋，拉扯着我的裤子。

渐渐地，我睁开了眼，看着眼前一片繁华的景象，心里没有一丝悔恨，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广阔明亮的视野，宽广的大地，远处的郁葱树林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站在教学楼四楼的一个阳台的扶手栏上，眺望着眼前的一切。倘若这个瞬间，我跳了下去，倘若这个瞬间，我失去了生命，那么我将会如何呢？

我一直在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归重点，我也仅仅只是刚刚离开初中生涯的一个新的高中生，如果我都能参悟一二的话，那哲学家的饭碗估计是要生锈了。

高中开学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这一个多月的煎熬已经遍布我的全身，让我无处可逃了。

深呼了一口气，我背上了我的书包，身后传来不止闷闷不平的抱怨声。我轻轻地关上了门，没有多管他们的言语，走出了寝室。

在凌晨4点钟起来的人是有毛病吧？这句话我在初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说过，但现在，这个有毛病的人就在这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更何况还是在万圣节的当天凌晨。那个时候不太清楚身边周遭的世界，只顾着自己一个人玩，倒也感受到了别样的孤独，然而现在的「温度」的确比那个时候低得多了。

全球变暖的影响似乎丝毫都没有影响这里的「温度」，寒风照常吹刮着每个人都耳旁。

我呼吸着沉重且清晰的空气，走到了一颗大树下。坐在旁边的长木椅上，看着东边泛白的天空。

第三个夜了，还是睡不着。最近的琐事真的太麻烦了。小说在投稿的网上初选就落选了，这虽然是挺让人在意的，但是一连十次落选就比较难堪了。在投稿的一瞬间，我甚至考虑过了奖品和奖款该如何分配，但在现在看来，受一次初选提名的机会都不给，未免太严格了吧。其实，我的小说也不过只是流水账而已这些我都知道的，然而心里还是会不好受……

毕竟自己花了200％的精力创作的东西被别人说不及格的这种感觉是难以抹杀的，甚至会在自己的自尊上刻下永不湮灭的伤痕。当然这是必然的，我知道。

脑海里一片空白地望着不知何处。

不知不觉天就白了，我站了起来。因没有长时间禁闭的眼睛开始有些干涩，逼迫得我不得不闭目养神了稍稍时间。

本想去食堂吃点早餐的我看了看左手腕上的表，便往另外一个方向——室外网球场①走去。

学校里的室外运动场地晚上是没有灯光的，所以凌晨也应该不会有人——本该是这样的。然而我却看到了好似不该看到的东西一样。

一位短发的背影十分阴森的人，因为有黑夜的加成，即使有微白的月光撒下也无法辨认究竟是男还是女的人坐在反射着银光的不锈钢长椅上，顿着首，嘴里还念念有词，不知在做些什么。

因为光是看着就有种无法动弹的怖惧感，我下意识地往回转，准备走出这个网球场。

「甄希—」

啊！我惊吓地大跳了一下。

「我是你一个班的……」

听见她的话语，我仅仅只是轻回了一声「哦」，就转身继续走出了这个网球场。明明有很多灯光充足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在这种黑灯瞎火的地方呢？

对于我这个动作也许大多数男生不理解，明明有机会和女生说话何故一定要离开，这是傻瓜还是什么。然而对我来说，女生是危险的不定时炸药，效用大概是几十个原子弹那么大。我可亲自见到过一言不合就把一群男生打得趴在地上痛哭的女生，也见过因为女生引发的一起又一起人命案。加上我自身对女生并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相貌不佳，躲都唯恐来不及。对于女生，我始终都有这样的懦弱。

正常情况，我一个人走向食堂。天已经白了一半，路边的街灯已经闭上了闪耀的眼睛，开始了休息。

吃着一如往常的早餐:荷包蛋+清粥。

听着一如往常的骚动声，渐渐地人群开始涌入食堂。

不再是凌晨，已经是清晨6时15分了。

早晨的课上，我一个人坐在角落。

「下面即将开始第三十八届万圣祭典，很荣幸我能……」

耳边响起的，是不入格的男主持人的轻柔话语，响应的是全场学生的欢呼和雀跃。自然，这并不包括我。年年都要举行各种各样濒繁复杂的祭典，这些让人都记不清的祭典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倒不如真真正正的一次大祭典。

万圣祭典的主题是亡灵回归，所以这个祭典的节目也就定下了。如果真的是已死之物，何故再回来呢？已死之人大多已对世间无憾，回归了的话反倒会增添遗憾。

但回到这个话题我也比较无趣，对生死之事看淡如清水一般的我被罚站在这个教学楼的一层过道外。耳边传来的是将近半百迷外的大礼堂的欢愉之声。整栋楼仅仅只有我，加上五六名问题学生而已。

对于眼前这种情况，我无法作任何感想。毕竟站在这里人大多被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些不顾形象亦或是太顾形象而触犯校规或是顶撞老师的坏学生。

「这次祭典是一次可以让你学习很多的祭典，为什么不带笔纸，我们还特地大老远从省外请来了著名的演说家给你们这群烂泥扶不上墙的坏学生讲座呢，但恐怕你是没有耳福了。给我背壁思过，教学楼！五个小时，现在就去！」

如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借口，我选择了不解释。这种情况至今一出现过很多次，一开始天真的我认为这并非是专门针对我，毕竟许多学生都被留下了。然而事实却是再次让我哑口无言的，没错，这并非是专门针对我，这是处处针对我。

省去了顶嘴这一环节的我自然乖乖地站在了这里，仰视着蓝紫色的夜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拥堵感，不仅从各方面传来的压力把我瞬间捏成肉酱也并非无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已经可以做好舍弃一切的准备。

晚秋的风是如何凛冽、如何冰凉的，至今为止我才能明白。过往的十五年在一瞬间土崩瓦解，犹如晚霞过后的天空，渐渐消失光华，陷入黯淡，放弃了一切挣扎似得步入黑暗。

「那有个人耶，这就是那个秃子老师说的坏学生呢，站在那里已经有四个小时了。」

「嗯哼，这个人好丑啊，是几班的？」

……

耳边传来的片刻刻薄的话语让我倾耳相对，并非对这些学生很讨厌，但是就是对这些喜欢看热闹又装无辜的人提不起一点好感。有好多人教我不要那么太在乎别人的看法，继续走自己的路即可，然而这条路的尽头也只有自己所不想要的空虚。

轻风拂过我的凹凸不平的脸庞，擦过我微热的眼眶和微润的眼球，从脖颈往下袭去，渐渐地，占领了我的全身，不由得让我猛的战栗了一下。虽然穿着的衣服并不单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站个五个小时还是够呛的。

我想过违抗老师的命令直接走回教室休息这种方案，然而行不通，教室会查看监控录像，然而后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把我叫出教室，大训一顿，然后在后一天早自修结束后的升旗仪式上，向全校学生不点名批评。被几近几百双不友善的眼神盯着是让人极度不舒适的。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餐巾纸，用力擤了鼻涕，然后在一米外朝右手边办公室前的垃圾桶扔去，撞了杆掉了出来。我把它捡起然后无距离扔了进去。

一滴水滴落在了我的头顶。难道要下雨了吗？心里正打算抱着这样的一个借口躲避罚站却被惊天的「大雨」雷到了。

「好冷{{(>\_<)}}！」

这大雨是从9米高层的三层泼下，不偏不倚，戏剧般地正中我的头顶。大概并不是戏剧般，这明显是有预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戏弄我。这种事情在之前也就有过好多先例了。而三层便是高二年级的一些班级的所在地。高年级的学生特别喜欢捉弄一下比自己小的年级生。这种「传统」似乎在各个学校里都通用，不过这所学校更加泛滥。

只不过，被捉弄的都是一没有大势力靠山，没有人帮忙的孤雁。倘若大势力被敲到了，一顿臭架是不可避免的，有甚者还把朱红色的液体给飚出来。

冰冷的水毫不留情地吞噬者我的体温，耷拉下我的头发，贴在颤颤发抖的脸庞上，外套、内衣、裤子、鞋子全然浸湿，就如同从冰冷的河流中爬上来一般感触。原本就凛冽的轻风在此刻变得愈加刺骨。

外套的重量比原来重了一倍左右。我听见了楼上的人窃窃私语，然而我目睹了犯人后便静下心来不再去追究什么责任。若是到头来自己反正也是被追究的一方的话有该如何是好？我很明确地知晓，做这种恶作剧的人后台是有比较强大的靠山。

没办法，我再坚持会儿。咬着牙，甚至擒着泪。

路过穿着西装的眼镜教师也如视无物般走了开。就算是穿着丝袜看相甜美可爱的女教师也一脸不满地绕道走开，还故作小心地垫着脚尖走，生怕我会像小狗一样把身上的水晃悠到她的身上。

偶尔从大礼堂里借个理由「上厕所」逃回教学楼来的学生看到我这幅冬日里的落汤鸡模样也「忍俊不禁」，大肆放笑。

「这个学生到底犯了什么大事，还得这样被惩罚，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也是也是……」

总有那么些不识善恶的人在身旁附和，也就是这些人，让流言蜚语更加肆虐猖狂。

这幅嘴脸让我回想起了上个月9月15日中秋晚会上的一幕。

仅仅是因为念错了一个字的我，在活动结束后被全班同学排斥，甚至被老师深刻批评，做了一整晚的思想教育，弄到最后将近10点了才让我走在渐渐失去酷暑而闲的悲凉的秋风中。而他自己，却开着暖和舒适的小轿车回自家去了。

我抬起来头，转角处的让我罚站的老师露出了头。

夜幕悄悄地降临，在银色月光都没有的黑暗世界里，我渐渐地迷失了方向。走在杨柳秃秃的河岸边，静静地抛开了一切。

缓缓爬上了石栏杆。

## 第二章 余孽深重

好冷，这是哪里？暗乎乎的，是地狱吗？冰冷而又无光芒，果真是人间是尽头吧？

一滴水珠在身后静静地滴下，下方渐渐闪着淡淡的蓝色光芒，一叠又一叠的涟漪交叉在一起向四周传去，我站在了这片淡蓝光芒的水层上。

微微抬起头，却望见如同墨汁一般黑得彻底的天空与一望无际的水面。难道这里真的是所谓的地狱吗？四处的水面泛起各种涟漪褶皱相互映照。偶尔飘起的一两颗水花在空中旋转着、消散着。没有一丝风吹袭但却有甚至比冰都寒冷的空气触感。

又一滴水珠在身前缓缓落下。再次溅起了迷人的水花，然后伴随着我吐的气泡与难掩的痛苦，一同沉没了这片里周围的一切那么冰凉。

好难受，胸口好似要被什么穿出来炸开一般，脑子在此刻也无法对身体作出什么有效的指令;好痛苦，心口像被融化的水银灌入一般，背脊也犹如被万斤巨石埋压着，身体好似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疲惫的肉体无法动弹。

果然，这就是所谓的地狱，来自全世界的压力被扛在我的肩上，我比甚至比光速还要迅速地向下坠落着，痛苦与疲惫从四面八方蜂蛹而至。失落感与孤寂感，庞然全来，我丢失了自己。

渐渐失去一切的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知觉，我就这样飘荡在这样的地狱里，静悄悄的四周，失去重力的感觉有如难以平息的呕吐感，然而就是这种感觉是我所向往

——不论如何，总比蹲在角落孤受无数人冷漠人冷落嘲讽好太多了。

然而眼前的乌黑渐渐有个了星点亮光，一瞬间嘴唇有丝温润感，随机而来的是股巨大的吸力将我身上的所有痛苦与不堪吞没。一团温暖的光芒将我紧紧裹住，一股从未有过的舒适感驱赶了我身上所有的不安，前面的光芒越来越大，直到光华突破包住我的温暖，白茫茫的一片视野。

「那么阿姨，我就先走了，照顾好甄希……」

耳畔萦绕着刚恢复意识所听到的话语，而仍未恢复的视野里与门一起浮现的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背影。那个人究竟是谁？依稀感觉到嘴唇的微微温暖的触感与心脏乱撞砰砰声后的茫然。

起身，穿上衣物，下了床。惊异地望着四周，混乱的家具、涂鸦的墙壁、在寒风中微微摇晃着的碎了一页的窗户——这是我的家。

在那个跳入石栏杆的瞬间，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释然，从那之后，痛苦与难受从四面八方向我拥来。我从天堂坠入了地狱。随即而来的是无尽的黑暗，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股暖流从我的嘴唇渗入我全身，然后将全身的痛苦吞没，刹那间，黑暗中亮起了星星之光。

醒来的我，就在家里了。

以上难道是我的幻梦？那为什么冰凉的黑暗触感给的却那么真实？那股暖流在身体内也有丝丝后感，这些是否也只是仅仅的幻想？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挥开视线所扫到的日历上显示的正是当时记忆中的模样。当我注意到身上的衣物并不是我记忆中所穿的衣物时，我已分不清之前的到底是梦境幻觉或是现实。

若是现实，那也未免太过真实了，让我似乎都忘了自己究竟是在地狱还是在人间。

「甄希，下节课结束后，到一号室外网球场来，我有事和你说」

我的耳畔回绕着一句话语，但是我并没有准备去赴约，实际上，我并没有回应这句话。

下课铃响后。我站了起来，轻轻地叹了口气。慢慢走下楼梯，在微风中凌乱的我准备去吃午饭。

熟悉的寒风从身边挂过，微热的暖气从半开的玻璃门中散出，擦得锃亮的玻璃门上，从反光的镜面世界里可以看见，一位女生在不远处的拐角处盯着我，挎着背包。

我愣住了一时，心里的困惑越来越大，但始终也不去管了。是那位女生，那位叫我有事的女生。我继续了我的脚步，进了食堂，在一堆嘈杂声中，我渐渐失去了自己，任意点了两个蔬菜就直接端走了餐盘。四周拥过的人群在我的视线如同无物。

因此这个世界很空旷，空旷得难以想象。

吃完饭，从食堂的后门走出去，和以往一样经过网球场，在废弃的室外网球场①里看见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

我顿足了。

「甄希——」

我的名字被她喊了出来。

原本我想不动声色地就离开这但却有听见了我的名字被喊了出来。这个背影，很熟悉，但却很陌生。好似在哪里看见过，记忆又十分模糊，然而担心被再次叫到名字而被周围的人注意，我便让步了，走了进去。

我并没有说话，仅仅只是离他三米远而直视。就像看见一个危险物种般地望着她。我想不出任何词语来形容女生。

「有件东西想要归还给你」

归还给……我？我有什么东西落下然后被这个家伙捡到吗？我在脑子里仔仔细细地搜寻着，然而并没有。我所有的东西并没有哪些是值得专门找个地方归还的。

我不语。

在此刻，草丛里钻出一个小兔子，然后慢慢悠悠地跑了出去。

但在下一刻，我的注意力重新被集中的时候，一张可爱的脸庞摆在我两公尺前，一双精致有棱的眼睛与我四目相对，我下意识地将脸后退之后，竟半天说不出话。

她将一只玲珑小巧的手抬了起来，食指与中指夹攥着一张皱皱的横线纸。她将这张纸上下摆弄了五下然后盯着我的面容。

「这是你的吧」

上面写着的字是我记忆中清清楚楚的痕迹。

黑色的大字「谋杀计划」

红色的大字「凶手Z」

绿色的大字「受害人Z」

黄色的小字「手法推入河流淹死」

条件反应般地，我的手向那个纸张伸去然而落了空。她将纸张藏回了身后，我将手绕过她的身子向她后面的那张纸张伸了手去，却再次落了空。

「还给我」

我的声音似乎是第一次从喉咙丢出，沙哑、昏暗似的像是一个痛苦的叫唤。还好，我自己并没有多少在意。

「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你的吧？」

沉默了半天后，我还是点了头。

「甄希，你知道我是谁吗」

既然问到了这个头上，那么这个女生也必定是不平凡的人吧，想来这么苗条纤细，这么甜美可爱的女生，那么她的靠山也必定是那种霸王爷之类的不良男生。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些男生只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

我并没有作何回复，仅仅只是略带愤怒的眼神望着她。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微微摇了摇头。

「我是苏婷婷，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你除了自己认识过谁」

我没有回答。不过事实的确如此，这个学校之所以对我而言是空旷的，全都因为我对身旁一切之物漠不关心，冷眼相待，不过反观之也是如我一般，这个世界对我也是漠不关心，冷眼相待。

正值深秋的正午，太阳却被道道白云遮挡得严严实实。此时的苏婷婷纯洁又美丽，在我眼前微扬着嘤嘤小嘴，轻翘着弯弯的眼角。微长的直发被温风吹着一飘一荡。

「说句话啊，你又不是哑巴」

「我还能说什么，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几乎接近于命令的口气，我向苏婷婷放出。

「啊呀，甄希……不要这么急嘛，我们之前还见过一次面呢，除了开学见面仪式那一次」

「我不跟你套近乎，快把那张纸还给我」

「昨天也是在这里我和你相遇的，你难道真的忘记了吗？才不过一天呀」

「你是……凌晨来这的那个人？」

有些不相信的我问着。但通过后面的话聊证实了我的猜想。她的确就是那次天空只开始泛白时在这里念叨着什么的人。

「你为什么要谋杀」

突然间，我被苏婷婷的话语哽咽住了，她的话语，总有一种几乎可以摄取人心灵的能力，然而此时，被猎摄的正是我。我半天没敢回一个字，对待女生，向来不顾后果退缩的我，在这个女生面前却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她很可恶吗？」

她的话再次挠向我的磐石般的心窝，奇痒无比。我为什么要自杀？因为我很可恶吗？不顾他人感受，自顾自的任性地做这事，难道这不可恶吗？明知道会伤害很多人却仍然狠心下手的我，难道不可恶吗？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么，谋杀成功了吗？失败了哦」

苏婷婷的话语让我再一次哆嗦。究竟是怎么了？她怎么知道我的计划还很确定失败了？不，虽说的确是失败了，但若把那个谋杀计划当初单纯的谋杀计划的话，那也无法猜出来吧？难道这个女生一直在伺机报复我吗？

没有回头，没有回应，我站了起来，径直走出室外网球场①。身后没有响起一声我的名字，也没有响起任何声音。

不顾血从嘴角流出，无视攻击的大小力度，我一次又一次试图爬起，但却一次又一次跌倒。十几只大小有力的脚掌在我的脑袋和身上重重落霞，一时间我分不清楚此时是否有阳光照耀。转到眼角的眼珠目睹的仅仅只是一张张罪恶的嘴脸与享受快感得极度扭曲的恶魔脸。

「让你把我可爱的婷婷拐走，打死你个癞蛤蟆！」

我的耳畔充斥着未见人间威胁似的痞子声音。

## 第三章 轻视恐惧

我被踹倒在地上，双手一次又一次地被坚如磐石的脚底板摁压着，并且用如同风一般锋利的脚尖使劲扭转摩擦，痛苦不由分说地钻进心里。尽管身边所升起的气氛并不安全，甚至透露出丝丝威胁，但我仍面不改色，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抱着双膝躺在冰凉的苍凉大地上。

「你还敢这样做了吗？你个癞蛤蟆，还想跟我抢马子，找死吧你」

一脸唧唧嘲笑的脸在我的头上三尺摆着，配合着的是他神似恶魔的鬼嚎。

下雨了，雨声越来越大，似乎配合着恶棍们的拳脚一般在我身边降临，直至最后抵挡不住雨滴抨砸。几位撒旦甩了甩长长的斜刘海，作酷般将头发梳往耳后，丢出了不痛不痒让我无任何感受的句子。

——别让我再看到你出现在苏婷婷的面前，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如果下一次出现在苏婷婷面前，你的痛苦可能要比待在坟墓里重得多了。

像是在噩梦中一般，像从令人怖惧的深渊中爬出一般。右手伸进坑坑洼洼一个个的地面，不顾将雨水溅出的多少，不顾自己身上被像是与我有深仇大恨的雨水溅落的丝丝凛冽刺痛感，我徐徐地站了起来。

鲜血从我头颅上侧溢出来，灌进我的右耳，擦过我的脸庞，在我鼻梁处有一道刻入心房的痛心深红的擦痕，鼻孔中流出的血早已在我的口中刺激了味蕾，大脑皮层早已接收了铁腥味。身上的疼痛以大雨砸落点般不断重复着、重复着，最后在一丝呻吟中我似乎麻痹了感觉，渐渐失去了痛感。

衣衫早已在混乱中撕裂、漏洞，沾在鞋底的泥土灰尘在大雨仇恨般地冲刷中渐渐显现泥浆的黏糊棕色。不正不整的衣衫在大雨中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冰冷、越来越冰冷，然后带动近乎陨石般的重力效应时，我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我，全身上下已经再无多余的力气了。眼睑像是涂了强劲的胶水，再也无法睁开，就连呼吸都觉得是一种牺牲生命的痛苦。我的意识渐渐地失去了，我的大脑在下一刻已经不再运作。

眼睛睁开的那一刻，意识恢复的那一秒，所有的疼痛如期而至，我彷徨了。

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是否是正常的人？我是否能成为正常的人？我能否忘记我的过去？我为何对痛苦的事情紧紧抓住？

我明明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啊！

难道说我的存在本事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难道说我的疼痛原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知觉？外面的大雨声仍然在继续，就如同那拳脚般的狠准。

「阿希——你干嘛和别人打架！」

当我的瞳孔聚焦在眼前母亲因为略带愤怒而有些扭曲面孔的母亲，我的心乱成了一团。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法回答。

母亲对我所做之事的愤怒在沧桑的略划皱纹的脸上一览无遗。一双夹尾鱼尾纹的眼睛充斥着责令的眼神。眉头紧锁着的难道是那些痛苦的回忆？

「阿希，不要再和别人打架了好吗？」

母亲的眉头依然紧锁着，眼神中冒出了几年前我所目睹过的痛苦眼神，那种宛如在向自己最亲的人诀别一般的眼神。但此时的我仍然无法对她的话语作出一个像样的回答。

我并没有想去犯事，倒不如说我也对这类事情有很大的抵触心理。但是我明白的，就算我没有去犯事，就算我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任何事情，也会有招来祸端的可能。人们怀揣着各自自私的小心思，可以不顾他人，可以欺骗他人，甚至自己。和别人和睦相处这种事情我是无法做到的。

沉默的我，沉默的母亲，被沉默的大雨声淹没。

当街头的雨滴在栏杆上轻轻滴落，在草边缓缓溅落，当母亲轻轻叹气地站起来往厨房里走去，父亲回来了。

他用力地踹开了大门，那股像是脱开缰绳野马般的狂性，像是在摆脱什么压力似得大跺脚地走了进来。从半开的房门目视他上半身摇摆地厉害，脸颊红得不成样子，双脚更加夸张地左右晃动，甚至还瘫在沙发上。

紧张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母亲从厨房出来扶住了父亲然后却被父亲反手的一甩给弹开了。母亲那一脸担心的模样我似乎并没有少见，但如此紧张的却是第一次。

「你去喝酒了？」

「少管我，我喝酒要你管啊！」

母亲拉着父亲的手，将它搭在自己瘦弱的肩膀上，原本想扶着他的手却被父亲再次弹开，酒气肆意地向母亲脸上喷去，一脸焦怒的眼神甚至逼近于责令的口气。

「你喝醉了。」

「别管我，我才没有醉」

母亲的手再次被弹开，突然开始剧烈咳嗽的父亲捂住嘴巴扶住沙发，半蹲在母亲的面前。母亲仍然再次双手扶上父亲哆嗦的身板，然而又被父亲那双手弹开，不过这次她的身体也被弹开了，撞在沙发边的冰箱上。

「不要扶我，把阿希叫出来！他班主任都和我说了」

父亲张开嘴巴的瞬间，我的心像是在爆炸般肿胀起来，如果让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我又会难逃于一个说不出来的痛败感。

「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阿希，他……」

「好了！把他叫出来！我要好好教他家规！」

「他身上有很重的伤，不能起床……」

突然开始狂笑的父亲像是捡到了什么便宜东西一般，在周围仔细搜寻着什么，紧接着他的手上紧攥着一根银白色的棍子。

父亲做过什么事情，父亲在做什么事以及父亲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一清二楚，透过半开的门，我能望见的是一个失了心的人。

他站在我的面前，脸颊红红的绯晕还没有消散，嘴里吐出来的酒气弥漫着整间屋子，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嗜酒了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脾气暴躁了我也记不清，或许一开始就是吧。

接下来的话语我实在无法形容，或许只是酒后胡乱扯的一些陈年往事吧，父亲在东迁西扯的途中也不忘数落我的所为，也不忘对我施加暴力。母亲在身后劝诱的时候却被父亲几度吼斥，甚至还对母亲的人格进行了侮辱。

痛苦加上痛苦是什么？没有了解到真正痛苦的人却只会说着一切都会好的美好话语。了解真正痛苦的人对痛苦也无法怀抱公平的态度。但，痛苦始终是惹人厌的，这件事情自古无人会反驳。

「混蛋！你倒是说话呀！你怎么连屁都不敢放！」

对故作沉默不语的我，父亲拉红一脸嫌弃模样加一副怒目圆睁的脸向我斥责。然而我却没有什么办法。对于他的怒斥也好嫌弃也好都只能是沉默作对。

也许是没法子了，父亲开始暴怒地摔东西，我床头柜上的瓜子壳、苹果核、铅笔、彩笔、笔记本、台灯，在地上碎渣多得像繁星般无法数清。

我仍然无动于衷，一脸平实地看着暴怒的他。

父亲把我放在枕边的玻璃瓶拿起，然后重重的摔下。

一颗又一颗的纸星星在此刻像是炸开来一般四溅，父亲故作自豪地笑着，配合着他无可比拟的笑声的唯有我的怒火，我喷涌在眼中的怒火！

其实在玻璃瓶坠落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如同那一颗又一颗纸星星般随处乱溅。此时的我，不顾身上的疼痛，掀开被子光着脚站在地上，眼睁睁地目睹着父亲自豪般地用力踩踏着那些色彩斑斓的纸星星。

我蹲下来一声不吭地抬起父亲狠踩的双脚，泪珠忍不住从眼眶中溢出来。我急忙地将仅有的几颗聚在一起的纸星星捧在手上。泪珠一颗又一颗滚落在纸星星上，我能感觉得到，纸星星与我都在哭泣。

我将纸星星一颗一颗地捡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塞在了衣兜里。捡完后，一脸凶意地瞪着他。

「你哭什么！只是几颗纸星星而已！」

「你给我闭嘴！」

我的右手攥紧着的拳头，在下一秒朝着父亲的脸砸去，尽管是我的全力，但任凭一个高一的学生对一个壮年的男子一个拳头似乎也无法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我的心不允许我在继续待在这里了，父亲的失了心，让我失了对这个家的感觉。

亭外仍然在下着的冰凉的雨点，尽管我知道这么晚温度不会很高的，仍然被冰冷的空气着实吓了一大跳，一边呼着热气一边全身无规律地抽搐着。

冰凉的触感从背上向全身传开加持着并未恢复半分的伤痛，让我难以保持平直的睡眠姿势，更何况从身边一潮又一潮涌来冰冷刺骨的寒风让我更加难以入眠。

河流唰唰地流动着，晚间的风一直都是如此凛冽。我紧紧拥着自己的双膝，像那次一样，任由刺骨的寒风从身旁游走，手心手背冰冷的麻痹感让我有些了解了此时的温度。

「真是傻瓜呢，全部都是……」

我有些自嘲地望着眼前黑暗的空无一物。

我从衣兜里抓出几颗纸星星。有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粉色的，有些许因为被踩扁了导致有些纸星星已经跳出了星星的模样，看起来像是被欺负的孩子一般脏兮兮的，和我如出一辙。

「如果萌还在我的身边的话……」

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心里还是不免会抱着这种想法，毕竟……

「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吧……」

我明白的，我深深伤害了萌，在她脆弱的心口上拉上了不可泯灭的一道伤口。她恨我，她不会再原谅我。

侧面隔着早已静静休息的河流望着对面灯火渐渐熄灭，街道上行车的远见灯愈打愈远，远得似乎恍惚间望见了模糊的未来，痛苦伴随着幸福的声音充斥着整个静谧的夜晚。深蓝色、暗紫色相交织编成的夜晚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冰冷的谎言，说实在的话，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凉飕飕无可补救的谎言。

「哈……唉……」

自叹自艾的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一张熟悉的脸在我脑海中浮现，棕褐色的短发，瘦弱的身子板，宽松的吊衫配合着微扬的笑容，那个特别阳光，让人瞬间拥有保护欲的笑脸……那是……

那是萌的笑脸。

## 第四章 悔恨腹藏

啪嗒啪嗒的声音拍打着玻璃窗。雨水溅落在各种物体上的声音，夹杂着清晨本就该存在的各种嘈杂声，有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感触。窗外仍旧下着倾盆大雨，邪魅的风怂恿着雨滴斜打着原本就有几撇裂痕的玻璃窗。我揉了揉残留睡意的眼睛，透过这样的玻璃窗向远处观望。

我夹着疼痛的身体坐了起来，胡乱靠在靠枕上。

在那个外面下着暴雨的亭里我蜷缩着身子，寒风与雨水无情地渗入我的肉体，当我因为身体的痛感再感不适睁开眼睛的时候，母亲就站在亭外，打着伞。我怔怔地望着她，拖着疼痛的身体的我，不知何故，冲向雨伞中的母亲怀中，不计一切的哭泣着。忽然抱着我的母亲也开始泪下，她的泪滴在了我的额头上。

不知为何泣下，在雨中，母亲与我哭泣了很久很久。

「阿希，不是我说你，以后别再和别人打架了……」

父亲吃着早饭，头埋在碗中，翘起瞳孔，死死的盯着我。

我低着头闷声不语地吃着早饭，耳旁响着父亲的善言。

「阿希啊，妈妈爸爸明天就要出去出差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母亲望着当中空无一物的瓷碗，母亲的饭碗一直没有动静。

「我吃饱了……」我微微地叹了口气，耷拉着眼皮，随手放下碗筷之后走向卧室，挑起了书包和雨伞便走出了门。

撑开雨伞后，走向已人成群的车站，与一位又一位不认识的人擦肩而过，心底里，与一个又一个曾经熟悉的风景挥手致敬。

「甄希——」

似乎听见有人叫唤我的名，我回首定睛的那一瞬间，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容，是谁？当我想走向前目睹究竟的时候，那个身影却如同鬼魅般消失不见了。或许……这只是我的幻想，不再去想多余的事情，我乘上了已经到站的公车。

大脑有点跟不上身体，我走下了公车，回到了这个充满屈辱的场所，称其为拷问室也不足为奇，我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其实在这里所谓的学习也无法学到我所真正想学的，倒不如突破这间牢笼，飞出去该有多好？

早晨的课上，我一如既往地坐在角落，看着卖力的教师在讲台上挥洒粉笔末吞吐唾沫，看着旁边的同学在拼命地跟上教师的思路，甚至狠抓脑袋逼迫自己进入所谓的「状态」。

「那么，谁来回答一下……恩……今天是7号，所以……」

教师的新招数，就是用日期来决定该回答问题的学生。

我站了起来，沉默了良久后，教师为了缓解尴尬不得不向我暴几口脏话，然后在找下一位同学来代替回答问题。然后，不出意料地，我站了一天。

等待下课铃声的时间依旧那么漫长，腿酸是不可避免的，这之后的痛苦也是如同狂风骤雨一般持续地像我身体施压，好不容易熬到了铃声结束，教师的叫唤又把我带回了进来。

「……我不想被人说成我的学生会有如此差的成绩！马上就要到期中考试了，你给我注意一点，不要给班里拖后腿！」

耳旁仍然闪烁着那个教师的叫唤，明明身为教育者却摆着一脸什么都无所谓不要破坏我的利益就可以的模样。教师是否都是这幅模样呢？我不了解，我也无法去了解。

一如既往地走进了食堂，四处漂浮着快要凉了的剩菜的味道。已经准备关上付费台的快餐台，已经开始四处回收的餐盘，已经暂时结束了繁忙的工作阿姨们开始面对面开心地聊着天。

了解到可能破坏了这微妙氛围的我果断地转身向玻璃门走去，准备舍弃这一顿开始预备下午的课程。

然而身体似乎终究还是记得住熟悉的道路，即使我并没有蓄意要走，脚也是一瘸一拐的，但身体行动也比思考快了很多很多秒。就是这样，我站在了这个室外网球场①的门口。

坐在网球场角落的不锈钢长铁椅上的是一个熟悉的背影。微长着肩的褐色头发，一身弱弱的身板搭配着轻便的白色衬衫与褐色的百褶裙。

愣了几秒钟，但很快就发现这背影其实很熟悉，就是往常的苏婷婷。

她低着头，颤抖着肩膀，双手抱肩，传来了一点抽噎的声音。这声音在濛濛小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苍白惹人痛心。

我抓住了想要向前安慰苏婷婷的右手，摆低了视线，在我看来，跟我无关的东西我还是尽量少去关心的比较好，这是我在经历了许多之后才能说的出口的事实。

撑着伞转过身，不想插手任何人的我，就这样走出了门。

「甄希——」

背后又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没有回头，只是停下了脚步。

「昂？」

「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

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在此刻却是无比的悦耳动听，有多少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语了呢？十六年吧？

放下了雨伞，坐在她旁边的我注意到了她两旁脸颊的泪痕，很深、很深，尽管已经深秋了但她仍旧穿着这条白色的衬衫。

「你脸和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直言不讳，单刀直入地指着我头上的一条很长伤痕，那是父亲在酒后乱暴的时候用铁棍在头上挥舞所致的，被打中的那时我确实是接近于丢失了意识，但很快还是扶着脑袋坐起在了床上，父亲下的手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重。

「这个是……在家里不小心磕到的……」

现在这种时候没必要把父亲搬出来，既然是问我的事情的话，没有大概的话随便找个答案搪塞过去也没有多大问题。

苏婷婷低下了头，我目睹她脸上一股懊悔的表情，咬着嘴唇似乎在忍着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眉毛好似犯了什么错误般吊着。

「其实……」

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像是自爆犯罪的感觉。

「其实我是知道的……他们，我前男友找你打架的事情……」

她的眼睛配合着面部像是谢罪一样的表情流着眼泪。难不成，她刚才流泪也是因为这个？

「今早看到你脸上贴着的两块绷带还有额头上那像是被一刀劈一样的伤口怎么也坐不住，这怎么也不可能会是普通的伤，在这个学校里也只有他们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后来我亲自去找他们了解情况，才知道果然是这样，给你造成了那么多伤。很抱歉，你很痛的吧……」

「这个伤口大概就是你所谓的前男友的，这长条伤口是我父亲给我做家训的时候在额头上添上的。」

平日说惯假话的我在此时却没有任何踌躇地说出了真话，大概是意识到这个女孩子其实也并不是我所谓的敌人，这个女孩子可能只是仅仅简单单纯的一个女孩子。

「你一定很疼吧，对不起，我已经叫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此时身上的伤痛仍在继续，但并没有那种宛如身临地狱感觉的疼痛了，不过加上午饭之前课堂的长时间站立，脚酸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预兆，突然脚开始抽筋的我抱着右脚开始吼叫。

恢复意识睁开眼睛目睹了苏婷婷的红扑扑的脸蛋与圆润的眼睛，意识到我可能是枕了苏婷婷的大腿，瞬间想逃离这个魔境的我向上抬头，又与苏婷婷的额头相撞，然而我的额头却疼痛异常，毕竟我的额头上还有一条很长的伤疤。

「抱歉……」

我和她划开了一段距离开始道歉。

「没关系，这不过只是……」

「马上就要上课了，我还是先走一步了……」

背着身去，拿起雨伞并没有撑开就一瘸一拐地冲进了濛濛雨中。

身后没有传来一声唤名声。

从座位上轻轻地站了起来，右脚抽筋的余痛还在痉挛着我的大脑皮层，看着黑板右边的课程表，感觉有点麻烦——体育课。

今天这一堂的体育课并非同常的体育课，今天的体育课主要是测量1000米和100米的成绩。

净是些剧烈运动呐。

我稍微走动一下，稍微试一下感觉，虽然早上的时候稍微可以坚持着走动，但是经过一节课的站立脚踝部已经酸疼地不能正常走路，那之后去吃饭的时候也是一瘸一拐。

走了几下，看来还是行不通，要这样的脚去跑100米和1000米什么的，绝对是自残行为。

就当我扶着课桌角准备坐回原位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站在门口看着我，那种表情就像是在看着滑稽的小丑一样。

「行了，甄希，别想逃过这次测试啦，这次有隔壁班的女生一起跑的哦，你这样……」

净说些我听不懂的东西，我可没打算装病逃过测试，我原原本本就是一大号病人！跟这家伙说明情况也是无益的，这种家伙完全不想听我的真实情况，仅仅只会眨着眼睛看着我出丑的样子。

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继续说着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怎么办？办公室我是不想再去了，如此想来体育老师似乎经常允许那些女生的口头请假，所以对于我的请假也应该会不吝的准许，然而事情总非是我所想的那样。

「你能好好站在这里就不能跑步吗？也就一千米嘛！就算我腿真的瘸了我也能跑完……还想和女生比？女生有些的确是身体比较弱，但是男生不准许请假的……上次那个是他的腿断了，绷带都缠上还能跑吗？你别跟我瞎掰了，你待会一起跑！……敢违抗命令的话就让校长开除你！」

我现在才记起来，这体育老师是校长的什么亲戚。

我在一排里面向这位老师提出请求却被他无条件地反斥了，对于他来说，女生比男生更重要，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一点什么。

然而比我更加魂牵梦萦的，却是一旁的男生们和后面窃窃私语的女生们。

「什么男生啊，一点小伤就要请假，我大姨妈来了都没请假」

「就是，这家伙还似乎从来都没有和别人说什么话」

「这个人似乎什么都做不好，成绩似乎还给班级扯后腿」

「什么嘛，这种混蛋还请假」

「我上次手摔断了还不是照样测试，一点小伤就……」

「像个娘们一样的叽叽歪歪，整天比娘们还害羞」

「哪里是个男人啊，不，连人都算不上」

「哪个人没有什么小伤小痛的，以为自己算老几啊」

「就是，还做什么特殊对待是吗？一个废物」

「他不就是上次被同年级的家伙打得爬不起来的家伙吗」

「哪里是高中生啊，整个一小学生啊」

「就是，这种老套的谎话还来作秀」

「也不说点更加有说服力的理由，不像样」

……

他们说过什么，他们会说什么，我都知道。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家伙都会有不一样的面孔的家伙，我也不对这种人抱什么期待，但是我还是下意识地朝着后排的女生角落——苏婷婷望去。

她没有任何话语，只是空洞的以笑容来迎合他人的说辞。

测试结束的时候，我被丢在了草坪上，等下一节课上了将近十分钟的时候，我才扶着墙，慢慢恍恍地扶着墙出现在教室门口，然后被英语老师呵斥在了门口。

我还是在门口站了一节课。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来往的学生都以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我，脸上还没有洗干净点尘土手上的一条条整齐平行的擦伤，还有额头上豆粒大的汗珠。

第五章 消失殆尽

我死盯着放在最上面的木塞玻璃瓶。

「老板，给我拿个那个」

「好嘞，一共是7元，找您3元」

「啊，对了再拿一包餐巾纸」

「好嘞，诺，给你」

第二天，身上的伤和全身的疼痛依然健在，万幸的是已经在减轻了。

没有去吃午饭从而留守在了班级教室里的我，此时左顾右望，确认一下是否已经排除了危险人物。随后安心地扑了扑胸口轻吐了一口气。在这个时间上，是不可能有和我一样闲适的家伙待在这间教室，没有比这个更加十分令人心神安宁的事情了。

小心翼翼地把上衣兜的拉链拉开，从中摸出一颗水蓝色纸星星。放在冰冷无情的课桌上，凑到近在咫尺的瞳孔前，静静地盯着它，静静地、静静地，纸星星上特有的香味在我身边环绕着，慢慢地、慢慢地，让我开始陷入一片白。

整齐的折痕，艳丽的光色，从窗户钻进来的缕缕金丝悄悄地、悄悄地，潜入纸星星的世界，把它的边缘打磨打磨地光亮光亮，它五颗尖尖的边缘在我的眼前渐渐融入金色的光芒中，它的近身四周像是围绕着亮光似得闪闪作亮。

「我能看见的，是那道耀眼的光芒……」

像是在和我嘻哈一样，那道光芒在一山过后便消失不见了。紧接着，我就被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了一跳。可能太过专注，身边的脚步声和门被踢开的声音后知后觉地传到了大脑，但此时已经为时过晚了吧。

「哈哈！甄希，你还在这里搞你的东西吗！哈哈！……」

后面的声音突然的驾到令我无所举措地全身颤抖，然后那颗纸星星就这样滑落在了地上。我微微抬起了头，用一种责令的眼光和不解的眼光望着眼前的这位「同班同学」。

当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去拾捡那颗水蓝色的纸星星的时候，一只脚遮挡了我的视线。这只脚并不打算给我致命一击，但是却不偏不倚地挡住了我的视线，挡住了我的指尖。

我大概受了巨大的恐惧，看着眼前的崭新的深蓝色平板鞋的鞋底，口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哽咽着无法发出声音，只管张着嘴，但……

「别踩我的东西！」

拼尽全力，我终于挤出了这样的一句话，然而却没有任何用场。

不能碰那颗纸星星！此时我的心里有一种我也难言清楚的火力向上升起，向全身各处迸发，低着眉头的我欲用手让他的鞋子离开那个地方。然而换来的却是我的后背着地。

我没有吃慢，赶紧站了起来咬着下嘴唇，但却发现他已经将再次沾满尘土的纸星星夹在手指缝间轻蔑地朝我一笑。

「这是你的东西？哈哈，小姑娘玩的纸星星你凑什么热闹，哦？难不成你是女生？哈哈，那可真是没想到啊哈哈……」

恐怖的嘴脸在剧烈的大笑声下变得更加扭曲，笑到忘神、向上无线翻动的眼珠子此刻就像是将近统治世界的大魔王般的骄傲，令人厌恶至极的粗声与短接的丑陋的喘气，那一举一动，简直比恶魔撒旦还让人怖惧，连那中自我为尊的轻蔑世间一切的眼神倒也显得黯然褪色。

紧接着周围所传来的目光与我记忆中的一样。冰冷的、厌恶的、排挤的、可笑的。

「快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睁大了眼珠子，想以生气的模样唬他物归原主，然而却看见他嘴角的一丝轻蔑略过。

「你说我敢不敢把你的东西从这里扔下去呢？」

像是在蓄意挑战我的忍耐极限一般，他将水蓝色的纸星星伸出窗户，然后以一种像是在怜悯弱小的双眸注视着我。

然而我并没有回他的疑问，只是重复着一句话，重复着一句让我难以保持自我的话。

「快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周遭无论在议论着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对于我来说，只要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就不会多事情，反正我的武力接近于0。但无论我说多少次他都笑着说不给不给，有种过来拿呀！

直到好像次数都数不清了，我也很累了不想再去骂了。

突然我看见他伸出去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缩了进来。

难道这就把东西还给我吗？虽然……

他揉了揉肩膀，翘起一边嘴角，还拍了拍打哈欠的嘴巴。

「都放在外面手臂都酸了，算了，就……」

「扔掉算了，反正就只是一颗纸星星而已嘛…」

他还没说完，纸星星就从窗户坠落下去。

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就已经冲了那个好事的男同学大喊「混蛋！我要打死你！」，然后咬着牙齿冲出教室。

可恶的家伙！可恶的家伙！！可恶的家…伙！！！

我一边隔着空气臭骂那个好事的男同学，一边手忙脚乱地下着楼梯。

然后突然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大跤，全身的重力失去平衡像尖叫遍楞的楼梯摔了下去，全世界的疼痛都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好似从那里一直滚到了一楼的楼梯口，等我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无法再抱怨路途的遥远与坎坷。

我回了头，发现几个脸上写着坏笑的几个男生躲在楼梯上的转角处，不用多想，罪魁祸首是谁早已经见分晓。

很明显地能感觉得到，身上的旧伤口已经裂开了缝隙，还补加着骨头的类似断裂的剧痛，额头上再次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但我此刻心里已经容不下许多了。

不顾伤口的撑裂，硬着将自己的身体支起，然后摩挲着墙壁拐到后面，看着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背影杵在那儿。

她似乎注意到有人的接近，然后回过头，斜着望着我。

「这个……是你的？」

我轻轻地点着头，然后…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失去了视觉、听觉，丢失了痛觉、丢失了意识，最重要的是丢失了萌所交给的回忆——失去了一切。

当我意识逐渐从无到朦胧的时候，我依稀听见几个交谈的声音。

睁开眼睛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校医务室的小床上。

我直直地望着纯净洁白的天花板，右手的拳头握得紧紧的。牙齿也咬地紧紧的。左手的掌心中的微微温暖的感觉缓缓地融化进了我的身体，松开了我右手和我的牙齿。

有棱有角的……那种感觉……是纸星星！不过……

交谈的声音和内容我至此都没有忘记。

我向面对面站着的人微笑着，在做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致意。然后将手中的木塞玻璃瓶塞给对面的那个人。

苏婷婷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接过了玻璃瓶。她的右手紧紧攥着一张似曾相识的白纸。

在微红的太阳所投射的下，西方天空一半的赤云渐渐沉没在黑色的山林中。逆着光，所看见的火红天空与被遮成黑色的光影在空气中分明得严重。导致让人产生一种是否出现幻觉的幻觉。

「那么，是时候了吗？」

我丢开了已经空空如也的汽油瓶，深深嗅着汽油味充斥卧室的味道。顿时感到心中有一丝愉悦之感，可能对我来说，死亡本身就比活着愉悦。在活着的时候体会到的各种不平待遇、各种无端压力在那一刻就会解放我们被腐蚀的肉体，解放我们被束缚的灵魂。

坐在床边上的座椅上，望着上面的照片。

那是我和萌在一次旅行中的照片，不过，在上面的我却和萌缠着同样的一根绷带。因为我，两人都受了伤。

不再去思索有的没的。我将准备已久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整袋甚至未开封的餐巾纸。

像令人怖惧的蛇一样，自下往上快速的火焰蔓延了开来，很快就烧到了头顶，向前随手一扔便点燃了一带的汽油，火势随着一声一声沉闷的粗劣爆炸声越来越大。

火焰一瞬间便点燃了连带在一起的几带汽油带，与添加在一起的几道柴油一起燃烧只不过火势并不太猛，大概只是一下子没东西好烧了吧，我将书桌抽屉里初中的书本拿了出来，随手扔了进去。

然而好崽子，这些火焰像是憋着饿坏了几年的肚子一般疯狂的燃烧了起来。我再次扔了几本，火势比方才更加猛烈，于是我甩出了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我甩书本的速度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已经无法花哪怕是一秒的精力来思考我在做什么了，我只知道我要做的是一直甩书……

直到我发现所有的书本都已经烧了一干二净了，我的大脑才清醒，摆在我的面前的是一片双人高的火海，在窗户吹进来的猛烈的强风的怂恿下，火势吵着客厅里面袭去。

按照计划一样，这些只是仅仅的几个步骤，接下来我去厨房，将煤气的开关打了开来。

哽咽鼻子的气体渐渐充满了整间屋子，慢慢地冲向我的卧室，然后如愿以偿的开始特大地爆炸了起来。越来越大，声音震如天响，越来越剧烈，甚至都把坚固的墙壁给一阵一阵地撼动着。我似乎激动地跳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开心，不过……

我上下跳动、手舞足蹈，像是在庆祝什么成功了一样。

「这个时候，还有谁会阻止这场闹剧呢？」

心里像是在确定着答案一样问着，脑海中又浮现了前天母亲在早餐上所说的话语。

「阿希啊，妈妈爸爸明天就要出去出差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没问题，我的脑袋现在亢奋得不得了！我已经很照顾我自己了！我无需任何人的善意提醒！」

开始左右摇晃的我渐渐地开始失去了意识，这时想到位于卧室里我和萌唯一的一张合影照，心里开始瘙痒了起来，在半迷糊的状态，我冲进了卧室，然后将放在台上的照片藏在怀中。

周围的火势越来越大，已经把门给烧得整块掉了下来，迸溅的火花在我的衣服上开了花但并没有变成狡猾的蛇。烧有的一丝意识或许是尊崇人类求生的本能领我走向比较空旷的客厅。然后在烟火较弱的地段伏下。

背后与身前都闪烁着耀眼无比的火光与激烈无比的热度，伴随着的是一声一声木材坍塌倒下的轰隆声，在一丝扣一丝的窒息恐惧下，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在与苏婷婷碰面确认纸星星未丢失后晕厥了，然后等我回复意识的时候……

「甄希先挑起战斗，然后我才是正当防卫」

「老师知道，你不会故意挑起战斗的，甄希呢也算他是初次犯错，到时候醒来与他说一下让他和你好好道歉就行的不也不要太生他的气了，毕竟你是优等生，不要和他这类中等生计较……」

我睁开了眼睛，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几分钟后教室里，拍拍我的桌子的他站在我的面前，公然向我要道歉，自然我是一个歉字都没说。

「你这家伙！」

他揪着我的衣领用一种有着杀意的眼神死死得盯着我，然而我却将眼神移开。

对于我来说，这可能不过只是一些苍蝇般的不痛不痒之事，但对于他来说，大概就是一种对于人格的侮辱，他心不甘、情不愿，但用万般无奈地把我推回了座位上，松开了我的衣领。

「你这家伙，你给我等着，我不会让你瞧不起我的！你给我等着！像你这种嚣张的家伙早晚会被淘汰，还歧视我！」

他的声音洪亮得似乎十里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仍旧不动于衷。

周围的同学又开始纷纷指责我的不是，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什么什么，最后得出了我的性格超级差、和我准没好事、惹事精一类的话题开。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埋着头，双手插在衣兜里，拧出汗水的右手里藏着的是一颗水蓝色的纸星星。

第六章 皎洁闪耀

「时间提早了吗？真是急性子。」

苏婷婷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大火，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是难受吗？是悲伤吗？应该都不是，至于究竟是哪种情感，苏婷婷此时的心里也是无法理解的。

轰哒——

前面的大门在大火的恶势力蔓延下迅速地倒了下来，伴随着焰火灼烧木头的声音呲呲作响，迎面吹来的烟气直冲云天，像是一场了不得的火灾。

身临其境却仍旧面不改色的苏婷婷插在衣兜的手，紧紧攥着一张揉的不成样子的白纸，一张记录着犯罪手法却没能写下犯罪动机的一张白纸。

就在她踌躇着怎样施救的时候，邻居家走出了一位老奶奶，苏婷婷不假思索地冲了上去说明情况，并让其报火警。

但是消防队员的动作实在太慢了，还没来得及等他们出现苏婷婷就打算自己一个人进去施救。没有带任何防护措施，只是赤手空拳地冲进了火灾现场。准备什么的都完全没有考虑。

轰哒——

就当自己已经通过了大门，却又有一块木头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朝着苏婷婷坠落下，有些吃惊的她咬着牙齿迅速通过了这一个区域。回头目睹了坠落的木头上面缠绕着的火花以及深红色烧迹，心中也有所忌惮。若是被这脸盆粗的长柱子击中的话后果还如何设想？

咬着牙齿的她继续向前走去。这个房间苏婷婷并未来过，所以他也无法得知房间的构造。只能现在冲进去熟悉一下空间构造说不定运气好可以碰见甄希，毕竟这个时候躲在哪里用脑子还是可以想出来的。

摆在苏婷婷面前的是空旷的地块，但却因为火焰的缘故耀眼无比，已经燃烧或者正在燃烧的东西都向这个地方涌来。浓黑色的烟在天花板上盘旋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时机一般久久环绕。周围火，势吞没木头、纸质、衣物的刺啦刺啦声音，闷闷作响。

没有很多时间考虑了。

回过神的苏婷婷皱紧眉头，分析着如今的情况。

甄希会躲在哪里？厕所？厨房？卧室？还是……

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了，此时的甄希想必生命已经接近尽头，再不抓紧时间的话……苏婷婷咬着嘴唇，冲下前方。

已经烧得连墙壁上也烙下火焰的颜色与浓烟的黑色，苏婷婷双手握拳着冲向前。

在沿路右方看到一个半圆型的房间，苏婷婷咬着牙齿冲了进去，里面充满着煤气的味道，夹杂着的自然有浓烟的熏嗅还有菜油及其他东西的倒翻，料理水台里的碗筷也已经大部分被震碎了，油烟机里本来已经固化的油烟此刻也没有闲着，想趁乱逃出这个禁锢他许久的地方。

热水壶横七竖八地倒放着，还有很多碎片散落在各个地块，苏婷婷急忙地查看了橱柜，但并没有任何发现。有的只是空荡荡的黑暗和与火焰不符的冷落感。

她皱着的眉头愈加紧缩，右手的拳头愈加紧握。周围渗透着的爆破声音像是嘲讽般向她的大脑涌过来。逼迫得她不得不退出了这里，她再次紧咬着牙齿，向其他地方冲去。

卧室？没有？书房？没有？厕所？没有？

通过一个大口的走廊，苏婷婷走进了像是大客厅一样的地方。两边的长沙发，正对面桌上的是一台旧式的大脑袋电视机，边上旧式的DVD放映器早已冒烟。正中间的是一张四角的玻璃桌。

玻璃桌旁边空地上躺着的人的正是甄希。

苏婷婷赶忙踢开正在着火或者正在冒烟烧得通红的路障，虽然因为吸入了不少烟尘已经喘不过多少气，但还是向甄希那块地一路小跑。

「这家伙还真是不要命了……」

一边检查甄希的身体是否受过多伤，一边还在抱怨着计划谋杀者。可能在她看来，无论是怎样的谋杀都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烂手段。

上身、四肢、腹部、头发以及后脑勺……

粗略地看了一下，大概是没有什么伤痕了苏婷婷才长舒了一口气……不对……突然感到哪里有什么违和感的苏婷婷低着头仔细地看着甄希的胸部。这才发觉哪里的违和感。

——胸部起伏缓落完全没有，也就是说现在停止了呼吸。

停止了呼吸！？！

这件事情可不是可大可小，这可是完全是关乎性命的事情。所以不敢懈怠的苏婷婷还是做起了人工呼吸的准备……

又是一个黑乎乎的世界，几乎丢失了对原来世界的感觉，但对我处的这个世界的冰冷还是相当地熟悉的……这是死后的世界？我仿佛处于一种没有重力、漂浮的状态……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声音……

或许是我的独断蛮横地改变了我的想法，眼前的世界不仅黑暗、冰冷，在悠悠不见远近的空间里传来一阵又一阵哭声。越来越多恐怖的哭声在我的身边尖叫着，像是已经夭折一样的孩子一样苦苦做声。

我内心的不安随着恐惧变得越来越大。

突然……

一股十分熟悉的暖流从外界渗透了进来，缓缓地将我包裹在其中。它将黑暗与恐怖的哭声渐渐驱逐了出去。黑暗被驱逐了，光明就像瀑布一样朝我倾斜而来，我被光明吞没了。

咳咳……

心里有一种类似堵塞的感觉，即便是如此。

咳嗽着干涸的喉咙，恢复视觉的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是那么的熟悉，却又那么的陌生。我……再次被救活了吗？有必要这样做吗？就这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不就好了？

咳咳……

再次承受着胸口中闷出的烟气，我抖索了胸口和喉咙。

原来是这里啊？这个凉亭……

摆在我面前的是虽然不是很熟悉，却也不是很陌生的凉亭。身上的火焰烧灼的衣物都已褴褛不堪，身上到处都是黑沉黑土的浓灰。我一边承受着死亡又被重生的无助感，一边抬头望着天边正中间的满月。

为什么我又回到了这里？为什么我没有前往地狱？难道说这里是我的幻境？我其实已经死了？还是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为什么？

心中有无数个为什么、什么在反复轮番申质着我的内心。但此刻，它也无法回答。

渐渐地、我彷徨地站了起来，看着不远处冒大烟的地方……

虽然只是个小屋子，但在深夜的时候被点火还是很稀奇，所以围观的人不少，戴鸭舌帽的大叔，或者是穿着拖鞋刚刚出门的大姐姐小妹妹……大多窃窃私语，自己猜测着各种事态。

「老奶奶，不好意思，大火被扑灭了吗？」

我找了一个很认真盯着已经烧成糊焦的小屋子的一位老奶奶问道。

「啊，是啊……真是的……大半夜也不叫人安宁呢，我老婆子明明正在洗脚准备睡觉了，却突然见奇怪的爆破声……」

「老奶奶，是您报警的吗？」

「啊，是啊……刚刚我老婆子正走向那栋屋子……有个小姑娘就冲着我大喊什么报警……当然那个时候我老婆子就转回身回家拿电话打了火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警官的……啊，对了……那个女孩之后就一直没有见她了，真是个见义勇为的好女孩呢……」

「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样子您还记得吗？」

被问到这，老奶奶的脸却皱了起来。

「我当然也想问啦……但是……她其他的什么就没有说……而且那个时候我连老花镜都忘戴了，虽然只有模糊的一个映像……好像是到肩的短发……」

提到肩的短发我瞬间脑海中浮现了萌的模样。但是客观事实是不可能的，萌没有理由重新返回这个城市。

「谢谢你……老奶奶……」我颔首，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准备回身。

一辆金黄色上面字迹在深夜中闪烁着的出租车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

「啊……阿希啊，刚刚接到邻居阿婆的电话，我们房子怎么会烧起来呢？」

穿着睡衣、拖着拖鞋的父亲向人群围绕的前面望去。眉头紧锁着，然后牙齿狠狠咬着下嘴唇。

难道？是这位老奶奶向他……

满脸胡子的父亲斜着眼用一种几近于谴责的神情向我投来。已经偏歪的嘴唇像是碰到极其大麻烦事情一样地更加歪斜了，眉头上的皱纹深深地显现了出来。这是……怨恨的眼神吗？

「阿希，你没事就好了……」

说完，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地冲向了人群中，挤进了人群里，在驻守火灾现场的消防员申明着什么。隔了相当远的距离也能听得见。从他口中吐出什么「我全部的积蓄啊」「放我进去！我要找回我的所有！」之类的。让原本就只有一个拦着的人员突然骤增成五六个……

突然从后面听到什么急促地短跑脚步声，我急忙回头，却发现眼前一片乌黑。因为被头发遮掩住了。

「阿希……听阿婆说房子着火了真的很担心你有没有事情……」

母亲紧紧抱住没有举起手的身体，紧紧地抱着，像是在抱着什么以后永远也触碰不到的珍贵的东西。

「妈……」

我也紧紧搂着母亲。不知为什么，眼眶中的泪水渐渐地被推了出来，现在的我连好好说话也做不到。破碎似得喉咙在渐渐侵蚀着我的声音，如今的我，能做的，只有无声的哭泣和无声的祈祷……

母亲的怀中，有着似乎能融化一切的温暖。

「阿希……你没有事情就是最好的……」

母亲渐变沙哑的声音缓缓在我的耳边环绕。究竟是什么？救了我？

我缓缓的挣脱了母亲的怀抱，看着已然将大烟消散得一干二净的糊焦屋子，心中落出了一股不知所归的罪恶感。

渐渐地，人群开始走开，吵嚷着回家睡好觉不再搭理这种无聊之事的人们，拍了拍打着哈欠的嘴巴，便向自己的家所走去。

剩下的是无尽的不安。在现场整理着各种证据的消防队员和公安人员，到处都是闪光灯的闪耀，无法一言难尽褶皱眉头若有所思的警探们，还有少数几位唱着大无畏歌曲的敬业记者在旁边凑着热闹反而相关人员嫌障碍推到一边去。

已经快步入冬日的冷风渐渐吹袭着大火掠烧过冷落得没有温度的屋子，路边颤抖着的常青树在吸染着一位又一位警车扫过大地的灰尘，已经往西边天空偏望的月亮也像在与相恋已久的恋人分别一般久久地不肯离去，闪耀着照着仍然行走在黑暗中的人前行和后退的道路。

「女士你好，据我们的初步调查，这件火灾只是简单的意外事故，但是在我们本次现场勘查回警局之后，也会调取相关监控视频和审讯相关目击者再来做进一步定夺，不过很晚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一位像是警察头目一样的人在我们面前叹了叹气，然后回首招了招正在到处拍照的那几位……

「谢谢警官……你辛苦了……」

母亲向他轻轻鞠了一躬，然后用异常诚恳的语气敬谢着警官。

「这不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此告辞了」

开着警车，快速地向黑暗中疾驰而去。

「阿希……抱歉呢，最近工作忙，家里的事情也没……这几天你继续上学吧，家里的事情我和你父亲会好好打理的……」

母亲用怜惜的眼神看着已经空雾一处糊焦房子，担心地向我说道。

「妈……对不起……」

「傻孩子……你没有做错什么……」

母亲也许不知道，火灾的纵犯正是他所担心的儿子。

凌晨时分月亮的光华渐渐地变得弱小。相对地，似乎读懂了氛围的大风却连绵不断，像是在嘲笑着什么一般。

我抬头看着那轮满月，虽然光弱，但泛华的是温柔的亮光……真是皎洁闪耀呢……

从门孔望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客厅的灯光还明闪闪地亮着。

苏婷婷一言不发地推开了门，长舒了一口气。

「啊，婷婷啊……这么晚才回来啊……在干吗啊……」

一身酒气的母亲正躺在沙发上，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瓶白酒还有数包已经空空如也的烟盒，临近的烟灰缸里理所当然的烟灰随着母亲的酒气话语偏偏若舞。

「在同学家学习忘了时间了……」

无力地回答后，将书包向另一个沙发随意一扔的苏婷婷将已经烧破烂成一个大洞的衣物扔向门口的垃圾桶。顺便拍了拍被烟尘沾染了不少的牛仔裤。手中紧紧攥着的一张白纸也被苏婷婷反复揉皱了数次后扔进了垃圾桶。

「到底在干什么……我……」

抬起头，望着接近西方天空的一轮洁白的月亮，丝丝凉风从眼前扶起她着颔的短发。她环抱着手臂怔怔地望着月亮，轻轻吐了几个字——傻瓜一样。

## 第七章 再三警告

「我吃饱了」

我将剩下半碗米饭的碗往前稍作一推，便将筷子不假思索地靠了上去。父亲母亲没有多做什么呼应，仍然盯着餐桌上鲜有人食的几碟菜肴。像是做了什么失天下的事一样的表情画在脸颊上，一览无遗。紧皱的眉头像是被铁链枷住了，久久不肯舒缓。在早饭的时候，都这样，尽管之前也并没有怎么露出笑容，但最近的脸色愈发严肃。

稍作粗暴地推开了椅子，将椅子上挂着的书包挎了起来，然后就转身。

「我去学校了」

几天前的大火，把整栋楼烧得烟灰满是，墙壁上大片的深黑色烟灰仿佛在嘲笑我似的，就算到了晚上也时不时反射着外面扫射进来的光芒。

家里的厨房被大火弄得一塌糊涂，正厅也被烧成煤炭一样的颜色，虽然仅仅只是沾上了烟灰而已，但无论是地板还是天花板，烟灰的黑斑像藏匿在阳光中的影子一般随处可见。正厅里的浅红色沙发、透明的玻璃桌、朱砂色的地毯无一幸免于灾难，被大火燃烧成了一对废弃的黑炭物。

所幸的是，父母的卧室并没有被大火蔓延，仅仅只是深棕色的木门被烧成黑斑而已。

书房的书也没有被火染上。为此，那晚父亲担心的特地坐了计程车赶回来，眉烧火焰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向消防人员解释着他那么重要的书籍以及一些相关的文件。当得知一切安然无恙的时候像是如释万斤重负般地瘫在了地上独自一个人傻笑着。

母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当消防员都走开了，当我与母亲重新踏入这个房子的时候，急急忙忙地冲进她的卧室，抱着一个本子轻叹「太好了」。

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物品，于是就算书包被毁了，家被毁了，以至这个世界被毁了也无所牵挂。

父亲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我。母亲最重要的东西并非是我。只是，这个家有他们各自的物品而已。

「肯定是有人纵火的!」

父亲在接受警探询问的时候动作很大，询问室用力捶击铁桌的声音，就算是在警察局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旁边凑热闹的行人也渐渐堵在了门口。但是回家了之后，父亲对此从未再提，大概已经不再纠结于此的他，便默不作声地回到了以往的生活。

尽管只调查了四五天，尽管证据尚未充足，但警察局的那些人仍旧草草地结了案，将事故归因于「厨房的煤气泄露与周围的大片烟花起了反应」定型为火灾事故的结案尾稿匆匆地寄送了来。

「警察也没有那么敬业呢，汽油残留的液体发现了也不再深追下去，真是的，不好好工作算什么警察!明明就是纵火!」

收到尾稿的时候，也这样不思挖是一下，这之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母亲也一直沉默，除了必要的日常对话，就是茶不思饭不想地默不作声着，尽管打扫家庭，处理家务还是一如往常并没有作何改变。但总是让人觉得突然地安静了下来。虽然之前也并没有吵吵闹闹，但是大大小小地埋怨总还是存在的，然而如今——只有安静。

不，安静的不只是母亲，也还有父亲，我也是。这个家，十分安静。让人透视不了的安静的氛围究竟会变成怎么样？

给我买了书包，无可奈何地;给我重新订了教科书，极度不愿地;让我继续学院，如有嫌弃地。父亲仍抱着他的公文包每天准时去上班，母亲仍忙碌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

而我，也应该一如既往地几组制定与执行我的计划，继续过着我那苟延残喘的生活。

抬起头，恍然发现了已经到了教室。该来对我终究还是会来的，我也没有什么必要再抵抗下去，怀着被破碎的心，走进了教室，坐会了座位上。周围一反常态，但却常态之中，这种氛围很明显我受到过。

将书包新买的崭新的旧书掏出了出来，耐心地一本一本叠层起来，紧接着将铅笔盒袋漫不经心地掏了出来，像是在做艺术品一样放在书边。

这时，从不远处的座位上走来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如似毫无违和感地面对着我。我知道，肯定又开始了，我知道的。

「听说你家发生火灾了呢？你还好吗？」

就像是让更多人知道，他故意，把音量提高了百分贝。虽然内容是安慰别人的话语，但他的脸上却浮现着完全不相关的笑容，就像是在确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一般，毫不掩饰地傲气。

「要不要我们一班人，不，全校同学给你捐款呢？」

尽管是句像极了帮助困难生一样的话语内容，但他的脸却像是在说着什么很好笑的事情一般，露出着极其丑恶，极其扭曲的面容，到最后，竟然真的笑了出来，像是瘟疫般一样，整个班都在跟着绽开了黑色的笑容。

但有个人却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用右手托住下颚若有心事地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这个人自然就是苏婷婷。

对于几近陌生的同学，莫名其妙的提议，我没有作任何表示，只是开始低头，一声不吭，默不作声地翻动着教科书。

「明明什么话都不说，还想着什么捐款？真是可笑，那么多没有家的孩子？还差这一个这么大的人？」

「什么东西嘛，明明一点都不把我们当同学，现在用同学之情来向我们摇尾巴？装可怜也要有个度」

「什么家里被烧了，这就是他去传播的谣言而已，人渣而已，我们何必在意!」

「这么大的额，连个家都看不好，小孩子吗他？真是一个人渣，就知道吃喝装可怜!」

「平时摆什么架子，一副爱理不理的清高模样，到最后还不是和哈巴狗一样摇着尾巴求可怜求同情!」

「还捐款没有排斥嫌弃他就已经不错了，家里着火还一副高冷，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丑模样!」

「就只是因为家里出了火灾，就不来上学一个多星期，他以为他谁啊，是学生就该有学生的样子。」

「吵什么嘛，为这种人渣有必要动怒吗？吐口水就够了!」

「人家好意想给你捐款却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别太得意了，哑巴同学」

「畜生和人最大的区别，就等于哑巴同学与我们的区别」

「别太得意了!成绩又不好，性格也不好，装作哑巴，这种人对社会有任何帮助吗？危害想必到处都是吧」

这次的民愤似乎比以往都要高，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事好说的，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已经无所谓的事情了。

无论是什么事情被什么人说，我被怎样地诋毁都没有任何的怨言，在学校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就够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有时不仅仅会为自己思考，大多时候会跟随着潮流来顺应风浪。仅仅是这点似乎已经超越了自私的范畴，因此盲从随大流虽然是一种不良行为，但对此进行超强度的批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我站了起来。

「你要干嘛？」

一度失去了之前那一种威风语气的眼睛男也跟着迅速站了起来，原本英俊的面昂似将恐惧刻画着，甚至将两只手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颤颤抖抖地握着拳，一身像是面对什么大魔头一般颤抖着。

周围的人也在瞬间冰冻了。画面就行是突然间按了暂停的按键一样，闲闲私语的话也暂停了，像是在看着什么的炸弹一样，安静地眺望着我。

「厕所」

没有过多的话语，我向门口走去对我瞬间，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衣襟，当我准备回头甩开他/她的手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晚了。

我坐在了地上，左脸有一个十分辣热的印记，鼻孔录与嘴角里流出温热的液体。眼睛也因为眼角的辣热而无法正常地睁开。半睁开的半只眼望着眼前高大的同学，心底洋溢一种可笑的感觉。

终于爆发了吗？

「你算什么!告诉你!老子忍你很久了!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给脸不要脸!明明只是刚刚从初中升学的小屁孩，班里面什么话都不说，每次问题到你这里就格外的难展开，作为班委我忍你很久了!我要杀了你这个混蛋!」

说着他拎着我的衣襟，我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前提下，鼻子里多了几道热流刮下，嘴角的辣热也在一瞬间变得不堪一击。我的意识也在一瞬间变得不堪一击。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上天要惩罚我？在接近死亡的道路上，我想起了萌曾经说的话语。

「没有谁做对做错，你只要认真地做行了，这个世界上纷扰多于宁静」

在保健室睁开眼睛的时候，才发现夕阳已经照在了我的衣服上。褐色的血渍像爬山虎一样紧紧贴着我的上衣衬口。我抬起头，摸着有些弯曲的弯曲的腰，在疼痛的折磨下缓缓下了床，然后挽起了袖子。

『16:13』

这个世界大家都在下午最后的自修了吧？等我鞋子拨开遮挡视线的白帘布，靠近在窗外上，远处的太阳在缓缓地坠落撒落的光辉在附近一圈的云上照耀地淋漓尽致，半片天空被企盼的颜色染红了。

掉队的一只大雁匆匆地拍打着翅膀，焦急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扫过，口中似乎在孤独悲鸣的声音呼唤同伴，整片天空无视着他的存在红得不像样子。到底，这个世界怎么了？

不再去想太多的我走出了保健室。

「甄希同学，你呢？家里面出了很大的事情，不要多同学发火，虽然老师知道你很可怜，但是有些情况下，被你欺负的同学实际上并没有比你好到哪里去，你也不要动不动就打别人，打人始终都是错误，无论你有没有理，还有鉴于你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我想你心里一定有很多需要理清的，老师不想再看见又是因为你把其他同学伤害了，所以老师们一致决定强制你回家疗养一段时间，但是每天上课一定要来，不能迟到早退」

他递来了一张纸，正上方印着几个大字。

《离宿申请表》

过了很久，才若有所思地说。

「在教室写完放学之前交给我。你可以回去自修了」

动手打架的不是我，如果站在这里的是之前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抗议，然后老师以接近千字的话语来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但如今我已经明白了。不会有人包庇我，不，不会再有人站在我这边。所以不管说什么都不可能让对我一直偏见的老师改变想法。

离开教室的时间，已经接近6点了，太阳早就接近不见踪影。灰黑的世界就连一轮明月也残缺了一大块，像是幸灾乐祸的笑脸一般。

不再去搭理这只溜进学校对我怒吠的流浪狗，站在室外网球场①的门口，朝着里面望去我也不知道在望着什么，明明什么都没有，我却痴痴地望了很久。

如果……

长长地叹了一息的我摇了摇头就走了开去。

走在以往一直在走的道路上，大概是因为太晚的缘故，街边的交通灯很晃眼，鸣响着的喇叭的刺耳，跌跌撞撞不好意思踩到别人脚后对不起的声音却被车嘈杂与轰鸣淹没。在一路的店街上，很清楚地看见「精神康乐院」的大红字样。

这让我清晰地想起了那张申请表的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离宿申请表 | | | | |
| 姓名 | | **甄希** | 班级 | 高一xx班 |
| 寝室号 | | | 1xx | |
| 请假天数 | | | 整个学期 | |
| 请假理由 | 精神康复(已打印无需手写) | | | |
| 寝室管理员签字 | xxx | | | |
| 班主任签字 | xxx | | | |
| 校领导意见 | 上学每天仍需要到席!  xxx | | | |
| 本人签名 | 甄希 | | | |
| 签表时间 | 12月3日 | | | |
| 校办公室公章 |  | | | |

后面的校章估计过会儿就回盖上了。

我直直地望着远去开着灯光的房间，顿时被一种孤寂感包围。

「精神康复……吗」

我轻轻地吐着字。寒冷的空气把他们变成了白雾消失在了眼前。

太阳并没有怪罪夜晚夺走了它的光辉，反而极其慷慨地将自己一部分一部分的光芒献给只有在夜晚才会出现的孤寂的月亮。因为太阳明白，即使周围环绕着诸多星星，月亮也依旧是孤独的。

在经历了一个上午略显乏味的课程，我走进了食堂。

与往常并不异样地随便点了两个蔬菜，心里抱怨着菜肴的昂贵，一边去旁边的筷子盒里抽出两根干枯的棕色筷子。稍作休息地放下了书本，怔怔地望着餐盘中热气早已消散的冰冷饭菜，心中突然猛地一捶，然后才开始晃动着筷子。一面快速地了结午饭，一面扔在思考以后的出路。

什么嘛，我这种人哪里会有什么出路。只不过是活得稍微长一点而已嘛。就像已经濒临死亡的鱼，已经被割脖的鸡，任人宰割的时间只是哪个漫长哪个迅速之间的差别而已。

端着空无一物，被我吃得一干二净的餐盘，抓起放在一旁的英语课本，然后漫不经心地朝着餐盘回收处走去。食堂里排队的人依旧挺多，此时才慢吞吞地从后门走进食堂的人也不少，毕竟午休的时间相当长，就算临近午自修来吃饭的同学也不能说没有。不过很自然，和我不一样，都是成群结队进来、出去的。

「我跟你说，今天，我用墨水教训了一顿上次扫地趁机踩我脚的混蛋哦」

「哇，那么残忍，不过他也是活该呢」

仍能听的清楚嘈杂的长队里面的某些话语，这一对情侣的话语也实在是振聋发聩，对此我的评价是「肤浅」。

餐盘放置完毕后，抱着英语书从后门走出去，是不是应该在午休的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下一个计划呢？我很犹豫。

但却被毫不留情的拳头猛捶了一下后脑，尽管头脑意识还残存，但实在是除了晕眩便别无他物了。

很显然的事实，我被人偷袭了。在我的认知里，可以毫不留情，在不顾旁人的情况下给我几击的人，只有一种可能。

数秒之后，意识慢慢地从碎片拼接了起来，但脖颈出的按置，气管的窒息让我愈加清醒，同时也愈加用力地反抗着。面前的人不止一位，很多人看起来极其强壮，还有黄色的染发。

见我开始用力反抗，掐住我脖子的人把我按到了墙上，满嘴轻蔑地嘲笑着什么。一种十分迷离的眼神盯着我半睁的右眼。

为了挣脱他的控制，我大幅度用力，大幅度地出脚使劲踢踹着眼前的不良，但却毫无成效，为此，对的的眼神与表情显得更加轻蔑，嘴角还以一种莫名的角度咧开了一条缝。

难道只能任人宰割了吗？难道只能如此了吗？我心里反复出现这些问句。

从后面走出一位极其面熟的人，轻浮的模样，半黄的头发。

「哟!好久不见了呢，胆小鬼，想不到你虽然是个胆小鬼还是个色胆包天的人呐！」

他抬起了右手边一根黑得发亮的铁棍，在我左脸上轻轻敲打着，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冰冷的金属异物的触感与腥嗅的金属物，让我开始认真了起来，不再摆动着身子。我清楚，以我的力量，现在这种处境是无论如何都斗不过这些人的，更何况这些并非普通人，还是手持凶器的暴徒。

「听说呢……你最近家里出了火灾是吧……急需用钱是吧……哈哈……」

狂笑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钱包，从里面随意抓出数张百元大钞，然后带着一个不怀好意的脸凑了过来。

「你想做什么」

我实在没有耐性了，一直处于沉默的我瞬间爆发了，冲着他大喊。

然而只是多余的动作，他只是抬起左手使劲抓着我的脸，然后把我的嘴巴掰开。我感觉整张脸被什么巨力莫名其妙地抓住、抓紧，痛苦就不说了。甚至心里还有一种产生死亡的恐惧。

然后，就像是理所当然般的，将钱塞进我张大的嘴巴，我现在才明白他的意图，但是已经晚了。

「给我把钱含在嘴里!这是我对你的施舍!哈哈!」

像是突然抽风般，他开始狂笑。然后松开了紧按着我脸的手。突然获得一丝空气的我却因为脖颈处的掐按仍然感到窒息。

「别再接近苏婷婷了，这是我给你的第二次警告!」

他一拳打在我脑袋都旁边，一个小拳印赫然刻在我惊恐的瞳孔之中，究竟，我该如何做？

「别以为你是难生我就会放过你，跟我装什么可怜!整个一副贪生怕死的模样!」

他睁大着眼珠死死盯着我。一副凶狠的面容模样，就在我的面庞前面两厘米，身上怒气，毫不犹豫毫不剩余的暴露出来。

要说接近苏婷婷我也没有什么企图，也没有接近理由，要说想不想和苏婷婷说话，不想肯定是假的，毕竟她是这个班里，不，这个学校里我唯一认识的一位。

「哟！还不说话，还跟我装什么清高!刚刚还给我装可怜!一脸「我家出了火灾，别伤害我」嗬嗬!装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装什么!」

随着他的话语起音落音，铁棍的冰冷与金属的痛楚在我左脸，有节奏地在我脸上敲出红印。但是这节奏感所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就仅仅只是捶了四五下也能让我有一种逼近死亡的痛苦，鲜血与喘息在冰冷的空气中混杂着，眼前世界就像失去了光明的世界。

听觉、视觉，似乎在一瞬间麻痹了。

「好啦！不打你了!一个傻瓜一样的，你以为那么在乎你吗？嗬嗬!人渣!你自己在班里闯下那些坏事全校都已经传开了!别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走过全校的这个坎，傻瓜一样的」

他扔开了铁棍，用一种无所谓的眼神望着我。

不知不觉，周围已经被围成了一个大圈，前来围观的人的窃窃私语在乎的似乎并非我所承受的痛苦，而是原因。但是很多人却已经认出了搜，并且对我大吐口水，就像是看见一个脏兮兮的过街的老鼠一般。

「那不是甄希吗」

「啊，好像是的」

「听说前些阵子和别人打架了哦」

「什么打架，就只是找架，然后被暴打了一顿而已，像什么鬼样子」

「那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啊，被打成鬼样」

「真的好没用，碰到这种人都打不过，还是男子汉吗？」

「算什么男子汉嘛，真的是」

「本来也就是个人渣而已嘛」

「呵呵，我一口笑」

「太没用，废柴」

「大概是什么抢了别人的女朋友，然后就被打了」

「哈？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呀？」

「什么嘛，被打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真给我们班丢脸」

「鬼一样的差劲，还抢女朋友!」

「什么东西，抢女朋友？这种缺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什么东西呀，这么丑也想抢别人女朋友，真是最差劲」

「丑也算了，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跟正牌男友决斗!傻缺一个!」

……

就算周围有多少人，我也不会轻易地受影响，这是在经受了多次类似场景之后得到的重要技能。

不论是怎样的痛苦，就算是死亡我也能忍，更不说仅仅只是处于侮辱程度的这种语论。

「听到了吧？你是怎样的人，你心里这下总该清楚了吧，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他右手一挥，紧掐住我的右手猛地松了开。

瘫在地上的我受不了突如其来氧气巨压，猛地咳嗽着，脑袋有一种不知所处的晕眩感。

「大家，这位甄希同学!」那个折磨的人，面对围观的人，大声地叫唤着，「这位甄希同学!居然敢公然抢我的女朋友!我女朋友不肯他就就进行恶意的报复，并且在食堂这里埋伏，幸好我的兄弟在我身边，否则恐怕要被这个卑鄙小人暗算了，大家以后千万别和这个人相处，离得越远越好!不然下一个报复的可能就是你」

场面的骚动，虽然已经不算小了，但经过这个人的恶意挑拨更加嘈杂，甚至也有很多凑热闹的人也不顾三七二十一来表什么言论。

然后，他、她、他们脸上的轻蔑与得意显得更加丰富。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背影，然后心里终于有了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

「听到没有!你这个夺人所爱的变态!还不像他道歉!」

「就是卑鄙小人，快向正义低头」

「什么卑鄙小人都敢这么轻易地去抢帅的的女朋友!」

「道歉!这种行为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你这种人不给教训是不会记性」

「但是……他也只是一个坏人而已，道歉什么的怎么会呢」

这个又开始不堪阙词的放话。

「不行!一定道歉!这个混蛋一定要道歉!」

「没错!坏人必须被征服!」

「道歉、道歉」

说什么道不道歉，我不明白。但是我清楚得很，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可点之处，我是对的。

「道歉」×n

像是被感染了一般，围着的人民公然地高举右手高声呼喊着，这种情形像极了国家富国运动的游行一般，只不过——这个游戏是不仁义的，这个时代是不仁义。

不久之后，围堵的学生被疏散，给我教训的人也不请自退了，留下的只是一团糟:几根黑色铁棍和一摊鲜红色的血滴。

「甄希同学!这是我给你的，也是学校给你的第二次警告!不要再发动斗争了!你这种不良存在学校的公信度都已经直线下降了。如果再受到一次警告也就是最后通牒了，小小年纪不学好也只能回老家种田了!听清楚:本校鉴于甄希再三伤害他人及教师，在此特予以甄希第二次警告!倘若再犯，学校就会通报批评了，望你好自为之」

班主任严肃地将一张纸硬塞给我然后哼着鼻音用与那些人一般的轻蔑语气喷向我，就连口水也无一不喷到我的脸上。

冰冷的空气轻轻带起街边的树叶，然后在一片悲情的歌声之中沦陷，周围的露天乐队歌声在耳边轻轻萦绕着，像什么痛苦伴随的并发症一般直击我的心脏。

进入冬季的沉默在乐队歌声的淹没下渐渐消散，但却在我的心里迸发了出来。

就这样回去的话时不时很麻烦？

脸上红印子的事情，鼻子里流过血的事情，眼睛被打肿的事情，嘴边滴血的事情班主任在我面前只字不漏地告示了我的父亲、母亲。原本不太静谧的家里经历了大火之后的静谧是否会在这一刻打破？

呼了一口热气的我，坐在红绿灯旁的一条长木椅上，看着红灯、绿灯、黄灯不断变化的交通灯，心里别样的滋味升起。

×——

甄希家火灾，我把他就出来以后，他就变得似乎不再与我多说几句话。我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但他总归是发生了什么，我心里有种不安宁的感觉。我到底该如何做？我到底？

最近总是有一种令人心慌的感觉在心里。

为什么，你会这么在意甄希呢？他明明是个性格超级坏的学生。——

不，并不是，甄希并非性格超级坏的学生，其实心里面我明白的，很多时候他并非做了坏事。相反，很多时间别人对他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所以他很怨恨。

自从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心里面就有很乱的感觉，并不像恐惧或者开心一类的感觉，心里就有一个疙瘩。自从第一次得到甄希的谋杀计划的谋杀计划开始我就默默地许下了心愿。这个人的生命，由我来保护……然而……我真的做得到吗？

「苏婷婷!你居然为了那个废柴抛弃我!我一定会一定会把他整死的，你给我等着!」

他前几天对我冷冷的说。

一开始我不相信，不，并不是不相信，而是不敢相信。我也多次劝说让他放弃，原因不在那里，但似乎一点也没用。

看着被痛揍的甄希。心里有种，不，是很多种不堪一击的滋味。是否有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没有。大脑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尽管仍然咬着嘴唇，但我还是转过了身，走出了围着他的人群。身后传来的轻薄话语充斥进了我的耳朵，心里补不免有很大的抵抗。

「傻瓜一样，我自己」

微风从南出飘来卷起我二耳旁的发梢。我看着天空中半残的月亮，我自嘲。

第八章 昏暗街灯

因为结束了比较悲惨的昨天，所以今天相比之下显得快活多了。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是否有误，但如今在我身上也能稍稍预测结果了。在经历了伤痛不断的前些日子，不被找麻烦的我身体上可以说总算是歇了一口气。

依旧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只不过是在家里，虽然家里被烧得没什么样子，但至少还是可以住人。

父亲的争吵并没有沿袭了之前的那些样子，突然寂静的气氛有时让我喘不上什么气息。因为工作方面而做争吵的他们没有丝毫想贯彻自己的意图，总是选择了让步。如果单单地以一方面思想来考虑，他们应该很不错的关系了，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彼此厌恶，连厌恶的话语都懒得说了。

整日就是吃饭、上班、吃饭、洗碗、洗衣、洗澡，最后睡觉。没有丝毫口角交流，即使有，也是那副模样的口角。对于父母的感觉，逐渐流失了亲情的我，并没有太过在意。无论他们如何，我都不想干涉，也无权干涉。仅仅只是心里一直有个包袱久久不能安全地放卸下。

一如既往地背着了书包，走在不在两百次穿行的公路上，为了尽量不和嘈杂的人接触，我已经放弃了乘公交车这一交通工具，走在人群川流的大街，渐渐从城区走到郊区所轮换的景色映入眼帘。内心其实对这条道路上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谈不上完全，但只要一有变化就能察觉。

那颗树立在大商店外的大树上，似乎贴上了标牌，上面写着什么「一百五十年龄」;最近的施工所改建的公路虽和相差无几，但还是把一直处于被消磨光的边缘的指向线重新标记了起来。

一直没能亮起的路灯如今也没能亮起，赶上还贴着代表几年前生产的生产标签，但除了时间外并没有什么是清楚地，字迹被消磨地差不多光了。路旁的单行人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有些也在耳孔里塞上了耳机，一边小心翼翼地留意着眼前的灯杆，生怕不小心就挨了上去。

除了单个的行人，还有一些女生配加一位男生边说笑边向前走过，衣物也穿着很有时髦范，只是女生不知寒冷地穿着超短裙，明明脖子处都有一直围巾。

走得有些腰疼的我站在红绿灯口，就在我准备向人行道走去……

人行道的绿灯闪烁了三十七秒，一群捧着手机的不食人烟的家伙走过，马上，绿灯变成了红灯，从四十秒开始减。

听到了莫名的唤名声的我，向四处搜寻是否有谁，然后就看见了苏婷婷在另一边的人行道向我挥手。

「不好意思，从学校开始就想要不要和你说话。」苏婷婷低下头若有心事地问着。

因为刚刚从对面小跑过来，所以她的喘息还是有些紊乱的。我和她走到了转角处的公共自行车停泊的地方。路上扬起的灰尘一层层地铺着绿油油夏文矮木从，我们开始了对话。

「没事，我今天不着急，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吧」

我把书包从背上推了下来，轻轻地搭在自行车队列中刷卡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今日是周五，接近周末，所以这里的自行车也几乎洗劫一空，残留的一辆孤零零地站在这儿。也许是因为感到冰冷了吧，车把在微风中也做了细微的颤抖。

苏婷婷穿着灰色毛衫和一条黑色的牛仔裤。苗条修长的身材很让人向往，披肩的短发并不张扬地随风飘荡着。身上的微微清香混杂着泥土的芳香一起向我吹来。清澈的眼眸和修长的眉毛，白净的脸庞，精致小巧的嘴唇微微张起。微微隆起的胸口被双手环抱着。

「其实我昨天……啊秋……」

说到一半的苏婷婷突然打起了喷嚏，这是我才注意到她的鼻子上红了一圈，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微微战栗。耳朵似乎也感受了什么冰冷变成红色。

毕竟已经12月份的上旬了，温度并不会认清哪些人是哪些人，尽管我，双手也是冰冷。

「你没事吧，大概着凉了吧」

说着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团衣物，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塞进书包的衣物，算是棉袄，因为考虑到温差关系，所以也就不得不这样准备，但因为觉得碍事，所以没有穿上过。

「这件衣物借给你保一下暖……干净的，别太嫌弃……」

「啊……这怎么好意……」

「没事的，没事的，你就穿着吧，看你着凉，我心里也不会好受」

在我的再三劝诱下，她终于穿上了衣服。然后才开始了我们的真正的谈话。

说实话，原本这是动漫里的场景，要是在我身上实现了什么的可就不科学了吧？但如今就是实现了，而且还可以明确地确认苏婷婷的脸庞的脸颊上有一丝绯红，这些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说话。

周围的车辆喇叭声突然高昂让苏婷婷的话语只对我才能清楚的听见。

微风吹动着远处道路上的单一的透明的塑料袋，伴随着从哪里飘来的枯黄轻盈的树叶做着什么旋转的，迷惑型运动。缓缓坠落的远处的气球突然地爆破，引发了那里的一对年轻夫妇的喧嚣，惹得追到气球的孩子一声哭。

「之前的事情，很对不起，抱歉，我一直都给你添麻烦……」

苏婷婷突然向我低下头开始道歉。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件事情或者之前的事情指的是什么的。怨恨我的人绝不会只有这么几位，就算不是他们来报复我也还会有其他人来的。但苏婷婷并没有做什么，所以我对她并没有报什么怨恨，反倒是之前我被欺负的时候几次把这个女孩牵连进来。

「该道歉的其实是我，你并没有做过什么事，反倒是我给你舔了很多麻烦呢。」

真是很抱歉，一直太过自私没能向你说出什么。我也向她鞠了一躬。

她好像看见了奇葩一样先是怔怔地望了一秒后，噗嗤地一下笑了出来。

「之前听朋友说，也就是昨天的事情，你被他们暴打了一顿，虽然重伤并没有但似乎对你进行了精神打击。那个时候围着你有很多人，相信给你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吧，毕竟……」

她突然与我对视的双眼显得迥然有神，但里面似乎还装着什么事我无法触及的东西，也有可能是情感。

像是配合着氛围一样，一片枯黄色的树叶飘来，停在了我的书包上。

「没事的，无所谓的事情，前几天上午还被班里的一个班委给揍了，这件事你知道吧？」

她缄口闭言，额上冒出一滴汗，低下着头好似在说着什么。大概，这件事她也知道了吧。

「其实真的无所谓的，无论什么打和被打都无所谓的，你不必放在心上的，不是他还有他，所以就不要这么管我了，苏婷婷同学」

可能是顺着此时有些复杂的心情说出的话，最后一个无心的陌生的名称让我自己都下了一大跳，苏婷婷也睁大了眼睛。双目与我紧紧对峙着，眉头不安地皱着。

良久，我们未语。

突然她开了口。

「呐，甄希…你……恨我吗？」

突然丢出的问题让我不知所措，我没有回答什么。

「甄希，跟我去一个地方吧」

「哪里？」

「你去了就知道了」

话虽如此，但如果真的去了很远的地方就很麻烦了。

「就在附近的，不远」

看出我所顾虑的苏婷婷，转身向红绿灯走去，而我也背起书包跟在她后面。全程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吃惊是她所到的地方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地方。

这里附近的石凳上还飘落着片片枯黄的落叶，里面的深红色长椅似乎在说着什么再次见面的话语。长长的檐角向上展开，传统的天然排水系统就在这上面。

虽然有些老旧但依旧保存完好的一座亭子。

这是我待过许多次的亭。

「在这里话就好说多了。」

坐了下来，她直视我的眼睛，面无表情。

尽管是面无表情但还是给人一种无可接近的距离感。她周围的这种气场，不是一般的女生可以营造出来。每次与她眼神对视的时候总会有种心被窃取的感觉。之前一直认为不过是我的错觉，但现在的一次眼神交流更加让我确信了如此。

「到底……」

我还没有说完我的问题，苏婷婷就抢了时间盖过了我的话语

「你恨我吗？」

又是这句话吗？我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对于这种自认为无意义的问没有必要回答的我就这样缄口不言。这种氛围就像不久之前。

太阳已经渐渐地落入西方的某个小山。光线开始缓缓地降落了下来，从西方飘来的红色余霞与暗黑的颜色平分整片天空。

树叶随着微风在暗暗地零落。远处传来摩托车的轰隆声与小孩子苦闹的声音。

一双眼睛与我久久对视后移开了视线。

「不恨你」

我说出了口。

「那你恨他们吗？」

她听完之后立刻追问了。

恨他们吗？说不恨是肯定是骗人的。其实对于他们的话语和所表现的动作一开始的我是挺恨、挺厌恶的，但没办法，一直这样子之后我自身也开始气馁，不再去多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现在我才发现……

「恨」

说出这个字的人不是我，我讶异地望着苏婷婷。

「是不行的」

她不上了这四个字，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并非是当事人的能力不足，而是事态所趋，但是当事人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只是一味地把……」

「够了」

我站了起来。面上板着一脸不情愿。

「如果你找我是来说教的话，我就先走了」

并不是很理智，但我至少觉得现在的举动是对的。并且我也没有理由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去听别人的说教。反正我已经没有朋友，不在乎多一个讨厌我。

「甄希……」

她的叫唤声从身后响起，然而我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她的叫唤声总是在不关键的时候跳出来。

然而我却懵了。

她从后面抱着我的身体，柔软的身体贴了上来。

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只不过只是她的小伎俩，为了说服我什么，为了留住我什么，她不顾一切……

「甄希，先别走，好好听我说到最后……」

她缓缓从空中吐出这些字。

我挣开了她的手臂，叹了一口气重新坐回了木凳上。

时间已经被黑暗吞噬殆尽，剩下的光芒已经不能足以描绘她的脸。但她仍旧不放弃着什么。尽管还是等了很久。

时针已经指在了七和八的正中间。

「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

正当我想说出离场辞的时候她突然开了口。

「甄希，你不是说你不恨我吗」

「嗯，对，那又怎么样了……」

「你对我是怎么看的？」

「什么叫对你是怎么看的，没有怎么看」

她突然张着嘴想说什么，踌躇了一番后却没有说出来而是微皱着眉毛，最后很悔恨般地咬着牙齿。

「甄希，不要在去恨那些人了」

虽然很黑还是能稍微看见她的右手使劲地按压着左手像是在控制自己不要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一般。

但是说出的话对我来说却像是不能解开的方程。

不恨别人？可以做到吗？人？

真是够呛，明明完全没有什么体会感悟却想着不恨别人，这种事情能轻易地做到吗？就算我做到了，别人能做到吗？到头来还是这样子不是吗？

白忙活一场。

「对不起，我做不到」

直白地，我说出了这句话。不，这个事实。

哪有什么人可以对别人宽容到这种程度？人是自私的，对别人来说同样也是一样的。

对于一碗多个人来说，一碗饭最后的拥有者只能是一个人。即使有那些让给别人吃饭的人，最后也终将因为自己太过慷慨而自取灭亡。对于一个岗位多个应聘者来说，一个岗位最后的被聘者只能是一个，所以他们为了给自己未来铺路不得不与对手残酷地竞争，即使有些人有对他人的宽容，最后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精神分崩离析。

对于这样的回答，对于这样的人类，我们自身也应该有所觉悟。

「苏婷婷，这样的做法，你也做不到吧？」

反问，但这句话却被苏婷婷硬生生地反驳了。

「才不是，我不会去恨那些人的……」

「只是因为被欺负被疏远的不是你而已!」

「即使如此我……」

十五分钟后，时间为八时十三分。原本的那根路灯下，站着两个人。

「衣服，谢谢你」

她将衣服轻轻地递到了我手上。当我想说什么的时候她突然哎了一声然后对我说道。

「不用送，我可以一个人走。你说的……」

「什么?……」

「啊，没什么，我先走了」

没有等我说出别辞之语，苏婷婷已经开始背向我走远了。

我也准备向家走去，但想到了什么准备回头去叫苏婷婷。但是却已经不见了她的身影。

只看见，那跟原本的是闪光白色的路灯一瞬间突然地变暗。就像什么星星突然失去了光芒一样。

「这么晚回家不知道我们作为家长很担心吗？晚饭不要吃了，待在房间里好好反省吧你!」

即使跪在地上也丝毫没有减少他对我发火的程度，其实我早该想到这个的结局。不过不怪苏婷婷，这是我自找的。

不声不响地走回了房间，反锁了门把。然后像是瘫痪一样躺在床上。虽然肚子在咕噜地叫，但我并没有丝毫想满足它的欲望，看着天花板，就这样看着。

——宽容吗？真是好笑呢。

心里说着，脸上笑着，不一会，就睡着了。

×——

「啊呀，这么晚才回来呀，我有多着急你知道吗？我把所有老师的电话都打了遍，真是的，上次还通宵不归，你就不能好好地在家过个夜吃个饭吗？真是气死我了，你给我洗碗洗衣服，今天的饭，没有你的份!」

母亲拿着鸡毛掸子在我的背上抽动着，剧烈的疼痛从背部向身体四周蔓延。她打到最后没力气了才让我去做家务，自己回房间里锁了房门。

一如既往地洗碗洗衣服擦瓷砖，心里面各种不满都不能表现出来，唯一和过往不同的是，晚饭不能吃了。就算拿水果之类的代替晚餐也丝毫不被允许。

心中满是怨恨。

为什么我的母亲是这样的人!

——不要在去恨那些人了。

耳边突然围绕着我曾经说的话语。原本因为刷啦啦的声音显得无比吵闹的浴室突然间安静，我搓拉衣服的手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半晌后，咬着牙齿，继续开始搓拉衣服。

第九章 死生之间

冬天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骨髓，走过了深秋的金黄后目睹的是一片荒凉。

虽然有太阳在照射，但却一点温暖也感觉不到，微风拂过也是刺骨的感觉。虽然已经算不上是空闲时间段，但大街上来往的人却出奇的少，没有什么清香的空气像被凝固了一样沉重。

我站在石砌的铁栏杆围墙里，朝外面正在摆着红薯摊的胡渣大叔望去。

他正拿起一个油纸袋包住了蒸出腾腾热气的红薯，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油纸袋放进了塑料袋里，递给面露馋色的几位裹着红领巾模样的小孩。其中一位小女孩接过红薯后高兴地跳了起来，随后才跟身旁的几位同学转身走去。

「啊哈……好久没有吃红薯啦，说到冬天果然还是该吃红薯的呢！……」

接着红薯的小女孩面露喜色。

「嗯哈……让我吃几口可以吗？」

在身旁的一位短发的女生扯着那个小女孩的袖口，整张脸写着「好想来一口啊」。准备软磨硬泡来俘获一口食物。但她也同样没有想到这个事物来得如此容易。

「诶？真的可以吗？真是太谢谢你了」

当然另一边一起行走的一位长发女生虽然眼里也有几缕难以磨平的欲望，但是口中还是说出了数落那位要求来一口的女生。

「一不小心就惯着她了，这样子真的好吗？」

而手抓红薯的女生早已经从她的脸颊的绯红里看出了什么端倪。

「嗯哼？……难道你也想来一口吗？」

「我才不……呜呜呜……呜呜呜……哈……~好香啊……」

手持红薯的她将红薯撕了一片往这位同学嘴里塞了进去，所以最后的画风也变成了这样的一幅和谐的画像。

「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冬天的感觉吧……」

「啊哈对了，我最近听说……」

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激动的模样却显露无疑。互相打闹、互相拌嘴、吐黑墨，最后还是牵着手向不远处走去，在转角处消失了。

即使如此，他们的打闹声也并未瞬间消失，而是在一阵喧嚣声中暗了下来，最终无法被鼓膜接收。

像是结束了什么大型的影视片一样，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转声，准备走向操场中心，却无心地听到了这句话吧。是卖红薯摊原处的那个胡渣大叔的声音。

「真是的，小孩子的钱就是好赚啊，凑合着这些高中生，看来这些烤了四五天的红薯终于有机会卖完了……哈？要买一个红薯吗？新鲜出炉的红薯嘞！……」

下意识地被惊到的我抬起了头，然后猛地回头。看见又有好多脖子上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的小孩子围在那个胡渣大叔烤炉台外面。

红薯再暖和，终究也暖和不了心早已冷的人……吗？真是何等的讽刺呢。我摇着头，再次转向身后的操场。走去。

微风掀起了一股凉意，将心中仅存一丝温暖的人给冰冻了，痛苦与快乐并存的心，再凛冽中变得麻木。

像是为了迎合周遭人的心，下课铃声响了。杂草也没有多高的草地边，我们在做下课的集合。

「……就是这样，今天的体育课就上到这里，大家散开吧！」

少有的，那位体育老师并没有做什么多余的动作，就在我们刚刚报数的时候，随着数字的传递，他的眼神扫了过来。但当与我四目相对的时候，像是有什么不满的嘴脸一瞬间闪过，然后才跳过我。

我心中似有什么难以浇灭的火花。

脚上的伤口已经几乎痊愈了，但是还觉得有种难以痊愈的伤口正在发炎。

今天的体育课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所以最近的小学生才会在一放学就冲过来买红薯。于是那位大叔几乎最近每天都来摆摊，而且，我们的高中里也有一部分学生对于红薯的热情只高不低。毕竟昨天放学就看见了几位边喊红薯边飞奔的同学。

真是的，我在想什么？轻轻拍了拍脸颊后，不再去想什么红薯不红薯的事情了。

体育课之后就是自修了，虽然谈不上最后的，毕竟晚上还有磨蹭到八点半的晚自修呢！而这次的几乎话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各个班级自修其实也只不过是半自习半打闹而已，看书的看书聊天的聊天，掏出手机的掏出手机，无聊涂鸦的涂鸦。自然，我是不属于任何一类，我仅仅只是在学习中蹭时间而已，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做不出题目而自顾自的挠头知道铃声响起。

因为每个班级都不想被老师看到这幅景象，所以天真的一位把门关上就可以避免一切，虽然总是被老师逮个正着，但这并没有让他们产生敬畏之心。

「最近学生都越来越不像话呢，要是学成像甄希那样可就不得了了呢，真的是……」

「啊，所以我说，你们也应该是是时候好好管教一下学生了吧，特别是那个甄希……」

「你以为我没管啊，谁知道那个家伙软硬都不吃……」

这之类的话语在课间的走廊上或者是教室的门口经常听见，什么英语老师、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班主任、物理老师，最近连对这种事情并不怎么关心的地理老师也插了一脚。甚至还有时候，时不时朝着我这里盯过来，那眼神，绝非善意。

这类话语连同学听了耳朵都起茧了，所以在他们眼神，我在座位上或者不在座位上都是一个小新闻或是大动乱。

「啊？你们看那个甄希不见了，肯定又去打架了。」

可以引起小骚乱，并在一小部分的耳中传播的，是小新闻。

「哼，甄希那个小子，最近很得意吧，完全不把纪律放在眼里，看我纪律委员到时候怎么整他。」

「整死他，整死他。」

会激起群愤，然后会在将来的什么时间点里突然爆发出来，这个事大动乱。对我的机缘也会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深，上上次被打便是这样的证据。

呵，不过这种方式的他们现在也不会做多余的事情，就只会拍拍桌子叫喊而已，就是这样的人。

马上我就可以不必再听见这些人的噪音了，嘴角轻轻地卷起一个微笑，在四楼的无人教室的阳台边，往下望着。一开始就考察过地点的我对此深信不疑，这次的谋杀计划相比肯定会成功，所以我对各种情况都有事权十足的准备。

将书包轻放在扶栏边上，然后将最大的拉链咕地拉了开。

从里面抓出一圈卷在一起的白色厚实带子，然后小心翼翼地系在了还擦着一点铁锈的栏杆。

说起来这根铁锈也已经相当老了呀，看着上面锈迹斑斑，我心里也泛起了一阵波澜，在这个世界里总有东西会被遗弃被抛弃的吧，你看看你，整个已经相当于一个老头子一样了，如果说你没有被遗弃，你信吗？我都不信。

同样被遗弃，我和你是一样的，但是又是不一样的。我即将是要结束生命的人了，而你则是见证这个逝去生命瞬间的见证人。目睹一个人到另一个世界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吧？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你也将对已经对你失去记忆的人再次烙下深刻的印痕。

接下来即将变得骚乱的这个学校，是否会因为失去了校园的公信度而被教育局勒令撤销呢？虽然不太像想多去构思这个地方的未来，但总是会有种很滑稽的感觉围绕着这样的学校。和死亡的痛苦来比，上学的痛苦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方法结束我的生命。

这个世界里的怀疑心总是时有时无，但是为了不让我的死变成人们口中的意外事故或者又是自杀之类的话题，我制定了这样的谋杀计划——外表看似自杀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的自杀计划。

第一次的坠河，第二次的纵火，都没有成功。但是这一次，心里有着强烈的感觉，我会成功，这一次的计划不可能再有非常力量干扰，毕竟从四楼将近十二米的地方坠落下来，就算是很有弹性的东西也会在一瞬间粉碎的。

遗书？这种东西留下来不就让人肯定了就是自杀事件吗？不就成了更多人口中的恶笑柄吗？做了那么多年的小丑我可不愿意死了也让人带着变色龙的眼镜看着我。所以这种东西我才不会留下。

绑好了白色带子，我用力地拉拽着这个很软却有十足的韧性的带子。确定好了之后，我开始着手布置现场了。

总之，必须要让现场看起来像是一个谋杀现场，所以必要的打斗痕迹是要有的。于是，我将书包在地上来回甩动。

甩动、甩动、甩动、甩动！……

最后因为气喘而停止了动作，转为脱下外衣在地上使劲地踩动和擦动着。

「呵……呵……呵……」

因为似乎像是处于过度兴奋而使出了很大力气的我，在此刻停住了动作并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这幅好久都没有认真锻炼的躯壳也真是没用，关键时刻掉链子。

然后我将书包里的东西三三两两地扔了出来，摆出一副好像是冲击的时候掉出来一样的。结束了摆放书本之后我开始处理了我身上该有的伤。这项工作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度。这之后则是我身上应该受到一些因为谋杀犯与我搏击时产生的伤。所以，我就一头撞向了坚硬无比且带着颗颗突起小刺的墙壁，这种感觉是我在撞击了之后才深有感悟的。

头上流了一点血，还有数排刮痕，这下，这个现场总算是大概完成了。

在地上滴了几滴血后，我开始穿上地上擦破成烂泥一样的外套。

是时候，该进行最终一步了吧。

将白色带子上的一个地段上割了一半的半径口子。这样子的话，想必就能很快地解决了吧？听自杀幸存者说，没有死亡再度苏醒的时候有多少多少痛苦，那副扭曲的面容配上骇人耳目褐色液体，如果加上周围人的尖叫和恐惧，想当然，这种效果很接近于恐怖类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动漫之类的了。

但是，在现实里，只会让人感觉好恶心而已。

在我的腰上系上了白色的带子，跨过栏杆。手牢牢地抓着栏杆。

站在边缘看着下面的风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也不太明白这些喜悦是从何处而来，但我只要知道我此刻是喜悦的，就行。

「痛苦什么的，只要你死了不就感觉不到了吗？」

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吧。

此刻，我的心里，没有遗憾，没有牵挂，没有一切。

萌——

照顾好你自己吧——

渐渐地放开了双手，缓缓地、缓缓地向下面坠落着。

原本并没有剧烈跳动的心在此刻仍然没有加速，这一次又一次的谋杀计划让我认识到，其实自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处理得当，痛苦也会在一瞬间结束掉。

周围原本嘈杂的声音变得不再鸣响，从不远方的教学楼传来的叫喊声也不再传达到我的耳朵里，我的视野在快速地下降、下降、下降，然后在一处地方卡顿了一下。此时耳旁才听到什么脆弱的崩裂声。我的视野也在很快又下降、下降、下降……我准备闭上了眼睛。

「甄希！！！！」——

我听到了什么叫喊声，是谁啊？这种最重要的时刻居然还想对我说什么教呢？

算了，姑且还是看一眼吧，于是我睁开了眼。

我撞到了一个极度不平坦的东西，然后侧身躺在上面，但是四肢却好像是实打实地落到了像烙铁一样热烫的地方上，视野里，从我的耳朵旁，流出好多好多褐色液体。

死亡，已经趴在了我的身上，准备享用我的一切。我闭上了眼，任凭死神操着食肉刀。因为我已经失去了痛觉和一切。

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失去了痛觉，和往常的两次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像是在太空中遨游，还不如说是做了一个梦。

‖

「甄希！快过来！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谁在叫我？当我自以为睁开眼睛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大森林。而且这个时候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想回复，但是此刻却发现无论如何口中的话语都发不出来。就连呼吸也没有声音。

「好好好！我就来了！」

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回应声，这个稚嫩的声音总觉得在哪里听到过，当我回头想去确认的时候，却发现什么东西突然穿过了我的身体。就像是虚空一样地穿了过去，或许说，我才是像虚空一样的存在。

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确认了一下，这个穿过我身体的小孩子。

是我。

这个小孩子的的确确就是我，不过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我，而是小学两年级的那个年龄的我。

叫我名字的那个人手上抓着一个蚂蚱，然后用红线系住了它的身体和两条腿，虽然拼命地反抗着，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类的力量。

「啊呀，这个小小的屁虫还妄想逃出我的手掌心，真是不听话的小宝宝，该打！」

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是啊是啊，这么小也敢反抗，看我们的绝招无影手！」

说完之后，‘我’将那个蚂蚱的腿给掰断了下来，蚂蚱像是感觉到什么一样一边抽搐着一边不停的挣扎着。

「你看，蚂蚱的腿拿下来之后，你按住这里它的腿就会伸直哦。」

那个人从‘我’手中拿走蚂蚱的腿后，自顾自地按住蚂蚱腿部的关节处，然后像是反应一样的，蚂蚱的腿果不其然地伸了直。

‘我’那回了蚂蚱的腿后也兴高采烈地学着他的动作不停地按着那个关节，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开心的我一直不停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然而让‘我’大失所望的是，到最后居然连一点动作都看不见了。

这么说来，小时候，确实有和同学一起去哪里抓蚂蚱……

突然一阵风疯狂地从我眼前吹过，我的眼睛像是被什么灼热的东西烧焦一样疼痛起来，视野完全消失不见。但是又在下一刻间，疼痛溜走了，我缓缓睁开着眼睛，发现我站在一个池塘边上。

「呐！甄希，那些青蛙看到了没有？」

叫我名字的人对身旁的小孩子说着。

而我仔细地辨认着那个孩子，没错，就是我。

「昂？当然看到了呀，干嘛啦？」

‘我’好似被什么东西困惑到了一样，开口问着。

「你砸得到吗？」

我听到了什么残忍的动词了吗？不，我刚刚听到的的确是残忍的动词。

「那还用说，我肯定砸的到呀！」

‘我’像是很自豪地一般，拍着胸脯装着大人的样子说道。

这么说来，也有这么一回事情呢。小时候，在夏天里和一些人在什么池塘里玩砸青蛙的勾当，看看谁砸死的青蛙多，少的一方要请多的一方吃东西。

「是吗？那我们比赛谁砸死的青蛙最多吧！反正现在也空着。」

那个人像是说什么令人激动的游戏一样，翘起嘴角笑道。

「好啊！我先来！」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却好似没有一点仁慈心地答应了下来。

我握紧了右手，咬着牙齿用我自己的大脑才能理解的语言自顾自地说道。

「到底是哪一方残忍？世界，还是我？」

虽然从耳朵进来的蛙鸣声数不胜数，但是被‘我’或者那个人打死或者打跑而失去的蛙鸣却在我的耳朵里异常的明确，每少一个共鸣的分子，我的大脑就又有一个抗议被提出；每少一分贝的声音在我的大脑里也能形成强烈的音量差。

我的脑袋好似在一瞬间都在重复着我的问题。

——究竟是我残忍，还是这个世界残忍？

好痛！好痛！！！！！

我的脑袋像快要撕裂了一般疼痛，但是耳朵旁却仍能够听见‘我’和那个人之间可笑又可悲的对话，不过渐渐地他们的身影好似在一瞬间被一颗有一颗米粒大小的黑色斑点吞噬，那些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也吞噬了我整片视野。

「甄希！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耳朵传出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声线虽然不粗但也不细，声音中总是传出着什么谜一样的温柔的纤度，这本是我原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声音。

这是萌的声音。

而此刻，我视野中的‘我’却拿着蚂蚱的腿向她炫耀着。

「这样子很残忍的你知不知道啊？」

萌用很生气的口吻将我数落了一遍。虽然是小时候的，但是听到萌的声音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幻想，此刻总算是听到了她的声音，怎么也算是我的一大快乐的事情吧。但是此刻我却忘了我说不出话了，当我垂下头摸着没有一丝振动的声带，心里有一丝莫名的苦涩。

「可……可是……」

‘我’抓着蚂蚱的腿嘟起嘴。

「从今天以后，不要再和那些人玩了，我和你做朋友好吗？」

萌拿走了‘我’手上的蚂蚱腿，然后像旁边里扔了进去。我这才注意到，周围竟是些光芒，真正看到的也只有‘我’和萌。

突然想起来了，和萌相遇的这一幕。

果然还是我很残忍……

「不，甄希并没有做错什么，从今以后我会永远陪着甄希的。」

萌所绽放的笑容，是我见过世界上最美丽的笑容，给我安心的感觉，给我一种被宽恕的感觉，给我一种置身于幸福当中的感觉，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的感觉，给我一种温柔可人的甜美的感觉，给我一种……

我会永远陪着甄希的……

我会永远陪着甄希的……

会永远陪着甄希的……

永远陪着甄希……

永远陪着甄希……

永远陪着……

永远永远……

永远……

……

‖

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从梦境中拉了回来，全身的疼痛不言而至地像四周扩散，手臂上像被烈火燃烧一样的伤口也在作痛着。

在一阵疼痛中我苏醒了起来。

天花板是白色的，被子是白色的，窗户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床是白色的，床头柜也是白色的，椅子是白色的，上面放着的器械也是接近反光的颜色。

白色白色白色白色！

果然，我在医院吗？我稍微挣扎着想要坐起身子，然后一阵疼痛从手臂的大臂那里传来，脑袋上也有一丝一丝渗透进来的疼痛一般。仔细地一看，果然右手臂被白色的绷带缠着，手指还是可以稍微歪动一下。

手臂……不能用了吗？稍微看来也是吧。

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之后，我才意识到。

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没有死就算是万幸了。

但是痛楚却是绝对的，因为我现在虽然能忍住，但是全身的疼痛感绝对与第一次被苏婷婷前男友及其兄弟暴打的程度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现在还是回想起了曾经的‘前辈’所说话：「如果没有死亡再度苏醒的话是非常非常很痛苦的！」

现在我就能切身感受到他所说的这种痛苦。

这个时候，一位白衣天使从门口走了进来，在白色的床头柜上放下一个银色的铁盘，一边嘴里还嘟囔这什么。

我，还是没有死成啊。

她轻轻地将盘中的一罐罐透明的像是生理盐水的药水拿在手上，准备用右手上的大口针戳进去。

「护士姐姐，我来这儿几天了……」

当我开始说话的时候，她就像被雷劈了一下地震惊到了，但经历了三秒的缓冲时间，他她还是以第一时间地冲出了病房，我能听见她在走廊里喊得是什么。

「呀？医生！病人醒来了！」

后来从护士的口中我才得知，我已经昏迷了四天了，手臂上有几处轻微的骨折，后脑也有些许轻微的脑震荡。是已经基本上痊愈了，手臂虽然还是依旧不能做很多大幅度动作，但是再过五日就可以退院了。

当我，向护士问起救我的人和医药费时，护士板着脸说。

「啊，当初是你父母把你送来的，医药费之类的也已经预支付清了，还追加了医院提供的刚好到你出院的那一天全部的餐费。但是，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来看自己儿子的父母，还真是第一次看见。那么冷血……啊哈哈，抱歉，不小心说过头了……姐姐先去拿冰纱布啦，你好好待着哈……」

剩下我一个人，和打开15厘米的窗口，吹动着轻盈的白窗帘。

## 第十章 苦苦作响

习惯性地，在上课的过程中朝着窗口边的位子望去，那里有什么东西，在阳光是闪耀下太多炫目。

一位着肩短发的少女，穿着深黑色为主题的校服，左手手心托着下巴，一心忘神地朝着窗外的什么地方望去，那头秀发在阳光的反射下显得金鳞闪闪一样。偶然发现什么一样，从嘴角扬起一个轻盈的笑容，一双眼眸半睁着，尽管拥有一张白净的脸庞却仍如被忧伤镌刻了一样，透露出难以揣测的复杂情感——原本应该是这种景色的苏婷婷却消失在了白色的光芒下。

在病房清醒的六日过后的今日，结束了昨日的在警察厅的审问。我再次回到了学校(不如说是被父亲威逼来的)。

原本就难解难分的压抑感，在这间教室里更加凝重。不知所谓什么缘由，传播着对我的谣言虽然还在继续，但范围和内容已经完全与之前两样了。

教室里时不时的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也会惊动起全班人的目光。上课的时候，也突然变得没有什么嚣闹的气氛，课间的时候也总是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小声地说着什么事情。连上课玩手机的家伙也变得老实了一样不敢大摇大摆地玩着手机。

但是比起这些，更让我在意的是。

——苏婷婷最近一天都没能来上学的这件事。

原本要结束后吃饭的上午最后一节课也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踏出一步。觉得奇怪的我折回了。

「那个甄希好像得罪了什么黑社会的老大，我们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和他有关联」

「说的也是，最近的报纸上都在放关于他的报道，那场谜之事故」

「算了，我们还是不要管这些有的没的了，小命要紧」

「就是就是，以后说话都小心点……」

后来问了才肯说是开班会，但却把我单独排除在外这样的事情实在太蹊跷了，就算没有什么脑子的人也会一下子明白问题所在。

尽管锁着大门，在窗户外边的我们仍然听的清楚他们的一言一语。

但他们所说的并非我所真正感兴趣的，平日都不会无缘无故缺席的苏婷婷为何在今日会缺勤呢？这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并非对她有什么特别的眷恋，特别的意图，仅仅只是觉得，在这间教室、这栋教学楼、这所学校里能好好和我说上两句话的也只有她了吧。在她的世界里，在我的世界里，彼此或许都是过客但我却想特别接待她。

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手渐渐地在发抖。孤独与痛苦怀抱着我的肩部。手臂上的伤口大致初愈了但是仍然无法做什么剧烈的运动。

从远处的什么街上传来施工时不停敲打柏油路的声音，这种惹人嫌的音色也激起了班上的一部分人强烈的不满，像是一团糟一样开始七嘴八舌地抱怨了起来。

今天放学的时候，我阅读了一则报道。时间上最近的，那份报纸是在经过室外网球场①的时候捡到的，虽然被随意地扔在了地上，但没有染上谁和谁的污秽的脚印。

标题是很大的红色字迹:

一高中发生悬案？凶手究竟为何如此残忍？

/

/图片(摄影xxx 报道xxx)

前日，12月22日，在××高中发生一场惊世骇俗的伤人案。受伤者为这高中的高一男生，目击者则是一大堆学生。据他们的诉说，是下午放学的时候走出教室门看见的，当时还有另一位女学生也一同被连带受伤了。虽然警方仍在对当事人与目击人审查，没有做出什么肯定或者否定的说法，甚至没有给出这名受害者的具体名字，要求保护受害者的人权。

通过原地的犯罪现场的勘察，我们能发现这明显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预谋。驻本媒体发布室的专家表示这种可能性的几率达到了70％。教学楼四楼犯罪现场发现多处明显的身体组织或者是衣物擦痕表明，这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歹徒甚至将这名高中生的额头撞向墙壁，这点从墙壁上的血点和受害者的额上的伤口上不难看出，滴在现场也有多处血迹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淋上的。据推测，可能受伤者这名高中男生在经历了这一猛烈的撞击之后现场晕厥了。这名歹徒在他的书包里内翻找着什么东西，最后无果就索性一任性一砸，导致现场书籍散步狼狈不堪。

/图片(摄影xxx 报道xxx)

但是凶恶的歹徒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仍想着更狠的报复手段，所以他从身上掏出了准备依旧的白色长皮带勒住这名男生的腹部，而他的手上也戴着避免检查到指纹的手套，从法验结果来看，他还是比较有脑筋的。他不罢休，甚至割裂一半的带子，将其残忍地抛下。把现场布置成一副当事者想不开而跳楼短见的假象。

或许这个也是在对这个高中的谁在作着宣告，考虑到多发点高中情侣争夺的问题，我们的这位专家指出:这绝对有可能是这名男生的情敌或者原配对其施行的残酷报复行为。具体的证据有以下五点:

1.通过打斗痕迹的匹配激烈程度，不难判断这是一个年龄相仿或是更加强壮的人。

2.在这场战斗中不惜……

……

……

感谢阅读本次的xx新闻快报第xx期

新闻编写人xxx

/

×——

「你说苏婷婷吗？」

一位面对我靠着墙壁的长发少女不屑地笑着，脸上化着的妆很浓，就像是白粉涂上的一样，嘴唇似乎也用口红涂过了，虽然长得还算标致，但给人一种属于邪魅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词除外还有何词语形容她，她的脸上刻着冷傲二字，而且还透露着些许狂妄。

平时稍微留意了一点，这个女生与苏婷婷走得算是挺近的。

「真实可惜呐！她可能还在医院躺着吧？！前几天还打电话向班主任请假来着……啊啊对对对……说是重感冒!不过，她那样做作的女生居然还有人问，我真的是一口笑！也只有她才会扯下尊严和你这种丑八怪交涉吧！我可是很忙的!识相的话就感觉滚吧!别浪费我的宝贵时间!……」

说着让人火大的词语，吐着让人厌恶的语气，化着让人作呕的浓妆，作着让人不齿的邪笑。

虽然我回家知道了我在女生中的眼里简直不值一提，但是还是被她那半讥半讽的话语吓到了。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担心里海曙盼望着有什么奇迹发生的。谁让我就是这么一个矛盾又异想天开的人呢。

连谢谢也没有说，我就这样识相地离开了是非之地，心里想着对我，其实已经不是方才的那些抱怨了。

重感冒……吗？

想到了什么画面，我皱起了眉头。

一周后，和往常一样的我，从食堂走出来，经过室外网球场①的时候，看到那里做着一个熟悉的背影。

或许是听到了什么声音，披肩短发对我她转过了头。

很不巧，恰好与我四目相对，我的目光被定格住了。耳畔传来她的声音。

「甄希——？」

×—

周末，窗外淋淋兮兮地下着小雨。摸着仍有些昏厥的脑袋，我缓缓直起了身子，然后就几乎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大约几分钟。看着窗外仅有的微白色的亮光，心里有一点脱离世界的遥远感。

已经是六点三十七分了么？但是外头的光线依旧是那么的昏暗，仿佛是有人故意把光给偷走似的。

我继续盯着窗看了很久，才渐渐地回过神来。

快速地穿上衣裳，然后走到客厅，坐在靠窗边已经掉了一些红色的漆的凳子上，揉着眼睛，隔着玻璃，向外边张望着。原本是黎明拂晓的时间却赶上了落雨的气节;原本粉红或者深红的云霞已不再相见，取而代之的是阴气沉沉的压片乌云。像是被诡异氛围所包裹的一种阴森森的暗调。

就如同罪恶的死亡将鲜活的生命怔怔地吞噬。

虽然是小雨，但其实也只是相当微笑的雨滴，整个世界都像是被静谧掩埋了，阴雨天气中，声音消失殆尽。

听说，在阴雨天气中，人的犯罪心里变得极其复杂活跃，犯罪率会几乎直线上升。然而终究也没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乱七八糟的想法就此打住，现在的我有比这件事情更加在意的事情。都说阴雨天气，也给人以阴森的印象，同时也把怀念的感觉也一并交属。

记得很清楚，在初中的时间，就在哪个阴雨天，我开始握起笔在写字，当我兴高采烈拿给同学看的时候，却被反眼遭了白。

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哪个阴雨天，我写满字迹的手稿被他们到处传阅，被他们到处践踏。呼声越来越大，但净是些没有理由的嘲笑般的话语。

记得很清楚，在哪个阴雨天，我从站在门口，从大雨冲刷之下的路边水洼下抓起污泥满满的写着我蹩脚字迹的信纸。周围响应着多少嘈杂的口角，掺杂着的雨声反倒觉得是背景一般。

谈起小说……

我慢慢悠悠地走回我的卧室，在床头柜里面翻出一本又一本黄色卷起的信纸本子。

上面的字迹看起来很斜滑，但是有些歪歪扭扭。

每行线上密密麻麻地似乎容不下有一点空位。

每行线上的字迹简直比蚂蚁还要微小，现在看来那种字迹并没有什么美观可言，如果有人要说这些布满信纸的小黑蚂蚁有什么美观的话，那只能说明那个的脑子坏掉了。正常地来说，写出那种字的人也是如此。

很久之前就有人说，字如其人。所以看字迹大概就能明白一个人的性格习惯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有点道理。

看着有些脱线飞起的字迹，横竖不平的字迹，多想对当年的自己来一番热烈的嘲笑。但下意识的又不想这么做，毕竟那也是我嘛。无论再怎么样也是我自己嘛。而此时对于他们所说的字如其人也就产生了歧愿。

良久良久。

我将纸本塞回了抽屉，不再去多想过去的什么事情。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低头发现原来我耽搁了超级多的时间，目前已是灰蒙蒙大气层支配之下清冷冰涩的正午了。

什么嘛，都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吗？

我再次摇了摇头，冲着门口走过去。

母亲和父亲今日也是有好好地上班呢。

走回厨房，从一个红色的烂纸箱子里抓出一包方便面。放在料理台上后，慢慢悠悠地走到门口。

大开着门，目睹着原本小雨的天气骤然间变成一阵慌乱，嘈乱的雨声在开门的那一刹那刷啦啦地涌进我的耳朵，同时也切身感受着从四面八方胡吹来的刺骨寒风。

任由着大开的门被大雨如何摆弄，我再次走进厨房，端起开水壶接起自来水，准备在下一刻，开始煮开水。

从外面飞进来的雨滴淋湿地门前的一大块。

X——

拖着半吊子的步伐，轻轻地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渐渐地看着不远处的什么地方呼啸而来的卡车，在不经意间碾过路边小水洼时迸溅出来的一大堆水深深地溅在我的裤腿上。撩起已经被绿褐色的水渍侵蚀的裤脚，轻轻向上卷起。

望着仍有些暗沉沉的天，我停下了脚步。

探出右手在外面停留几秒后，我收起了稍有雨迹沾染的雨伞。将沉甸甸的书包轻轻地翻转过来，一瞬间差点滑落下去。有些不够着力的样子，我将左手中收好的雨伞往右侧的黑网兜里塞了进去。

撑了撑被书包压得有点弓的后背，揉了揉有些发酸的右手手臂。

轻轻地从鼻中喷出一丝哼气，继续了脚步。

×——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作业呢，作业本上相应的一节写起来，晚上第二节晚自修下课之前交起来，放在办公室里我的位子上」

老师抓起一叠教科辅导书，放在健壮的右手手臂上，一面对坐在中间的课代表吩咐到。一面来回巡视是否有什么不安上躁动，但是安心地看到无异议的大家之后，散漫地转过90度身子，悠悠闲闲地走出教室。

其实在铃声五分钟前就已经确切响过了。虽然老师会拖课这种事实大致猜得到，但却没有想到老师会占用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来上课的大家，在结束理我这繁忙的一节课后，喊累的喊累，喊睡的喊睡。喊恶心的都大声咒骂着。

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且这次补课的理由完全可能在我身上。

「真是的，如果不是那个甄希的话，明明这节课只是轻松玩闹的一节课！」

「也真是的，现在去食堂的话已经太晚了，如果不是甄希的话，明明一天至少晚饭是可以好好吃的呢！」

「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都是那个甄希害得」

尽管这些话语传入我的鼓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是我所关注的东西，真正让我有所在意的人，是坐在窗边的一位女生。

一位披腰的半棕色长发，似乎让人误以为是不良少女的浓妆抹在脸上，浓黑的眼线夸张地画出一个勾。名字似乎从未听着提起过。与苏婷婷走得相当近，然而这可能只是我当时的一个误解，因为我能看见的也就是她单独与她说话。

她只是出于什么被迫与“喜欢”的理由单纯的与她对话而已。

此刻的她嘴角扬起一丝傲慢的嘲讽。

时间是下午的第一节课，那是一个充满敌意与傲慢的时间。

扮演不是自己的自己，这不是第一次然而这次却尤为特殊。尽管是严格按照计划实施，心里却仍有难以抹灭的紧张感。于此相比，更多的则是罪恶感、内疚感，但即使如此我还是站了起来，朝着苏婷婷走去。

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非如此做不可。

在气氛缓缓的课上的途中;在紧张得无人敢说一句话都氛围中;在众目睽睽怒目睁视之下;在拿着粉笔的老师皱眉之下;在呼吸与心脏搏击都能清晰感受的短暂静谧之下;在不明所以凑热闹的白炽灯之下。

在睁大着眼睛，惊慌失措的苏婷婷的双眸之中。

时间回到当下的时刻。

原本就不太出光的天空，没有打灯的教室里黑蒙蒙的一片。

当下的这个空旷又散步着烟火的教室里。我背起书包往前门走去，却突然被一伙人挡住了视线。

那是一群相当熟悉却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名字的人。

果然来了吗？我翘起嘴角。

不要让我失望呐！

右手此刻拿着的一张手掌大的纸由于被我施加更大的力，扭曲地不像样子了。

眼前的人们拳缝中传来微微骨骼的鸣叫声。

第十一章 五角纸星

当附近的路灯上积堆的雨水一滴一滴地往下坠落的时候，战争已然拉开了序幕。站在眼前的是很熟的一伙人。

「哟！你这个小兔崽子！翅膀变得相当硬了嘛，居然还敢去骚扰婷婷，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站在我眼前大喊小叫的正式那名半黄头发面目狰狞的同龄少年，出现在我面前多次，苏婷婷所谓的前男友。

比我高整整一个头，整张脸摆成一副完全不屑一切玩世不恭的表情，双手插在纯黑色牛仔裤的口袋里，旁边还挂着一条长约30cm的银色挂链，腰间还挂着一个徽章一样的东西，在风的轻抚中正反两面交替旋转导致光色很奇特。上面写的并不是汉字，横七竖八的也不在我所知晓的语种中的任意一个。上方完全一副中二的敞胸打扮，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项链一样的东西，发梢丝毫没有直下的意思，而是毫不客气地往外翘。

原本稍有帅气的脸庞却被左脸上的一个小黑印与死鱼般的眼睛给糟蹋了。

我之前好几次因为太过于恐惧，所以没能仔细留意这家伙的外貌，不过如此看来，的确有很大的“头”的冲动。

「你是谁？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才不管你是谁，我知道的就是你没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不论如何今天我可是……」

「是是是！我知道！来复仇是吧，我很高兴你居然还有胆量站在这里让我痛揍！」

眼前的这位半黄发色的丑恶少年，此时将双手抱拳轻轻一按，便发出了骇人的骨骼的错位声，眼神中的死气刹那间便的杀气迭起，，如果说只是这件事情让我倒吸冷气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他的嘴角以一种不思议的阴冷角度翘着。

「痛揍我……是吗……好大的胆呐你小子！……」

说着，我便被瞬间击倒了。

因为事发太突然了完全没有对这一拳的一丝反应，右脸似乎有着和很严重的燥热，并且从右侧的嘴角流出一点鲜红的液体，也许就是所谓的大意吧。如果不认真地“玩”的话，想必也只会让对方失望透顶吧。想到这点，我翘起了嘴角。

从地上爬起，右手紧握着拳头，左手在右嘴角轻轻一抹，向前方投以蔑视的眼光。

「啊呀！？小崽子这回不是趴在地上求饶了吗？真是失策呐！给我上！」

他的嘴角同样也再次扬起一抹嘲笑，右手轻轻一挥，身后的三个人就直接向我扑了来。

「呵……没有趴在地上求饶真的让你很没面子呢，你这个小混混！」

自然我也不甘示弱，在被进攻前来一发。

左侧的这个人拳头像钢铁一般坚硬地向我身前奋力一挥，幸好这次反应来得及迅速地双手交叉防守住了。但是对此造成的是双手手腕的部位像是被钢板或者是铁砖死死地砸了一下，麻痹了将近右手的整只手臂。但是幸亏我反应来得及，及时向身后退去。倒不如说，有一半的退力是他所给予的。这般沉重的拳头一般人不可能完全脱身无伤的。

见我侥幸躲过致命一拳的那位男生，嘴角撇起一丝不满，急忙地换做另一只手自下，朝着我的腹部砸去。虽然有所反应，但还是不及他的敏捷，腹部一股钻心的恶心感，要把近几天未完全消化的食物半粒不剩得突出一般。但是最终还是抑制住了，向后退去，左手捂住腹部。

他并没有再前一步，于是我本想趁机调整一下，然而却遭到了右方凶悍人的侧踢。

我当场倒下。

侧腹有一股难以言表的剧痛。绝对比全世界最痛的物理痛苦还要痛上万倍。大脑中给出了相当多的危险信号，双手在颤抖，连耳边也闪烁着类似雷鸣般的聒噪声。我并不知道眼中有什么，但我此刻能清楚地看到的是一片灰暗。就连牙齿都在打冷战。

啪——

中间那位身着蓝色衬衫外套的人，脚底板此刻牢牢地黏在我的脸上，而且还火速地旋转着，似乎还不满足于此刻所获得反应。我舒展了眉头，尽管我知道，这并非是最终的难关。

将牙齿紧紧地咬住双手使劲一撑地，然后猛地扑向左边的那个方向。隆起眼珠朝着他的肩膀就是用力一锤。头一次的猛攻，然鹅速度之快连我自己也瞠目结舌，果然是我理想中的致命一击，他抓着肩膀开始痛嘶起来。

因为此刻，我的右手上拿着的是一个小铁锤。锤头将近一个拳头大小，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弱的力道，自然而然，结局已定。

他抱着肩膀努力地强忍着疼痛，满脸愤怒地看着我。这个时候我被一只脚给踢倒了。

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抓在我的脸上，越来越用力、越来越用力，最后在情迫之下，我用右脚奋力一踹。虽然感觉尚未伤及分毫，但好歹食指直直地指着我。

我似乎听见了什么梦寐以求的恐吓。

「如果你在继续动手弄我兄弟的话，老子就要了你的命！不要以为老子只是说着玩的！我可再没有什么忍耐限度了！」

那只手的主人，果不其然属于那个半黄发色的男人。他的双瞳中透露着一丝又一丝难以侵犯的寒光。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要知道！今天不是你死，就一定是我死！怎么样？怎么样？敢“拼命”吗？」

我同样也不甘示弱地举起右手的小锤子，有力地向他示着威。尽管大腿仍有些许抖动，心脏搏击速率也一反常态地剧烈，额上的汗珠也如同淋雨般滴落着，我也必须装作游刃有余，完全不可能败阵的样子。

「谁不敢！之前我说错了，不会再对你仁额，无论你怎么样，今天就必须葬在我的手上不可！兄弟们，掏棍子！」

说完，他们四人就从腰上各自抽出一根手臂长短通体银白色，把手为透明的管制刀具，与我两米相聚死死盯着。

要来真的了吗？我等这一刻很久了呢。尽管没有想过这样的痛苦究竟会有几何，但总比苟活着的痛强吧？

还是说，这次也死不了？

五分钟后，我趴在地上脑袋里流出不知何物的褐色液体。

在那之后，我失去了知觉。

×——

窗外，是一片阳光明媚、金光散漫的光景。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窗内的冷清之色——白色。

遍地都爱难以明察丝毫杂物的白色。是惨白，这种白色不可能是纯白，而是惨白。

「最近病人和伤者都少去了呢，说起这件事护士长都比较头疼呢，因为最近似乎都太安宁了。我们这季度医院的收入也比上季度降了好多百分点呢，不知道再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

尽管每次我都并没有什么气力去回应，甚至连敷衍都没能做到，照顾我的护士姐姐还是会偶尔与我唠一些有的没的。

病房是一间双人房，我的病床靠在门边，而旁边靠窗的病床里的病人就在我住院当晚出院了。从那以后这件病房暂时就变成了我的单人间。

「所以我才说很可恨呐，想做一个仁慈的医生也不容易呀，既希望生病的人能少一点，人民更加健康，但以此为生的医生也不得不希望病人可以大量涌入。不论，姐姐也是这样苦恼着哦」

不太像一般护士的工作作风，并没有她们严谨肃清的模样，照顾我的这位护士姐姐对我比较放松。自然也有特殊情况。即使我没有回话，她也仅仅只是自言自语似地笑着。

要说为什么的话，除了她与上一次坠楼之后住院照顾我的护士是同一人之外，我就再也没能找到其他任何像样的理由，毕竟我走出病房也见过她的严肃。

我将身子稍稍挺起，却不料腹部与背部有钻骨般的疼痛，看来可能是我太小看这么多的伤口了。它的痛似乎并没有比之前进医院的那个痛苦微小，猜测可能会比那次的住院时间更长。

不再挣扎，我放弃了挺身，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眼发直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今天是我正式入院的第六天，时间是一月的第二天。

窗户是有固定住的，全开也只能打开一条15厘米的缝隙，大概考虑到医院里常态之事，这种防护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所在的病房是四楼，这一层的病人都是一些受过重伤需要花点时间，但至少会痊愈想一些人，也就是医院收入的稳定来源之一了。

「早啊，甄希小同学……真想不到你这么早就起来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姐姐来晚老师，跟我死姐姐有点睡过头了，还被护士长臭骂了一顿，幸好我担任照料的是甄希小同学才得救了，不然绝对会被炒了呢……」

没有任何预兆地推开门，进入病房的那位护士姐姐，瞄到我盯着她看，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话，一边走到病床前，把手上泛着银色金属光芒的铁盘子放在白色的床头柜上，然后抓起盘子里的一个苹果与一把封口的水果刀。开了封，削起了苹果。

盘子里左上角摆着一只装着牛奶的马克杯，稍作陪伴的则是一旁洁白光亮的盘子上的两块切片面包与一个荷包蛋。如果只有这些倒算是不错了，但右下角中间摆着则是几根灌满透明液体的针筒与几盒药粒。

「好了，甄希小同学，先扶你起来」

自说自话地将削好皮的苹果放在餐盘上，把水果刀的头套封了回去后就以一种微微喜悦的笑容凑了上来。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正好，我也不想再继续这么平躺在病床上了，毕竟一直躺着心中有些难以抹平的焦躁感，不太喜欢这种全身躺平的姿势。

——除非是为了谋杀而做的动作。

「诶……嘿………哟…」

护士姐姐一只手抓着我的手臂，一只手扶住我的背部，与我一起发力，过程中还时不时地喊着加油不要放弃之类的话语。

在经历了近三分钟在剧痛中的挣扎，我最终还是坐起了身，腹部与背部的疼痛虽仍然持续向我的神经中枢进发，但已不再如过程中的那般剧痛了。

护士姐姐小心地帮我靠倚在后背竖起的靠枕上，然后拍了拍手。

「恩！完美！甄希小同学……那么，开始吃早餐吧？……先吃面包还是荷包蛋呢？……」

虽然一直都在听她叫甄希小同学甄希小同学之类的，但是心里总是有点抵触的感觉。这也是吧，毕竟一位高中生还被当成小学生还是难以被接接受的……

「那个……护士姐姐能不叫我甄希小同学吗？心里怪怪的……」

听到我的回驳后，护士姐姐露出一种很惊讶的眼神，然后皱起眉头，很苦恼的那样，左手抓住右手手腕，右手却抵着下巴，俨然一副左右为难的模样。难道这种事情也要那么苦恼吗?我不明白。

半晌后，她也象征地点了点头，然后同意了我的想法。

「那就小希吧……果然还是甄希小同学比较好吧……先不管这些了，甄希小同学……先来吃早饭吧！」

看不出来这位护士姐姐有一丝反省。

也许都有着各自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东西吧，这个世界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也自然难逃厄运。或许从这里得出这种结论很荒谬，但是转念一想其实也没差多少。

作罢，之前说了反驳了那么多次她也并没有改变成见，相信今天的也不见得有什么成效。

吃完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食欲但还是全部吃完了，因为护士姐姐实在太缠人了，而且……这之后，又相继吃了药，护士姐姐很高兴地双手合十以奖励我的勤勉。

「恩……甄希小同学挺乖的呢……」

噗！如果我嘴巴里的药水还在的话肯定一脸喷上去，但是很不幸，药水早就喝完了。

还真的把我当成是小孩子呐！玩笑也有个度吧……

「…嘻…嘻……」

她自顾自地笑着后就不紧不慢地收拾着餐具盒铁盘子。

正在收拾餐具的她突然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我给震慑住了，不是问题的内容，而是她提问时的面部表情。

咬着下嘴唇，弓着眉间。

那种严肃又充满着自责的深情。

——从未亲眼目睹，也不想想象。

「为什么……小希你会这么重的伤？」

称谓莫名的换了。但是这点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我没能回应，做到的仅仅只是视线往下调45度。

但是护士姐姐并没有打住，而是以近乎斥责的语气逼问。

「……为什么你父母不来看望你？……」

同样的，我也没能回应，因为我知道，我回应不了。

太忙了？父母来看望生病的儿子就算请假也毫不例外……那么抽不出身？明明两个人并不是做大事情，仅仅只是简单的小职员也不至于忙到这种地步。那么……

想不出理由。也不想去思考这种理由。

床边的白色窗帘被15厘米狭缝外的冷风轻轻扬起，溜进来的刺骨风趁她不注意，恶作剧般地摆动着她露出护士帽的乌黑发梢。

这种情况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同样也让我想起上次住院的时候，也被问过类似的问句。

「啊……哈……不小心气氛就尴尬了，抱歉，别忘心里去哈……小希……姐姐先把盘子端走啦，你好好休息吧……」

护士姐姐一边把打破寂静的空气傻笑，一边向我做出难以接受的道歉，随后就把床头柜上的银色盘子端起静静地走出病房门。又静静地把房门关上。

同样的问题被问了两遍，想必也是心中一直存在的迷惑的，难道求解心就这么轻易破碎吗？客观地说是不可能的。

我抬起头向窗外望去。

一阵敲门声却把我的视线拉了回来。

咚咚咚……

「请进」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我对着门口说道。

咯吱——

门被轻轻地推开，走进一位披着灰色外套，手提一个小挎包，披肩短发的一位少女站在那里。

「甄希——」

好久没有听到这声唤名声了。有多久？总之比永远还久那么久吧。

X——

「所以说……甄希，你的父母不来看望你吗？」

苏婷婷坐在我的病床前的一张椅子上，与我交谈着。

椅子是爱“多管闲事”的护士姐姐拿过来的，整张脸笑眯眯地。

「嗯……」

没有做过多的复述的我，仅仅只是单纯地这样回答了。

「那么……你这几天都一直在病床上吧？」

「嗯……」

「上厕所也没去？……」

「嗯……」

「那……可比上次艰难多了吧……」

「………？」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疙瘩。

「……上次？」

我重复了她的话语。

「嗯……先别管这些了……比起这种事情，怎么样了？你的身体？」

苏婷婷努力挥动着双手支支吾吾地说。

「还好……」

毕竟可以痊愈，只是时间的问题。

后面的这句话我并未说出口。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是有一种不想让她多担心的想法。

「这样啊……」

她的眉头变成了有些弯曲的〖八〗的形状。

大概还是无意识之间让她担心了吧。

「你这次的受伤……也还是因为我……」

放小音量的她，低着头，像是在为什么赎罪一样。自然，她本不应该露出这种神情。而透出这股殇情的氛围十之八九也只是因为我吧。

我实在是不行听下去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论她说什么，我都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了。

虽然我并不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也从不承认自己是小人，但仅仅只是因为我，别人吧氛围给弄砸了，心里或多或少还是有点不好过的。毕竟这次谋杀计划也失败了，怨不得别人，只能怨恨自己呀。

为什么我会被拯救呢？我心里有着比宇宙还要大的问号。

「不要想这么多嘛……比起这些，我倒还是希望能像往常一样在阳光下活动嘛……毕竟我也是人类嘛……」

虽然我在阳光下活动及其容易被挂上怪物的标签。

一个连名字也不配拥有的怪物……

「噗……呵呵……哈哈……」

大概是意识到了什么，苏婷婷突然开始用手捂着嘴巴上下抖动着肩膀，但是声音还是毫无遮拦地放了出来。

「……甄希……你明明就不擅长这种东西居然还敢这样用出来呀……哈哈！……」

「什么东西？」

「噗…幽默……哈……哈…噗…………」

闲聊了将近两三个小时吧，因为实在是无聊，虽然苏婷婷表示愿意把这一周的笔记借我抄一份，甚至还把复印件给了我。但是我再三思量后还是拒绝了。并不是讨厌学习，而是没心思也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事情了——我要花全部精力去谋杀。

在那之后的第七天，她也来看望了我。这次与上次不同，还特意拎了一篮子水果，不过水果篮上贴着的标签名字并不是苏婷婷一个人，而是还有一大堆讨厌的人的名字，甚至他们把探望者的名字挤到最角落的一小部分。

在最后，她还说如果我还没有出院的话，下一周日也会来探望我的。

但是那天，我等了很久。早上开始就让护士姐姐帮我调整了靠枕，靠了整整一个白天，到最后夜幕降临，甚至还坚持到病楼闭门。

明明不应该抱什么期待的，却到最后还是有点心烦意乱，她始终还是没能来。

一周过后，我的伤口痊愈地差不多了，就被护士姐姐告知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虽然这在常人看来是个不得了的喜讯，但对我来说却不是。

因为要再布置计划？——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看着放在白色床头柜上一颗也没有动过的水果篮，我低下了头。

X——

「什么？……你还要再去一次？」

身后传来了母亲的不满。毕竟上次去一次那么久……

抓着门把手的那只手不觉地愣在了原地，另一只手在身后紧紧地握着拳。为什么？为什么？……

「不行！我今天必须去，我已经答应了甄希……」

我没有回头直接回了话，但是……

「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我咬着嘴唇，但是还是态度很温和地说着……

「妈……我跟甄希说好的……」

但是得到的回答与我所猜想的一样，但这却是我所不想要的。

「不行了……婷婷，你不能再去了，今天不能让你出去了……」

「你今天在家把家里打理好之后，等我回家带点东西吧……」

「可是甄希还在等我！为什么就不让我去？不就是探望个生病的朋友吗！为什么你就是不让！为什么你总是这样！……」

「跟我还犟嘴！看我不教训你！」

啪——

不知何时，母亲已经出现在了我的身前，在我反应不过来的这一瞬间给我我一个响亮又火辣的巴掌。并且用力粗鲁地把门给回带，然后顺势把门反锁了。

我摸着红红的、火辣辣的脸颊。

所以说……我今天不能出去……吗……？

敲着门，我咬着嘴唇拱起鼻子，扬起眼神愤恨地望着眼前。

然后靠着门，滑坐到了地上。

泪水也毫无征兆地，滑落到了火烙一般的脸颊上。

为什么……又是这样？……

塞入口袋里的手紧紧地握着装着彩色纸星星的木塞玻璃瓶。

脑海里回放着很久前与他的对话。

第十二章 亘古不灭

「可以的话，小希……我实在不希望看到你再三出现在这儿了，要保护好身体哟……」

护士姐姐按了按我的肩膀，致出了送辞。

「是啊，甄先生，我们很希望自己的病人能从本上痊愈，你再次出现的话实在是……哈哈没事，既然这小妮子求我了，那么作为这退院的送别，我特别允许甄希可以向我们的事情哦……不过，回不回答可算是我们这边的选择哦……」

护士长抱着一个铁夹子钳住下记事板一样的东西。

年纪稍微比护士姐姐大一些，因为护士帽戴着，虽然颜色不同，但发色不一样还是能轻易发现的。护士长的发色稍微偏褐色。精致美艳却看不出妆容的瓜子脸，比护士姐姐的眸子更加明亮的眼睛，被蓝色椭圆形眼镜装饰着，一直边缘上敲的微笑。

周围确实散发着一种非于护士姐姐的气质，怎么说呢……就是做事很牢靠，能安心托付的人吧。

今天正式办了退院手续，盖了章后护士姐姐硬把护士长拉了过来，说是要为这位“贵客”举行一个退院送别会。

其实对此，我也并没有持什么反对不反对的。虽然有点对不住这些善良的人，倘若下次谋杀计划失败，进入这里的机会还是相当大的，当然这点不会和他们说的。

「请求吗……嗯……说起来的话……这位照料的我的护士姐姐的名字……可以告诉我吗？……」

想了半天，能让我提起兴趣的果然还是一直以护士姐姐为称谓的护士姐姐。

然而听到我的回话，大家都好像突发情况一样地低下了头。

就连很可靠的护士长的额上也冒出一滴汗珠。

护士姐姐有些难受似的皱着眉头，像是在责难我一样地盯着我的眼睛。

结果，护士姐姐的名字终究还是没有问到。

X——

「甄希，这几天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昨天妈妈也是偶尔的回来一下，因为我们公司里要安排小职员去一个大公司学习，我被选上了，所以这之后的几天可能都不会在。」

母亲夹住青菜的筷子顿了一下，看着我说道。

母亲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当初看到我在家还吓了一跳，说我为什么不在医院好好躺着，然而我把退院的事情和身体大致痊愈的事情告诉他之后，她才像是放下心地一样长舒了一口气。

说起来，父亲也是昨晚回来的，不过刚才就直接跳过早饭，说什么公司有早会，所以就加快脚步直接出去了。

而这次母亲回来的意义，我并非不知道。起床刷牙的时候，碰巧就看见他们卧室门边上放了一个蓝色的手提箱，门是半开着的，届时父亲还躺在床上，母亲却在收拾衣裳。

「妈，你今天就要去了吗？」

「嗯……」

对完这两句话，我们就没有再多的对话了。

回到了学校。虽然将近一个月没有来上学了，但是这里那里似乎都并没有发生改变。

铁锁门上有些生锈的棕黑色粉末就算掉了地上也并没有人会去多关注，操场上的杂草已经有膝盖那么高了却也不见有人去除，就算是空余时间，也不让人安分地休息，明明是高中生，却透着一股稚气未脱的小学生模样，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去改变。

老教舍的白色墙壁也是一如往常一样画满着五颜六色的涂鸦，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各种今日一游的刻痕和互示终生的美好誓言，各种对老师和同学的开玩笑或者辱骂的厉言……这里，没有人再去涉足了，不论是好奇者，还是清理者。

男生寝室外的铁围栏仍旧像高铁寒窗一样的冰冷，一如既往地四面开着洞，也难以得学校或是寝室管理有多少心思花在上面。

不想改变了，并没有能改变。

就算是我也一样。

坐在阔别一个月之久的凳子上，却仿佛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有种这里的一切不允许我踏足的感觉。心里一狠，牙尖一咬，我还是停留在了这个凳子上，这间教室里。

即使身边有多少同学会投以什么样的目光，现在已经毫无干系了。

对于某些人来说，事情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无论怎样发展。

打开抽屉，却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条。

『今天放学后，室外网球场①，有事情找你——STT』

如果说是恶作剧的话，那的确很有水准，但是这应该不是恶作剧，去那个地方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这回肯定是与往常不一样的事情。苏婷婷吗？有事情……吗？

为了避免不可抗力，在人群聚集之前，我把这张纸撕碎并且直接吞了下去。

放学……吗？

中午，我把谋杀计划再次揉烂扔进了垃圾堆里。

X——

就在我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室外网球场①的时候，耳边又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苏婷婷就坐在那里面的长铁椅上，半被树丛遮住的那条铁椅上。

「甄希……」

一开始就是叫名字吗？不过，似乎从一开始，这个开始就没有变动过。

我轻声地回了声「嗯」，点了点头后，走向她那里。

很久之前，我说过，对于女生，我并没有想过多的去考虑，但不知为何，这位女生似乎成为了我的例外。

「这是你的……现在还给你……」

苏婷婷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木塞的玻璃小瓶子，里面装满着纸星星。

她将这个小瓶子放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极其迅速地抽了出来。

虽然只是那么短暂的瞬间，但是我相信我的视觉，她的手腕背上有一条接近一根食指长度的伤痕，一条深红色的伤痕。那条伤痕顺着指头的方向头大尾尖，指着肘部的方向，并不十分顺直，而是有些弯曲但大致是那个方向。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心里有一丝奇怪的感觉。

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跟她说明，仅仅只是跳过了这件事情。

通体透明的玻璃瓶，除了瓶口上的深棕色的木塞，里面五彩的小纸星星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光芒被反射到了我的瞳孔中。

我皱着眉头，抓着玻璃瓶，上下颠倒、来回反复地检查着有没有什么遗漏。但得出的结论与她所说的话语是一致的，这的的确确是我当初交给她的那个玻璃瓶。

「这个不是我交给你的吗？」

「嗯……我刚刚说了……」

她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然而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读出来的只有一点期盼。

果然，还是向我索取什么吗？

抓着玻璃瓶的我，站了起来。

「那么……今天来找我的事情，就这些吗？……」

感觉到有一丝不安的氛围，我想趁机就这样走了。如果她说是的话……然而不出我所预料，她确实没有回应我的问题，而是摆着一副我很认真的表情。

她拉拽着我的衣角。

「其实，希，我只是想……」

「别叫我希！！……」

我愤怒地反手将她拉在衣角上的手甩开。但是一瞬间后想想，其实自己也并没有做这种过激行为的必要。我恢复了平时的那种状态。坐了下来。

不行！唯独那个名字是不行的！

别叫我希……这个名称只能是那个人才能叫的！

可能我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吓着了苏婷婷。

她保持着双手僵硬地浮在空中，整张脸像是在惧怕着什么一样苍白，甚至上半身在不断地颤抖着。不过这种情形持续不到半分钟，咬着牙好像是在与什么作斗争一样地张开着嘴。

「我其实，很想听一下你过去的事情！……」

「没必要。」

我低着头，摆弄着玻璃瓶

「什么……？没必要？那么你也没必要把所有东西都一个扛着吧！……你又不是超人！救世英雄！凭什么弄得自己好像背负着很多正常人没有的东西呀！……你是正常人啊……不能在这样下去了……你……」

虽然她的话语很长，感觉是我听见过说话的话语最长的了，我着实有点震惊，但是之余，我还是否定了什么一样地投出了我的言语之矛。

「没必要……我不是正常人……我接受这样的评价……所以我不在乎……」

她好似又受到了什么惊天一般的打击，开始咬着嘴唇使劲地抓着我的衣角，并且开始不断地敲打着我的手臂，并且还不忘数落我。

「混蛋！你这样子谁会喜欢你啊……难怪你没有朋友……想想也是理所应当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心事跟身边的人分享呀，你一个人就必须得承受一切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并没有感觉到哪里有泪点，但是在她的眼眶中却似拉不住似的洪水一泄而清下，泪珠滚着滚着聚集到了下巴，然后精准地低落到了我的衣角上。因为我是直接俯视她的，所以她的动作和所有的神态都能一清二楚地察觉。她闭着眼睛埋着头不断地敲打不断地滴着眼泪。不断地折磨着自己和我……

「没必要别人喜欢上我，也没必要交朋友，在我的世界里，只要拥有我就可以了」

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说出我一直以来贯彻的想法。

光线渐渐地昏暗了下来，而我们的身影却渐渐地清晰。

不明白苏婷婷为何哭泣，不明白我为何会对此感到愧疚。只不过，现在的大脑里，是真的一份空白。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

苏婷婷哭了好久好久。

渐渐安抚了情绪并抹去了泪水的她，一边摸着红肿的眼角，一边开着口，但是因为抽噎声的缘故，嗓子大概有些沙哑了。

「甄希，我想和你做朋友……」

而我，则坚持了我的想法，遗憾地回了话。

「对不起，不行……」

苏婷婷并没有哭泣，而是眼角含着泪水笑着说。

「这样啊……」

X——

「毕竟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你太危险了……」

第二天刚到学校就被同班同学包围了起来，还有苏婷婷也是一样的状况。他们满嘴道歉，但是却难以看出来哪里有一丝歉意流露，眼神中的反而更多幸灾乐祸与嘲笑。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答案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了。这无非，就是苏婷婷前男友的爪牙所做的勾当，他们得知了我与苏婷婷还是有所交流，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会知道呢……？

这个时候，我留意到了角落边上的那位不良女生.

她正远远地看着我们，眼神里所拥有的蔑视与恶意一览无余的挂在脸上，像是在嘲笑着迷途的羔羊般，嘴角升起了一丝笑意。

总算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我，也翘起了自嘲的嘴角。

这个女人……

「你们让开，不要挡道！」

我瞪着眼睛看着这些人，我口中的、喉咙中的愤怒已经像岩浆一样地喷发出来了。

开什么玩笑？我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默默地受伤而你们一点事情也没有一样的，碰到画面凌乱的时候就一边倒戈，你们当自己是什么人了？现在还来命令我？限制我的自由？开什么玩笑！被你们抓住的话会怎么样以为我不知道吗？

然而不出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让开。

在他们扬起的吝啬的眼神中，我目睹到了自私。

“自私”两字，我无法说出口。明明每个人都是那么自私，连我也难逃其摩挲，这些人又如何呢？但是，下一刻我明白了，我所想的事情并非是那么正确的。

他们是自愿的。

「甄希，你就和苏婷婷卿卿我我吧，反正不要把我们供出来就行了，相信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你不会记恨我们的吧？」

「什么嘛,甄希你真的好不选坏不选,偏偏选了个这么麻烦的苏婷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自取灭亡呀!傻小子!

「哪里好不选坏不选,甄希你的话就不应该和人说话的!」

我站在我的座位边,周围被一大堆凑热闹的男生包围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扑鼻而来,他们身上所散发者的,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站在生态链优先位置上的血噬的天性。

尽管难以忍受的腥气扑面而来，我也依旧站着不动，任他们对我有多么恶向的言语相加，任凭他们对我仍笔芯、粉笔头，扔橡皮屑，任凭他们尽情地展露着难以掩藏的獠牙。任凭他们自嘲。

同样，我也没有再言语了，仅仅只是看着旁边的苏婷婷似有困扰地皱着眉头。面对着周围众多同学视线的包围，仍无所恐惧般地向我这边扫视。眼神对上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事情了。

痛苦吗？知晓痛苦的话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自私？知道这是自私的话，那就摸摸你的良心，准确地确认下里面填了些什么！

恐惧？只有恐惧下你们才能认识到事态发展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境界了吗？

我用尽全力把挡在前面的人逐一扫开，即使自己也因此弄得鼻青脸肿的也毫不在乎地走出了包围。我摸着自己的心脏，这是第几次？

两个人躺在地上抽搐，其余的人用恐惧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继续走出包围，重进原本就因为怪异行为而震惊地动弹不了的女生群里，把苏婷婷给拽了出来，然后跑出了教室。

跑着、跑着，我们拼了劲地跑着，后面也并没有什么人跟着，但是我们还是跑着，跑着，用尽全力地跑着，不顾一切地跑着。结果是，跑进了曾经很多次碰面的室外网球场①。

「这次，是我牵连了你，对不起」

「这种像小说一样的情节是在搞什么嘛!甄希，这并不是你的错」

「之前好多次都没有把你牵连进来，这一次连你也……」

「没问题的，我们又不是在交往，我会和他好好说清楚的」

听了苏婷婷的话语后，我的心里更加难安。

「苏婷婷，我想恳请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你说」

我低下了头，原本想早点说出口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没有抓到时机，难道说这次是真正的时机到了吗？

我抬起了头，嘴唇微微动着。

「……不要再和我说话了，也不要再和我见面了」

在此之前，感到有很多不安，但是如果这样做之后的话所有不安也仍旧裹在心头的话，那时的确是毫无手段了。

既然如此，何不一开始就这样呢？

寒风扯着苏婷婷的发梢，融洽了现在她的心情，掩盖着她的心灵之户。

随即，一声沉闷的拍击声和一把火辣的麻痹感烙在了右脸上。

「甄希！我不允许这样下去！明明……明明我们……明明之前……」

苏婷婷的泪水从眼眶中溢了出来。

「明明上次就要把你给解决掉了，你居然还敢这么放肆！」

熟悉的声音从网门口处传来。目标只有半黄发色的一个人。

身子不由自主地挡在了苏婷婷的前面，咬着牙齿看着他。

也好，如果可以的话，在这里受重伤，然后……

「柯文！别闹了，我说了多少次了！我对你没有感情！你不要再来了！」

「什么嘛！不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毛头不是吗！他有什么好的！他能保护你吗？他能给你什么啊！」

「我喜欢不喜欢谁关你什么事啊！姜柯文！你走开！别再来烦我们了！」

没有一丝我可以插话的地方。背后苏婷婷含泪大声呼喊的模样再次提醒了我，这已经是第几次了？

哐——

「可恶……啊！！……」

姜柯文使劲地踹了几脚铁网，然后转身走开了。

X——

站在人群嚷嚷的火车站台上，目睹着前方的深约两米的铁轨下道。

某些人，一生中没有什么时间段是平稳的。

某些人，经历过许许多多之后便会有很大的改变。

某些人，经历过不管多少多的事情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某些事情，改变多少人。

又有某些事情，无法改变多少人，就算再次经历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也不见得会有所改变。

吵嚷的人们不会去理睬其他人的吵嚷，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吵嚷；安静的人也不会让别人安静，自然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安静；触摸手机的人只会顾自的事情。

岁月也只会一成不变地、妄自菲薄地从脚趾与手指缝间流过。

如果说这次还会再有什么时机的话，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可以再次得到的东西。重获生命的，重获的也仅仅只是生者的落寞与煎熬。

「欢迎来到本火车站，即将到站为K99次列车，停靠站台为9站台，请相应乘坐本次列车的旅客准备好行李，请勿在停靠中踏出安全黄线外，谨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Welcome to……」

背着书包，做好一切的准备的我从站台向远方望去。

原本是什么的，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改变。原本是什么的，无论经过多少痛苦也不会消散，无论经过多少痛苦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原貌。

人们的吵嚷喧闹得不成样子，火车的鸣笛声从远方开始就拉得很长。

第十三章 目送背影

在此一刻，抛却了所有杂念，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向前方缓缓移动着。对于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我，没有什么比解脱更加诱人了。对于死去过数次的人来说，死亡或许仍旧是恐惧，但至少比鲜活地被践踏感轻松许多。

这个瞬间，我似乎耳闻了许久没有再听见的呼啸风声。

他也在为了前进而呐喊，他也不甘被挤在最后，他甚至不顾人们的反对蛮横地将他们的帽子拖走，拉扯他们的衣角。恐怖的叫喊声让人不禁怔避三尺，刺骨的触感让人们毛孔放大，毛发战栗。

他仍旧不满足，把他们的眼睛吹得睁不开也不肯罢休，人们在不断咒骂着劲风，人们在不断地蜷缩着身子，人们在不断地咬牙切齿。

这个瞬间，我似乎目睹了前所未有的风景。

天空中漂浮着一两朵纯洁的白云，时而互相融合，时而相互远离，就像一对闺蜜一样无话不说又闹别扭，时而也侧耳倾听与诉说他与她的事情。

从远处穿透过来闪耀的红灯已经驶进了前面的轨道，照着内轨里圆圆的小石头发着炫目的光芒，那种光芒就像是迷失了自我而进行勇敢探索的光芒。

也许没人注意到，站台对面的山上，此时水仙花正开得浓密。白色的一片海洋般，零星的金黄色的花芯，让海洋看起来有一种星火燎燃的既视感，在风的牵动下，一浪接着一浪浮动着 。

就像仙境一般美丽无垠。

这个瞬间，我似乎触碰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

全身上下充斥着的是我从未有所感受的感觉。

死亡的那一瞬间，人们在做些什么呢？

——突然，心中有这这样的一个疑问油然而生。

是在思考痛苦的初始末端吗？还是在接受最后一秒世界给予他的触觉、视觉、听觉？亦或是反省自身一生中所有的过错或者失误？

我明白，我的话大概什么都不会考虑，只期望获得那最终的光芒吧。

「喂？！那边的小鬼！！不要往外面走！……听到没！别往黄线外面走！……」

什么？有谁在叫我吗？算了，反正都已经是这个时候了，没必要再回头了吧。

「呜————」

我听到了一个动听悦耳的声音，一个沉闷声伴加着一个急刹车的金属摩擦声。

「兹————」

声音在我的身体里上下乱窜，就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般。

我继续向前走，没有一丝恼意地向前走着，但是不知为何，时间过得好慢，黄线外的地方突然变得有几亿光年那么遥远。耳边的噪音也骤然消失了，身旁的一切似乎都被按了暂定键。

但是从右方冲过来的火车一段也没有减速，飞快的，科艺比成火箭、甚至光速一般地向我冲了过来。

我的眉头有一挑动，准备继续向前移动沉重的身体，准备继续向死亡迈出坚定的步伐，准备无所畏惧地告辞这个灰茫茫的世界的时候，一股巨大的屏障挡在了我的前面。

不，并不是屏障，仅仅只是……我无法向前继续移动。

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定在了黄线上。

到底是怎么了？连这次也不让我好好的执行计划吗？

腰部传来沉重的紧握感，身体一阵麻痹。

背部贴上来了什么东西，紧紧的、温暖的，甚至在喘着息的。我愣了许久。

我被一个东西从后背紧紧地拥抱了。那个东西比较柔软。

身后传来小声地哽咽声。

时间继续了。耳边的噪音又开始缓缓地冲击着我的大脑，往下腹看去，发现一双洁白的手十指紧扣着，右手的手背上还有一个阔约三个指甲盖的乌紫色伤疤。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被一个人紧紧地抱住了。

「快走！快走！不要占位子啊小鬼！」

耳边传来令人皱眉的粗噪的声音，随后我便被冲过来的行人挤了开去，甚至挤回了大道上。

当我下意识想要弄明白是谁抱住我的时候，发现背上温暖的依靠感早已消失不见了。那双十指紧扣的双手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的计划……又没成功……？

难道……是天意让我不成功？……

像乞丐一样懒散地席坐在大道里靠柱子的边上。回想着至今为止发生的一切事情。

不可能……我受到上天的“恩宠”绝非如此。

X——

「甄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一走进教室就被苏婷婷给拦住了。

因为今天是周五不用晚自习，所以我和她相约在下午放学结束后，在我常去的那个亭里相互交谈。

将近五点十三分，我们坐在亭里。

有点遗憾的开端，一放学就开始下着大雨，但是苏婷婷并未就此缘由爽约。当我用书包一边罩着脑袋一边埋怨喜怒无常的天气跑到亭里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

她静静地坐在那儿，低着头，发梢稍有雨滴在下坠，双手在拧着衣角，当她注意到了什么的时候，抬起了头。

我们的目光在一刹那对上了线。

从她的目光，眼神中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单纯的反射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景色，雨水滴落的哀景，路边、墙缝里杂叶在水中浮动的同时被下坠的滴水撞翻的一幅景象，还有——就是被风华日晒磨损的我。

「甄希——」

苏婷婷又一遍唤出了我的名字。

然而，我每次都没有回应她的唤名声一次又一次，仅仅只是点点头或者沉闷地发一个"嗯"的声音，比起回应，这个更像对自己的呐喊，至于为什么呐喊，呐喊着什么，当我说出"嗯"之后，就全然消失不见了。

我把书包放了下来，在苏婷婷的对面坐了下来。

「今天过得怎么样？」

「你想问的只有这个吗？」

「不，不是，其实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话题，我想再和你多交谈一下……」

「之前的话题……」

回想起来的话，确实是有那个时候，不过时间已多了不止一天两天了，记忆也被消损得差不多了，只有勉勉强强的记得，那些是关于什么类型的话题，具体而言，已然忘却。

「就是……你不原谅那些人，你很恨那些人……是真的吗？」

原谅？为什么原谅？不顾及他人的流言碎语，甚至污蔑的话语说出来想人可以被原谅吗？

「不原谅，真的」

「即使他们向你道歉？」

说实在话，道歉什么的根本不需要，只要做那些事的人，想必也不会怎么想为他人着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的道歉，也是为自己。

「不原谅，我很恨他们」

「你又把恨挂在嘴边了……」

像是听到了什么很痛苦的叫喊声泛起了同情的脸一样，苏婷婷皱起了眉头，然后继续说道。

「你不应该这样的，甄希……」

我失语了。

「我知道的，其实你的内心并非是这样想的，甄希，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知道的。你饱受痛苦，我知道的……但是啊，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的呀！甄希！……你好好想想啊，你恨别人，就算多恨，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又想过会失去什么吗？甄希！我不允许你这样折磨自己的心呀！」

我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语，反倒是苏婷婷像泄洪一样滔滔不绝地抛出礼物让我熟悉的话语。

「甄希，从第一次和你见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更加互相了解的，我想把你当成朋友所以每次都会特意地留意着你的方向。看到你这样，我心里也挺难受……知道吗？……」

「不可以！不可以和我交朋友！」

我突然的大叫估计吓到了她，她下意识地讲身子从微屈拐直。

「你不能和我交朋友……」

我并没有说明什么缘由，仅仅只是嘴里重复着这个，而一脸惊讶的苏婷婷与上次并没有太大差别，仅仅只是，没有追问。

「甄希……我希望你可以不要这么怨恨别人，说实话你也并没有那么怨恨的呀，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也有不自私的一面，可能只是你了解到的部分偏向前者而已……甄希……或许你会觉得这个世界 都在针对着你，你做什么事都很难有结果，你把小说给别人看，却得到了批评的话语，你写作业却找来别人对你的挖苦，你期望你自己能考个好一点的高中，却又因为自己的马虎走到了这里，就算在这里你也饱受别人的鄙夷、轻视、讽刺、挖苦、排挤、冷淡，但是啊，甄希，你的世界里不止有这一些啊，好好想一想啊！如果不往这份上挂这些执念，你可以过得更加潇洒，更加快乐……甄希……并不是这个世界抛弃了你，只是你不想接受他而已啊！人都有自私的，但这并不能妨碍善良的传递啊，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执念呢？甄希，你设想一下，这个世界如果人们的怨恨蔓延得到处都是的话会是怎样一副光景？难以想象，我们想要好好活着的话……」

说到好好活的时候，苏婷婷的眼神顿了一下。

让我有些吃惊的事情，就是苏婷婷居然对我有这么多的了解，她是怎么做到的？

「……总之就是说我们不能去恨别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与其每天备受折磨地想着痛苦，还不如每天过得欢乐的生活呀！你说是不是……甄希……我不会讲大道理，不要折磨自己，不要放弃自己啊！甄希……」

说着她还抓着我的肩膀左右摇晃着。

不过，当他说不要放弃自己的时候，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扎了一样。

被鄙夷，被轻视，被讽刺，被挖苦？这些仅仅只是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我已经记不清今日有多少人在我面前说我坏话，我已记不清多少次提到我时，人们内心的愤怒。难道那些人就应该被原谅？就应该不会被记恨然后，继续着每天的“大事”？

……

旁边的光线很快就从明亮变成昏暗了。

「道理就不多讲了……现在也已经很晚了，我们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我点了点头，站起身子，然后跨上书包，但是发觉苏婷婷仅仅只是坐在长椅上向我挥手致别。

「你不回去吗？」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微笑地说着。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一会儿就回去」

×——

半夜突然惊醒的我此刻正在埋着头揉着眼睛，然而……

「不要折磨自己，不要放弃自己呀！」

耳畔响起了苏婷婷的话语。而此时也已经是临近凌晨二时了，父母仍旧在外出差着，家里空空的。

透过银白色的窗框洒了进来的银白色月光，此时也在向地板映射着温柔的高光。但是比起这个，此刻脑海里不断重拨的苏婷婷的话语更让我感到无以言表。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突然惊醒的原因是方才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白色。

周围全是白色。

灰茫茫的白色。

无法粉饰的惨烈的白色。

痛苦不堪的糜烂的白色。

无法容忍中空浓浓溃疡的白色。

渗透入骨子里无法提纯的白色。

这是存在的颜色。

而我，此刻却并不是白色。

透过玻璃橱窗无法看清自己的映照。

很焦急地，我跑向厕所。

对着镜子，睁大了瞳孔。

看不清我自己的映像。

镜子中直直地描绘出我身后有些损坏的喷浴水龙头。

而我……简直就像玩笑一样地被忽略了。

我顿首我的手，我的衣服，我的脚。

和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

可是对外界来说……似乎已经不能用变化来形容了。

周围的白色开始嘲笑我:

……我……

……消失了吗？

「希！振作点！伸出你的手掌，把他交给我！」

我听见了什么声音。

然后在一阵眩光放彩之下，我看见了一个像天使一样的女孩子。她是萌。

她是我的萌。

终于有了承认我的存在的人。然而下一刻……

「希，我不是属于你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再见了……」

萌向后退。

我则向前追。

但是无论我用多么快的速度也无法赶得上。

她消失在了不远处。耳畔传着一阵熟悉的声音。

「不要折磨自己，不要放弃自己呀！」

……

我摸着脑门上的汗珠。

原来是个梦。

感觉都一时困意已无，我穿上了睡衣，准备出去吹吹冷风。

走进亭子里准备安慰一下自己，却发现另一个人的存在。

——苏婷婷

x——

早晨。

苏婷婷家里。

东西被砸碎的声音。

还有一个中年女性的粗喉子。

## 第十四章 街灯已熄

走在路边，静静地看着往来熙攘的人群，奔流如江的车辆。就算有清风轻拍我的脸颊目前我也无暇去感受，什么快乐的事情、快乐的心情此时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上天留给我的，在这个凄凉大地上的，仅仅只是孤独与冷漠。

接近二月的死风吹过，身遭着乱人心绪的吵嚷。

此前是早晨8点28分，尽管学生在今日已经难得地过上了双休日，然而许许多多的工人仍旧拎着皮包陪着笑脸地向各处地方奔走。繁忙的都市生活依然没有褪色。

我耳边仍旧反复充斥着十分钟前母亲愤怒的怒吼与我的呻吟。久远的、久远的、久远的痛苦在心口中横横的剌上一个鲜红的口子。刀柄从心中渐渐撤出的时候，我能目睹全身猛然的一颤，就像是美梦终醒般地感觉回荡在脑海中。

光并不强，但是被浓浓的白云给遮住了，像是被一望无际的白云拥抱了一般。为什么我会到这里来？我到这外面来是做什么的？我来这里是为什么？

啊，对了对了，想起来了。记忆渐渐地把零散的碎片拼接起来，一件件线索串联起来，所以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缘故：被赶出家门了。

我为什么会被赶出家门？是因为我没有洗碗、扫地、拖地、擦桌子、洗衣服、做饭？不对，我做了，虽然我并不能保证我能做得天衣无缝，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做得比较不错的了。每天蒙蒙亮，甚至冷气都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我就起床拖地、擦桌子、洗衣服、做早饭，一天不落；一当家里变脏了或者是母亲回来吐得满地都是的时候，我就拿起扫把拿起拖把去料理她所遗留下的“财产”。

那么，我又因为什么原因被赶出家门了呢？是因为她始终都看不起我，是因为她始终都这样对待我！对我始终犹如看待一个性命不值一分钱的贱货！对我的态度始终像是对待一个下人丫鬟的态度。想让我做什么就大发命令，丝毫没有考虑过我半分感受。然而我一再的容忍，念在她还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才咬牙做着她一切的命令。

但是她的眼神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寒涩，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不想再听见她的一句话、一个字了！她是自私的，她是完完全全地自私的！她的心里只有她高贵的自己，只是她想拥有的一切。

她的眼神里弥漫地不是亲情而是无端的恨。所以我也恨她！我恨她！！我恨她！！！

早晨8点她酒醉熏熏、摇头晃脑地推开大门走了进来，当她发现原本以为她会如同往常一样周末并不回家的我并没有为她做一份早餐：她大怒，她大吼，她扇我耳光，她踢我肚子踢我背，甚至打开大门把我赶出来。

一个擦痕满满的足球突然间滚到了我们面前。

身后响起了几个稚嫩孩子天真无邪的声音。

「姐姐！把足球踢过来好吗？」

隔着只有将近一米高的铁杆栏的一个小院子，几个小孩子在兴致勃勃地踢着球。

足球不轻，所以我接近使劲全身气力地抱住足球，然后狠狠地向里面扔了进去。

一个穿着蓝色衣服，左胸口上有一个蓝色足球样章的图案的小孩子用胸部接住了球，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谢谢姐姐！」他们似乎有点心地一起喊着。

他们道谢了之后就继续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开始激烈的游戏。

年幼的小孩子还真是无忧无虑啊。不知道他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希望是很和蔼的吧。

因为是凌晨回来的，早晨六点也早早地起床料理家务了，所以睡眠时间也不过只是两三个小时。所以就很困很困，走了两步眼睑就开始打战，不停地抗议着，因此我就随意找了块长石椅坐了下来。

我在迷糊的神情中，目睹了对面超市在门口摆大促销而发出的特大的主持人可笑的声音，他的声音多么地诱人心弦，而场下的他们声音多么地邪魅，像是受到了什么莫大的刺激，一边回应着场上什么中奖抢购什么倒计时的东西。

「还有一分钟时间，快来抢购啊……心动不如行动赶紧吧，微信支付宝都可以……」

果然都是什么所谓的骗人的呀？不管什么都是……

红灯穿透了路正中的迷雾一般的空气，照在了远远地彼方。

一辆辆消防车、一辆辆推土车、一辆辆大小方圆的车辆、一辆辆造型各异焕发光彩的脚踏车，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目睹着灰尘一次一次扬起，洒水车一次又一次带着诡异的旋律飘飘然而过。

悄然间，我已经入了睡，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到了将近傍晚时分，路边的复古镂空木筒路灯被晚风冰冷刺骨地敲打之后才慢慢地眨开了眼怔怔地望着眼前变得苍凉的世界。

肚子也似乎在配合着这样的虚寂世界，咕咕咕地开始吼叫。但是我并没有去过多地搭理它，仅仅只是睁着眼睛，望着渐渐步入黑暗的世界。

让我不解的事，是刚刚步入睡眠的时候，所梦到的事情。

那里究竟是哪里？一片灰暗，一片灰暗！

这里究竟是哪里？一片白茫茫，一片白茫茫！

我坐在这样的一个白茫茫的空间里，周围一切都被白茫茫的光所淹灭。

四处安静地很，就像是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的世界一般，空寂、孤寥。

究竟是什么让我产生这样的幻觉呢？

这里究竟是哪里？我又该怎么回去？

我向前走动着。

白色光芒依旧是那样的耀眼，甚至让人有些难以想象地耀眼，所有所有的白光都是那么地耀眼，阳光、灯光、自然光……就像世间所有的白光都喷涌聚合在了那个地方。无论我怎样一生悬命地奔跑，就算我放弃一切似地玩命地跑，就算我失去一切似地满头大汗地，竭尽一切全力地飞起脚尖——我仍旧找不到出口。

白色，白色的光，无边无际的光，漫长的宛如被无边时间拉长一样的光，在我的身旁转悠。光是粒子又是波，既是粒子又是波，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

我是人又是动物，既是人又动物，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我是我又是别人，既是我又是别人，既不是我又不是别人……那我就是是什么？这个世界又是什么？

也许白光里，任何地方都是出口，也许白光里，没有一处出口，我躲在哪里？我又该去往何处？我的初始地在哪里？我的目的地又在哪儿？

回去？回哪儿去？我该回哪儿？我可以回到哪儿？

救赎？被救赎？被谁救赎？谁又被救赎？

不行……完全不知道……我到底现在该怎么办？我到底……

好冷……好冷……我到底……

白光越来越强，从起初可以清晰看清自己身体的程度变成了慢慢地模糊……模糊……愈发模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久……不久……我的身体就在一阵喧哗中消失了踪影。

这是哪儿？

我究竟在哪儿？

我要去哪儿？

那里又会是哪里？

回去？回哪儿？哪儿需要我回去？我又该往哪儿回去？

救赎？我……

被救赎？TA……？

谁？究竟是谁应该被救赎？究竟是谁应该去救赎？究竟是谁？……

我应该朝着哪儿走？我应该向着哪儿奔跑？为何什么方向都是白茫茫的？为何什么方向都是看见不路末的？究竟所谓的白色是否是人人所厌恶的灰色？究竟所谓的痛苦又是什么？究竟你们眼前的一切的一切是什么？是未来的脚本？还是当下的下酒菜？

就算是那样又如何，就算是这样又如何？我的未来被尘土蒙蔽了又如何？你的未来被火山喷没了又如何？

干我何事？关我何事？

是时候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我已经不必要在这么努力勤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我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已经不能再一一地点数着我所期望的一切，我已近不能再接二连三地收揽我应该拥有的一切，我已经放弃了我的一切，放弃了自我……

放弃了冥想，我已经坠入幻想。

希望在这样无边的幻想中，我可以突破无垠白茫茫的一切。

就算我半趿拉着肩膀，半细嗅着街边野花分发的沁人芬香的此刻，大脑里也依旧闪现着周围一片白芒，而自己孤身一人被光芒淹没的景象。

究竟……怎么了？我……

面前的一切像是那么得熟悉、那么得陌生。

虽然空腹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只是觉得自己的脑袋或许并没有以前赚得那么灵活，但也勉强可以经历着这样的时辰。

木凳是深红色檀木模样的，上面是由四根长短一一的木块用铁钉向下一块木块钉住的，只不过木块上的铁钉已经生锈入腐未尝见得有多鲜活，反而能见的只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加深的迂腐与锈斑。

我的生命也是如此一般，我渐渐地抛开了一切，再次蒙上了眼睛。

或许只有蒙上眼睛，我才能停止入视眼前一切的浓黑与悲凉、痛苦与哀嚎吧。

但是辗转反侧了无数侧也未能入眠的我，依旧睁开了眼睛，看着已经被街灯的金黄色渲染了的街道，看着已经被闪烁的紫色长河点缀的星空，看着已经被行走路人的硬踏磨损的路基，心中泛起一阵一阵涟漪。在繁华的城市里，这些都只是幻象，在充满了繁华的城市里，反而种种都是一厢情愿的幻象。正如人们所说的言白非白，视黑非黑。

我目睹在我眼前飘来飘去的人们始终都是无所事事地慢腾腾走过或又忙忙碌碌地急匆匆走过；我耳入在我耳边荡来荡去的街边寒叶上坠落水珠的声音始终也是被寒叶小心翼翼地放下或又马马虎虎地抛开；我亲受在我身旁晃来晃去的清风始终还是轻盈撩意地飘动或又沉重万分地盘动。在我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地富有色彩。其实乍一看并非矛盾，只是世人容许不了矛盾并存而已。

累了，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眯上了眼睛，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坠入了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我自由地翱翔在无边的天地，自由地挥舞着我的双臂，迎接着某个人。

翱翔了许久许久、我渐渐地走向一个黑色深渊的所在地，当我发现眼前并不是我想找寻的地址，于是我拼了命了向反方向飞翔，但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怎样卖力地冲撞也无法摆脱那个黑色深渊对我巨大的引力。

我坠落了进去。

————

旁边的街灯已经挺亮地，但是在灯光在外层包裹的更多的是蒙蒙亮的日光。

而我也早就准备好书本书包，踏上了去往遥远学校的路。

但是在路途中却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都曾受过干系却又交集并不是很多的人。她躺在一个尚未熄灭的路灯下的一条木凳上。

真是的，没有事情为什么喜欢躺在大马路上？这里不应该很危险的吗？要是有歹人发现那你的小命还不一生呜呼都没有就被灭了？

她是苏婷婷。

至今为止，我也不明白我对她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也不明白对他抱着什么心态。她不知道为什么，和我并不是很熟却能在每次见面都像与交往甚久的一个老朋友交谈。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她对我不甘的脾气的那股韧劲，死活都想让我放下仇恨。

说得没错，可是又有那么简单做得到吗？

她半侧身躺在木凳上，时不时地抱着身子蜷缩的抖了抖，看似十分寒冷。

的确如此，她全身的装束也只是秋季的服饰程度，在这种地方睡觉还不是会着凉的吗？

无奈，我只好褪下我的大棉袄，然后小心翼翼地披在了她的上身。

虽然我自认为做得不是错事，但未免还是有可能被当成不良少年，所以一贯以来都是依心行动，毫不迟疑。

我的话因为换装的缘故，书包里还有一件棉袄……

这么说的话，她连书包都没有带，是在这里待了很久的吗？

不知为何，心中竟然掀起一阵怜悯心。

————

头好热，发烧了吗？

我轻轻地抬起了上半身，突然有一个绒毛衣物顺着我的胸口滑落，我条件反射般地接住了它。虽然已是还是模糊的，但至少，我还是能清楚，这个是一件棉袄，而且看颜色，明显很熟悉，轻顺上面的绒毛的话可以发现——上面残留着一个我曾熟悉的人的体温。

我摇了摇莹然有些晕眩的脑袋，向模糊的街道上望去。

只见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在远方的转角处消失。

不知为何，我的情绪此刻十分地激动，瞬间直起了身子。然后转身向一个方向跟去。

与此同时，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回头瞻望——却只看见木凳旁的那个街灯恍然间被熄灭了。

愣了三秒之后，我有转身继续向那个方向跟去。

## 第十五章 冰冷触感

时隔了好多天我再次走进了这个室外网球场①。

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安静、清凉。

还是没有一点变化吗？唯一让人能够感觉到时间推移的只是那铁椅上锈迹愈多的痕迹。

时间似乎并没有对这个特殊的小地方一点眷顾，一切的光影一如既往地在地上扶着脑袋推过来转过去被拉长被剪断。

由于周三下午体育课完结之后就直接是晚饭时间，不知为何，今日突然想起这个许久没有再临的故地，就抽空过来看看。

我轻轻地走上前去。

一阵涩骨寒风不知何处吹了过来，重重地撕扯着我的脸，我快步地走上去。

坐在锈迹斑斑的长铁椅上，一股区别于冷风的强烈的寒气冲着我的身体一拥而上。

不知为何，此时心中有一丝迷乱。眼前为何又涌现那时的模样？

—————————————————————

「甄希——」

「有件东西想要归还给你」

归还给……我？我有什么东西落下然后被这个家伙捡到吗？我在脑子里仔仔细细地搜寻着，然而并没有。我所有的东西并没有哪些是值得专门找个地方归还的。

她将一只玲珑小巧的手抬了起来，食指与中指夹攥着一张皱皱的横线纸。她将这张纸上下摆弄了五下然后盯着我的面容。

「这是你的吧」

上面写着的字是我记忆中清清楚楚的痕迹。

黑色的大字「谋杀计划」

红色的大字「凶手Z」

绿色的大字「受害人Z」

黄色的小字「手法推入河流淹死」

条件反应般地，我的手向那个纸张伸去然而落了空。她将纸张藏回了身后，我将手绕过她的身子向她后面的那张纸张伸了手去，却再次落了空。

「还给我」

「你为什么要谋杀」

「因为她很可恶吗？」

「那么，谋杀成功了吗？失败了哦」

——————————————————————

失败了……吗？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真的失败了吗？为什么会失败？那个时候的我究竟在想什么?

……到现在为止的这些自杀行为为什么会失败？

事到如今我也应该放弃了吗？不！绝对不行，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能在畏首畏尾了，如今的我不仅仅是之前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的做事情了。倘若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不顾后果的话就麻烦了。那样的话，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会脱离了我的想法……

如果我再是那样任性不顾世界对我的处理的话…

———————————————————————

「其实，希，我只是想……」

「别叫我希！！……」

我愤怒地反手将她拉在衣角上的手甩开。但是一瞬间后想想，其实自己也并没有做这种过激行为的必要。我恢复了平时的那种状态。坐了下来。

不行！唯独那个名字是不行的！

别叫我希……这个名称只能是那个人才能叫的！

可能我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吓着了苏婷婷。

她保持着双手僵硬地浮在空中，整张脸像是在惧怕着什么一样苍白，甚至上半身在不断地颤抖着。不过这种情形持续不到半分钟，咬着牙好像是在与什么作斗争一样地张开着嘴。

「我其实，很想听一下你过去的事情！……」

「没必要。」

我低着头，摆弄着玻璃瓶

「什么……？没必要？那么你也没必要把所有东西都一个扛着吧！……你又不是超人！救世英雄！凭什么弄得自己好像背负着很多正常人没有的东西呀！……你是正常人啊……不能在这样下去了……你……」

虽然她的话语很长，感觉是我听见过说话的话语最长的了，我着实有点震惊，但是之余，我还是否定了什么一样地投出了我的言语之矛。

「没必要……我不是正常人……我接受这样的评价……所以我不在乎……」

她好似又受到了什么惊天一般的打击，开始咬着嘴唇使劲地抓着我的衣角，并且开始不断地敲打着我的手臂，并且还不忘数落我。

「混蛋！你这样子谁会喜欢你啊……难怪你没有朋友……想想也是理所应当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心事跟身边的人分享呀，你一个人就必须得承受一切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并没有感觉到哪里有泪点，但是在她的眼眶中却似拉不住似的洪水一泄而清下，泪珠滚着滚着聚集到了下巴，然后精准地低落到了我的衣角上。因为我是直接俯视她的，所以她的动作和所有的神态都能一清二楚地察觉。她闭着眼睛埋着头不断地敲打不断地滴着眼泪。不断地折磨着自己和我……

「没必要别人喜欢上我，也没必要交朋友，在我的世界里，只要拥有我就可以了」

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说出我一直以来贯彻的想法。

光线渐渐地昏暗了下来，而我们的身影却渐渐地清晰。

不明白苏婷婷为何哭泣，不明白我为何会对此感到愧疚。只不过，现在的大脑里，是真的一份空白。完全不知道任何事情，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

苏婷婷哭了好久好久。

渐渐安抚了情绪并抹去了泪水的她，一边摸着红肿的眼角，一边开着口，但是因为抽噎声的缘故，嗓子大概有些沙哑了。

「甄希，我想和你做朋友……」

而我，则坚持了我的想法，遗憾地回了话。

「对不起，不行……」

苏婷婷并没有哭泣，而是眼角含着泪水笑着说。

「这样啊……」

—————————————————————

希……吗？

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叫我这个名字？那个时候的我出于对萌的思念，从而破灭般的回绝了她，这种做法究竟有没有错呢？我不了解……

好像今天对过往事情的回忆和伤感相当多呢，我怎么了呢？

做朋友……吗？

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交朋友吗？感觉有些不切实际呢……

「好冷……」

冷风突然出人意料地向我冲了过来，像是一匹走过冰山一样的野马一般狂吼着，而我此刻也地下额头仔细感受着铁锈上的冰冷。

铁锈……冰冷……

刺骨凛冽的妖风将我的下颚紧紧地压下，我看着墙边一边的一群枯黄色的落叶，经受冷风呼啸一边亲受着冷风对它的屈辱，但无论受了怎样的屈辱，它都死死地、死死地、拽住大地不离手，等到狂傲的冷风经受不住它的顽强灰溜溜地走开，它才如释重负一般摊在地上。

「甄希……？」

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般地转头注视着站在铁门口的的女孩子。其实我知道的，能在这里叫我名字的也只有这个女孩子。

——苏婷婷。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说着，她缓缓地走了进来。坐在了我的旁边。

「我想问你个问题」

「说吧」

「为什么你要和我扯上关系」

她听到我的问题后，好似有些为难地低下了头，眼神好像很忧伤地盯着锈迹斑斑的长铁椅。

「如果硬要我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可以先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到底是认真的吗？」

「什么认真的？」

「我觉得你应该能懂我说的话。从一开始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能隐约感觉到你身上莫名的灰色感，从开学的时候你的表现，从万圣节你的表现，我都能察觉到一点什么。更何况我把五角星还给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如果你想问的问题是我是否是认真地恨别人的话，我想我会回答是的。」

「这样吗……」

她好像事先就知晓了问题答案一般没有一丝动摇的感觉。

冷风此刻似乎已经并不像之前那么凛冽了，空气中甚至弥漫着些许温润的息存。温风轻轻撩过她的发梢，此刻的她终于把下巴抬了起来，做出一副万分绝对的表情看着我。

顺带一提，我们之间肢体的距离只有二十厘米左右。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共同语言的，虽然说不上第一次见面就留意上了，不过我开学的时候看见过你，那个时候，你和我一样都不太会说话。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我在不经意的时候看见过的一篇短篇小说，里面所说事情和你很像，所以心里就开始特别留意你了。」

小说？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

「作者是一位叫做夏文纯一的年轻作家，据说和我们差不多年龄，近几年在各种网站发布过很多小说，但都被网站拒签，最近都基本不活跃了。」

难道说……？

「作品的名字是什么？」

「愿望清单」

果然，果然是他，真的是他……

夏文纯一就是我在大部分网站用的笔名。所以……

我的作品还是有人看的。听到这里心里不免觉得有点安慰。但是下一秒还是跌落到了谷底。

「那部作品描述的是一位似乎被上帝诅咒的男生在经受喜欢的人死亡之后，自己也自杀了。是一部短篇，不过内容其实可以写成长篇的，语言比较平素庸和，算是合格的一部小说作品吧……」

合格的……吧？、

愿望清单是我参加第十轮的小说投稿大赛的一篇短篇。

「sonsong……」

一阵小声的震燥声把我们都惊了。我们纷纷看向噪音源。

草丛里钻出一只小兔子，大摇大摆地向前跳蹦着。

「这个是上次的那只兔子？」

# 第二话

# —墙边的落叶依旧横躺在那儿——

依旧还是锈迹斑斑的长铁椅，依旧还是锈蚀了的网球栏杆，因为暴雨与大太阳考验四分五裂的网球栏杆网，旁边围着的铁栏杆外，有几株千年矮在呼吸着空气。没有了飘零的落叶，没有了抑扬顿挫的灰土。但铁椅上却还残存着当时所接触的，或许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罢了。

## 第十六章 流星逝水

温暖和煦的阳光透过帘幕的两三厘米缝隙，细细地投向卧室青花的瓷砖上。

5岁小男孩趴在纯白色被单上，全身放松，偶尔还打出几声沉鸣的呼噜声。这个小男孩与普通的小男孩并无异同，短发、穿着蓝色短袖，衣服在一阵滚打中变得七纹八皱的，像是一只调皮的小松鼠上蹦下蹿，可爱至极。

「小希，爸爸要去上班了，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哦，妈妈带回就会给你做早饭的，如果小希起床了的话，就先刷个牙洗下脸看会书哦！」

厨房传来煤气灶点火的声音，然后便是轻轻地开门和清脆的关门声。金属钥匙在空中咕噜一圈的声音都十分清晰。

「嗯？……？？！！！」

小希睁开了眼睛，翻了正身子便条件反射般地向床头上的且钟。

短短的时针走过了“Ⅶ”一点点，而分针在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于此相比秒针却轻松得多了，他快速地原地转着圈。

时间就像钟盘上的各个指针，一刻不停歇地在原地兜圈子；就像天边飘忽不定的五彩，无时无刻不在凝聚着不知名的水滴；就像河流里的清澈水流，融进了大海之后被淼瀚的汪洋一无音讯地消融了。

「妈妈，我起床啦！」

小希坐直了身子，不紧不慢地从凌乱的床上跳了下来。揉了揉饶有困意的眼袋，眯着眼睛，开始七手八脚地整理着床铺。

「被单要这样对叠……床单要这样对折……嗯……枕头得翻个头……嗯……啊！床单那头有点皱了……嗯……被单上面中央放枕头……嗯完美……嘿嘿」

小希面对自己的“佳作”点头自捧，沾沾自喜，然后再次飘了一个眼神。

「6:37」

已经这么晚了呀？

小希看到切钟心里一阵寒颤，明明昨日已经早睡了，看来昨晚太累了。不行，看来得加快脚步了，不然今天又要落成“看不完书”的坏孩子了。

小希匆匆忙忙地穿上了裤子，然后打开了房门，走向洗漱间。

因为身子并不高，所以每每小希想去触碰那仿佛遥远得挥在天际的牙刷牙杯，总要十分费力地踮起脚尖，挺直身子，必须得小心翼翼。不然就很麻烦了，就有好几次甚至直接把牙刷牙杯等打翻在地的情形。

不过这一次，他可是完美地将其拿下了。

呼噜呼噜地呼噜着牙膏水，然后哗地一下全部吐光。

从洗脸台上拿下浅绿色花纹的毛巾，在尚有困意的脸上一铺，冰凉清爽的触感顿时沁入心灵，任何不适都将变得好似溜烟一般烟消云散。

小希缓缓进了客厅，看见桌子上的昨日剩菜盘子，毫无踌躇地将其端到了母亲所在的厨房。

「呀，小希真乖，你爸爸说今天中午要给我们带礼物哦，只要小希乖乖的，不用爸爸给你买，妈妈也会帮你们的哦，说吧……你家伙，你想要些什么礼物呢？」

母亲蹲了下来，轻轻地捏了一下小希可爱的鼻尖，母亲在那个时候完全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如果光看模样的话，是不可能会有人发觉她其实已经是一个5岁小男孩的母亲的这一样的身份。

大概对于这么小的小孩来说，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分值得去追求的，在这个年龄段，一切都是童真，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触无论是言行还是举动，一词一挥都在小孩大脑潜意识中形成。而小希……

小希摸了摸下巴，一会闭眼，一会睁眼，一会因踌躇而发出“嗯……”，一会因想到了什么而开心地裂开了嘴角。

「嗯……如果要买的话……就买一个微波炉把……」

「诶？……为什么是买微波炉呢？你想吃东西妈妈给你做就好了呀……」

「因为妈妈你总是要一边做饭一边洗碗很辛苦的，有了微波炉就直接加热就好了的，我听邻居说微波炉可以热冷饭，这样就不会太费时间，爸爸也可以很节省时间了」

母亲听了像是愣住了一样，她完全不小的面前的这个尚不更事的骨肉居然会如此关心自己，激动之余也有了一点期待。但千言万语总是堵在喉咙里不肯老实地吐露出来。反而眼眶中却像有什么圆润的东西在急速地打转。而这幅场景很显然地被儿子捕捉到了。

小希伸出白净地小手擦拭蹲着的母亲的眼睛，眉间十分心疼地挑了起来。

「妈妈妈妈，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不要哭嘛，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不要哭」

「傻孩子，妈妈这哪里是不开心啊，妈妈这是很高兴，妈妈太感动了……」

母亲一边用手指轻轻梳理着小希额头上的头发，一边温柔地回应道。

试问，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母亲不会被这样的情景感动？

小希对鲜有出现的“感动”一次不解，缠着母亲询问着意思。而母亲也认认真真地耐心地回应。

「感动啊，就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得事情感到十分高兴，高兴到不自觉地流泪。小孩子能让大人感动就说明你是个好孩子哦」

虽然年龄尚小的小希未能完全明白母亲所说的话，但是听到母亲对他夸赞之词，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他高兴地原地挥挥起舞。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吃早饭呀，我有点饿了」

小希咕了咕肚子，然后皱下眉头无精打采地询问。

这个时候，母亲站了起来，回到了台上继续。

「好的，马上哦，等我把这几个碗洗完，就给你做」

小希低下了头有点失望地看着地板，然而突然，他的眼睛闪着火花，有着跃跃欲试的既视感。

「妈妈妈妈，让我洗吧，这样就能很快地吃到早饭了」

眼前的这个小孩子没有怎么学过，不知道行不行。母亲犹豫了两分钟，，最终还是听从了小希的意见，虽然如此，她依旧不认为一个五岁的小孩能认真地把将近二十个碗碟洗净。所以，就有了昨晚早饭继续洗碗这样的准备。

母亲弯了弯腰，小心翼翼地把下面小橱柜的门打了开，拿出来一个小木凳放在了小希的跟前。

「好吧，那妈妈就先去做早饭，你在这里洗碗，不够高的话就用这个小凳子哦，要记住千万别打碎哦，如果一会儿妈妈回来发现没洗完的话，就让妈妈一起洗哦……」

小希乖张地嗯，点了点头。

但是出乎母亲意料，小希把碗碟洗的干干净净得，并没有遗留一两丝污垢，洗洁精的水分也洗得恰到好处，一切都是那么地干练、整洁。并且小希还别有用心地把碗碟都分类全部摆好，已经放置进了碗碟消毒柜。

当母亲昨晚早餐回来呼唤小希之际，看见小希用抹布把脚踩过的小板凳认认真真地擦拭着，尽管小希的鞋子并没有什么污物。

母亲不知为何有种欣慰的感觉，嘴角微微地翘了起来。

中午。

「小希，吃午饭了哦」

客厅里面飘来的香味十分浓重。虽然目前肚子空空，但是小希依旧一丝不苟地翻动着眼前的书本，伴随着一丝累赘感和饥饿感步入那样的世界。

书中的人物是那么地熟悉，好似活脱脱站在自己身旁一样；书中的场景是那么地静谧，好似一根棉毛落地都能听见陨石坠落的声音；书中的氛围好似自然地飘出了几丝绵长悠远的曲笛声、清脆伤人的钢琴声、沉鸣渴重的落鼓声；书中的故事那么地真实，从黄河此岸顺延至彼岸。

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故事的话……就好了……

不知道何时开始，小希，心里面对这种故事的那种崇敬和憧憬越来越强，甚至心理还有些什么不切实际的幻象。虽然小希仅仅只有5岁，但是因为有母亲悉心教导，加上家里的书房里有许多拼音标注的故事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大大小小的字，他也认识了不少。

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故事的话……就好了……

「小希，快点来吃饭啦，爸爸给你买了很好吃的排骨汤哦……」

诶……？排骨汤……？……

好像听到了什么旷世神物一样的，小希跳了起来。

然后迫不及待地冲向了客厅。

「据有关科学家推算，本月8日到12日有机场天马座的大型流星雨和人鱼座的小流星雨，要许愿的朋友们呢，要趁着这次机会。于此同时，将会形成奇观的则是17日有可能即将出现的月食，我们有请天体研究专家来为我们讲解这几次的奇幻现象……」

电视上的播报员在说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话。

而小希此刻正吃着排骨欢欢庆庆地呢。他小心翼翼地咬着排骨上面稀松的肉，小心翼翼地吸着略有温热的排骨汤，小心翼翼地吞咽着雪白雪白的米饭。不一会儿便眉开眼笑，喜三喝四的小笑出声。

「你呀，吃饭别那么着急嘛，慢点吃、慢点吃，没人和你抢，别呛着了」

母亲扬起嘴角看着小希神采奕奕地品尝着饭菜，心里一阵欢喜之后，便开始与眼前这位狂似“狼吞虎咽”的小朋友斗嘴。

「小孩子嘛，这么久没有吃排骨汤了，这是他的最爱，就让他多吃点，吃开心点，毕竟也是很难得的买回来一次嘛」

一旁没有什么情商，根本看不出这娘俩的幽默，为可怜的小希打抱不平。

一家三口开心地笑着，开心地吃饭，开心地聊天，开心地过着仿佛永久也不会消退、变色的美好生活。

父亲早上大清早就起床洗刷完毕就勤奋地去公司上班，中午则尽量会回家品尝妻子的美味佳肴，下午则继续努力地工作着，晚上6点才满身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等待着夜晚的降临。

而母亲呢，与丈夫一样大早起来。每天重复着没有空闲坐着一样又一样的家庭务事。先是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洗碗洗筷洗大锅，再是做早饭。在这之后呢，便是厨房、客厅、小书房、厕所的例行日检，然后就是一丝不苟地扫地、拖地、洗衣服。当家里一切都安顿妥当之后，嘱咐一下小希，便出门去不远处的菜市场拎菜回家。

小希也就每天六七点准时起床，刷牙洗脸，还是就是与母亲一同吃早饭，在那之后，就闲着自己做点事情，像看书之类的。小希不怎么喜欢看电视，因为他觉得电视里的东西没有书本里的东西给人感触多，就算是时下最流行的动画他也不切一顾。在这之后，就会偶尔帮母亲一点小忙，烧开水，端碗碟都不在话下。

正午，吃过午饭后，父亲则是又忙忙碌碌地冲着工作奔走，而母亲和小希在家则闲急无事。做一些比较轻快的事情，什么客厅看电视，什么看书，什么玩游戏，什么闲聊。

就是这样比较安稳的日子，比较轻飘飘地恍若隔世的欢乐的日子。

一家三口们都把这视为做难得的平安。

客厅传来了稚嫩的脚步声。

「咚咚咚……」

「妈妈爸爸，快醒醒！」

迷糊之中，好像听见了小希的声音。

不知为何，半夜深更时间，小希竟然出现在了父亲和母亲的卧室，手舞足蹈，喜开颜笑地摇着他们的床单，摇动着睡眼惺忪的父母。

「怎么了小希」

「这么晚还不睡觉吗」

小希抬起藏在长袖里的小手，指向撑开半面窗帘的窗户。

大批拖着长尾巴的星星在深紫色的天空中次第落下，闪闪发光的轨迹照耀着半边天空。他们互相欢快地手牵着手、背靠着背，他们也和人类一样，一起向未来飞去。

照亮了一个世纪幻境般，似非人间的美景，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此刻，美丽的景象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详尽叙述。

父母都睁大着眼睛，好似许久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象。

「多久没见到这样的场景了呢？」

母亲微微侧过清秀的脸蛋，绯红了一排脸望着

小希合上了双手，微微闭上了眼睛，脑海里还残存着美丽的幻境。

他许了一个愿望。

## 第十七章 璀璨坠落

父母吵架是很平常的事情。

从不知道何时起，他们吵架起来就像世纪般的战争，父亲无法说服母亲，母亲的嘴巴也不赖，长期以来的悲愤似乎爆发地并非那么直接。他们的眼里除了日常的“见面礼”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就连餐桌上，也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同台进食。

每每，我想找他们其中一个人说句话，结果就变成了不可开交之势，父亲看不惯母亲的额言语方式，母亲看不惯父亲处事方式，两人谁都并没有对谁负什么责任。他们之间的一层隔阂，越来越大，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将他们从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中抹去，就这种感觉，不知何时起，或许从一开始就渐渐地浓烈了起来吧。

因为一件小事，他们都会大发雷霆，因为一件小事，他们都会凶神恶煞。说实话，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讨厌他们吵架的场景，慢慢地，从讨厌变成厌恶，再变成恐惧。或许我并没有什么恐惧的，但是全身都在胆颤。

在客厅：

「这个凳子为什么要这样摆啊，多难看啊」

「凳子难不难看有那么重要吗，反正是拿来坐的就是了，有必要那么讲究吗」

「你是想说我太讲究吗？人家摆个姿势都要帅的，反正都是拍照，为什么不摆？人家就是帅，你没有人家帅就嫉妒，像你这种人，老娘见多了」

「你在说什么！一再说一遍！」

在厨房：

「你做的什么菜啊，盐放那么多，你家盐不要钱是不是啊！」

「明明就是你买的盐和上一次买的不一样，我加了一样的分，谁知道咸那么多，怪我啊你！」

「我就是怪你了怎么了你！」

「哦吼，给你脸还长脸了是吧？」

「做不了菜就不要做，省得浪费食材还费钱！」

「你做的好吃你来啊！」

「我可是做大事的男人。哪里有男人做菜的！」

「我看你就是个孬种！」

「你再说一遍！」

在书房：

「看看看，就知道看书，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升职啊！」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升职升职，为什么不想想你自己升职啊？女人在家好好管住家里就行了！」

「呵，我帮你想你居然怪起我来了，你这样狼心狗肺你自己知道吗？」

「我狼心狗肺？我狼心狗肺就不会娶你了，当初要不是看你那么纯洁就不会娶你了，你倒好，一结婚尾巴全部漏出来」

「你再说一遍，什么叫我尾巴全部漏出来？我为你们尽心尽力这么多年，我得到了只是你这老汉的几句埋怨和菲薄吗？」

「什么老汉？我看你才是名副其实的老婆娘吧！」

「明明一个猥琐大汉一个，还想自我欺骗吗？真可悲」

「你再说一遍」

「我就说我就说，你就是猥琐大汉，不要再我面前作威作福，没用的！」

「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

在大街上：

「不买一个洗衣机吗？家里都是我在洗衣服你看得下去吗？」

「你还说，上次那个洗衣机被你弄破了你都不和我说一下，结果里面都生锈了衣服都不能洗了你才跟我说！」

「有什么办法，你自己在外面天天忙完又不过问家里的事情」

「你好歹跟我提一下啊」

「跟你这种废柴有什么好提的」

「在这大街上有必要这样吗」

「说有怎么了？让你买就不买，不就是心疼几千块钱嘛！」

「现在家里缺钱，等钱攒够了再买一个吧」

「你真的，我真的是无语」

在门口：

「你为什么还把那台大型打印机放在家里，真的是受不了，占了那么大地方」

「说什么占地方，当初买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现在你跟我说占地方了」

「有没有一点脑子啊你，真怀疑你有没有读过书，现在没用就拿去卖掉好了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再用的，你凭什么说没用！」

「当初买的时候我就跟阻止过你的，现在你反而来怪我咯？」

「还不是因为你的公司有需要，就给你买了」

「现在跟我充好人了！啊？你早点去哪里了，明明就是你自己想用，还硬说是我们公司要」

「你……」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哪里真正关心我了？你心里就想着自己」

「我……」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话，你以为你是谁啊，动不动就充好了！丢不起这脸啊！」

「你咋中女人怎么这么凶恶，我为你做了多少你从来都不数数，反而总会数落我！」

「你为我做过什么事情？你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凶恶，你自己一个凶神恶煞的一个邪神一样的糟老头！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你说的话！一个这么自私的人，还想和我说话！门都没有！」

渐渐地，从开始吵架，变得很会吵架，然后变得不屑吵架。

……

好些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是一件十分久远，久远到甚至不清楚是何时何月发生了的。尽管十分久远，尽管宛如古代一样，尽管没有什么时间记忆，但是那些事情的内容，就像铁板上的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我的脑袋里。

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饭是怎样抓筷子的？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学走路时摔了跤？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跑步是怎样的喜悦？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牵着父母的手在公路上行走？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吵闹着非要父母讲故事才能安静地睡着？谁还能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洗头被父母弄得踉跄？谁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理发哭嚷着不去？谁还记得？

不错，很多时候，何时发生，何地发生，这些在我们脑子里或许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有了自己清晰的意识想法之后，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阻碍我们对先前记忆的牢固性。我们似乎在一阵喧嚣中忘记了过去。

尽管如此，仍然还会有东西，或许说噩梦更恰当一点，残存在我们开发度不足7%的大脑皮层里。

很多次，我与父母哪一方独处，就会受到“特别待遇”。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就会发展成一个我在任听任怨的情况。但是，究竟是倾听，还是埋怨，在某些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听得多了，就都会被认为是埋怨和撒气。虽然他们都已经成年了，但这点和小孩子还是无差的。

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向别人吐露自己的辛酸痛楚；他们很渴望别人可以对他们抛出几句关心热切的话语；他们自称迫不得已所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是自己所期望的；他们恬不知耻地索取别人的同情，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他们从不顾及对方是何感受对方有何顾及，只知道自己一个劲儿地连珠炮似地向对方轰去。

“可以听我说一下我和你爸爸过去的事情吗？”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母亲就已经坐在了我的跟前。那次是有史以来，不，我就世以来第一次听见母亲的“诉说”。那时候，我年仅9岁，正好是小学二年级的时间段。那时候的我，性情尚好，虽然经过许多许多摆在眼前的曲折，但是性格仍未扭曲。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很愿意倾听母亲所讲的故事。尽管，是一些不能再让人头疼的琐事。当然，这些事情是在我已经意识到母亲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才晃晃悠悠的了解。

如此这般，在我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母亲就已经给出了“故事”。

“那是在很久之前了，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呢，差不多十七八岁，而你的爸爸呢，也才这么大。虽然我们当时的确是在同一个班级，我们也的的确确姓名什么的都认识，但是腼腆的我当时不怎么爱说话。我经常走去书店或者图书馆，经常在里面欣赏那些绝世名画或者绝世书法。有一次偶然机会我走到了一个摄影书的大区，旁边正好有一个文学作品的书柜，当时就碰到了一个脸神酷酷的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后背靠在书柜上，整张脸好像在体验着什么似是而非的喜悦。右手拿着一本小说，现在想想小说的名字还记得，是《傲慢与偏见》，当时不知怎的，我就上前搭了话。”

“虽然我一向很腼腆，可是搭话还是很正常的搭了，我向他询问了这书柜上是否有值得一读的名著。不一会儿，我和他呀，就这样认识了。那天之后，我每天空闲时间进入学校图书馆，欣赏完了那些名画之后，就会不经意地走过那篇区域，很自然就碰面了。其实说真的，当时就感觉突然喜欢上了他一样，第一次有人可以让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不一会儿，他向我展开追求，我不明白在他心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但是心里总是有一种声音催使我做出肯定的回应，于是我就答应了。”

虽然当时的我听着点了点头，甚至还有点微红着脸害臊地听着。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仅仅只有九岁的脑袋里，究竟还是不能正确理解这样的一种感觉，毕竟只是一个未更事的小儿童。

“他就是你的爸爸。”

父亲在我最早期的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个故事，如果讲述人断章取义却不关宏大体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也将变成一个事故。

在那个阶段，他们的感情还算是得过且过了的。过了很多年，大概是多少年我也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毒嘴的母亲，却开始想一手撕烂我对父亲这样的印象。

“接受了你爸爸我才知道，你父亲去哪个地方就是为了泡女孩，已经在我之前就追求很多漂亮女孩，虽然大多都嫌他一丑二穷。他简直就像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恶人！当时我真的是瞎了眼了会答应他的追求。有了我之后，他依旧在图书馆招拢女孩。”

父亲是怎样的人在当时的我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模糊的概念，但是听到了母亲这样的言语之后，我的大脑再次混乱了。我已经无法正确地描绘父亲的形象了。是高大、浑厚，还是奸佞、猥琐？

当时的我已经乱成一糟，甚至用双手抱住脑袋以示抗议。尽管这样做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母亲还在旁边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故事。

“如果当时知道是那样的结果我就不会答应他的追求了，明明就是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居然还想要拥有我这样的爱……”

脑海里嗡嗡作响。

我究竟是做错了什么？

苏婷婷此时的内心显然已经动摇，不由分说地。

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苏婷婷不断向自己设问到，希望通过这样几个简单的问题可以让自己有一丝安慰的感觉，但是似乎毫无作用。

我到底该怎样做？

苏婷婷的泪水十分僵硬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在下巴聚集，随后就像是刻意而为般地滴在了紧紧握拳的右手上。丝丝嗡鸣声在脑海中作响，就像很寂静的山谷突然冲进一辆拖拉机一样的聒噪。

“我再跟你说话呢！”

母亲的眼睛显得越发尖刻，她的声音显得越发尖刺。

“为什么你在家不洗碗拖地？我养你这么大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你心疼过我的感受吗？为什么你就喜欢捉弄我？天天看到我回来也不应一声，那么大声叫你也不回答，你在怕什么！？我会吃了你吗？我会把你大卸八块吗？我是怪物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想我有什么感受？？！你在家你就理所应当受到我对你的供奉了是吗？一天到晚伺候你给你端茶送水，递筷送碗的吗？你真当自己是王母娘娘还是什么……”

母亲的唠叨总是不会停歇。眼看着她的眼神越来越尖刻，脑海里有一种呼声想让我喊出来。不知不觉，心中的魔鬼就已经占据了我的身体了。

“唠叨够了没有，一天到晚不知道到哪里去鬼混，一回来就不让我好好睡觉！是是，早上应该洗碗的，这是你教的，但是现在才几点？凌晨5点三十！外面还是漆黑一片！还有，我什么时候让你做那些事情！我的事情一向都是我自己会做的！”

但是当我回驳了之后，我就有点后悔了。

说什么宽恕，我自己都做不到，何以来以此训话他人呢？

## 第十八章 微风拂面

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带排骨回家了，而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在家里品尝到那种浓醇的味道了。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迷幻的开头，看不透的结尾。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用直尺画着一道又一道笔直却又失去了其意义的直线。我将所有直线都重合在一个点上，然后，继续画继续画，等待着中心点的迷失，等待着中心点模糊到了很大的范围才停下手来歇息一会。

今日又是个除了作业就百无聊赖的周末。

但是我却没有在作业上花时间。这几日，我在学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已经接近这个学期的尾声了，我仍在浑浑噩噩的度过着，或许这不算是浑浑噩噩，而是有组织、有谋略的度过。我花了将近一半多的时间来研究杀人的技巧。自然这些都是为了实施谋杀一个人的计策。

思来想去有很多的方法虽然可行，但都是让我无法承受的。例如用火烧死，还得伪造成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对我进行捆绑，然后从头顶开始浇油，最后在熊熊烈火与凄惨痛苦的嘶吼中死去。

光是想象就有些难度。嫁祸给他人的话，得如何才能让人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呢？

指纹吗？将陌生指纹粘在绳子上吗？谁的指纹？父亲？母亲？还是毫无相关的路人甲？如果不用指纹那用什么呢？身份证？必须用真实的吗？有必要让这桩谋杀案那么快查到凶手吗？是否要留一些混淆视觉或者思路的物品？难道这不会让案件的侦破提高难度吗？或许，仅仅滞留一些毫无相关的物品，会使原本扑朔迷离的案件不会被认为是一场谋杀？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做？

说真的，很多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考虑过什么后果。不管是小时候也好，长大后的现在也罢。所以无论怎样考虑复杂的问题到最后我都不怎么想去解开它。谋杀案也是一样，我总是考虑过各种不同的情况，然后苦心婆婆的将周围尽量布置得像谋杀案一样。

但是过了不知道有多久，那些我所谓的谋杀案都未曾起过效用，我被一次又一次地搭救了。然而这究竟是福是货？这个问题暂不回答，然而就我的谋杀计划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难以平息的障碍。究竟是谁人救了我？为了什么？又是怎么得知我的计划？我所有的计划都时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在周围没有人的情况下布置完成的。除非是神，否则就不会有人了解，但是就算是并非一般概念的神，也没有权力决定人的生死，更何况还是一个已经将心全部埋入土内的可怜人。

退一步想，如果有人知道了我的谋杀计划，救了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副情形？为了重重地嘲笑我一番？还是为了无聊透顶地说教？我不明白，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异样。围绕在我身边的生活还算是正常运行，我的父母缄口默言，我的「同学」一如既往地带着多重有色眼镜通过正色的白光看出花花彩彩的颜色，我的亲戚一如既往地不曾拜见。这一切的正常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至少能说明当下我的秘密也只有我和那个或者说那群人知道。比较被人知道了的话，很多很多的事情就会相继发生，不论是身边同学热议，当成餐厅班尾的打赌满注，还是传到谁谁谁哪个大人物下来，批下什么不点名批评之类的文件，这些都或许仅仅只是小事情。然而真正的大事情，抱歉，我还没有怎么见过。

褪下有些扰乱心绪的思虑，我渐渐地回过了神。

看到烧成焦炭一样的墙壁，烧得有些裂痕的深棕色桌子，烧得有些清晰且发亮的地板，闻着些许霉或焦的味道。

心中一丝恶心感崩裂了出来。

「糜腐」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词汇。

腐朽和糜烂所充斥着的世界。

疲惫地站了起来。

走到了窗前。

望着窗口十分模糊的雪花窗。

轻轻地哈了一口气，然后用三指轻轻地划过满是水汽的窗户。有三条清晰的风景从窗口映射了出来。前面屋子大院里的树凌乱地散落着枝叶，旁边一只刺猬蜷缩着躲在枝叶下面。两旁是一些开着门的普通民房，偶尔还有几件凄凉的衣服挂在看似细不经风般的长绳上。

远方传来几声施工动地的轰隆声，然后就无缘无故地消失在了什么地方，接着便又重新刷洗了寂静，反复以往。

脑袋里还残留着那种残缺不齐的声音。

我到底，该怎样做呢？

15:29

商店里有一条绳子和一口麻袋，已经放了将近两年了。据说这俩小东西还有一些小故事。我对那俩小东西还是有点兴趣的，尽管知道那些只不过是店长或者店员吹嘘出来好促成热销的噱头。

「店长，请问那个绳索和麻袋还在吗？」

一听我要打那几件东西的主意，店长立刻喜笑眉开，不过的确，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过分了。让我好像突然间失去了对于那件事情的欲望。但好歹晃了晃脑袋之后，大脑还是恢复了正常。

「啊，你是要买那个登山索和登山大包吗？真是识货啊，要知道，这几样产品是刚刚从澳大利亚进货来的，使用上乘的美国高温冷却技术，高科技纳米技术，硅谷亲情加盟打制的无尖可催、牢固万分、价格实惠的登山索和登山包啊！！！」

其实这种假话就不用多说了，我也懂得。

我波澜不惊地继续问道。

「要多少钱？」

店长竖起了三根拇指。

「三百？」

他摇了摇头。

「三千？」

继续摇了摇头。

「三万，真是好贵啊！」

还是摇了摇头。

「不会吧，我不买了」

原本估价在三位数的，结果莫名其妙跑到四位数，甚至还不够，看来这件事不能完成了。叹了口气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准备走出去。然而店长连忙拉着我的手。

「小屁孩，三十就够了，这些都是前年进货到现在都没有用到的。自从去年这里兴建高速公路分支，大多数小山都被开发出来，甚至室内小山都被高速公路公司一并收购了去。所以这种东西能卖出去已经是奇迹了。就亏本三十卖给你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我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小孩，我也知道，在这里并不能登山攀岩了，所以你准备买这种东西做什么呢？」

原本以为并不说什么就可以拿到的，却意外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实话的确很难讲……

「其实我……」

原本我想编一个像样的谎言，但是我的想象能力和逻辑能力的确是不太行。好在，下一秒店长就为了圆了这场奇说。

「我明白了，你是想送给你的女朋友是吧？你女朋友真是女汉子哪，居然喜欢登山这种雄性运动，有魄力，这样的女生最好了，好好待她哦。」

我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随后便漫不经心地走出了这家店。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写好作业的，就把作业都从上面传上，没写好的明天来的时候记得把作业给带上！」

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地说喊道，低下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听讲，大多沉浸再晚自修结束的喜悦中。有开心收拾书包的，也有和同桌兴奋地谈着天的，也有小偷小摸桌子底下摸手机的，也有和懒散地向蒙蒙黑的外头望去的，我也算是这样的人其中一个。

外面尽管有月光的照耀，仍然无法阻挡黑暗的承袭。

突然想起那家店的店长的一番话。

「我明白了，你是想送给你的女朋友是吧？你女朋友真是女汉子哪，居然喜欢登山这种雄性运动，有魄力，这样的女生最好了，好好待她哦。」

的确，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的确真是很好，可惜……即使她是我女朋友，我也已经不能好好待她了。

「啊，对了，甄希，你待会来办公室一趟……」

老师像是差点忘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一样，突然张口补充。

「为什么最近作业写成这样子？想不想好好读书了？」

耳旁，刺耳的声音吵闹着。

麻袋……

需要怎样的粉饰？嗯……

绑架怎么样？那是不是还得需要向父母打电话勒索？那也太麻烦了吧……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绳索拿来捆扎手臂还是双腿？

应该双腿把，如果捆扎手臂的话，之后的手续该怎样做？

我自言自语地抚摸着我的下巴，思虑着这场案件的布置。

我是凶手，和甄希有深仇大恨。

在这一天放学的路上，我将他打晕再地，然后将其双手双脚捆绑住扔进了河流之中。在淹没中失去意识，奋尽全力挣脱绳索，最后在河流之中窒息死亡。其双手奋力已经拖出了绳索，整只手臂都是因为挣扎而摩擦出的伤口。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自己捆着双腿然后自杀地吧？谁不愿意找点方便自然的死法？

仔仔细细地用尖石头把手心、手背、手臂、胳膊都给用力刺划过。丝丝痛楚一阵接着一阵，就像在品尝美味的料理一样。看到擦皮的效果后，不禁翘起嘴角。

和第一次一样，跳上桥边的栏杆上，冲着下面的河流跳下。

下游是比较繁闹的小区中心，过个一晚就肯定会有人发现。

「你可不要吓我啊……我才晚来一秒钟你就已经这样了……」

苏婷婷全身湿透着背着甄希，一边冷得直哆嗦，一边反复重复着这句话。

甄希的呼吸已经停了，身体冰凉，毕竟现在是冬天，加上衣服单薄且都已经被水浸染地不成样子，所以他的生命就更加危在旦夕了。

「该怎么办……怎么办？……」

虽然知道甄希的计划是残酷的，但也不至于这样残酷把？苏婷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再三重复。脑海里依旧一片空白。

「难道这次真的让他这样死去了吗？不可能！不可能！」

苏婷婷摇着头，使劲地摇着脑袋。

「人工呼吸……对，人工呼吸!」

脑海里闪过了一张不知何时出现过的一张画面。

苏婷婷慌张地捏起甄希的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注视着他的嘴巴。这幅模样，好似在哪儿出现过……

不管那么多了……

苏婷婷再次摇了摇头，弯下了腰。嘴型全部紧贴甄希的嘴唇，用力地将口腔中的气体输进去。抬起头来，发现甄希仍然没有动静。

不可以……！……

苏婷婷将双手交叠，伏在甄希的胸口上，不停地向下按压着。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

苏婷婷的心中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着。

「你不能有事，你可不能有事！」

苏婷婷的心中，一直在呼唤着。

人工呼吸、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心肺复苏……

「咳咳……」

突然间咳出一滩水的甄希开始重重地呼吸了起来，就像从死神判官的审判室逃出来一样，他的胸口起起伏伏地。嗓子口很舒适地通着气。

苏婷婷慌张的脸神顿时有点宁静下来。但大脑仍然处于从悬崖顶上拉回一般的险境，悲和喜一瞬间就迸发了出来。泪水在柔弱的眼眶里打转，下嘴唇紧紧顶住上嘴唇。

“你……要我说你什么才好……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大颗大颗泪珠顺着下巴，滴落在了甄希的胸口上。

苏婷婷使劲地抱着甄希的脑袋。

许久许久……

甄希的嘴唇动了一下，钻了出来。

“萌”

像是在做一场梦。

梦里的世界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身子也不能动弹，声音也发不出来，但是总有一种很模糊但又感觉很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着。我能听见那个微妙的声音但却无法做出任何实际上的回忆。

「你可不要吓我啊……我才晚来一秒钟你就已经这样了……」

你是……谁啊？

「你可不要吓我啊……我才晚来一秒钟你就已经这样了……」

我这是在……哪里啊？

我……死了……吗？

你是……死神……吗？

「该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把我……这个……亡灵……给接受了……

然后……赶紧……轮回……吧……

「该怎么办……怎么办？……」

都说了……不要再喊了……

「人工呼吸……对，人工呼吸!」

什么……我……难道……还没有死吗？

「你可不要吓我啊……我才晚来一秒钟你就已经这样了……」

难道……你是……你是……

咳咳……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

看你……那么……紧张我……

我……又能……怎么办……

是……萌……吗？

我的脑袋怎么这么重……

「你不能有事，你可不能有事！」

看你……说的……我还能……有什么事……

「你不能有事，你可不能有事！」

所以……我说……你别这么……皱眉哭脸……嘛……

好歹……你也是个……女生啊……

有一阵温暖突然包裹住了我……光芒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尽管这样，我还是全身麻痹不能动弹。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又没有完成我的谋杀计划。眼睛也累得无法睁开。

一滴雨水打湿在了我的胸口，我能感觉得到那种沉重。

到底是什么样的雨水才有那么沉重地压迫感。

“你……要我说你什么才好……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

耳边还是响起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躺在草地上，双眼直直地望着紫蓝色的夜空。

回想当时。

大批拖着长尾巴的星星在深紫色的天空中次第落下，闪闪发光的轨迹照耀着半边天空。他们互相欢快地手牵着手、背靠着背，他们也和人类一样，一起向未来飞去。

照亮了一个世纪幻境般，似非人间的美景，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然而现在的夜空，补满一种让人窒息的平静。再也寻觅不到当年所滑落的流星和昙花一现的感情。

母亲站在门口，少有的十分清醒地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我。

“你跑哪里去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全身都湿透了，身子在皎洁的半月光下哆嗦个不停。

“我……”

我去了哪里，我做了什么，这些究竟还是不能说出口的。

“说，你是不是偷情去了？”

她狐疑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更加地诡异。而此时的我，似乎无法再做更多的、合理的、有用的解释。

“我把你拉扯到这么大，翅膀硬了是吗？连我都背着做事情了是吗？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衣服都湿成这样，你还跳进水里了吗？冻死你最好，不准你去浴室洗澡换衣服。跪在这里，什么时候天亮，就跪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跪到早晨7点，之后双膝红肿地缓缓地背着书包走去学校。

## 第十九章 无所依托

那是在我很小，差不多还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既是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我也仍旧清晰地记得，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有多美好，反而成为我第一次受了莫大的侮辱。

那个时代的我，和如今相比确实性格什么之类的有点出入。那个时代的我，有些内向，但不至于今天这么封闭，所谓的朋友还是有点的。经常趁父母不在家就带他们进来玩。当时甚至对朋友二字都有强烈的喜爱，只要谁谁谁跟我玩，我就把他们看做是朋友。给他们吃的，把我的玩具给他们玩，把我的书给他们看。

不过终究还是逃避不了厄运。

他们时常向我索取东西，铅笔钢笔圆珠笔、练习本绘画本草稿本，然后晋级到当年我最喜爱的玩具，然而一次没有再归还过了。

那时的我，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因为觉得是朋友，就什么都一股脑儿地答应。然而到了后面，我就开始有点后悔了。

家里吃的越来越少，父母询问是不是我偷吃的，我只能笑着点头，一直都在买铅笔钢笔圆珠笔，父母则很开心，认为我最近开始用功努力起来了，于是经常带我去大型购物商场去买套装的练习本绘画本草稿本。

但是我的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

他们变本加厉，以为我家很有钱，就让我每天带几瓶雪碧给他们几个人解渴，好不容易积攒地零钱似乎一下子就用光了。

我开始忍受不了这些家伙的贪婪，大声呵斥「我已经没有钱了，你们别来烦我」，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们的心里，早已经腐朽不堪了。

有一天，他们开始向我们拿钱。我直接愤怒地扫视了一下他，愤恨地说没有。然而话说出口，他们就以一种目视很恶心的东西的神情来观望我。

事情并未就此按下了停止键。

他们嘲弄我，用极端低俗的语言侮辱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憎恨一个人是怎样的情节。

然后，故事就拉开了帷幕。那天原本是晴天，但是不知为什么那天一直下雨。我刚上完体育课就急匆匆地赶到教室里，发现书包居然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哟，你的书包呢？哈哈哈！」

「啊，真的耶，你的书包怎么不见了甄希？」

「想要得到你书包的下落吗？」

「活该，谁让你的跟我们作对，这就是下场。」

看着这几个得意慢慢地人的眼神，我大概明白了。

然而就算明白了又怎样呢？

「你们没有资格这样做！」

「你们凭什么拿我的东西？」

「你们……」

就算是老师来临，也会不偏袒地站在他身旁。

「我们明明就没有动他的东西，他自己弄丢了还反倒诬赖我们这些诚实的小孩子。」

「好了，甄希，你就不用再怪他们了，他们不像是会说谎的人，所以不要反而诬赖好人啊，甄希同学」

「甄希甚至还想打我！你看他一脸欠揍的样」

「甄希，和气生财，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损伤了你们朋友之间的友谊哈。你们以后也还是会继续是朋友的」

朋友？凭什么我的朋友会是这副奸佞的模样，这张歹心的嘴脸？说得好像如果他们把你的手机砸掉、办公桌弄乱你也丝毫不会怪罪的样子。到是我，随便自生自灭就好了嘛？

生气、生气、愤怒、愤怒、悲愤、悲愤、怒火、怒火、暴力、暴力。

我抡起了拳头，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们挥去，本想捍卫一点自己才能目睹的尊严，然而却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他们格挡了我的攻击，并给我的肚子全力一击，我倒在了地上无法动弹，老师却如同熟视无睹地走了开去。

愤怒、愤怒、愤怒、愤怒……

我的心里这时候开始了转变。

怒火、怒火、怒火、怒火……

在一切始作俑者的酝酿下，我拿起了一个本子。

用充斥愤怒地力道在上面写上“去死”。一天时间就不到，我把那本本子的空白处全部填了。我知道如今的我，若是被欺负也是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如果不影响我个人生活的话，其实也就是无所谓了。毕竟这个社会都这样。

父母吵架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突然变得那么融洽了，而是因为双方似乎都已经再没有考虑对方的心思，一味地只是完成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他们间的情感，似乎到了隔了一层墙壁厚度的隔阂。已经牢固地不能再牢固了，当然我说的是隔阂。

「我们还是找个时间离婚吧，这样对谁都有好处」

「嗯」

已经记不起这句对话是什么时候讲的了。但是父母的婚姻实质上已经像是走到了尽头。

一天到晚，要么就是不在家，要么就是在家也不说话，似乎并没有什么什么事情值得他们交谈，日常生活交谈的平淡有时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已经走掉了吵架的阶段，返回平静地生活了。然而最近也有点太平静了，透露出似乎很不平常的感觉。

「阿希，起来吃早饭了」

母亲在客厅里呼唤着我的名字，早晨六点十分，我起了床。

匆匆地完成了洗漱工作，进入客厅里开始了食事。

「说起来，阿希，还记得很久之前送你回来的那个女生吗？」

和我一同吃饭的母亲突然间开了口。

女生？送我回来？我怎么不记得有过这种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吗？

「什么时候的事情？」

「嗯……大概也有两个月了吧，现在想想那个女生还挺不错的，人漂亮又很会关心人，怕你着凉把自己的的衣服披在你身上，在我们家没有逗留几分钟就去走了，很懂礼貌，还会叫阿姨呢……」

我仔细地想了想。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画面，一个似乎很熟悉的背影。同时也会想起了嘴唇上两次的温暖。

难道救我的那个人是女生？

「那个女生很好哦，就是还没来得及问名字呢，眼睛挺可爱的，头发很精神，虽然当时很冷她也全身湿透了，但是我问她是否要在我们家冲一下澡却说不必了，母亲在等她回去，就这样走出去了……」

我总有种强烈的预感，救我的人就是那一位母亲口中的女生，但是……

「阿希……」

为什么要救我？她究竟是谁？

「阿希……」

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她又是怎么得知我陷入险境的？

她究竟为了什么？

「阿希……」

我突然听见母亲的唤名声回过了神。

「要我说啊阿希，你就应该去追求她，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没有男生保护太可怜了」

我的脸顿时有点微热。

「妈……不要说这种事情了」

「嘿嘿嘿……母亲的眼睛像开玩笑一样地眯了起来……」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一个许久许久都没有出现的身影坐在沙发上。

他是父亲。他手中捧着一本书。嘴中冷冷淡淡地开了口。

「阿希,我和你母亲离婚了」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让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梗塞。

时间逝去并不久远，也就两三天后的事情而已。

「所以，这条辅助线一加，所有的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吧？首先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

就在我一直都不记得名字的数学老师正在尽心尽力、满头大汗地讲课的时候，教室的门被打了开。

「不好意思，甄希同学出来一下」

班主任探出了头，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我。把我领在门口后，转头对正在气头上的数学老师，用十分平缓的语气说。

「不好意思，老师您继续上课……」

数学老师是前教导主任，因为年龄太大了所以自己想减轻一点负担就左迁至数学科教务主任，不过因为年龄大了，经验和架子都摆到一块儿了。普通年轻的教师都必须尊重。

「那么我们再继续说这个三角形全等，初中的时候你们就学过三角形全等，但是到了高中……」

背后传来如方才一样尽心尽力的声音。

走进了办公室，看见一名短发眼镜的女老师正在拿着电话把正在和对面的人说话，看见我从门口走了过来，就用右掌盖住话筒。

「甄希同学吗？」

「嗯」

踢替我回答的是我的班主任。

「来接电话，是县人民医院打来的」

医院？那里打来干嘛？

我半狐半疑地接过了电话。

「您是甄希吗？」

「啊，是的」

「不好意思，能请你立即过来吗？我是县人民医院急救部的联系科科长，你的父亲在城中心环路上出了车祸，目前还处于晕厥状态，急需手术，需要一名家属签字做手术……」

父亲……车祸……？……父亲……车祸？……父亲……车祸？……父亲……车祸？……父亲……父亲……父亲……

「那样的话，你们赶紧做吧，我马上就到」

「不能立刻做」

「为什么？」

「我们医院规定病人家属没有在场签字就不能做手术，还有你父亲的情况比较糟糕，手术费用可能将近十万。到时候先交10%的克纳金，不要忘记带。」

情况糟糕？那你不会就地抢救吗？你们那些急救车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也得这样吗

「喂……？！」对面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我说的话，而是在和一个同伴之类的在窃窃私语。不论我怎么喊叫对面也似乎充耳不闻。

一个小时后，我出现在了他所给的急救室的外面。

医院的公告栏上，十分“坦率”地写着“救死扶伤，医者仁心”。

雪白的墙壁，浓重的酒精味，永远一种灯光亮度的走廊，催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异想象。

「怎么样？我父亲他怎么样？」

医生一推出来我就拦上去询问，然而却让我像是目睹到了无法自已的东西。医生轻轻落下口罩，皱着眉头。

「不好意思甄先生，我们真的是尽力了，可终究也不是我们的错，然而你父亲已经过早地心肺衰竭……硬要说的话，我们医院真的不会连带责任，不过还好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所以我们才勉强答应的，对了，还有一个，那就是你……签字签地太晚了。如果你能早点到的话，可能事情就真的不是这样吧，对了，近期还要再做一下后善处理」

我听了君一席话，杀人的心都有了。怒火中爆裂的我，紧握我的拳头。什么救死扶伤？？！！什么医者仁心？？！！为什么你们都这样了还把责任都往外推？？

「对了，你是死者家属，愿不愿意将你父亲健康部分的器官捐献出去，去救其他更多的人？」

救其他人？自己都救不了去救其他的人？你们连一个人都救不了还去救其他人？还是说你们想在这个过程中获取自己可以利用的利益？谁知道？手术费用这么高，还要等到交完费才开始动刀，这途中你们喝茶聊天，哪里像在救死扶伤？你们也许就仅仅把这当成一项工作而已，一项拿钱的饭碗而已。

「不，我不愿意」

我很果断地给出了我的答案。

「可是，捐器官可是为社会做贡献哦」

他旁边的一个年轻地、双手捧着记录板的护士一脸嫌弃地说着。

「难道你不想为保护你的社会做点贡献吗？难道你的心胸就这么狭窄吗？好歹也同为人类嘛，帮助一下同类有必要这么斩钉截铁地拒绝吗？还是说，你宁愿看到别人痛苦的表情，也不愿就他们？」

「我不愿意……」

我也并没有被社会保护。虽同为人类，但我和你们根本就不一样了。

或许，在哪些方面是一样的吧。

「你看甄希一个人又在恶心地想着什么东西？」

「我想他一定是在想怎样报复我们的方法。」

「那怎么办？」

「先下手为强」

「甄希，你怎么又跟别人打架？幸好是在我们班里面，不然的话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下一次收到警示就是你改退学的时候了」

我满脸的血迹，已经枯涸干裂了。不过这完全是我的血迹，沾染鲜血的是他们的手。我的眼睛迸发着渗人入骨的血丝，不为别的，只为我看见的世界，我看见的这个洒满鲜血的世界。

我听完他唠叨几句话后，就应声退出了办公室。

隔天，又闻母亲在医院去世的消息。

恍恍惚惚地走进医院，恍恍惚惚地应付着，了解到去世前的母亲就已经把把连带父亲欠下的医药费也一并交付了。

医生也同样问到捐赠器官的事情，还是和上次一样的行径，一样令人不适的神态和姿态。我仍旧和上次一样坚持自己的意愿。

死因是未及时就医的肺炎导致急性肺穿口呼吸减弱最后窒息而死。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到了家，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颓废地躺在床上一天不上学，更不知道自己究竟这两天经历了什么的艰难痛苦。全身心只有一种感觉，疲惫不堪。正如我所期待的死亡一样，精神似乎在刹那间就要脱离紧绷的弦，回到破碎的状态。

现实是最好的杀手。

我在床上肆无忌惮地哭泣、又停止、再次哭泣。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哭泣声，再大声、再大声、再大声，不用理解别人对我的嘲笑，不必理论别人对我的视角，不再理会别人在我身上做地各种不良行径，不需理睬别人带着的有色眼镜。我就是我，懦弱或坚强，痛苦或幸福，那都是我。

写着小说经历人生的是我，痛苦流血，心灵被嘲讽的是我，一碗排骨汤就能面露善色的是我，被欺负、被捶打到爬不起来的是我，无法理解别人却同样无法看透自己的是我。

被安慰、被挑唆，放弃一切似地也是我，懒惰不愿为他人做事的也是我，一直在哭泣的也是我，一直战胜痛苦却被其蹂躏得不成样子的也是我。

失去一切的还是我，被现实囚禁的还是我，被世界排挤的还是我。

喜欢死亡气息，策划谋杀多次的更是我。

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女生从死神那里推过来的---------------------------是我。

所有的我都是我自己。

我从床底找出了一本被年代久远的本子。

上面写满了「去死」二字。

我漫不经心地游荡着空洞洞没有气息的房子，楼上、天台、书房、厨房、仓库，一切都像是陌生无比的新事物一般。烤焦的墙壁、熏黑的天花板让我意识到自己曾经出现在这儿，自己曾经属于这儿。

二楼空寂无人的阳台，站着一座晾衣支架，上面仅有三只挂着的衣架子在冷风中栗栗颤抖，红色、灰色、蓝色。小时候与母亲一起摆晾衣架然后被夸奖了，羞红了脸的我，我还历历在目；小时候与母亲一起洗衣服却光顾着吹飞肥皂泡，被敲头训斥的我，仍旧记忆犹新；小时候把衣架翻到了，为了不背训斥，偷偷地把衣服重新洗了然后挂上，却仍旧被母亲发现，那时的不安和委屈，我依然残存脑海。

抓住晾衣架的铁杆子，传来一阵与回忆不配套的刺冷。所幸，很快就消失了。

我抬起了头，天空蔚蓝地难以想象，却似从伟睹视过的恐惧。

天台里，我小时候有好几次与父母站在上面等流星雨等好几个通宵，却始终没有见着。那时我们既懊悔又期待。

厨房里多次重温排骨汤的浓郁香味。

仓库里的自行车也已经锈迹斑斑不能再见阳光。是我曾经的汗水腌渍他的光润吗？

书房里的两张书柜里，摆着几百本书，从名著到教科书，从杂志到报纸应有尽有，而我也曾经阅览了大半个书柜。柜子顶上的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

——————

那是一道无神的眼光，那是一丝疼痛的眼神。从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目睹过你的光芒，然而却在即日，自己蜕变成了黑暗。

我以为我可以拯救你。正确，我是可以拯救你的肉身，却无法拯救你的心灵。我以为我理解你，但却仅仅只是忠于我自己。我以为你会为了什么而改变，但却没曾想你已经没有顾虑。我以为世界是美好的，尽管自己却被黑暗笼罩，但却没曾想你在哭诉着这个世界的黑暗。

我以为你会理解我。错误，你的眼里只有浓黑无尽的黑暗。

昨天，数学课下课我就走到走廊上，观望你是否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是否需要帮助。而你却一直低着脑袋，甚至没有看路就走了过去。

我们的视线并不能相交，或许永远只是平行，然而肩膀却因为吸引力而擦磨过。你的眼睛在光芒所隐蔽的黑暗中黯淡，你的眉毛在空气所遮挡的刺骨中紧锁，你的头发在微风所暗藏的凛冽中挺腰。你无助的瞳孔在诉说着悲哀的故事。我们擦肩而过，而你却从不留意。

我后来一路跟着他。你没有再去教室。而是踏出了校门。

你的眼神十分空寂，整个世界仿佛就只有你自己一般。

医院，你在病房里哭泣。

「难道你不想为保护你的社会做点贡献吗？难道你的心胸就这么狭窄吗？好歹也同为人类嘛，帮助一下同类有必要这么斩钉截铁地拒绝吗？还是说，你宁愿看到别人痛苦的表情，也不愿就他们？你的父亲已经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次你应该好好把握一下」

「我不愿意……」

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听见的口语。

你的痛苦鲜为人知，你却独自承受着……

一个小时后，你出现在熟悉的路灯下面。天空下起了大雨。

他们嘲笑着、怜悯着、讥讽着、同情着、诟病着、抚爱着、作弄着、爱戴着、训斥着、溺宠着、唾弃着、甜嘴着、痛恨着、思念着……

他们都不懂什么叫做“死”，他们厌恶“死”，讨厌“死”。

你站在路灯边，那只曾经一闪一闪的路灯顷刻间被点亮。

两排整齐划一的路灯照耀着黑暗中的光明，但却透不进你的心灵。

失声的你抓着路灯杆身体随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降落着、降落着、降落着，最后无助地跪在了地上。大头仰天，迎面接受着大盆大盆雨水的冲刷。呼啸的声音被过往车辆的喧嚣淹灭。我在路口边上的小亭子里，双手捂着酸酸的鼻子。

不知为何，胸口有一处疼痛……

诶……？！这是什么？！

我下巴湿润了很多，衣角也被水给打湿了，哪里来的水？

一眨一眨的眼睛滚出下一批的热浪。

## 第二十章 抛弃一切

「

XX02年五月十七日，小东西出生了。这也就意味着，从前那个幼稚乏味的我已经不再了，从今天开始，我也就是正式地父亲了。

小东西名字叫甄希，是我和老婆取得。

老婆为了怀小希，吃尽了苦头。甚至把一份相当紧急的工作撩在一边，虽然每天都只是轻微地走动，但还是每天腰酸背痛。为此，我奋不思虑地请了长达半年的假，每天待在家里，帮老婆做饭，洗碗，洗衣，拖地，打扫。说真的我也真是累了一段时间，尽管如此，喜悦也是每天每天地接连不断。每天早晨起床，听见老婆说小希在踢她，总有种十分欣慰的感觉。到底该骂他呢，还是该盼他呢？把自己的母亲踢地这么辛苦就不觉得羞愧吗？小东西，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好让爸爸和妈妈一起抱抱你……

「老婆，我真希望我们以后都会一直开开心心地过着每一天，不过，以后的床可能会有点挤不下哦。」

「呵呵，都还没出来就这么期待了？」

「嗯，我好爱好爱你哦，我要一直和你在一起。」

「不过，以后可能会有第三个要来争夺我对你的爱哦」

「昂？第三个人？什么第三个人？」

「小希啦」

「哈哈，是啊是啊」

还记得有一天这样的对话。没错，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家就多了一个小成员了。

」

「

XX02年五月二十三日，小东西第一次喊出话来。

虽然已经五天了，可我还是十分期待着他开口叫出“爸爸”两个字。

虽然老婆说他还小，不会说话。

可我还是每天都在他面前唠叨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哎呀，他还小，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老婆笑着嘟起嘴对我说。

「他不小咯，都已经5天过去了，对了，老婆，我们来做个比赛好不好？」

「什么比赛啊，你都是做父亲的人了，还这么小孩子一样贪玩啊……」

老婆像是摸着小孩子的头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

「不是啦不是啦，你觉得小希开口第一个会叫的人是你还是我？」

「小孩子当然都喜欢叫妈妈的嘛难道不是吗？爸爸这种拗口的称呼还是很难得哦……」

「怎么会呢……」

于是，我们开始了这场比赛。

」

「

XX02年六月十三日，今天真的是开心地一天。

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小希终于叫出了“爸爸”。

「什么嘛，你也真是的啦，干嘛每天就训练他叫爸爸，他不叫都有点对不起你了……」

老婆有点开心，毕竟终于能开口叫人了谁不开心。而且一开口就是爸爸呢！看来我就是一个有当爸爸天赋的人呢，啊哈哈哈……

为了庆祝小希叫出了爸爸，我们一家子一起出去动物园玩了一天。

虽然还是很小，不过他似乎也并没有害怕什么。胆子很大的看着奇形怪状的生物。

「哒哒哒哒……哒爸爸……哒哒哒爸爸……」

诶……诶……诶……

在这里叫爸爸我会很害羞的啦……

「什么嘛……一脸不害臊啊你……」

OO抵了抵我的额头，也开心地笑了。

」

…………（省略几百篇日记）

日记是我在书柜上方摸到的，书柜最底层还有好几本封面差不多的日记本，里面十分详细地记录了父亲和母亲相遇到我十二岁之间的发生的点点滴滴。有痛苦、欢乐，有焦虑、平静，有悲伤、愉悦，有疲惫、精神，也有责任、能力。

第一次喊出爸爸，第一次喊出妈妈，第一次拿筷子吃饭，第一次喜欢上排骨汤，第一次学会走路，第一次学会跑步，第一次在阳台上吹风，第一次学自行车，第一次洗碗，第一次扫地，第一次做饭，第一次看书，第一次帮爸妈捶背，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和朋友打架哭了，第一次一个人去书店看书，第一次学会写爸爸妈妈的名字，第一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学会唱歌，第一次学会画画，第一次玩玩具，第一次独自一个人上学，第一次向爸妈要钱买零食吃，第一次吃肯德基，第一次在城里大逛圈，第一次……

然而，父亲的日记在XX14年七月十三日就突然断了，也就是我还是12岁的时候。说是断了，是因为明明七月十四日的日期都写了但却没有写内容，后面接连着空了几十页白面。一开始我还以为可能换了日记本，但却翻了好几本日记都没有记录着这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父亲从我十二岁开始就没有再记日记了？

在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发生了什么？

虽然很想明了，但是如今大概也已经找不到什么针线了。既然都已经去世了，就没有必要再对他的过往耿耿于怀了吧？

什么也不说，把日记本安安静静地放回原地。

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其实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好歹也是曾经陪伴我多年的人，突然间就消失了，心里也一下子很难接受。不过说奔溃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我还是能自我处理一些事情的。家里面突然空旷了，隔壁的楼房突然变得吵闹了，家里以前烧水水壶的尖叫声突然变得遥远了。

「如果有哪一天，人们突然失去了一切，那将比死亡更痛苦」

突然，我的脑海里想起我曾经在哪篇文章里写到过的这句话。

直到现在，我才深刻地体会到当时写作的那种悲伤、无所依赖的感觉。

人们失去了一切，包括钱财亲情肉体，人们将痛苦凌驾于自己的痛苦之上。痛苦之后，更加痛苦。失去一切的感觉将被时间沉淀，沉淀……沉淀……最后变成一块压在心中永远的沉重的石头。人们非常痛苦，死亡是什么？如果死亡能够减轻那种痛苦的话？人们又会怎么做？抛弃一切？为了自己而死亡？

直到那时，我们才能安心地去面对死亡。

我摸了摸自己有些干涩的皮肤，看着有些泛黄的手臂，紧握拳头，看着手背上青色的血管，心里有一种失去实体的感觉。今天又收拾了一整天的房间。

墙壁上挂着的时针也已经因为失去电力的牵引，一直指在〈12.00〉这个点上。

我已经三天没有去学校了。

----------------------------------------------------------------------------------------

「婷婷，你听说了吗？最近甄希家里出大事情了，所以才没有来学校」

「嗯？出了大事情？什么大事情？」

我有点疑惑地看着她。

「那还用说，似乎他父母都住进医院了，正在面临生死边缘呢……」

生死边缘……？

「真的吗？！！……那可真是……」

「哎呦，不久一个脾气臭的要命的人嘛，上次住院还把你折腾地要命，还嫌不够是吗？真是假的要命，明明自己不想读书，居然还编出一个这么不像样的理由，如果是我，我早就挖一个动钻进去了哦……」

她有半头棕色的长发，就是到发梢的那半部分，脸上偶尔也会化挺白的妆，嘴巴上总是红艳地像是口红涂弄过的，是女生里面和我说话最多的。

「不用说成这样吧……」

上课铃声奏起了，她也慢悠悠地走回她的位置。

脸上带着谜一样的笑容，应该是想到什么开心地事情了吧？

自从那次跟踪甄希之后，我总觉得心里有点东西放不下。虽然甄希并不是我朋友，之类的，但是心里总想着去帮他一下，在各种客观恶劣的条件下，如果他的行为愈加恶劣的话？该怎么办？

实在没办法，还是去他家找一下他吧。

甄希的家我有一次去过。并不是我第一次救他的那次，而是在那之前。

我比较喜欢没事做就注意一些举动异常的人，虽然这也导致了很多不妙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但是我还是改不了脾气。我明确知道我有这样倾向是在小学的时候。不过现在并不是回忆的时间。

好想接近甄希，这样想着的，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小学回家的路上，看到过一个小男生弓着背背着书包，头低着走路。他的眼神有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纯净的感觉。

纯净的灵魂，往往并不是很高尚、随和的人，一个人的纯净主要体现在爱和恨之间。纯净到纯粹才能敢爱敢恨，纯净到纯粹才能心里藏着掖着烦恼，纯净到纯粹才能面对自己的无力感到痛心，纯净到纯粹才能明白世界与自己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给予与封锁。

——我好想接触甄希。

不过，学校似乎并没有人知道甄希父母的事情，不然学校里面的压力也同样会让甄希承受不住的。

看来我也渐渐变成所谓的不良了呢，都已经这么久了没有好好上课。

不管了……

「甄希？？！！——」

走出走廊，准备再次翘课的我却发现角落走过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个有点斑黄色沾染的白色衬衫。

只听见他轻轻咦了一声，转过身来。

从上次见面，相距这一次见面，仿佛隔了几个世纪。

「苏婷婷？」

「我想问你一些事情，可以吗？」

我直接表明来意，而他却没有半句回复。

大概是默认了吧？

事到如今还有何挣扎的？

「去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地方吧」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室外网球场①内。

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虽然隔壁的网球场都曾经在这两三个月中多次举行过大型的比赛，包括一次运动会的网球大柏杀。听说那次比赛十分激烈，就连我这个游泳冠军都很佩服。

依旧还是锈迹斑斑的长铁椅，依旧还是锈蚀了的网球栏杆，因为暴雨与大太阳考验四分五裂的网球栏杆网，旁边围着的铁栏杆外，有几株千年矮在呼吸着空气。没有了飘零的落叶，没有了抑扬顿挫的灰土。但铁椅上却还残存着当时所接触的，或许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罢了。

我们二人又像很久之前一样挨近地坐着。

像朋友一样地坐着。

「苏婷婷，有什么事情？」

甄希颔首低头，一脸抑郁的模样。

如果我现在就指出我了解他家里情况这一事实的话他会怎么样？相信我？听从我的号令？又或者是大声斥责我，既然知道就不应该管他？以他幽僻的性格大概不会是认真听我对他多管闲事吧？

「我……我听说最近书店里出了新书哦……」

果然还是只能从他的爱好入手了吗？

他听闻有新书之后，一缕惊喜的表情，但却顷刻间转换成了无所谓的厌恶表情。但是场面究极尴尬。

半晌后，他支支吾吾地掩着热红滚烫，紧闭的双眼。眉头紧锁地不成样子，褶皱形成的一种沧桑感瞬间化成了一股悲鸣。

尽管他努力试图掩盖这一情感，但他的泪水还是从指缝里滴落出来。

「我母亲，去世了」

我没能说出什么话语。

他的泪珠仍旧从指缝间不惜一切、不顾一切似地往下纵跃。

「很长时间……我根本不了解我对她究竟怎么看……就算是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很伤心……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像个孩子一样地，他嚎啕大哭。

浸湿的双手紧紧地贴着我的背，一股无力的压迫感在背部蔓延。

他的泪很伤心，落在了我的怀中。

我的双臂紧紧抱着他的头。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能静静地抱着他。

我无法为他改变现实，只能陪着他面对它。

我无法抹去他心口泪，只能擦拭脸上的泪。

我无法理解他的感受，只能用心环绕着他。

「母亲也去走了，父亲也走了……这个世界都走了！……没有海带排骨汤……没有流行许愿……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啊！！！！！！！！！！！！！！！！！！！！！！！！！！！！！！！！」

他嘶声力竭地呐喊着。

拥有海带排骨汤、流行许愿的世界，才是他心中真正的愿望吧？

「我知道……我知道……有我在……」

我只能微乎其微地起着安慰的一点作用。

父亲走了，母亲也相继离开。于此同时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对过往的疑惑，更加多的则是对存在的质疑。

「我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我真的不知道……」

声泪俱下的他，尝尽了苦涩的伤疤，究竟是否会继续走下去呢？

谋杀？VS生存？

角落的一堆残叶映射着过往的回忆。他们在风中轻轻晃动，但从未跳离出原来的场地，他们依旧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任凭他风速多块、风量多大，他们仅仅认准着属于他们的地方。

墙角里的落叶依旧横躺在那儿。

已经过了许久，泪水已经干涸的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而我渐渐开始目睹他的神态。

到底该不该看着他去另一个世界？还是说……再次任性地去救他？

但是，如果说每次去救他都算是任性的话，那我也应该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手脚了吧？

还是说……「任性」只是我给自己编出的理由？

我究竟在干什么……？……

「我刚刚，哭了吧……」

很不明智的问题，因为你才从我的怀中脱离出来。

「我……」

我刚想说什么，但是他又突然站了起来。

「我想我已经想好了……谢谢你，苏婷婷……」

他红肿地眼袋轻轻地眨着，嘴角浮现出了一个笑容。

一个很难让人猜透的笑容。

一颗晶莹的颗粒从我视线滑落。是那么的美丽、无暇、形态万千、无忧无虑……缓缓坠落。

他也感到有些惊讶。

「雪……？」

两颗、三颗、十颗、百颗、千颗、万颗……

天上似乎在向下铺设着一层又一层纯白色的婚装。素裹银辉，分外妖艳，每颗雪花都夹配上灰暗天地反射的银白色的亮光。顿时间，闪烁着难以预见的银灰色绚丽光芒的纱衣形势若虎地扑了上来。

「后来他说……」

就在老师们讨论笑话热火朝天的时候，我走进了办公室，没有带敲门。

「你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事就快点出去」

没有事就快点滚出去……是吧？反正我也不想在见到你们了……

「老师，我要退学……」

我对着桌子上有个牌子「政务主任」发出话。

然而旁边的一个女老师却笑出了声，下意识般地开始“教导”我。

「我说这位同学啊，学习上遇到点芝麻大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吧。你的老师数落你也不是有心的，同学欺侮你也只是看你学习成绩不够好，不够努力，只要你努力，成绩拿第一不敢保证，但是老师看到后肯定会对你倍加亲近，同学也会来与你交流经验，这难道不是……」

「老师，我要退学……」

我并没有直接理睬他，而是继续向政务主任发话。

「嗯……有什么原因吗？学校内在的话……」

「没有……不是学校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

「我想退学」

「哈……？别人做梦都想念书改变命运……你……？」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

「可是，至少给我个像样的理由吧……如果没有，就请你回教室好好上课……！」

没有办法，我转身，走出办公室，不带一丝表情。

身后传来谈笑风生。

「别傻了，这种时间退学可是要补退学费的，我才不想到我手里红彩彩钞票的这么奇迹般地消失！嘿嘿……」

期待着什么的我，跑去班主任的办公室，寻求他的帮助。

「别说什么退学了，就算你直接不上学都没有人会管你，顶多在你头上记一个学习黑档案的盖章而已。」

他们都不了解，他们都不了解……

…没有人……没有人管我……？……没有人……

这么说，的确好像……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甄希——」

没有人……来管我……

夜晚，学校前的马路上。

今天的车不知为何，意料之外得多呢……？

我翘起嘴角，走向车群之中。

「说……你到底去哪里鬼混了！！？？」

母亲的话语在我耳中越来越沉重。甚至我都承受不了。

「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不需要您来管！」

我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学会了顶撞母亲。

「你看看你这副德行，脸上擦破皮，衣服还给弄地烂成那个样子，你不会去撞别人的车了吧？」

母亲这次和上次一样，并没有喝醉，眼睛很清楚。此时的我，衣服上有严重的擦烂痕迹，从袖口到肩膀一道长长的破洞让它更显褴褛，裤子也从膝盖开始一道纯白色的线，膝盖已经有点发炎甚至难以站立了。

「我干嘛要去撞别人的车啊！？」

「还敢顶嘴？我看你最近胆子越来越肥了啊，我说什么你顶回一句，是不是最近跟别的男生学了？」

母亲没有手下留情，一耳光扇了过来。

虽然想说什么，但是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左耳进右耳出地被母亲的连珠炮灌注着。

「养你这么大，从小就教育你不要我说一句你顶一句，长幼谦卑要知道，你倒好……现在天天跟我顶嘴天天跟我顶嘴，什么时候跑出去也不说一声，突然很晚回来也不说一声理由，衣服破了也不说一声，骂你两句还顶嘴……」

之后的一个星期，我都贴着创可贴上课。

……

天空中缓缓降落着晶莹的雪花。

缓缓地、缓缓地、缓缓地坠落在一片惨白的大地上。

这是如同死亡一般的惨白。

# 第三话

# —雨中奔跑是许久之前的回忆——

我向远处奔跑，我向回忆奔跑，我向萌奔跑，我向过去奔跑。总之，我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奔跑，向我曾经最熟悉的温柔里奔跑，向我曾经最美好的愿想中奔跑，我竭尽全力地跑，全力以赴地跑……

## 第二十一章 容颜明媚

那还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我伊始萌发交朋友愿想的时候。

「小鬼，别在这里玩儿，快过去过去！」

杂货店的老板怒目圆视，伸手像赶鸭子一样嫌弃地轰着我。

那是一个蓝色的悠悠球，金光闪闪的身体，粗糙冗长的绳子，银面反光的双镜面，上面拥有冰雪字体的「冰雪」，是我第一个向往的玩具。因为父亲长期都没怎么询问我关于兴趣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机会去购买。不过，每天放学经过这里还是会忍不住驻足观望的。

但是每天都被这个店长像是赶鸭子一样地轰着。

「不要东张西望，没钱你就不要到这里来，我们做的都是小本经营，赚不了多少钱的！」

店长还是一如既往地划开手掌。用嫌弃地语气发落着。

我听到他的话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所以说现在的小孩都变成这样了，只看不买，还是家长管的严啊……」

店长有些叹气地说道。

我慢悠悠地走在公路右旁。旁边田地里有金色的稻浪，在秋和煦风的轻抚下缓缓低着脑袋，肆意地摇摆着细细的纤腰。是不是还和隔壁的稻谷兄弟拍拍掌逗逗屁股，就像一群感情仲良的小朋友们。

我停下了脚步，看着有点变成金黄色闪耀着的余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缓缓坠落。金色的衣裳披在金色的大地上，偶尔拍过几只排成一字的大雁，后面还有一只拖着尾巴又着急的一个。几声惊破天痕的巨声，探索者天边银色的线。一轮金色的落日已经被掩埋了一半。

这是怎样绚丽的风景啊！

我曾经目睹过金色的日出与火红色的日落，我曾经闻见过褐色惊雁的喜悦与哀愁，我曾触碰过冰凉的泉水与渗骨的铁块。那就像是一种梦，曾经做过的美好的梦，然而就像是梦醒一般，总是无时无刻不觉得那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幻象。

稻谷有成群结伴的朋友，大雁有铁骨万分的兄弟，水滴就陪伴周围的搭档，就连蚂蚁都有队伍般整齐的同伴。

而我仍旧还只是一个人。

看见路边玩耍的几个小朋友，目睹街边几个搭肩勾背的成年人，偶尔旁边还走过满脸灿烂的几位老年人，他们互相交谈，就像是一生的挚友一般——而我，仍旧还是只身一人。

「你……你……能不能做我的朋……朋友……」

我胆战心惊地说着。

「好啊……」

虽然很艰难，但是我结交了人生的第一个朋友。

「他就是新来的兄弟啊？看着挺不错的，以后要多照顾我们啊！」

他把我领向了另一个看起来是高年级的很高的人。

次日，他们把我领到了一个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地方。这是一个学校的门口，一所看起来很大的学校，由移动铁栏杆拦着门口的学校。

「待会那家伙出来一定要让他尝到苦头，居然敢打我的兄弟！」

我们领头的那个人凶神恶煞地踢着墙壁。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人出来，他们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

「喂，你给我站住！」

他转头看见了我们，立马就跑了出去。

「别跑！还想跑！」

这些们追了上去，追打、撕打、捶打、爆踢、踩踢……

只有我愣在原地。

「干什么啊你！还不过来打他？这个人打过我们的兄弟！过来打死他！」

只有九岁的我，此时的脑袋里空白白的，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愣着干嘛！快过来！」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他们面前。

「快救我！快救我！快救我！救命！救命啊！！救命！！！！！」

他的脸被踢着红一块紫一块，眼睛已经因为红肿而睁不开，但是口中却还依旧喊着救命，像是在向谁求救着……

「这……这样做……不……不太好……吧……」

我结结巴巴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

他们立马用责备的眼神望着我，十几只眼神纷纷刺向我……

「废什么话，是兄弟就应该报仇雪恨的，难道你看着自己兄弟被欺负不想帮忙吗？」

我……懦弱的我还能怎么办？我妥协了。

在这以后的，每次打架、抢保护费、抢玩具，虽然我每次仅仅都只是做了一些小事情，但是……不可否认地，参与了。

是朋友……就应该帮忙做任何能做到的事情。

是朋友……就应该为被欺负的朋友报仇雪恨。

是朋友……就应该竭尽全力为朋友耀武扬威。

是朋友……就应该擦掉眼泪护朋友不受伤害。

是朋友……就不应该见到朋友有难坐视不管。

是朋友……就不应该为痛苦的朋友雪上加霜。

是朋友……就不应该在他人面前灭自己威风。

是朋友……就不应该面对朋友被害熟视无睹。

是朋友…………………………………………

「该死的家伙，居然出去泡妹子也不叫我，真的一群狐朋狗友。」

我与我最初的朋友坐在荷塘边，慢慢细数前面停滞的青蛙。已经是夏天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虽然交到了所谓的朋友，但是心里面没有一天停止过斗争，理智的我和理性的我都在争夺着我大脑的控制权。四周围绕着青蛙聒噪的鸣叫声，远处传来孜孜不倦的夏蝉之声。

微风在此刻像是停止了呼吸一般，迟迟不肯归来。浓浓的炙烤温度持续升温，引领者人们烦躁的心情，毁人不倦地翻弄着人们的发梢。

田地上就像遭遇了大地震般的刻痕。

「呐！甄希，那些青蛙看到了没有？」

他指着前面的荷塘。

「昂？当然看到了呀，干嘛啦？」

我有一丝疑惑。

「你砸得到吗？」

「那还用说，我肯定砸的到呀！」

我像是很自豪地一般，拍着胸脯装着大人的样子说道。

「是吗？那我们比赛谁砸死的青蛙最多，砸得少的人要请吃饭哦！」

他像是说什么令人激动的游戏一样，翘起嘴角笑道。

「好啊！我先来！」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却好似没有一点仁慈心地答应了下来。

那天，我们按照“往常”的惯例拽下了一只蚱蜢的双腿，两个月带回家玩。

「甄希，你在干嘛呀？」

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走了过来。她的家在我家附近，经常经过这里去外面散步，所以我们也还算是比较熟悉的。

「啊，是梦婷啊，我给你变个戏法哦！你看……」

我将蚱蜢的腿伸到她的面前，用力挤压着看着多肉的大腿内侧，然后带着勾毛的脚就挣扎般地向前用力地踢动着。

「你看厉不厉害！」

然而，我却没有想到，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动作，纠正了我所有的错误。

「甄希！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不粗也不细，只是刚刚好的柔软音色，尽管如此还是略带着一点精神与任性的小孩子的稚嫩音。

这是萌的声音。

「这样子很残忍的你知不知道啊？」

萌的声音很严厉，就像是教师一般严厉，眉头因为担心什么而紧紧锁着，口中说出的话语更加有力，就像是一个教化恶人的天使一般。一只小嘴生气地嘟着，穿着裙子的她，此刻正透露着一丝正常人难以预见的，像是来自遥远亿万光年的光芒。

她很耀眼，十分耀眼，太耀眼了……

「可……可是……」

我抓着蚂蚱的腿嘟起嘴。

「从今天以后，不要再和那些人玩了，我和你做朋友好吗？」

萌拿走了我手上的蚂蚱腿，然后像旁边里扔了进去。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们走到一处小水池，洗了洗手。

「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哦，我叫沈梦婷」

说着，她向我伸出手掌。

「我……我叫甄希……」

明明都知道名字，然而我却还期待地报上了名字。我们握上了手。心中有一缕四处乱窜的甜蜜暖流，这种感觉，似乎就像是交到第一位朋友那样开心。我忍不住地翘起了嘴角。

我和萌成为了朋友，不过互相的称呼却还是像陌生人一般地直呼其名。自从成为萌的朋友，第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她的那些朋友，那些看待萌比看待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男生女生。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自己所为的存在于他们比起来，有多么地渺小。

「甄希，放学后我们要去一趟书店看书，你要去吗？」

某天，萌突然抛出这么一句话。而看书也是我的喜好，所以我就没有怎么多思虑就答应了下来。甚至都没有想过「我们」所谓的意义。我和萌并不是同一个班级，所以大部分都是放学才在一起玩、顺路回家之类的。

到了放学，才发现一起去书店的人有四五个女生，这四五个女生也似乎是大名鼎鼎的名人，有“钢琴家”、“画家”、“造型师”、“作家”、“运动健将”。身形也苗苗条条的，腰肢纤纤，然而……

「对啦，这是我的新朋友，叫甄希哦，既然是我的朋友，也就是大家的朋友了，我们要好好相处哦！」

听到萌的话语之后，几双饶有恶意的眼睛就在闪闪发亮。

我走过外国文学那一栏的时候突然就停了下来。因为那里有一系列我一直想看却没有机会看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但是无奈书架上也只有中册，其余上下册似乎都被买走了。

「甄希，你喜欢看外国文学吗？」

萌凑了过来，碰了碰我的肩膀，把我从美好地中叫醒。

「啊……嗯……我比较喜欢看外国名著的……」

我一回应不要紧，萌旁边几个人却七嘴八舌地说着悄悄话，虽然很小声，但我仍然能十二分清楚地听见。

「男生不都喜欢玩玩具吗？这个人真的是男生吗？」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伪娘？咦……难怪还凑到我们这里来呢……」

「不会吧……难道说是被男生嫌弃所以就跑到梦婷这里来呀？」

「喜欢看书的男生似乎没有的吧？还是说他故意为了讨好梦婷说这些话的？反正看他一脸凶险的模样我就恶心啦，呵呵……」

虽然假装听不见，但脑子里还是这么多不友好的声音，心里免不了会方寸大乱，低下头看着我拿着《追忆似水年华》。

过了许久后的一天放学，萌拿着一本书跑了过来。

「甄希……这么早就回去了呀？」

「嗯，要帮母亲扫一下地，所以不早点的话……」

「这样吗？喏，这个给你……」

她伸出了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是很沉重的白色塑料袋，正面上有写着红色大字的「新華書店」。

「这……这个是……」

「这个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上册，虽然我没能买齐全套的，但是还是可以看的，就先借给你看看吧……」

我们边说边走着。

旁边突然冲过两个起着自行车的初中生。

「小学生谈恋爱……弹了一个蛋黄派……小学生谈恋爱……」

听得不耐烦地我冲着他们嚷嚷着「吵死了你们！」

「小学生发怒了真可爱……真呀真可爱……哈哈哈哈……」

得到饭前甜点的他们就像风一样扬长而去了。

「甄希算了，你不用理他们的」

萌碰了碰我的肩膀，温柔地安慰着我。

隔天，我被萌的那些朋友叫到一个角落。

一个女生推着我的肩膀，一脸鄙夷的眼神望着我。

「我还以为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原来就是一个只会欺负别人的人啊？」

？她在说什么啊？

「还跟我装蒜，我的弟弟以前就被你欺负过！还跟一群人一起！现在跟我们装可怜？」

「你弟弟？」

「看来你就只会装傻了是吗？梦婷都被你骗得好辛苦，肯定是因为可怜你才把你当做朋友的，你却在一旁为她抹黑！你觉得你配做梦婷的朋友吗？贱人一个！你贱不贱啊我说你！……」

贱…………？

我…………？

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啊！？我到底做了什么……？

「你最好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你一个坏小孩凭什么做梦婷的朋友！」

我……我……

我丢失了语言。躲在角落哭泣。

「梦婷！他这种人为什么可以和你做朋友！快赶走他吧！他一生气可能就会打你的！不要和他做朋友啊！」

萌的面前出现了一群野兽般的嘴脸。

「梦婷，为什么你宁愿和这种贱人玩也不听我们的？难道在你心里，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吗？还是说，你早就没有把我们当做朋友？」

「我不许你们这么说他，甄希是很善良的男生！」

第一次、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这么夸奖我，我心里很开心……但是……

「为了一个男生你这样和我们说话？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男生？！」

他们的话语在我的耳边动摇着。

回家的路上。

「甄希，我给你的那本《追忆似水年华》看完了吗？」

「嗯，看完了哦……不过……」

像是知道我想说什么一般，萌用手指抵住了嘴唇，示意我不要说出来。

「嘘……，现在不能说出来哦！这个是秘密」

可是……懦弱的我……这样该如何做？

我不断地询问着自己的内心，我所见到的究竟是美丽的风景还是煞人的玫瑰？我所做的究竟是正当行为还是恶俗？

「我……我……其实我……其实我配不上你的……不配和你做朋友……我这么坏，做过那么多坏事，那么多残忍的事，而你……」

「没事的……没事的甄希……我知道的，其实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生，其实你很善良，其实你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坏……」

「我……长得很丑……性格又不好……又不像他们那样家里有钱……」

「谁说甄希长得很丑的？当心我去打他，还有啊性格什么的不是很重要的，只要心灵是美好善良的，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的，重点是，他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喜欢你呀」

萌用一种温柔的眼神望着我。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不要用那么温柔的眼神望着我！我我我我我……

我是那么地懦弱，懦弱到别人叫我做什么我都会言听计从，我是那么地弱小，弱小到根本没有资格拥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是那么地渴望你能有一句责备的话语，然而你却仍然那么温柔地鼓励着我……

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

「什么都不用说了……甄希，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好吗？」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我想和你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

「我要和你绝交！」

萌面对着那么多人，接受着那么多人的话语。

而我此刻，却丝毫不能做任何事情……

萌与交了三年的朋友们绝交了，仅仅只是因为我……

如果不是我，萌的朋友们也不会这样子了……如果不是我，萌与朋友们的关系也不会这么僵持甚至闹到现在这副模样……如果不是我，萌现在还会与她的朋友们每天快乐地玩着……如果不是我，萌也不会下定决心同意与她的朋友们绝交……如果不是我……

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他们朋友变成这样子……

如果我不再是萌的朋友的话，他也不会那样子了……

如果不是我的话……

「甄希！我不准你说这种没有骨气的话！你没有哪里差，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你要勇敢地面对着自己！勇敢面对他人！」

「可……可是……如果不是我……」

「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看着我垂头丧气的模样，梦婷过了头指着前面的小溪。

「走吧，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对了，不准抓螃蟹哦，不管你们男生怎么样，都不准抓螃蟹哦！螃蟹是无辜的！」

「是……是……」

「对啦，甄希，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吧？」

萌双脚踩着晶莹的水珠，一边说道。

「是啊。」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这么交朋友的名字了是吧？我叫你希，你叫我萌婷可以吗？」

「梦婷梦婷……梦……诶……叫你萌怎么样？」

「很好听哦，以后你就叫我萌，我就叫你希，希……」

「希——」「萌——」X n

我和萌成为了最好的朋友，虽然代价让萌失去了她原有的朋友。看到萌开心的笑脸，不知怎的，我也开心了起来。

然而好梦却都不长，不到半年，萌一家就搬了出去，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或许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了……

我把《追忆似水年华》放在了书柜最上层。

我和萌的回忆也仅限于模糊的记忆与那本已经被我翻得破旧的《追忆似水年华》之中。

## 第二十二章 心知肚明

心中的火焰，在刹那间就熄灭了。

我又被救了吗？一边拍着有些沉重的脑袋，一边自怨自艾。这次又是第几次了？怎么感觉每次都有一个很闹心的人来阻止我所有的计划，还有，我的计划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我的身上零零碎碎地滑落着深深的刻痕。右手手肘上有一道鲜红色的血痕，就像是地狱般的刻痕，恶魔撒旦所抛下的弃果，在一挣一扎地跳动着。

草地上是清新的空气，安分守己的野花此刻也在规规矩矩地放发着诱人的香味，但与其他有名的花种不一样，无名的它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把蜜蜂之类的小虫子吸引过来，倒是让尸体之王的蚂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时刻刻都准备着吆喝同伴一起来端了这个地方。

是刚下过一场濛濛小雨吧，路边的小草上面有肉眼可见的晶莹露珠，他们圆圆滚滚地站在叶片上，不知怎的，嘟——一下的就滑落了下去。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儿，或许是对这个世界有些厌倦，去沉入梦乡了吧？公路上面薄薄的一层灰色沙层膜，就是倔强的沙土和温柔体贴的雨水所做的粘合剂，紧紧贴着公路的柏油上，就像是在攀附着母亲的小男孩。

远处是一处灯红酒绿的城区，在石砖高路上，走着几位形色各异的人，也大概就是这么点人了吧。他们有低头拿着手机，半夜睡不着出来逛逛的；有与妻子老婆吵架，心情不好出来解闷的；有刚刚写完功课出来伸伸懒腰的；也有没有什么缘由就出来散步的；也有一边走着一边感叹天气凉爽的女生；也有一边穿着运动服出来夜跑，满头淋漓的男生。然而充其量也就那么四五位，这是当然的，目前也才仅仅午夜1点18分。

才一点过啊？我端起左手，眼睛凑了过去，手表上面的指示针也丝毫没有指偏。直着身体，我轻轻坐了起来，身上有些酸痛的地方懒散地散发着渗人的警告，虽然不像是致命般的警告，但也让我的脑袋在一瞬间经不起疼痛的鞭挞，等我缓缓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其实也就这么点疼痛，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站了起来。然后伸了一个许久都没有伸过的超长懒腰。打着似乎许久都没有打过的哈欠。然后轻轻地拍着酸累的嘴巴，左右摇了摇腰肢。

天边的乌云在一定程度上像是笼罩了整个夜空，把原本紫蓝色的夜空遮住，营造了一副死亡气息般的氛围。黑色乌云就像是黑色的大幕，正以一种令人难以预料的速度下降着、下降着、下降着，就像在考验人的耐性一般下降着，然后就突然停在了人们的头上。

看了看灯红酒绿的城市，我慢慢地移动有些沉重的脚步，走向我的家。至今为止，我已经计划过几乎无数的谋杀计划、几乎无数次实施，然而却多次，甚至几乎无数次被拯救，这样真的好吗？我真的需要被拯救吗？还是说其实我早已经死了这些都是我的幻象，其实我大脑潜意识里不希望自己把生命给丢掉？这些我不清楚，但此刻……

说起苏婷婷，其实我能联系到她的最多也只有见面联系了。周一到周五，其实我都可以在室外网球场①等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小球场还是蛮在意的，之前在学校里的时候就经常去那里，虽然很多次都和苏婷婷碰上面，但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那时的我仿佛觉得，这个球场简直就是为了我和苏婷婷见面所设立的，虽然这种想法只是稍纵即逝的。

不知为何，最近突然沙沙沙地下着小雨，每天只要撑着雨伞，背着书包，就算不戴校徽都能轻松混入学校，然后就是每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早饭，去球场，吃午饭，去球场，吃完饭，去球场上个月学校饭卡一口气充值了的389元至今也已经过了大半，仅剩下一百五多一点的零散硬币。

「甄希，如果哪一天想和我说话的话，就去网球场吧，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网球场，相信你还记得的。」

还记得在一个遥远得一天，苏婷婷这样对我说过。似乎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天经过网球场都能看见她的身影。时而在缓缓地拿着书本静静地阅读者，时而拿起雨伞中二病般的挥舞着，时而坐在铁锈凳椅上轻盈地摇晃着双脚，手上拿着一两颗金色的星星，时而拿出一本日记本在上面沙沙地记录着端端正正的文字。虽然当时我的心并没有向她的天平倾斜，她也没有得到我大半的什么信任，但是不知为何看着一直都在遵守曾经的诺言的她，我也不自觉地开始把天平向她倾斜了吧？

我轻轻地走进网球场，收起了伞，漫长地等在雨声滴答的休息檐下。坐在冰凉刺骨的铁锈长椅上，我回想起了各种各样，从那一天起的所发生的事情。

滴答——滴答——滴答——……

而雨伞上滴落的水珠似乎在阻挠我的思考。虽然天空中不免地下起了许久未见的雨，但也仍旧堵不住这样水珠的滴落声。

我慢腾腾地翻开书包，漫无目的地翻弄着其实空无一物的书包。

滴答……滴答……滴答……而雨滴声却孜孜不倦地打乱我的呼吸。

「真是烦人！早知道我就不带你来了……」

我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接了上来。

「那样被淋湿的话，可是会感冒的哦，甄希同学」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戳着短发，一脸灿烂的笑容的苏婷婷。这么说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谋杀的时候，这位神秘的少女就突然间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前男友是一个无赖的混混，曾经无数次想置我于死地。而苏婷婷身边还有一位浓妆少女，我不知道如果我对其简称bitch女，会不会遭到反对。

「苏婷婷，你来了？」

「请不要问这种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嘛」

苏婷婷把雨伞收了起来，在旁边挥了挥水滴。而后靠在我的雨伞边上。

「我这次来，只是想和你说说话，或许这座学校里，也只有你才能和我说几句中肯的话了。」

苏婷婷坐在我的旁边，用拳头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肩膀。

「不过~谁叫我们这么互相吸引呢，说实话，我可是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哦，你却迟迟不肯出现，不过一个人待在这里还是很容易让人舒心的」

「对啊，拿着雨伞摆出各种中二造型的你，其实也很可爱哦……」

听到我讽刺的话语后，苏婷婷立马透露出一种像是好事败露的眼神，一边焦急地打着掩护，一边自我欺骗地摇着手掌，似乎在别人眼前，摆弄中二造型是一种十分害羞的事情，脸蛋立马红得像个番茄。

「喂喂喂，你可千万别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啊！」

「昂？为什么？」

「多么难为情，一个女高中生都还没有从中二毕业，而且这本应是男生该做的特权吧？」

翘起眉头的她和焦急地摇摆着双手的她，以及脸红的她，似乎都已经比以往各种时候的她要可爱得多。

「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更何况，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话呀，除了你，你才是我唯一能够说话的一个人」

不知为何，说着说着，想起了走了的父亲和母亲，上次才刚刚在苏婷婷面前，没有忍住地嚎啕大哭，如果这时还这样的话……不行不行，我摇摆着脑袋……努力抑制着紧锁在眉头的感情。

「没事的，其实，今后我们还是可以说话，我很乐意做你的听众，无论是你经历了什么，或者我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互相交谈，说着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羡慕着对方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候，虽然我们不是朋友，但这样的倾听和诉说未必比所谓的朋友还要差，更重要的是，我愿意成为你埋怨的垃圾桶，我愿意和你说话，我想，其实这样就已经够了。我们互相……」

「等等，你突然冒出这么大一段是想怎么样啊？虽然说……」

她的脸红彤彤的，似乎比刚才还要发烫，而我的脸此刻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地热乎了起来。

「总之，我希望成为你的听众……」

苏婷婷把最精辟的一句话，当做像是名言名语一般地说了出来。

听众？一直以来，我都只有一个人，而和我走得最近的萌也离开了我，说实话，这么将近五六年，再也没有碰到过像萌那样心地善良又肯成为我的听众的人。或许说，苏婷婷其实就是第一个我的听众……

听……众……吗？

「怎么说得好像那么肉麻一样的话，搞不好还以为你喜欢我嘞……」

一时方寸大乱的我，此刻脑袋也并不怎么清楚地运转，导致突然说出个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语，好在苏婷婷也并没有怎么在意。

「放心，那是不可能的……」

虽然满不在意地回答着话，不过表情并不像满不在意，反而更加红扑扑的了，是那种特别鲜艳的红色。

「我想如果你喜欢我的话，我死也值了吧……」

这句话好似才是我的真心话。

「你死了我可就很麻烦了哦……」

如果说，至今只有一个人会关心我生死的话，那个人或许就只有苏婷婷了。不，也许就只有这么一个人回了。

「又这么晚回来？你到底最近都在干什么啊？天天那么晚回来，真的当我是死的啊？我可是每天都等你等到天都快亮的！还有，上次学校打来电话，你翘了课了一整天的课，到底都在干什么？啊？快说！」

我的母亲，又在我的面前大声吼叫。

啊，烦不烦？你自己一天到晚到哪里鬼混我都没有怎么去管，你倒好，闲着没事干来管我了。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生活了！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总是不顾一切的来统治我？总是这样像是对待一件物品一样对待这我？我不是你手上的玩偶，我不是你呼来喝去就能控制的小泥人，我是我自己！

「又不说话！每次都是这样，你真的是翅膀硬了是吗？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到这么大，辛辛苦苦给你赚钱给你上学，现在长大了就敢用这种态度来对我了是吗？你以为你是谁啊！如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还指不定在哪条街道捡破烂呢！我给你钱上学，你就得听我的话好好上学！」

又来了又来了，每次都说这种话烦不烦？你不厌我都厌倦了，能不能换几个新鲜的词语啊？我不说话怎么了？碍着你了？还是说我必须扯着嗓子来跟你喊你才愿意？真是的，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感激涕零、泪流满面了？真是天真，没有你我过得更好！养了两年就随意地大发脾气，让我自己洗碗做饭？养了两年就可以半夜把我丢在家里自己出去花天酒地？一个人有多害怕恐怕你是不会理解的吧？别一副我最大，你必须听我的样子，看着就让人作呕！别以为你是我母亲，就可以把道德尊严凌驾于感情之上了，从出生到现在，你到底有几个小时是在家里？你可以好好算一下吗？你到底有几个小时陪我？你可以好好算一下吗？

灰色的天空仍然下着雨，我站在一个高高的立交桥上，静静地等待冷风吹拂着我的面庞，缓缓地、缓缓地、缓缓地。

虽然已经是下午一时，但明媚的阳关似乎并没有冲破厚厚云层的遮拦，被反射回了宇宙。地球上一切的生物似乎都变暗了许多。世界的灰暗在没有光芒的照耀下神采奕奕，像是不在乎所有东西一般地转动着。

我站在了立交桥的护栏上。冰冷刺骨的寒风渐渐把单薄的我给冻伤，渐渐地、渐渐地、渐渐地，将我原本灵活的手臂冻的似乎失去了知觉，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着我的选择。

谋杀或生存。

如果这个世界并不适合我的生存，那我又何必费尽心机去实现一种艰苦的选择呢？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值得我留恋，那么我又何必花冗长的时间去缔造这种东西呢？属于我的，早已逝去，不属于我的，此刻也飘得远远的。有时候很羡慕一些人，他们快乐地生活着，有父母，有朋友，整天只要好好考虑着明天就行的。

而我，或许没有这种幸福的缘分吧？

我将轻盈地身体纵身一跃，然后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 第二十三章 恶鬼貌相

如果说在学校里受到来自学生的暴力威胁算是校园暴力的话，在学校外受到来自学生的暴力威胁算什么？校外暴力？不不不，仅仅只是社会暴力，如果已经脱离了学校的范围的话，学校没有权利，也没有那个心去受理这样的案件，如果你硬要说明的话，只能说，算是社会暴力。

所有所谓的校园暴力演变成所谓的社会暴力也只有这样的手段：叫人、装腔、威胁、恐吓，最后叫人来“解决”。没错，这就是他们的解决方式，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尊严以及，自己所涉及到的东西，他们紧紧地贯彻着他们自己的“尊严”意识，他们用这样激进的方式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

「甄希，你说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婷婷啊？昂？如果你不去抢的话，现在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是吧？所以说，你现在究竟是自作自受呢、还是自作自受呢、还是自作自受呢？啊，没错，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面前的是一个银面獠牙的怪物，他张着血盆大口，眼睛里也冒着血色的光芒，手上挥舞着长达五尺的利爪，那尖锐的利爪在阳光下反射着银色的光芒，他身体上丑陋地披着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多毛的、血迹斑斑的狼皮，他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渊般的恐惧，紧紧地扼住我的喉咙。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抢你的婷婷，他也不是你的，至于现在这副模样，也不见得有多差，我有自己的路可以走，用不着你来献上一臂之力」

我也没有客气地向这个恶鬼吐露自己的心声。诚实地说，我这次的谋杀计划并没有安排他来帮忙，也并没有来到这种地方，更何况，计划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小丑一样的人物。

此刻的我，在一个废旧的房子里，破烂的窗户将微白无力的光芒透射了进来，冰冷的风在徐徐地摧残着房子里正在坚强地探出头来的小草，一张积满厚厚灰尘的写字桌上面破碎的圆镜正在碎碎地反射着我此刻的神情。

站在怪物身边的，有几个身高马大的壮汉，虽然是冬天，但他们却不惧寒冷，穿着薄薄的健身套装，厚厚结实的肌肉从紧绷的衣服里面似要破其而出，一头不自然的白发显露着非人的境界。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专门帮助兄弟回揍敌人的那些硬拳头不良而已。

「看样子你真是不知好歹，给脸不要了是吧？好，我就成全你！」

姜柯文打了个响指，几个壮汉就慢吞吞地走了上来，抓着手背，骨头错位的声音此刻在壮大着他们的气势，配合着他们扭曲的神情，接应着呼之欲出的肥硕肌肉，这绝对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搭配。

我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我可不能在这种地方丢掉了性命。要死，我也要死在我想要的计划里，要死，我也不能死在这么计划之外的事件里。我并不是什么坏学生，也不自持自己是什么好学生。总之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做的。

----------------------------------------------------

「小希，你有朋友来看你了」

照顾我的护士轻轻地敲了敲病房门，轻轻地走到我的面前。

「真的是青春呢，要是我也能……」

报告完毕的护士小姐，转了身，像是一个青涩的小姑娘一样捧着自己红彤彤的脸羡慕地说着，然后。就踩着小脚步走了出去

门被推了开，一个我所熟悉的、可爱的面孔映入眼帘。

「甄希！好久不见~」

拎着一袋水果篮的苏婷婷慢慢地走了进来。

「原来是你，学校不要紧吗？」

这么说，今天应该是要上学的吧？自从我不上学了，就基本不记得今天是星期几了，甚至连日常的几号都没有概念了。平时也就没有怎么在意，而今发展到根本就没有一点感觉的境界。

「没事的，学校方面，我已经请假说去探望生病的亲人，更何况还是在下午基本上都结束了课，虽然也差不多就算是晚上了，这么六七来，没什么事情的，作业的话其实在学校里我就已经全部解决了，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过……甄希，你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入院呢？」

苏婷婷走到床头柜边上，轻轻放上水果篮，然后就坐在了靠在病床边上的凳子上。

身穿着浅黄色棉袄的她，像是十分冰冷一样地哈着手。口中的热气，在冰冷的空气中被凝成了几道沉重的雾气。

「苏婷婷，你很冷吗？」

我不禁这么问。虽然得到的答案却是「还好啦」之类模糊的词语。

「我柜子里，还有那件很厚的棉袄，如果冷的话，就拿去穿吧，虽然并不是很好看，你穿过的，不过能在暖和一点的话……」

「什么嘛，说得这么像什么似地，好的，我就拿来穿一下吧。」

开心地笑着，苏婷婷从床对面的衣柜里面拿出一件相貌很丑陋的衣服。现在胸前比试比试了一下。

「甄希，好看吗？」

的确，这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问的问题。

「还好啦」

而这，也是每个男生的心里话。

苏婷婷利索地将那件大棉袄裹了上去。

「什么嘛……看起来这么像企鹅啊……」

对着自己自嘲的苏婷婷拍了拍有些鼓鼓的身体。的确在厚重衣服的包裹下，确实有些像笨重的企鹅。

噗嗤——

「哈哈哈哈哈……」

这么不经意地想象地话，脑海里不禁浮现一副企鹅的模样，果然是很像啊，像极了，简直没有再更加像的感觉了！！

看到我这么不顾形象地笑着，苏婷婷也有些开心地笑着。

「不要笑嘛……哈哈……哈哈哈……」

结果——

「哈哈哈哈哈哈哈」X2

两个人在意外的地方这么合得来呢。我们都在开心地笑着笑着……

「哈哈哈哈……说……说实话……」

苏婷婷笑到最后有气无力地接着话。

「其实甄希你还是挺可爱的……」

虽然只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却杀伤力十足。在我的世界里，会和我说这么一句话的人，至今为止不超过三个人——父亲、母亲、萌。而如今，苏婷婷成为了这样的第四个人。更何况前三个都已经不在我的世界当中。我的泪水在刹那间就像是喷涌而出一般……

「哭什么……别哭呀……我说错什么话了吗？……别哭嘛……」

不敲门就走进来的护士姐姐，一边用「青春」来嘲笑我们，一边看着着急地苏婷婷。

苏婷婷道歉的声音似乎在耳边逐渐变小、逐渐变小、逐渐变小。然后渐渐地消失了……

我喘着粗气突然从梦中醒来。

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深夜三点了。

「怎么了？小希，听你半夜鬼哭狼嚎似地」

护士小姐敲了敲门。

「没……没什么」

「啊，对了，昨天晚上婷婷小姐带来的水果我帮你拿去洗了，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吃了，现在好好睡一下吧」

我轻轻地回了一声哦，然后就重新躺了下去。

婷婷小姐……是吗？……

看来这不是梦……

在那之后的四天里，每天晚上苏婷婷都拿着一个水果篮来探望我，虽然并没有什么很稀有的话语，但是也依旧聊聊零碎的事情，附近发生了什么，这个国家怎么样，那个国家怎么样，学校里怎么怎么做出非人的事情，上一届什么学姐考上了什么大学……诸如此类的话语。

虽然身体已无大碍，但心里总是想着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怎么样？

不过那只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幻想。

四天后，我走父亲卡里取了3000元，交了医药费、住院费，然后就退了院，重新回到了家里。

--------------------------------------

探望甄希的第一天回家时，就碰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母亲半夜突然冲回了家里，醉醺醺地耍着酒疯。

「苏婷婷啊苏婷婷，你……说你！晚上……不在学校……里自习，你跑……出去干什么啊？去找男人……啊你？有本事你去找好了呀！老娘一个人过得……可快活！有本事……你不要回来啊！老娘可不是吃素的我跟你讲，想当年……要……不是我人傻做错事，现在还没有你这个疯丫头呢！还不是……看在你是我生的这份儿上，我才……对你宽容一点、宽容一点，你倒好！把我当猴耍……是不是！老娘辛辛苦苦在外面陪那些男人喝酒、唱歌，拿钱……还不就是为了你吗！你就这么不争气，天天不读书，跑外面鬼混，现在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跟你讲！不要以为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报答给你们，简直……做梦！滚你丫的爱情！滚你丫的我爱你，老娘……不吃这一套！我见过的男人啊，比你喝过的水都多！以为我……我吹牛？啊……呵……吹牛？老娘天天喝酒见男人，天天喝酒见男人，那些臭男人，一天换一个一天换一个，家里有老婆都不好好过日记……你说这算什么男人啊……啊……不要以为我吹牛！……好好读你的书吧……别整天到晚就知道跑外面，说了多少次了……eeeeee……」

说完又往地上吐了一大堆酸臭的酒水。

「妈，走，去厕所吐」

我轻轻地架起她的身子反倒被她一把推了开。

「你说你……算什么东西……我要跟婷婷说话……来……去把她叫出来……这臭丫头，一天到晚不读书……不给教训是不行的……」

她摇摇晃晃地说着，还一边拿着手指东指西指。

「我就是婷婷啊，来。去厕所吐」

我再次架起了她的身子，她却又把我一把推开。

「你这个臭丫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每天回家……要烧饭……别以为你晚点回来就不用烧饭了……我又不会烧饭，你从小到大……我就从来没有烧过一点饭……没错，我虽然没烧过，但我每天每天都吃你做的菜……说实话啊……你到底为什么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啊……地也不扫……别以为我宠你你就可以这样做……我……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为什么你就要这么晚回来啊！……eeeeeee……」

「妈，走啦……去厕所吐……不要在这里吐……」

………………

母亲在床上渐渐地不在动弹，呼吸也渐渐恢复了平静。

我走出卧室，独自整理着客厅，打扫着母亲吐出来的东西。

从小，母亲就把一切的家务塞给我，洗衣、买菜、做饭、洗碗、扫地、拖地、擦桌子、擦窗户，几乎家里的所有家务都是我搭理的。母亲，则每天晚上一身酒气回来，每天晚上或者凌晨我要做的就是等待母亲回家，然后帮她冲洗一下、换衣服、洗衣服。

她却从未告诉我，她去干什么。

—————————————————————

吃了一点东西，就漫无目的地走在公路上。

慢慢地……慢慢地……

走到了两旁都是绿草天地的公路上。

前面有两个小学生在放学的路上，慢慢悠悠地走着。

「我家买了遥控汽车哦，你要不要来一起玩？」

「好呀，我记得我家里还有几个布娃娃，要不也带过去一起玩一下吧」

「嗯，对啦，明天要期末考试哦，我数学都没有怎么复习呢……」

「没问题，我们一起学习吧，你不懂的尽量问我」

「哇，你真厉害」

「嘿嘿，那还用说！」

这时候，一个起着自行车的初中生冲了过来，大声地喊着。

「小学生谈恋爱啦！小学生谈恋爱啦！」

「吵死了！走远点！」

「哈哈哈！」

「……」

两个交谈的声音在一阵欢笑声中越走越远。

气急败坏的小学生们跺着脚。

这么说的话，这里确实是曾经和萌相遇的地方。

现在想想的话，当时的情景和这简直很像嘛……

我向远处奔跑，我向回忆奔跑，我向萌奔跑，我向过去奔跑。总之，我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奔跑，向我曾经最熟悉的温柔里奔跑，向我曾经最美好的愿想中奔跑，我竭尽全力地跑，全力以赴地跑……

这是一座山。当时我和萌一起登上这座山的时候，这还没有什么名字，毕竟是一座小山嘛。不过虽然是小山，但也像是天堂般地四处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四处长满着绿油油的青草，像是在纪念着什么一样，还有几只小鸟叫唤。而现在，则像是孤有空壳的一座躯壳，像是逃走灵魂的肉体，山上面的树木都已经落叶的落叶，归根的归根，被砍的被砍，被风吹倒的吹倒，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那般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感觉了。但还是残留着当时的些许回忆。

我和萌将其命名为「梦希山」。

虽然听起来并不怎么样，但说到底，还是一种回忆的象征。

冰冷的风拂过我的脸庞，一缕回忆牵绕着我的身旁。

冰冷的触感让我脑海里仿佛浮现了当年萌在我身边的些许温暖，当年萌在我身边对我说的句句温柔的话语，当年萌在我身边紧紧握住我寒冷的手的残留的触感，也许我现在也依然需要他们。

萌曾经在这座山上的某棵树上刻着「我和甄希永远是好朋友」，然而如今萌却再也寻不到踪影。萌曾经在这座山上留下我们的一张照片，然而如今那张照片也成为了我们唯一存留的合影。萌曾经在这座山上和我对喊着「我和希是永远的朋友」「我和萌是永远的朋友」……

搓了搓有些麻痹的手背，哈了一口冷气。

那冷气似乎在瞬间就变成了白茫茫的雾气。

也许，我和萌终究也只能是记忆中的朋友吧……

但，我喜欢萌，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存在心里的事情。

天空缓缓下起了寒冷的小雪。

我双手捂着嘴，用偌大的声音，朝着遥远的地方呼喊。

「我和萌是永远的朋友！」

「我和萌是永远的朋友！」

「我和萌是永远的朋友！」

「我和萌是永远的朋友!」

……

我和萌，是永远的朋友，就算在分离两地，就算之存留在回忆里。我和萌是永远永远的朋友。

## 第二十四章 一一相印

如果两个人成为朋友的话，什么事情都莫过于一一相印，一个人心里所想、身体所做的，另一个人也会不知不觉地感觉得到，这才是所谓的朋友。

正是晚上十点三十七分，已经是将近一个人一天的尾声了。学生们都早已经进入了鼾声模式，当然排除不了那些不打鼾的；工人们大都已经脱下自己五颜六色的工作服，正在洗澡入睡，当然排除不了那些仍然苦苦打着夜工的；教师们大多已经为明天的课程备好了文案，准备冲澡睡觉，当然也排除不了那些连准备都不屑于或者懒惰的；公司老板们大多还在仔仔细细地核实着各项项目的报告与资金预期，当然也排除不了那些早已厌倦了自己核实全部丢给了助理的；就连那些在远处施工的工人也都已经停止了钻头梆梆梆的声音，自然，也排除不了那些忘记关了的钻头梆梆梆了一宿。

或许我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策划着我下一场谋杀行动吧。

打开了大门，连锁都不想碰得，就从家里走了出来，向眼前这条幽静僻远的大马路上行走，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

这仿佛就像是无法走到尽头的一条道路，但却有着什么魔力，或者什么呼唤声，在吸引着我，让我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向前走着。就像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就在前面的不远处等着我一样，这种魔力在我的心里面紧紧地攀附着，好似寻求一块冰凉的栖息地一般。

寒冷的温度让这一带的昆虫都再难开口歌唱，许多虫子也都销声匿迹了，凄凉的夜色里面，就连星星也是孤零零的几颗，而且相距甚远，就像几个闹别扭的朋友一般别过脸去。

路上的副食小店门前的路灯明亮地照射着前方的路。

走着走着，没有预期到的结果就是，走到了亭子里，而亭子里面，坐着一位相别不久的人。

像是象征性地，不知为何，我听见了这句话语，总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就像是呼唤了许许多多次的声音一般，这让我想起了心里面一只呼唤着我的那个神秘的魔力。

「甄希——」

「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或许是我不该问的，或许是我不该知道的，但是心里面还是好奇着。

「和母亲吵架了」

听到了我似乎久违的词语，我翘起了嘴角。

「啊，不……不好意思……」

就像突然领悟到什么的她，向我急切地道着歉。

「没事的……」

我也没有怎么多想地就回答了。

我轻轻地坐在了她的旁边。

从哪里传来的一两声浓重的鼾声，从哪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冲厕所的声音，从哪里传来几声婴儿的半夜做噩梦惊醒的哭声，从哪里传来丈夫责骂妻子的严厉声，从哪里传来半漏的水龙头滴滴滴滴的滴水声，从哪里传来的几声看到亮光或者陌生人存在的凶猛的犬吠……从各种各样来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沉默了许久。终于，苏婷婷重新接上了话语。

「……其实，我早该想到的……」

「想到……什么？」

「让你放下仇恨，或许连自己也做不到。不，的确，连自己都做不到……」

「苏婷婷……」

「嗯？？」

「你的样子真可爱……」

我看着她严肃的，不禁噗嗤一笑。

「你呀，我再跟你说正经事呢，居然这么……不过真的……真的可爱吗？」

她吊着眉毛，比起正经事，还是可爱不可爱比较重要……

————————————————————————

「甄希……」

嗵嗵嗵……

又听见了一声熟悉的声音和一阵敲门声。

我轻轻地站起身子，伸了个疼痛无比的懒腰。

昨晚和苏婷婷大概聊了一个晚上，她的心态还是挺开朗的，如果剔除到最前面说的话，或许温柔的人内心都是脆弱的吧。大概午夜一两点，我才渐渐沿着漫长幽僻的路赶着回来睡觉。也许是很累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八点四十九分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和敲门声。

「来了来了，真是的这么早……」

听到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位风趣可爱的丫头，不过这么早究竟有什么急事呢？不对，这个时间对高中生来说已经不算早了吧，早上六点起床，六点三十左右早自修读书，七点半开始第一门课程，不过大多都是数学啊，物理啊，开头，所以总会有些晕头转向……

这么说的话，难道她……

我轻轻地扭开门把，拉了进来。

「哟，甄希——」

果然是她，不过却带着奇怪的面具。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上第二节课吗，过来有什么急事吗？还有你这面具是怎么一回事……cosplay？」

一听我这话，她忍不住咚的一下敲着我的脑袋。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来找你会有什么急事啊……不都是玩呀聊天的嘛」

「虽然这么说的确啦，不过……你不上学的吗？照理来说，今天应该是……（我回头看了看墙上的日历）……星期四……的吧？」

「嘿嘿，看来你连周几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不过的确，今天是星期四哦，而且明天还是期末考试的日子呢……」

这……这么说，也的确是……过了这么久……

「呵呵呵……」

我无奈地笑着，反正也已经不打算再去考试了。

「你不会是学校老师派来抓我去考试的吧……」

「bingbong……答对了一半……」

果然，也许我应该去参加推理大赛了。

「原本老师是派我来抓你考试的，结果又派了另一个来要跟我一起来，说白了就是跟踪我嘛，所以……我……我就推掉了……」

诶……如果不是学校派苏婷婷来的话，那么此刻……

看我脑袋半天灵光不起来，苏婷婷恨铁不成钢似地又咚地翘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当然是直接翘课跑出来的呀……真是的，这点都想不出来吗？」

当……当然，我是想到了，不……不过，心里很拒绝这样的想法……

「这样子……你没事吗……？」

「你觉得我可能会没事吗？」

的确……翘课的话，后果也相当麻烦，不像我根本就已经没有了亲戚可以联系，所以怎么翘课都没有关系……

「也是啊……」

「所以，走吧……」

「诶……？去哪里？」

「当然是去玩啊，去玩啊……」

像是小孩子一样，她鼓起了脸蛋，眯着眼睛，开心地笑着。居然还像小孩子一样跳着跳着。

「我说啊，你这么千里迢迢地翘课过来，就是为了找我出去玩？」

「有什么办法，我想不出让你振作起来的更好的办法了，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我们要甄希眼前的世界啊……」

「我好像听见了我的名字啊……」

无奈，我只好把她邀进来，她好像不把自己当做客人般地，随手就坐在了凳子上。我只能自己先洗漱了一番，最后才走出门陪她出去玩。

「去哪里玩？」

「……」

「你不会连目的地都没有确认就说出去玩吧……」

她点了点头。

看来这样子似乎要很麻烦。

「走吧，没有目的地的话，我就带你去城里逛逛吧……」

我所在的城镇里城区相当的近，硬要说的话，其实可以算是城区的边界地带，所以可以直接就走进城区的。

「好啊，走吧……」

事不宜迟，不过还是有要事要办的。我转了身，朝着反方向走去。

「怎么了？……」

「……去买早饭吃……」

吃完早饭后，我们重新走向通向目的地的道路上。

不说还好，其实我们这一路就只是走马观花。路上看到了什么假乞丐，什么假要饭，什么假贩子，都数不胜数。都说城里的治安算好的，不过谁都没有想到，这所所谓的三假集团还是包办着这里的假事业。

路过烤鸭店……苏婷婷馋得流口水，我只能按着钱包给她买了一份，她似乎不太喜欢吃番茄酱，所以番茄酱是我一个人干吃挤完的。路过麻辣烫……苏婷婷还是馋得流口水，我也只能再次按着钱包给她买了一份，她似乎不太喜欢和汤汁，所以全部由我一人包了。路过玩具店……苏婷婷的眼睛对着一只熊宝宝玩偶发着不可名状的闪光，我只能再次按着钱包给她买了一份……而她却不喜欢拎东西，所以……不可名状地我背了锅。

在城里逛了一大圈，一大堆东西都已经进入腹中，一大袋东西都已经挂在我的手上了。我甚至以为苏婷婷就是吃货的代表，或许这是她唯一一次机会再我面前展示她吃的技巧了吧？不过我似乎已经把将近一个月的口粮给硬生生地挤完了。

该吃得都吃了，该玩的都玩了，我的钱包也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了。

————————————————————————————

已经到了下午了，我们回到了我家中，把买了的东西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突然，我的脑海中迸发了一个念头……

「去爬山吧！」

我对苏婷婷这样喊着。

「昂？」

「我说，去爬山吧」

「好呀，走吧……」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手洗完了，似乎什么都没有考虑地就走了上来。

「所以我说，不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吗……？」

我疑惑地摊开手掌问道，的确，在这种时候，旅行前的时候，不应该准备一下东西吗，至少……生存必须品……

「由不是去露营，带东西干嘛……」

「至少，带着照相机去吧……」

「你有吗……嗯，反正我没有，我家也没有……」

「那好吧……还是直接就走吧……」

磨蹭了半天，我们还是各自从冰箱里拿了一瓶饮料，就走出大门，向身后的大路上走去。

那里是前不久还走过的道路。

已经是下午一点五十一分，我和苏婷婷走在两旁都是田地的公路。

「这么说的话……为什么这么突然就想爬山了呢？」

苏婷婷突然开口地问道。也难怪如此，我这么突然地说了一声爬山，其实换做谁都会有些疑惑吧。不过事实就是，我也是突然想到的，只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

「其实……就只是突然想爬山……」

「嗯……~真的吗~……」

她像是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害得我不好意思地别过了头。

「真的啦……真的啦……」

「你看，你转头了吧，这就是说谎的痕迹……」

「都说了，真的真的……」

……

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走了长达五公里的公路加小路，最终走进了泥土积雪杂草混合的山底小路。再往上走，可以明确地看见一长条蓄水排水通道，只不过现在已经干涸了许多。山上的树木都像是被寒冷的空气逼得抬不起头，重重地弯着腰。

当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几乎已经是气喘吁吁，临近最后的时刻。

我们趴在一块大石头上，静静地享受着些许温暖的阳光已经刺骨的冷风，还有脸颊旁边滑落汗水的丝润感。

「呼~呼~甄~希~」

「呼~呼~怎么了~」

「所以说，干嘛走得这么快啊，好累的」

「是啊……很累的……」

「所以~是时候~呼~该说为什么了吧？~」

苏婷婷把脸转了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出于礼貌，我也转了过去。

「嗯？~什么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突然要爬山~」

「嗯……其实……其实具体的可能，我也不太清楚……主要可能是为了寻找记忆吧？」

「寻找……记忆？」

「嗯，因为在这里，有我幼小时候的记忆」

「是自己一个人，还是……」

「和一个朋友，和一个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甄希小的时候也会有朋友啊」

「在那个时候呢，我认为自己是罪恶的根源，做了很多坏事，所以经常在她面前数落自己」

「然后呢？」

她的眼睛睁大了起来。

「然后她带我爬了这座山，在这里对我说，“没有谁做对做错，你只要认真地做就行了，这个世界上纷扰多余宁静”」

「这样……吗？」

她的眼睛突然闪烁着一道晶莹地亮光。

「然而，她离开后，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时候开始，我再次做着重复的事情，每天做着错事，每天被别嘲笑，每天每天都像是在煎熬当中度过……我……」

「没有谁做对做错，你只要认真地做就行了，这个世界上纷扰多余宁静」

她的嘴唇缓缓蠕动，一句熟悉的话语涌入了我的鼓膜。

————————————————————————

再次感到无以聊赖的夜晚又已经来临了。

自从昨天在山顶上苏婷婷对我说了奇怪的话语之后，我就变得有些释然。不明白为什么，不过心里面还是有些不可名状的感觉。喜悦？还是愤怒？还是两者都有？要知道，她可是盗窃了她的话语。

不过那天下山之后她就变得很奇怪，一言不发地走了很久。

难道在生着什么气吗？不不不，该生气的应该是我吧？

我轻轻地抬起了头，窗户外面的月光照了进来，但我看见的确是一枚吃了大半的弯月。就像我的生命被摧残了大半一般。

心里突然堵得慌。于是我推开了大门，向前面的大路上走去。

走着走着，突然有一种我必须奔跑的感觉。

那是一种似乎被我遗忘了的许久之前的感觉。

我向前凝视着、凝视着、凝视着，然后挥起了双腿。

向前面奔跑着、奔跑着、奔跑着。

乌云在不知不觉之中遮住了弯月。渐渐地开始下起了小雨。

而我仍旧在竭尽全力地奔跑着。

「啊啊啊啊啊啊啊——————」

全力地奔跑着，全力地呐喊着。

不断地跑着……跑着……跑着……

最终都会有累了的时候，我慢了下来，瘫在了草地上。

而眼前有一个熟悉的女孩子正背对着我，靠在桥边。

那是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实施谋杀的地方。

「哟，甄希——」

她回过了头，像是早就知道我会跑到这里来似地轻轻微笑地拉起了脸。

「这么晚到这里来做什么……」

雨水开始大了，开始冲刷着我的脸庞。

而此刻的她，右手一翻，一把雨伞呈现在了手上。

轻轻地走了上来，把雨伞打了开来，罩在了我的头上。

「你才是，这么晚来这里干什么……」

像是知道了我想问的问题，知道我想知道的答案似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我也跟着轻轻摇了摇头。

听到哗哗哗的水流声从桥下面穿过，像一首离别的殇歌，像一句蛊惑人心的妖言，像一处故作天堂的地狱。我不禁驻足观望。

她也回过去了头，看着那条奔流不息的河流。

我和她走了上前，扶着湿润的栏杆，静静地看着冰冷的水流过。

「我也不知道……」

终于，她也回了一句话。

## 第二十五章 暗夜谋杀

自从那天爬山之后，苏婷婷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悠。

「甄希——我们做朋友吧……」嘴里也只会念叨着这一句话。

虽然我不知道她究竟哪根筋打错了，但这毕竟影响到我剩余不多的生活，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然而我越是这样，她越是似得寸进尺般地在我眼前晃悠，在我眼前提着这句话。

她期末考试的日子已经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继续上两周左右的课。说是因为学校嫌我们假期太长了，没放就跟我们补一点回来。

「所以说，甄希……我们做朋友吧……」

她又在我的眼前晃悠，穿着浅黄色暗格棉袄，哈着热气。这股顽强不息的劲头怕是用在了错的地方了吧？

无论我怎样装腔作势地对她怒吼，无论我怎样小心翼翼地躲着她，无论我怎样漫不经心地无视着她，她似乎都不太关心。她出现在我的面前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无非就是说这句话。

真搞不懂了，就说说就能够成为朋友的吗？

「别所以说了，我完全搞不懂你的前因，根本没有逻辑上的后果好不好，还有，你这么频繁地翘课真的没有问题吗？」

毕竟学校里会采取见家人、和家人通话之类的防范措施，所以不管怎么样，翘课出去的同学都会被修理的井井有条，就像是海绵里的水一样，无论你看起来多瘦弱，他都会把你挤出水分。而且，苏婷婷的成绩算是班里面的中等偏上的水平，按理说老师们也很偏爱这样的学生，如果他们犯错的话，老师们也会异常严格的……

「所以说，完全没必要说明前因后果也可以理解的，我想和你成为朋友嘛。至于学校翘课的事情，我已经算是勉强处理好了」

「什么叫勉强处理好了……每天每天翘课出来，你不觉得很累吗？还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说话……」

「你怎么了？甄希怎么了？我就是要和甄希做朋友」

「我这种……要长相没长相要肌肉没肌肉要资金没资金要背景没背景要性格没性格的人……」

「甄希，你又开始这样子了！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我在意的是你的内心，而不是表面这种一览无遗的东西」

她咚地一下敲了我的脑袋。

「很痛……」

「谁说甄希长得很丑的？当心我去打他，还有啊性格什么的不是很重要的，只要心灵是美好善良的，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的，重点是，他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喜欢你呀」

「你……」

「嗯嗯嗯……我怎么了？」

「盗用萌的话」

她又咚了一下敲了我脑袋。

「我都说了我喜欢你这么害臊的话你居然说我盗用你的萌的话！」

突然就领悟到……原来苏婷婷这么喜欢咚脑袋……

不过她认真起来的样子和萌简直一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情感，心里居然还有点小泛滥。或许，她和萌一样……

…………

「我还得回去做饭了」

「诶？原来你的兴趣是做贤妻良母啊…%%^&\*…干嘛又咚我的脑袋啊」

「不知道，喏，我要走了哦，所以你该回答我了」

「回答什么？」

「我们做朋友吧？」

我轻轻地低下了头，然后不经意地一笑。

「什么嘛，哪里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我可是跟你说……」

她还没有说完，不愉快的劲头还在喉咙里，我把话放了出来。

「好的，我们做朋友吧」

然而她的表情就像吃了五十斤大米一样，满脸不敢相信。

「真……真的吗？」

我轻轻点了点头。

她欢快地一边唱着歌一边走回去了。

————————————————————————

我在亭子里漫长地等待着苏婷婷的放学。

好久没有这种神秘的感觉了，自从萌离开了之后，我对这种感觉慢慢地慢慢地……似乎就像遗忘任何东西似地渐渐丢失了记忆。然而现在却突然冲在了我大脑的浅滩里。和萌在一起所能感受到的悲伤与欢乐，此刻在心里复杂地做着斗争，应该说，好久好久没有这种交到一生挚友般的感觉了。

反正也是剩余生命里的一点小插曲，美妙一点又如何呢？

「两个人是朋友的话，一方就会等另一方下课结束然后一起玩耍的，所以，甄希你就在亭子那里好好等我哦，谁让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呢，没办法，我只好照顾你咯」

说起来，如果是和萌一样的情况的话，苏婷婷此时此刻，身边的朋友也在渐渐地离开她，她此时此刻也在渐渐地感受到孤立的感觉。

之前和她交朋友，或许只是自己脑子太热？不太可能，虽然我也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会答应，但绝对不是因为她说喜欢我，或者说她盗用萌的话语之类的，可能还有另外地我没有过多直接理解的地方吸引了我……

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的，月亮很明亮地照耀着大地。亭子里周围也都散去了寒气，似乎还充弥着烤肉的味道。

似乎，春天就要来临。

「哟，甄希，我来了……」

苏婷婷双手靠背地，挎着书包走了进来。

「你来啦……」

「买了点东西花了点时间……」

买东西？这么晚？

「当当当当……」

她从后面抽出两根烤香肠。

「哇，这香肠是哪里买的？似乎最近并没有这种烧烤小店啊……」

「对啊，是我从学校附近买来的哦……尝尝看……」

我接过了一根香肠，和她一起吃了起来。

「嗯嗯嗯嗯……很不或……就是有点让……」

她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语言啊，不用那么急的，又不是什么……好吃吗？」

「嗯……好吃……」

我咽完了之后，连忙称赞。

「好吃的话，我这根你也吃了吧……毕竟我也已经吃过一根了」

我二话没说，直接把她的那根咬了一小口的烤香肠吞掉了。

而不经意地发现，苏婷婷的脸特别红。

「这么说的话，今天早上发生过一件事哦……」

「什么事？……」

………………

——————————————————————

「对了甄希，我想去你家看看……」

「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为什么要去我家……」

「怎么了嘛，说得好像我从来就没有去过你家一样的，不是几天前才去过吗……还是说不愿意我去你家，反正我也不可能会做什么越界的事情吧？要做也是你做吧……吃亏的又不是你……」

她半红着脸，低着头说着。

「什么跟什么……只是，家里有点乱……

「那正好，我去帮你收拾一下……」

耐不住苏婷婷的热情，最终还是把她领会了我的家。

「不过……这里也太乱了吧……上次过来都不是这样的……」

桌子上一叠泡面，桌子旁边的凳子七扭八歪地坐着，沙发上好多薯片包装壳，地上还有一大堆灰尘，也有一堆废纸。

「嘿嘿嘿……」

毕竟……从那以后我都没有什么时间打扫了，都把时间花在了策划上。不过这种话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说出口的。

「算了算了，都别闲着吧，我帮你整理客厅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卧室好好整理一下，我好了就去看你」

像是保姆一样的话语，不过我还是照办了。

什么嘛……意外地很会打扫卫生嘛……难道她的兴趣真的不是贤妻良母吗？我此刻心里还是揪揪地怀疑着。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打扫吗？」

「嗯……父母的房间还有……书房……」

「好的，那我就收拾书房，你去收拾你父母的房间……」

她像是给自己分配任务一般，将抹布浸了浸水然后就自顾自地走向书房。感觉这个家好像她来过好多次一样的。

也不管那么多了，我也浸了浸抹布，就一个人走向父母的房间……」

父母的房间很久之前来整理过一次，不过现在又变得这么灰尘慢慢，蜘蛛网遍角落了。

想起小时候，他们和我讲小故事。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没有什么烦恼，每天快快乐乐地活着，没有和“朋友”称兄道弟，没有被“同学”欺负欺骗。虽然小宇宙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还记得，那个时候，父亲也会偶尔中午回来带点排骨，煮排骨汤，和餐桌上那些可以直接食用的欢声笑语。还记得，有几个晚上，半夜爬到父母的床上，让他们一起去看流星雨。还记得，那个时候和母亲一起洗碗做饭，等父亲回家等待肚子咕咕咕地惨叫。还记得周末和父亲一起玩游戏胜利的时候摆出的自豪的眼神。还记得还记得……

还记得的很多东西，已经被时间慢慢地冲淡了。我们总是用还记得来修饰回忆的东西，殊不知这种还记得的标志也已经渐渐地解了体。那些所谓还记得的画面也正在一点点地流失着。

或许即使不记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我也就要脱离这个世界了。

「甄希——你过来看一下……」

书房传来苏婷婷的声音。

「昂？……我来了……」

我拿着抹布就踉踉跄跄地跑了过去。

而此时的苏婷婷正在拿着那本《追忆似水年华》的上册，我所唯一拥有的一本。

「这本书怎么了？……」

「这本书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了？……」

她开始翻动着。

「从从第一页开始，似乎每隔几页就会被圈出一个字」

我眼睛瞪了大起来。

「这么说，想起了当初我向萌问过的这个问题，她却没有回答，反而抵着嘴唇说是秘密……」

「这本书……是你的萌给你的？怪不得前言页写了“萌”一个字呢……」

「不不不，那个萌是我写的，不过这的确是萌送给我的，在我们刚成为朋友的时候……」

她听了我的话，有些疑惑地翻着那本书，像是顿悟一般，拍着书本。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么啊！」

「拿纸来，我帮你写一下」

我从书柜顶端的日记本里撕下后面空白的一页。

然后看见苏婷婷就在上面，一边翻着书本，一边写着。

几分钟后，她把那张纸给我看。

『

给 亲 爱 的 珍 惜 ：

枕 梦 停 和 珍 惜 是 永 远 的 朋 友 。

』

「枕梦停？」

「大概就是她的名字，沈梦婷」

「珍惜？」

「大概就是你的名字，甄希」

「所以说……」

「所以说，她把你当做真正的朋友」

或许，在我的心里，早已不把萌当做朋友了，而是更加深度情感寄托……

———————————————————————

虽然今天是实施谋杀计划，但是苏婷婷出现在这里完全是个意外，我并没有把她划入谋杀的计划之内。

尽管苏婷婷的存在让我的计划比较难以实施，但是也并非不能实施。

我在天台上，吹着清凉的风。此刻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三十六分。整理完书房之后。苏婷婷仍在整理着仓库。虽然早晚会发现有点不对劲的，着终究还是有点对不起她，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在家里的二楼跳下去摔不死反而半残的话，那就比较痛苦了。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走到了离家里最近的废旧房屋里。这里有5层，大概有12米，从这里跳落到底上，因为距离不长，所以根本也就不需要算空气阻力，也就是说，直接当做自由落地比较好（虽然形式和平抛差不多，不过水平速度不大）。假设g取9.8m/（s^2），——刚好，刚刚学过的平抛物理知识用上了。也就是说只需要1.562秒左右就可以落地了。我的体重是57kg，假如不算空气阻力，假设接触时间是0.01秒，那么……好吧，虽然不太清楚该怎么算，但大概接触时反弹力会很大，已经足够把人压成肉酱了吧……

不管了，从这么高跳下去，应该没问题地去见阎王。

「好了，是时候了」

月亮照耀在黑色的大地上。

我轻轻地爬上窗户。然而腰却被一把抱了住。

「是谁？」

我还没等待回复就被抱着返回了陆地。

我回过头，看见的是一双哭红着的眼睛。

「苏……」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听见了一声响亮的耳光。

趴——

我的左脸上红了一块。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去寻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你到底在害怕着什么？你到底在恐惧着什么？所有人都在抵触你？所有的人都在排挤你？那么我和你口中的萌算什么！我们不是你的朋友吗？我们会抵触你、排挤你吗？你有什么痛苦和悲伤的和我说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承受自己承受自己承受，最后承受不了自己发泄？我们可是你的朋友啊！一直自己承受怎么可能会好过！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你把你的痛苦全部都告诉我吧！不管怎么样！这比你自己一个人承受的要好太多！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你这么害怕做出一点点改变吗？信任朋友难道就是你口中说说的而已吗？我……我……」

她低着脸，泪水落了一地。

我轻轻地将她涌入怀中。

她用尽全力地抱着我的肩膀，泪水在我的肩膀上滴落下来。

或许，她一直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拯救我的吧。

————————————————————————

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苏婷婷在我的门前。

或许，萌说得对。我不该一个人承受，以前我没有朋友，现在我有了朋友，我不应该把痛苦都一个人藏着噎着。或许我需要一点改变，而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寻思着怎样轻生，或许……

「甄希，今天再在去城里一趟吧……」

或许，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未来……

「你要干嘛？」

「去玩呀……趁好天气……」

这么说的确，今天也是好天气……

「你不上学吗？」

「啊呀，真是的，你不上学都把星期几完全给忘了呢，今天可是周六啊，而且是期末考试考完的补习，所以学校也顺应名义地取消了周六早晨的晨读。」

「这样嘛……」

苏婷婷和我一起走在城里的偏僻小路上，话说今天天气也算是好的。不是传统意义上好的，只不过符合我的标准，多云，街边的草地上枯萎的草开始伸出嫩芽。远方冻结的河流已经恢复了流动，哗哗哗地带走着沉重的冰块。路边嬉戏的小孩子似乎也都开始省去了棉袄的燥热，开始穿起了微薄的外衣。

一切都像是新春的样子。旧的冬天快要离去……

路边突然窜出一只小兔子，一动不动地蹲在公路的边缘上。

苏婷婷凑了上去它也不害怕地逃跑。

「甄希，你看……像不像……网球场的那一只兔子？」

摸着兔子柔顺的毛，苏婷婷这样说。

「这么说……的确有点像……」

说着我也顺了顺它的毛，它像是很享受地眯着眼睛。

半晌后，我们把它放了下来。

「这么说，它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

苏婷婷闭着眼睛，瞧着脑袋正在说着，但此刻我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了那只兔子上——因为兔子跑到了中间，而此时，一辆歪七扭八地开着的卡车飞了过来。

不好！……

我急忙地冲了上去，赶忙把兔子往边上一推。

而我，也被自己推向了生命的尽头。

随着猛烈地撞击声的沉鸣，我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明明……已经准备要多少改一点了……

明明……都已经交到朋友了……

明明……听到了我梦寐以求的朋友的声音……

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必须把这条命还给他们？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

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

「撑着！甄希！撑着！你会没事的！我马上就叫人来！撑着！」

看到朋友为自己着急的表情，看到朋友为自己滴着眼泪的表情，看到朋友为自己大声呼喊着的表情。

此刻——我心里想：也许，能交到萌和苏婷婷这样的朋友，我这一生也算没有白过了。

渐渐地，不在花力气思考了。

就这样……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这……

————————————————————

「快来人！快来人啊！救命啊！！！！！！有人被车撞了！救命啊！！」

甄希的脑袋后面都是血！满地都是血！满身都是擦伤的血，手肘关节也骨折得不像样子向里面弯折！呼吸也渐渐弱去，心跳也是！

我嘶声力竭地喊着，可是这个世界却不予回应。

「自己跑过去的，自作自受」

一个手里拎着菜的人，缓缓绕道走过。

「自己有人救还叫别人，我可是上班要迟到的啊」

开着轿车的人探出头来，恶俗地说了两句又开车走了。

「唉，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比老人还会碰瓷……」

# 第四话

# —哭泣与痛苦却难以比拟伤口——

每当我觉得天空就要变暖的时候，寒潮又突然席卷了回来。天空布满着漫不经心却随处可见的裂痕般的邪风，四处寻寻觅觅，似在寻找着自己多年来需要报复的仇恨，他们疯狂而又不落一处的性格，扭曲而又分裂多次的心理，痛苦而又臆造快感的思绪。他们恶意制造祸端，他们旨在寻找乐趣，他们将一切都视为可以抨击的摇篮。

## 第二十六章 喋喋不休

「你是目击证人，所以，你应该了解当初甄希死亡的情况吧？」

当我面前穿着整齐的制服的警察开始盯着笔下的语录本，当我旁边穿着整齐的制服的警察开始打开手心中的录音笔，当我面前远处穿着整齐的制服的警察开着似乎相当高级的摄影机，当我的双手开始紧握拳头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怎么不说话了？」

「喂，喂，喂！快说话，我们可是很忙的！」

如果我把一切都说了的话，他们会听从会记录吗？如果我把一切都如实上报，他们会竭尽全力地调查吗？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一不漏地讲述出来，他们又会认真聆听并且没有怀疑吗？

真是的，我在担心什么？难道我跟甄希一样认为这个世界吗？不不不，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还是……

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一个景象：

一副又一副面目狰狞的人，围绕在我和甄希的身边。

「别浪费我时间啊，快说话！」

「就是就是，开着摄影机可不是玩的，到时候资源的费用还得你出的」

一副你自己闯的祸你自己收尾的面容。

「我……」

「性名：」

「苏婷婷」

「性别：」

「女」

「年龄：」

「16岁」

「好，现在说一下现场情况：就在昨日，名为甄希的一名男高中生在城市城郊分隔的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是的」

「那么关于甄希的事故调查现在正式开始。首先，你能回忆一下，你看见的甄希死亡的过程吗？」

回忆……甄希……死亡……

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倒在血泊里……

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甄希的后脑勺全是血……

倒在血泊里的甄希，血不断地从后脑勺中喷涌出来。

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血……！！！！！

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甄希死了……

甄希微笑着……

「啊啊啊啊啊…………」

我捂着脑袋。脑海里甄希死亡的样子。失声痛喊了起来。

「喂，冷静一点，你当这里是游戏厅吗？给我闭嘴！」

一个警察拍了拍桌子对我大声吼叫着。然而我的脑海里仍然都是甄希死亡的场景。明明……明明才放弃自杀的念头，明明才……

甄希死了。

明明才放弃自杀的念头……

甄希死了。

明明才和他成为朋友……

甄希死了。

明明……

甄希死了。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说这件事情！

甄希死了。

我受够了！不要再和我说这种事情了！

甄希死了。

甄希死了……

我的脑海里此时此刻，只有『甄希死了』这一事实。

「你给我冷静点！现在是在录目击人笔录！你这样子不配合让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和你这种学生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还要忙！块交代！」

录视频的警察嘴角一撇，对我大声不屑地嚷嚷着。

「就是啊，早点把案件交代出来，我们也好去餐厅吃饭了，都十二点了。不要以为你这样拖下去我们就会等你的！」

旁边做录音的警察皱起眉头对我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面对我一言不发，但却全身打寒颤的样子，录笔录的警察用中性笔敲打着厚重的桌面，一脸不满地问道。

「我……」

我的嘴唇缓缓张开，一滴汗水从额头上滴落了下来。

如今的我，还能怎么办？

「所以说……」

「甄希，因为救一只快要被车撞死的兔子，被那辆车撞死了」

我直言不讳地把事实全部说了出来。

甄希死了。

甄希死了。

甄希死了。

甄希死了……

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

「哈哈哈哈哈……」X3

「真是好笑，哪里有人会为了救一只兔子丧命！不要胡说八道了，快交代实情！」

甄希死了，这不是事实……

「啊啊啊啊啊啊！！！！」

我哭喊着，趴在桌子上，继续哭着。

「你继续回想点什么东西啊，如果想到了就对着摄像头说，我们可是要去吃午饭了！」

他们走后，不到一分钟，我也走了。

既然不相信，又何必问我？

——————————

「这次叫你过来想必你是知道原因的吧？」

坐在我前面拿着笔的警察说道。

「什么原因？」

「肇事者似乎找到了……」

「就在昨日，一个公路公司向我们警察厅上传了一部视频，虽然说很不清晰，但是现场似乎就是甄希死亡的现场，车牌号码从监控视频里面出亮了相，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号码找到了车主人。就在你旁边」

「王家卫，男，43岁，职业是神龙游戏公司的游戏运营职工……」

「警察先生，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撞人！警察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呀！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工而已，我哪里有胆子敢撞别人呀！警察先生！……」

还没有等警察说完，这个王家卫就开始掩面着诉说。

「没事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是不会将您捕捉归案的，现在社会讲究的是证据，所以如果你没有撞人的话完全不用担心……」

警察也似乎实打实地回应着他的诉说。

就像诡计得逞一般的，他开心的笑了。

「谢谢警察先生！谢谢警察先生！」

明明自己撞了人……还一副自己被冤枉的情形……

「那么，现场来说明吧，苏婷婷，当时撞死甄希的过程以及最后是谁撞死甄希的，你应该给个合理的解释了吧？」

甄希死了。

脑海里每次浮现这四个字简直就像是地狱一般的感受，甄希……

我咬着牙。我紧紧地咬着牙，我竭尽全力地咬着牙。低着脑袋，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

「甄希为了救一只兔子，被一辆车撞了」

「这种说话还是算了，你以为是在讲故事吗？算了，这样的话，他是被车撞死的吧？」

「没错」

「什么样的车？……是像小轿车，电动三轮车，大巴车，卡车这种的吗？」

「是一辆集装车大小的卡车」

「那你还记得车牌号吗？」

「车牌号？」

「记住逃逸车辆这才是一个遇险的人该做的事情不是吗？你虽然只是学生，但是这种理念学校应该有老师跟你们说过的吧？」

出车祸不是先救人？是先记住肇事者……？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报仇重要？为什么给我丢这种显而易见而你却回答出错的答案的问题？

「没有。我只知道，救人要……」

「这些都不重要……我要问你的是，你到底又没有看到车牌号？」

「没……有……」

「所以说，你这个唯一的目击证人都无法在这里作证的话，就说明肇事逃逸的人还不能找到吧？」

「大概……吧……」

「那就说明，你目前自由了，王家卫兄弟」

「谢谢警察兄弟，谢谢警察兄弟！」

「那么，现在本案就宣布先暂停调查，犯罪嫌疑人王家卫目前无罪释放，等到有新的线索在展开调查……」

明明，犯人就近在咫尺……明明就是根据线索找到的犯人……就只因为我一句话，就否认了其犯罪的行径……尽管甄希自己钻到他车前，他也摆脱不了肇事逃逸，醉酒驾驶的罪名！然而，又有谁能证明是她杀死了甄希呢？还有谁能证明萌是真正的为救一只小兔子牺牲的人？

「签了这份子……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我草草地签了我的名字在上面。

甄希死了。

我的泪水滴在了签字纸上。

我转身向门口走，还没有走多久，就听到背影的交谈声。

「警察先生，警察先生，谢谢你，这是孝敬您的！」

「哈哈哈，这种小事情还是不是小菜一碟，比起你的坦率近人，那个女学生反而就像一个顽固的老头，一开始脑袋发疯一样地喊着，现在也坚持着甄希是为了救小兔子而死的这种歪曲的现实，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不用担心……是吗？看来我选择相信警察真是一种错误呢！

就连世间称为公平公正的警察，如今也会被老百姓的“礼物”所心动，而做出种种违背警察道德的事情。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难道就没有人会为自己的所做的事情付出正当明确的代价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就会被受到欺负吗？……难道……在这个世界……是权势钱财当道的世界吗？

难道我们所处的世界，就真的没有所谓的真相、真理之类的东西吗？

甄希所认为的世界难道就是真的世界吗？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欺负别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讨回公道？这个世界难道从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定型了吗？

————————————————

「我们是县警察厅搜查科的搜查人员，我们怀疑，苏婷婷跟甄希死亡的案件有关！，请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吧！」

在学校读书的日子，一堆穿着警服的人走了进来，举着身份卡。

我轻轻地站了起来，在众多迷离狐疑的眼神中走出了教室。

路上，没有人愿意和我搭话，那些看起来很严肃的警察却始终小声地和同僚对着话。

到了警察厅，倒了一杯水，就坐下来和我谈话的一个警察早已等候多时。而其他到场的警察也各个没事人一样地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苏婷婷是吧？」

「嗯」

「不要着急，你只要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就行了」

「好的」

「不过先听我说个小插曲」

他的脸上轻轻一挥一个神秘的笑容。

「我们前几天在研究甄希死亡的那段录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距离现场很近的人，目睹甄希被车撞后，立马就冲了上去，那个人就是你吧？」

甄希死了。

「没错，是的」

甄希死了。

「可是，现场的目击证人我估计不止你一个，在这之前看来似乎都很符合常理，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就用普通的常理解释不通了。」

「什么事情？」

我的拳头始终紧握着，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接下来路过的路人看到你抱着甄希，就匆忙地跑开了，以致将近1个小时从来没有人来救助你们，直到120的车赶来」

「什么？」

「没错，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可能看到了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选择避而不见的，比如说……凶手正在补刀……凶手正在……」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杀死甄希？！我为什么要杀死甄希！？

「或许，你可能会说，“我怎么可能会杀死甄希，我为什么要杀死甄希，他跟我又没有什么仇恨。”于是，为了接近案件的真相，我们不得不从学校方面获得了监控查看的特权，从你入校开始到甄希出事那天，花了三天三夜一只研究着。最后发现很多可疑点……」

「什么可疑点……？」

「就是，自从十月份开始，每天下午吃晚饭的这一空挡时间，你都会在没有人的时间下去甄希的座位翻东西，还有还可能到垃圾堆里翻东西。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当时所作所为的原因吗」

「我……」

如果我说出，当时只是为了获取甄希的谋杀计划，他们又会相信吗？如果我不说出这样的事实我又可以说怎样的呢？应该不会相信的吧？

「还有，学校监控又显示，你和甄希有将近一百多次出现在学校偏僻的一个角落的网球场里，你又可以解释一下你们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吗？再有，甄希从今年一月份左右就没有来上学了，你又怎么解释这一情况？」

我们在那里聊天？—如果我这样回答的话，情况又会变得怎么样呢？

那是自然，我和甄希是朋友，然而甄希却一直想要自杀，为了什么原因我费劲心思去拯救他。如果我这样说出来他们又能有几分相信呢？

「不想解释，还是解释起来很复杂？别以为你不说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我看，要我来解释吧：首先，你和甄希一开始还是朋友，但是出于什么矛盾，或者什么仇恨，你开始讨厌甄希，于是为了报复甄希，每天都在他的书包里做一些什么恶作剧，投一些书本扔掉啊，之类的。但是甄希没有发现，而你表面上也和之前一样，所以你就没有受到怀疑的成分，但是突然有一天，甄希知道了你对他做的事情，于是很气愤，于是他气愤地退了学。并且在退学前狠狠地打骂了你，所以你就怀恨在心，准备什么时候把他给暗算了。终于终于终于，在某一天，你跟上了从城市从向农村的他，叫好了一辆连车牌号都没有的小轿车就把甄希跟撞了一下，逃走了，而你怕甄希还没有死透所以又去补了两刀……」

真是很好的故事，可惜那不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

「那事实到底是什么，你快说！」

「事实就是，甄希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从来没有吵架，我也从来没有恶作剧，然后这场车祸纯粹是肇事司机自己喝醉酒开车歪七扭八地开着，所以撞到了甄希，而且着纯粹是个意外，和我没有一点干系……」

我气愤地拍了拍桌子，站了起来。

「那种视频能说明什么，你们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要在当警察了，好好的肇事司机不去寻找，反倒受了贿赂来冤枉我。真是替你们警察事业感到悲哀!我走了！」

我走出了警察厅，没有人来追我。

## 第二十七章 刨根问底

「快说！你到底都干了什么！」

母亲在我的面前大声斥责着，她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

「为什么你每次每次都不让人省心，这次还和别人死扯上关系！我！我！……」

母亲回头仔细搜索着什么东西，然后拿起了门边上的扫帚，一把向我抽打了过来。

「我看你就是没有人教你！没有人教你怎么生活是吧！啊！我看你就是活着不耐烦想去死了吧！啊！别以为我不可以整治你！好歹我也是你妈！」

她一边抽打着我的腰，一边大发雷霆地鬼喊着。

而我始终都没有做出防守状态。

「你！我就说你肯定找了男人吧！我就说你肯定找了男人吧！你就是一窝屎，臭得发霉的屎！你以为自己多高尚啊！读了两年书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

什么叫找了男人？甄希顶多只能算朋友。还有，一窝屎又是怎么了，反正我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是从来都不管我的吗？明明每天就知道跑出去玩，还有脸说我。我就是这么高尚，我就是读了两年书怎么了，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了？我做了什么让你掩面尽失的事情了？你以为你是我母亲你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了？不要以为我没有你就不能活了，家里的家务，哪件不是我做的？哪件我做得不够好？哪件你插过手帮我一起做过？现在和我说你是我妈？现在你跟我说我是一窝屎？可笑……

「你现在还学会了不说话是吧？就这样说你两句还眼睛冒火地盯着我，你以为我是吃素的吗？老娘吃的盐都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还想这样来搪塞我？我看你是不知好歹！不知好歹！」

一边说着不知好歹，一边用扫帚柄用力地抽打着我，一边摆出凶恶模样的母亲，在现在看来，或许恶魔都比她善良一万倍。总是不满足地抽打着我的身体，总是像不够用的眼神，丝丝渗入的咒骂着我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生物分子。

「你还盯我！你以为你是哪位大人啊！你还敢盯我！你现在长大了，有本事了就会盯我是吧？真不知道学校这么多年来都教了你什么东西，尊卑孝道一点都不懂！真是怀疑你这个脑袋里装了怎样的东西！」

还是一样，说一句话抽打一次，说实话，不痛是骗人的。不过在此刻，我的心里还是依旧在甄希上面。如果甄希说的仇恨算是一种人类固有属性的话，那么我也应该会有。如果要说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现在。

「你这小贱人！自从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你就学会敷衍我了！你就学会用这样的眼神来看我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不！我没有做错什么！做错什么的是你！你为什么要和那个男人来往！你自己被卖了都不知道！」

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说着，就像跟一个负心汉的宣言一样。

「你别以为你不吭声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别以为我会放过你！你就是一个贱人！一个贱人的女儿！」

一个……贱人……的女儿……？

是指父亲……吗？

X——

「叫你做饭也做得那么慢！你还会做什么！啊！你又是欠打了！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

母亲拿着筷子抽打着拿着饭碗的我的手指。

到底要做什么？！我已经受够了！

我的眉毛在此时瞬间就笔直地竖了起来。

「你！你！你！还敢用这种眼神来看我！」

她立刻拿起筷子，往我的眼睛打来。

母亲……每个人的母亲都一样的吗？……每个人的母亲都是这么凶残的吗？……不是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吗？或许……只是母亲， 并非妈妈吧……为什么现实中的母亲就是这样子不讲道理、蛮横、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人呢？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家的母亲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呢？

从小，我就没有父亲。一直一直一直以来，都是母亲从外面拿钱进来，而我整天整天整天则是做好家务等她。然而这样的生活渐渐地失去了色彩，母亲每天大酒疯地排开门，一见我就开口咒骂我，已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的，我渐渐开始讨厌这样的日子，每天晚上，都想逃避逃避逃避。

「还敢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她用力地用手拍打着我的脑袋。我的手猛地抖了一下，然后手中的碗义不容辞地摔在了地上。

一声清脆的，像是从坚固牢笼中脱困的鸟儿一样，像歌唱着自由与梦想的人一样破开了声音。那声音似乎在无休止地嘲笑着懦弱的我。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副模样？这副……残酷不止的模样……

而她就像笑开了花一样地嘲笑着我，整副脸『你作贱，你活该』的字样。此时我也已经明白了，原来我之前一直都在幻想的事情：母亲会变得善良，和其他母亲一样。至今为止已经没有了会实现的迹象，重重迹象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着我，如果我自己不握紧拳头，将最终也逃脱不了罪恶的魔杖！我将永永远远坠入地狱。

「我……不是贱人……」

这几天里，我一直想回驳的话语，如今在泪水的怒视中，我渐渐地开了一直以来都没有怎么回复的话语。

我……不是贱人……

也不是……贱人的女儿……

「呵呵，你不是贱人还有谁是贱人啊！没有人比你还贱，一天到晚就知道勾搭男人！就知道勾搭男人，还说自己不贱！还说自己不贱！」

我……！不是！……！贱人！……

「我……不是贱人……」

我再次说着这句话，用力地怒视着母亲。

母亲“切”了一下，说了句「还是欠打」就一巴掌准备抡了过来。

而我，此刻也已经不会在让步了，一只手实实地挡住了。

「你这家伙居然还敢还手！你果然就是贱人……！」

甄希说得对，不去恨别人，很难做到。而当初的我也没有意识到。

X——

「看来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女儿呢！」

她的嘴里，似乎说着什么样的话。

「我……不是贱人……」

我说着我认为是正确地话语。

她一把手飞了过来。

我就像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把自己的手努力横挡着，将母亲的攻击就这样挡了下来。

已经不能再奢求别人能有什么改变了，或许改变的，是自身。

「你！你竟然感挡！母亲打女儿天经地义，有什么理由可以挡着的？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把我这个母亲放在你的眼里！别以为我宠你就可以做这种事情！学校到底教了你什么？！你到底学了什么？！」

所以说，学校到底来说，除了一些公式、现象、英语字母、古诗、历史，就什么也没有教给我们的了。学校说过一些孝道，然而学校里学生对母亲的印象都是温柔和蔼可亲从不打人骂人，以此相当推出的孝道而言，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说……

「我看你简直就和你的爸爸一样贱，简直贱到骨头里了，我赚钱供你吃喝穿读书，你居然还敢这样对我！」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这关我父亲什么事……？？！！

这关我父亲什么事……？？！！

我紧咬着牙齿，全身的愤怒都挤在我的脸上，把我的脸扭得乱七八糟，简直就像是一个恶魔，一个根根本本的恶魔！

「你说我父亲，她怎么了！？」

「他？呵，怂包一个！」

「我不准你这样说他！」

我的父亲，明明从来就不提，现在却跟我提！既然跟我提，那就不要侮辱他！在我眼里，天底下任何父母都比你好！

「呵，果然你和他一样，都是贱人！说你你还不承认！别以为你是我女儿我就不敢打你！」

我……不是贱人……

我父亲……也不是贱人……

要问谁是贱人的话，目前为止也只有你才够资格！你才真正地适合！

「我说了，我不是贱人！我父亲也不是！」

「别一副你读了几年书就可以这么风光的样子！读了几年书还不是老样子，改不了贱……」

她意识到自己被扇耳光的时候，我也才刚刚意识到手心的红烫。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人，而且第一次的对手就是母亲。

「你这混蛋！你居然敢打我！」

她翘起了鼻梁，脸部极度扭曲，在身边抓起凳子就猛地向我咋来，而我此刻也已经没有耐性地也抓着凳子起来防守。接住了她的攻击，然后我就向她挥去。

我……不是贱人！……

我的父亲……也不是贱人……

尽管没有了解到父亲是怎样的人，但是不知为何，心里面就是不准别人来污蔑他，就算是我母亲也不行。说起来，其实所谓的“母亲”也不过只是每天出去一整天，晚上回来骂我的人而已。

好歹也是母亲？如果你母亲为了钱，把你抛在荒野，你被好心人收养了，以后你飞黄腾达了，你母亲跑来找你，说好歹也是母亲，让你给点钱她。你会怎么做？那不过只是笑话，生下来自己不养，就已经算断绝母女关系了，就选血液是相近的，也不能决定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态度。

换句话说，如今我的母亲不是我的母亲了。

X——

「我父亲到底怎么了！你要这么诋毁他！」

我皱着眉头盯着举着凳子的她。

然而她还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说着什么贱人。

「你爸爸还不是跟你一样的贱！每个人每个人都是这么贱！还别不相信！就是这么贱……贱人……贱人……贱人……贱人！！」

像是说着过瘾的她不断地说着贱人贱人。

到底，到底我父亲哪里得罪你了！

到底，到底你哪根筋搭错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针对我们！

「我父亲到底怎么了！他做过什么事你这样对他！」

「还想你父亲！还想你父亲！你他娘的就是一个贱人！只有贱人才会想着另一个贱人的！别以为你父亲好，比你好不到哪里去！简直就是一个自私、无赖的流氓！简直就是一个混蛋！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

她就像是发疯了一样，嘴里喊着贱人，脸上还裂开着恐怖的笑容。

贱人……贱人……

你才是贱人吧！你才是不折不扣的贱人吧！凭什么骂别人！凭什么！

她的话语把尘封了许久想问的问题都给打了开。

「他不是贱人！说到底，从小你就不跟我提他，他到底做过什么事，到底叫什么名字，到底长的什么样子！他在哪里？到底是死是活？到底多高，到底和你是怎么有了我？到底他是谁！你从来都不跟我说，一提到他你就整张脸扳地比天还高！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跟我说！我现在长大了，我有权利知道我应该知道的东西！」

「你个贱人！还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怎么生了个你这样的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贱人！」

不知道为什么，她已经像是发疯了一样地喊着贱人。

或许，从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她就已经把我和我的父亲当成一个一无是处的贱人了吧？

我放下了凳子，一言不发地转过头，向我的房间里走去。

没有人能打扰我，在我的天地里。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颗金黄色的星星。那是从甄希的玻璃瓶中偷偷拿出的一颗，保存了很久很久知道现在都还棱角分明的一颗纸星星。

听说纸星星只要积满99颗，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实现一个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愿望。而甄希的玻璃瓶中已经有了99颗，虽然99颗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而甄希的愿望终究实现了吗？

或许是实现了，或许是没有实现。

或许传说的99颗纸星星少了一9，应该是999颗吧？

又或许传说的并不止999颗吧，或许传说根本就是所谓的无稽之谈。

不过，这颗纸星星上能感受到甄希纯真的温度。

我静静地凝视着这颗金黄色的纸星星，慢慢闭上了眼睛。

## 第二十八章 波涛汹涌

「你还记得上次那件事吗」

「啊？上次那件事啊？」

「啊呀，不会那么快忘记了吧，才过了三四天啊」

「所以说到底是那件事啊？」

「你在想想，那么冲击性的事情，怎么会不记得呢？」

「嗯~冲击性的事情？到底是哪件啊，那几天我家里也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所以有点混乱」

「就是几名警察突然闯进来的事情啊」

「啊，原来你说的是这件事情啊，那我当然还记得啊」

「那个警察把苏婷婷叫了出去，而前面说了一句话还记得吗？」

「前面说了一句话？啊，好像是……什么苏婷婷和甄希死亡的案件有关……这么说，甄希好像死了……」

「对了，没错，甄希死了哦，那个警察就像是一个执行公务的小经理一样，戴着蔑视的眼光看着苏婷婷」

「啊，那种眼光，果真很恶心呢，确实很恶心」

「确实哦，还一脸凶样」

「我们是县警察厅搜查科的搜查人员，我们怀疑，苏婷婷跟甄希死亡的案件有关！，请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吧！」

「哈哈哈哈哈！」

「不过话说回来，甄希死亡的真相很多人都在秘密的调查哦？」

「啊？什么秘密调查？」

「就是甄希是怎么死的啊，怎么和苏婷婷扯上关系的？之类的」

「说起来，苏婷婷的话，还是我暗恋对象呢，从小学开始」

「诶？是吗？那你们什么时候成了吗」

「很遗憾哦，虽然一开始我是有表白啦，不过她说我太恶心，就……」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么容易得到还能称为女生吗？现在的女生要不喜欢有钱人，要不喜欢很帅的人，要不喜欢有权有势的人，可惜啊，你什么都没有哦……」

「诶，我父亲和母亲是开建筑公司的，所以钱还是很多的哦」

「是……是吗……不过，话说回来，你以为甄希是怎么死的呢？」

「什么怎么死的……我其实一点想法都没有……」

「有人说甄希是被人打死的哦」

「被人打死？」

「还记得有一次，甄希因为抢小混混的女朋友，被按在食堂前暴揍吗？」

「啊，那个啊，那个我还记忆犹新呐！那个滑稽样，我现在想起来都想笑，眼睛紧闭着，就在还害怕着什么一样。」

「明明自己去抢别人女朋友的，啊，对了，最近学校里有流传这样的一个版本哦，甄希因为又去惹了那个人的女朋友，所以又被那些人给暴揍一顿，但是下手却过狠，直接死了」

「下手过狠……吗？……我觉得早就该打死他的！整天摆着一副臭样一副清高模样，特别是他看人的眼神，简直就像在看一群猴子，自己说话也不说，每次班里举行活动他也都不参加，一个人在旁边玩。打死应该，早就该打死了，这种人呢为什么现在才死啊！！」

「对啊，有一次我向他借橡皮，不过还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第二天他就来向我要了，简直抠门地要命，有几次问他借钱，他却说没有，明明回家的时候都还掏出钱买玻璃瓶。」

「甄希他做人真失败」

「没错呢，简直就像一坨狗屎」

「哈哈，以前甄希在就没怎么说，憋在心里，现在他死了，我就可以随心随欲地说咯」

「对了，还记得班里流传的那首小歌吗？当然还记得啦」

「甄希糗，甄希烂，甄希是个小破烂。甄希坏来真失败，梦里打了个小野怪。甄希丑，甄希菜，甄希的成绩下三滥。甄希是个可怜虫，没有朋友家又穷……」

「哈哈哈」

…………

甄希离开人世已经好多天过去了，自从上次警察入校找我问话开始，甄希死去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学校，就连相隔七八千米的其他学校也都了解了个大概。

于此同时，关于甄希的坏话也从班里校里不胫而走。就像长了翅膀的松鼠一样，四处窜动。

耳边的话语愈发严重。

听到身边的这些人在诋毁甄希，心里的莫名正义感就特别地强，不过一直以来都遮掩着自己的冲动。

「所以说啊，甄希这种人自作自受，自己死了还要国家给他分配入土的地，唉……真是国家的悲哀啊……」

「切，甄希那种自私自利、又贪小便宜、又见不得别人好的家伙，还是一个怂包，关键时候什么都不做，早点死就是应该的！」

「就是……」

不能再隐忍了！不可能在隐忍了！如果还是隐忍的话……我无法想象我能变成什么样！

Pang——

我冲了上去，用力拍打着桌子。用力瞪着那些惊慌失措却又自以为没有犯罪，正义凛然的人。

「你干嘛啊，又没有说你，着什么急？」

一脸无奈地笑着，然后半眯着眼睛看着我。

「你们刚刚为什么要说甄希坏话！凭什么说他的坏话！」

我不知为何，瞪着超级大的眼珠子，用着非常生气的语气大声叱喝着他们。

「要你管啊，我们说甄希的事情，你和他又没有关系，还是说你是他女朋友？」

「你们刚刚为什么要说甄希坏话！凭什么说他的坏话！」

「啊？！！我说又怎么了？啊！？？反正他都死了又听不到！关你什么事情啊！啊！？别自以为是！切，贱人就是矫情」

贱……人……？？……

我的怒火在瞬间就爆发了，我抡起旁边的凳子就向他一阵狂砸。然而没有用，他紧紧靠右手就全部都挡住了。

我这才想起，他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体育特长生。

他接住了我全部的攻击，并且还抢过了我的凳子。

「你发疯了是吗？你不问一下在场的同学，这个学校最能打的人是谁？你不问一下在场的每位同学，这个学校谁是打不败的战神？」

他的眼睛就像发疯一样放着绿色的光。绿的耀眼，绿的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一样的光芒。

「你们刚刚为什么要说甄希坏话！凭什么说他的坏话！」

「为了一个人渣又必要动手吗？贱人？还是说出于同类人的怜悯？」

「你们刚刚为什么要说甄希坏话！凭什么说他的坏话！」

「你只会说这句话是吗？啊！？说人渣是人渣有什么错？啊！？没错！」

他用力地砸着凳子，而我，此时也意识到，仇恨是无法减灭的。

X——

苏婷婷被打，我自然全部收在眼里。只不过，对于我而言，愿本没有出手援助的理由。不过，如果说苏婷婷此时有什么利用价值的话，那自然就是和柯文有关的了。

「什么！婷婷被人打了？切，真不让人省心，就算和我分手了也是，真是一个大篓子。到底是谁！是谁！是谁！」

柯文嘴里吐出一口痰，眼神尖刺地看着我。

如果，柯文能多在意一下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眼责备。

「好像是我们班的，那个体育特长生。」

「哈……？体育特长生？那个校园小混混？呵，听说他最近活得不错，果然还是真的呀，不过也就一个怂包，我敢保证，如果和他打起来，他绝对不敢还手！」

柯文用力拍着墙壁。

「走……」

莫名其妙地，柯文说出了这样一个字。

「走……去哪里？」

「还用说！？？去找那个怂包啊！！」

什么？现在就去？不找几个兄弟了？

「柯文，好好再考虑一下，我们就两个人去？不找几个兄弟？」

「我的女人，我还需要再找别人来？那可不笑死人了吗？」

柯文认真的表情打动了我。或许他说得对，保护自己的女人根本不需要别人，需要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而，我多么希望那个女人就是我。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去？还是说……」

「你不是废话吗？不是现在去还是什么时候去！？」

现在这个时间他们可都在上课啊！或许我想这么说，但又怕着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和柯文从校园别无一人之处走出来，走向正传出教师辛勤声音的教学楼。

Pang——

教室门被踢了开。我躲在后面，柯文一脸不屑地朝着里面看着。

原本安静的教室瞬间变得嘈杂不堪。

「他是来干什么的？」

「不会是看谁不爽想揍人吧？」

「还是说，我们班惹他了？」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小混混，快走吧快走吧，学校的败类！」

「啊啊啊啊啊，好可怕的人啊！」

柯文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这么说，今天早上还看见的苏婷婷，怎么下午就不见人影了？还是说请假回家了？

柯文切了一下。然后用一种近乎轻蔑的眼神看着老师。

「请……请问同学你找哪位同学？」

「婷婷呐……啊？她去哪里了？」

「苏……苏婷婷同学说今天身体不好，就回家了，请……请问还有……」

「你们班里那个体育特长生给我出来！」

由于害怕他惹怒老师，所以我全程都是小心地拉扯着柯文，让他注意一点分寸，但似乎他从不考虑什么注意分寸。

「好……好的……」

还没有等老师叫名字，那个凶神恶煞的人就走了出来。

烈日，食堂前。

柯文撇着嘴角看着这个男的，然后不经意地摇了摇脑袋。

「说吧，你凭什么欺负我的婷婷！」

可能是柯文的恶霸模样把他吓得不敢吱声。柯文的黄头发前些日子又染成了白色的，但是有些日子了，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黑色白色相间。简直就像一个黑白颠倒的地方小恶霸。配上他一脸无所畏惧的脸庞和轻蔑一切的眼神，他简直就像是小恶魔的化身。

「不是我欺负她，是她先来惹我的」

「哦，是吗……？那么现在，你惹到我了！……」

柯文一把手按住他的喉咙，把他死死地按在了墙上。

「说！是那只手欺负婷婷的？」

柯文没有一丝感情地拿着拳头放在他的眼前。

而他就像是被钉在了菜板上一样，一丝也动不了。喉咙里发出轰隆的声音，但嘴上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双手不断地抓着柯文的手，使劲地打着柯文的手臂，然而柯文始终没有放手。

「是左手吗？」

柯文用拳头砸着他的脸。

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十下、百下……

直到砸着有点累了，才放下。

此时，对方的脸已经像是肿了的包子一样，鼻子里还蹦出鲜血。

见他并不想说什么话，柯文闭上了眼睛。

凑在他的面前，瞪大着眼睛。

「我告诉你！除了我！没有人可以碰一下婷婷！如果你还敢这样的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一脸愤怒地看着柯文。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啊！」

柯文的手掌愈发用力，被紧紧攥着的他的喉咙在此时发出着轰隆的声音。他的眼睛这才从愤怒变成痛苦。

「呵呵，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厉害！」

柯文把手放了开。

他捂着干涸无助的喉咙兴冲冲地咳嗽着。

「告诉你！如果你再敢碰婷婷一根汗毛，我就会让你死掉！我向来说道做到，从不食言！」

他的眼神此刻显得非常无助，整张脸像是得知自己已经癌症晚期一般恐惧。果然，如果人不去树立威信，就很容易被欺负。这种道理我虽然一直都懂，但今天却亲眼所见了。

「我告诉你！在这个学校，我说了才算！你们班如果还有人敢欺负婷婷的，我饶不了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还敢这样做，得看你到底有几条命了，不过我看几条命都不够用！跟我玩，你还太嫩！」

「告诉你那些同伴，如果谁敢惹婷婷的话，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柯文帅气地用右手食指指着他，然后用一种近乎威胁的语调说。

柯文的模样不论何时何处都是如此的令人钦佩，令人敬仰。

「嗯……」

只见他，已经没有了当初欺负苏婷婷的锐气，而是一头像是被驯服了的野牛一般，向着我们低着脑袋。向着我们摇着尾巴。

「滚！」

他听到这个字后，小心翼翼地跑了出去。

那种情形简直就像是在拯救困在牢中的公主一样。

然而，为什么那个公主不是我？

为什么公主是那个只喜欢喝甄希混在一起的人？！

为什么柯文看不上我？！！

我哪点比不上柯文了？！！

甄希死了活该，谁让苏婷婷因为他抛弃了柯文？这是自作自受！

## 第二十九章 居心叵测

「老师，我们班有个女生找人来恐吓我们？」

「啊？不会吧？女生找人恐吓你们男生？这种事情我第一次听到」

「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是这样，就在昨天下午，我们班正在上课，突然就出现，指名要找我，然后就拖到食堂门前恐吓，你看我这脸肿成这样都是拜他所赐」

「嗯，看来却有其事，好吧，说说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呢，因为前段子甄希同学去世了嘛，我们就在为甄希同学打抱不平，说这么年轻就去了，实在是非常不幸，之类之类的。但是苏婷婷却一脸凶样地冲了过来说甄希哪里值得我们这样，就搬起板凳来砸我。万幸的是，我学过一点防身术，所以很有效地防御了我的身体。但是马上，她就到了外面去，叫了两个人来，一个是高三的小混混，一个是同年级的画着很浓妆的女的，一起过来恐吓我，威胁我，说如果我们再碰苏婷婷一根汗毛，就杀了我们。我不依，他就用拳头全力地冲着我的脸打了上来。都打得流血了，再然后、再然后……他就拿着棍子指着我流血的鼻子说滚。呜呜呜呜呜……真的很痛，真的好害怕……」

「没错，当时我都在场的，那种行径简直就是恶魔啊」

「啊？都现在这种法治社会居然还有这种没有公德心的不良存在啊？校园暴力看来还是校园社会最黑的潭水，好，这件事情就交给老师我了，你们如果有想到什么就跑过来说一声，啊……还有，下次最好不要再和那个苏婷婷的人说话了，搞不好还会出什么岔子，至少在我德育教育之前。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走出教导室门。两个人阴险的脸颊边透露着一丝疯狂。

「是时候，让你尝一下苦头了！」

体育特长生翘起嘴角，就像在为被猎捕的猎物祈祷着，祈祷着早日摆上餐桌。

X——

「一年级X班苏婷婷同学来教导室一下，有急事商议……一年级X班苏婷婷同学来教导室一下，有急事商议……一年级X班苏婷婷同学来教导室一下，有急事商议……」

广播里想起了本应该紧急事态才会出来的教导室讯息。不过，为什么是叫我？还是说紧急事件需要我的参与？这里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别人偏偏不选，而选我？难道还是其他的事情？

「再重复一遍，一年级X班苏婷婷同学来教导室一下，有急事商议……一年级X班苏婷婷同学来教导室一下，有急事商议……一年级X班苏婷婷同学来教导室一下，有急事商议………………」

难道因为我做了什么很差影响的事情？

一边走出教室，准备走向教导室，一边紧锁着眉头，仔细搜寻着是否做了哪些影响不好的事情……可是……任凭我怎样想，都没有做什么影响坏的侍寝啊！一没欺负人，而上课听讲……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这次叫你来是做什么的吧？」

教导主任摆低着脑袋，双手扶着下巴，一副审犯人的模样。

「我不知道」

「呵，你居然不知道？还真是厚脸皮呢……」

「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你……你居然这样对我说话，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又怎样？反正又不关我的事情，我从来又没有惹你」

「呵，你这种样子也只能摆摆吧，一点也没有学生的样子，你老师没有教过你要尊敬长辈吗？」

「尊敬长辈……？那也是有德行，有威望的长辈」

「看来只不过是个不懂礼貌的小丫头啊，呵，待会得吩咐你们班主任对你心理辅导呢，呵呵……」

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辉，迸发着暗淡的暗黑之光。他的神情仿佛就像是在处理待宰的羔羊，他的脸上闪耀着被黑暗的阴谋照耀过后的滋润。整张脸仿佛就写着「是时候该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学生了」这样一长串字条。

「还记得昨天你欺负过的那个同学吗？」

他的眼神挑了一下。

昨天？欺负？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同学了？

「我从来都没有欺负过同学！谁告诉你我欺负的？」

「哦，是吗？自己欺负别人，居然还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该说你什么好呢？自信心太足还是自负？还是以为自己做的不会有人知道？」

他的眼神闪烁着未知的光，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但是我确实从未欺负过别人，这种事情不用一遍又一遍地说吧？

「我都说了，我……」

「那位体育特长生算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我说完，他口中就冒出了一个让我特别厌恶的人。

「那个无赖？昨天明明是他先说甄希的，我实在很不住了所以才去提醒提醒他，但是他反倒更加得意忘形，可恶的家伙，仗着自己力气大就……」

「这就是你去找人来恐吓他的理由？太不像样子了！你还是小孩吗？一个不顺气就去撒，居然还敢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欺负过同学，你以为别人都这么好骗的吗？」

他拍着桌子，声音高了好几个档次。

就像戳中我的着火点般，我的怒火从心里瞬间燃烧到脸上。

恐吓别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本来就是没有欺负过同学！我骗谁了？我骗什么了？凭什么这样对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不要以为你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不要以为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一群只会说大话，只会放大话的人少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知道全部了的样子！

「我先说一遍！我没有欺负人，还有，我从来都没有找人去恐吓别人！肯定是那个人向你来告状了！自己犯的错自己不愿意承担，居然还把火坑往别人身上推，告诉你！我苏婷婷从来就没有欺负过别人！向来都是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待谁！还有，甄希是我的好朋友，我管你是神也好，魔也好，只要说半句诋毁他的话，我就要和他翻脸！别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如果你还想继续问的话，我不奉陪！」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就走出了教导室，走出了校门。

X——

没有带雨伞真是个错误。

我躲在一家杂货店的门檐下，静静地看着落雨滴滴答答地落着。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落雨就像时间一样缓缓地降落着，在一阵嘈杂声中滴落着。

远处政府大厅上硕大的时针把时间定格在了九点五十七分。

这已经是，第几次逃学了？

呵呵，果然还是不适应呢。

已经空旷了的公路上偶尔驶来几辆大卡车，顿时间超强分贝的噪音在耳边响起。公路两旁绿油油的松柏，似乎沾着春天绿色的光，也变得挺拔了起来，尽管在细细的斜风雨中闪烁着一层异常闪亮的光圈。寂静空灵的天空中突然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鸟叫声。几只鸟儿在低沉的天空中小心翼翼地飞行着，像在寻找什么一样，他们互相观望，又朝着下面不停地望着。

街边的早餐贩已经都找不到人了，打了洋推着小车走了。偶尔会有一两名路过的人买点东西，他们就会笑开颜般的停下车，认真地盛装着，然后拿了钱就继续向出发地走去。街头那个一直卖烤红薯的却因为全球变暖而一直没有什么生意了，这次也是灰着脸准备回家。街头的另一家蛋糕店，因为下雨也没有受到什么人光顾，但他们是有的赚的，毕竟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有人过生日，所以他们不愁做不了生意。街尾的那家新开的肯德基反倒没有因为雨天而减少客流量。

远方传来一两声汽车的喇叭，远处传来一两声嘈杂的声音。各种大巴和私家车在大马路上争着更大的道，各种自行车和电瓶车等待着绿灯慢悠悠地驶过人行横道，而另一方则是本因为天气预报的大好天气突然转雨发着牢骚一路抱怨的旅游者。还有因为路边发生追尾导致的交通事故，叫来的急救车发出令人慌乱的di-wu-di-wu-之类的声音。

没有再抱怨什么，我静静地坐在杂货店门外的一把长椅上。

「什么……」

「所以说……薯片吃的之类的没有吗？」

「都说了，这里是杂货店，向来就没有那种东西，你要买的话，就去副食店去买啊，我这里只卖杂货的，杯子、草席、凳子、扳手之类的，去去去」

店家在驱赶着提出无理要求的顾客。

到底，我想怎么样？

前些日子，因为甄希，而几乎没有几天好好上过学，最后还是旷了几天课陪他一起玩，但是……

甄希死了。

明明和他已经是好朋友了，但是……

甄希死了。

为什么胸口有种感觉一直堵着？

甄希死了。

我已经知道了，不用一再地提醒我吧！

甄希死了……

甄希死……

甄希……

甄……

……我突然地醒了过来，坐在长椅上喘着粗气。

「哟，婷婷，醒来了？」

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半白色头发，比我高出一个头多的男生。

是我的前男友，姜柯文。

「你怎么来了？」

「呵，学校通报批评苏婷婷同学不接受批评，而擅自出校，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一只手拎着一袋东西，一只手抓着一把雨伞。

X——

「所以……你的头发哪里染的？」

「头发……？啊哦，之前的那个黄色的都已经过时了，哥们几个都染成白色的了，不过我还是坚持染半白，啊对了，还买了个独眼面罩」

「呵呵，中二病呢……你果然……」

「切，少来了。然后，你，为什么又跑出来……」

「诶？」

「通报批评已经说过了吧，但是你为什么会跑出来，一般来说，你不会这样做的……」

「是体育特长生，他去向教导主任报告……说我找人威胁他……」

「狗屎！那个混蛋！」

「果然是你干的」

「啊，不是不是，其实……」

「没事，我早就知道了的，只不过有很多事情现在还是弄不清楚……」

「我知道如果我去威胁别人你会不高兴，但是我还是看不惯别人欺负你，你可是我女朋友啊，我可不允许他们这样对你！」

「女朋友什么的，都已经是过去式的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我站了起来，轻轻地向他鞠了一躬。

「喏……给你」

他伸出了右手，把那个装了东西一样的袋子递给了我。

「这是什么……？？」

他轻轻地打开了他，然后把里面盒子一样的东西递给了我。

「盒饭，已经是中午了吧，也该饿了吧」

「盒饭？」

「这是拜托我妈做的，我跟她说我要给女票一个盒饭，她就立刻给我做了。虽然感觉有点对不起他，不过算了……」

我稳稳地接过了盒饭。

五分钟后，盒饭吃完了。

我再一次向他鞠躬，毕竟这是第一次吃到男生为我准备的饭，虽然是他母亲做的。

「客气什么的，我已经不需要了，好歹我们也是……」

「好了，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这点事情吗？」

我重新坐了下来。他也在我的旁边坐了下来。

「其实，我想了很久很久……为什么你之前想要和我分手，我到底哪里有做错什么之类的。我发现或许我有一股傲气是你所不习惯了，所以我就努力改变自己，努力让自己拜托傲气。原本最近的状态已经是很好了的，但是听说你被欺负，我的心顿时还是隐忍不住……不过，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和好吧……」

不知轻重的话语在此刻穿进我的耳朵。

他面不改色地用一种认真的神情死死地盯着我。

「对不起……我还是不行……」

「为什么？明明我都改了！」

「不是你的错，其实你现在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强横霸道，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心里都还是……」

的确，不知道为什么，如果继续和他和好，心里就有种会撕裂自己，咒骂自己的倾向，或许并不是这样，或许只是自己在谴责自己，但是……为什么呢？我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感呢？

「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会尽全力去保护你，去赚钱养你！陪你过一辈子的！」

他还是不甘心，用尽全力地向我展示着他独一无二的真诚与热忱。

「对不起……我心里面可能不会同意……虽然你已经为了我改了这么多……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并没有把你当做我伴侣来看……更何况……」

我的脑袋还是一如既往地一片混乱。

更何况……我自己并不知道这后面有着什么背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想这么说。

「更何况什么……？」

甄希死了。

甄希死。

甄希。

甄。

。

可恶，为什么脑海里全是甄希死了的场景……

「更何况甄希才刚刚离开……」

甄希才刚刚离开人世，我却背着他和另一个男生好……？

这种情况很正常，他又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应该为此感到矛盾。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想这样做，心里面就有着另一个我冲着自己大喊叛徒，冲着自己大声咒骂。

「又是甄希甄希甄希甄希甄希……你有完没完！自从他出现了，你的心全都在他那里了吧！什么甄希甄希……那种人有哪里好了？」

「不……不是这样的……」

「甄希甄希甄希……我看你一辈子都只能跟那个豆腐一样的人过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用完了我就把我扔掉，我才不会管你了！」

撂下一句狠话，他把雨伞折了起来，放在我旁边，就一边大声呐喊着一边冲进了磅礴细雨之中，在模糊的地方消失了身影。

## 第三十章 圆月当空

每当我觉得天空就要变暖的时候，寒潮又突然席卷了回来。天空布满着漫不经心却随处可见的裂痕般的邪风，四处寻寻觅觅，似在寻找着自己多年来需要报复的仇恨，他们疯狂而又不落一处的性格，扭曲而又分裂多次的心理，痛苦而又臆造快感的思绪。他们恶意制造祸端，他们旨在寻找乐趣，他们将一切都视为可以抨击的摇篮。

而我，此刻也就站在这样的天空下。天空中冰冷的邪风赶走了春日和煦的阳光，赶走了春日盎然的清澈，赶走了春日柔顺的肩背，并且在上面重重地划伤了几道深深地嫉恨。

我受尽了邪风的羞辱，受尽了邪风邪魅的笑声，受尽了邪风肮脏不堪的双手，他们污浊的指甲让我头晕，他们不净的手背让我恐惧。

我以为我可以找到我的避风港，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同样遭受邪风侵受的同伴，可以和他一起抵抗邪风的摧残。但是，他却在邪风中坠落了。

而我……

「你难道就这么不听我的话吗？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

或许，在我的期望里，我从来都不想是你的女儿。

「每天每天每天都逃课，你到底在想什么？看来不教训你是不行的了！」

她随手拿来一根扫帚，然后重重地向我的背砸来。

「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你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管过，所以，少来管我的事情！」

我冲着她大声地吼着。

「翅膀硬了，长大了是吧？」

她一边说，一边拿着扫帚仔细地抽打着我。

「还不让我管！你长着什么脑子！什么脑子！什么脑子！什么脑子！」

一边说脑子，一边用力地抽打着我的后脑勺。

痛苦、恐惧，现在满脑子都是这样的字眼。

啪——

我的脸上红了一块。然而他脸上的愤怒却丝毫没有减少。

「到底要怎么样？你！」

我大声地吼着、我竭尽全力地吼着、我精疲力竭地吼着、我地动山摇地吼着、我撕心裂肺地吼着、我大声地吼着。

「问我要怎么样？你问问自己！问问自己！问问自己！」

没有停止动作的她，继续抽打着我的肩背。

痛苦，只会是暂时的，然而泪痕却是永久的。在心上剌上一条长长的口子，很痛很痛，但只是暂时的，然后心里那条长长的疤痕却永远存在，无法恢复如初。

或许，已经不存在我所谓的世界了。

善良、和蔼、互相理解的世界，已经消亡得差不多了。

这个世界，充斥着我以前所不相信的恐惧与痛苦。世界上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痛苦呢？世界上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快乐与幸福呢？

又是为什么呢？

「已经够了！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我所做的都是正确地！我不会为我所做的感到羞耻与悔恨！」

她一脸愤恨地望着我。

「为了那个男人，你是不是连你的妈妈都不要了？啊？是不是？！是不是！真是白眼狼，我怎么会养了一个你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早知道直接把你丢掉就好了！！！！！」

对，或许你早该把我丢掉的。

她把我赶出了家门。

X——<调动本书最尾>

虽然是日历上已经是春天，然而冬天的冰冷却已经回到了身边。

从去年秋天开幕的故事，在今年的春天似乎就已经落幕。

X——

嘈杂的喧闹声，嘈杂的汽车轰鸣声，嘈杂的人群高呼声，这一切的一切仿佛从未遇见。

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烦人……

嘴里一直反复念叨着这句话的我，在镜子中显得疯狂。

什么时候，我变成了这副模样？

憎恨世界、不想与人交往、满脸愤恨，仿佛一切都污浊不堪，仿佛一切都在痛苦之中、在愤恨之中滋生着。

冷风一路吹刮着我的脸庞，把我的脸皮紧紧地拉了起来。

「xi——什么风啊？最近变冷了……」

「是啊是啊，不过放心好了，去年圣诞节买给我的围巾似乎能排上用场了哦」

「啊，那个啊，那个围巾看你没有怎么用过，不好看吗？」

「不是啦，只是因为不是很冷，所以就没有怎么用，不过最近倒是冷得特别地快哦，我这一生以来，这么冷的春天还是第一次哦，前几天还挺暖和的呢……」

「这么说也是呢……阿嚏……啊……好冷啊……」

「啊~你没事吧？来来来，围巾分给你一半哦……」

「这样真的没事吗？」

「没事啦，我也应该的哦，谁让我是你可爱的女朋友呢……」

「哈哈，谢谢！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吧，我请客！」

「好呀，走咯走咯，吃什么呢……」

「……」

路过的行人们里面倒是有一对情侣让人特别在意。

男、女朋友……吗？

这么说……

我慢慢悠悠地走到了一张街灯下。

一张棕色长木椅显现在我的眼前。

X——X

头好热，发烧了吗？

我轻轻地抬起了上半身，突然有一个绒毛衣物顺着我的胸口滑落，我条件反射般地接住了它。虽然已是还是模糊的，但至少，我还是能清楚，这个是一件棉袄，而且看颜色，明显很熟悉，轻顺上面的绒毛的话可以发现——上面残留着一个我曾熟悉的人的体温。

我摇了摇依然有些晕眩的脑袋，向模糊的街道上望去。

只见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在远方的转角处消失。

不知为何，我的情绪此刻十分地激动，瞬间直起了身子。然后转身向一个方向跟去。

与此同时，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回头瞻望——却只看见木凳旁的那个街灯恍然间被熄灭了。

愣了三秒之后，我有转身继续向那个方向跟去。

X——

曾经温暖的余温已经不再了，我轻轻地坐在了长椅上。此刻的我，仿佛再次遇见了甄希。

那个愿意为其实并没有多少交集的我褪下他的大棉袄，然后小心翼翼地披在了我的上身的甄希，当时的他，大脑里究竟想了些什么呢？亦或是什么都没有想，仅仅只是靠着本能心里来做事情的呢？

他轻轻地褪下了丑陋却又美丽的大棉袄，小心翼翼地披在了我身上。

曾经的温暖再次感受地一清二楚。

或许这就是我和他的过去吧。

大脑里闪过一张又一张的画面，像在看纪录片一样，看着他人的记忆一般，我的大脑里闪烁着精彩绝伦的图片。

X——X

「你没事吧，大概着凉了吧」

说着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团衣物。

「这件衣物借给你保一下暖……干净的，别太嫌弃……」

「啊……这怎么好意……」

「没事的，没事的，你就穿着吧，看你着凉，我心里也不会好受」

在他的再三劝诱下，我终于穿上了衣服。

X——X

恢复意识睁开眼睛目睹了我脸上的红扑扑，意识到可能是枕了我大腿，瞬间想逃离这个魔境的他向上抬头，又与我的额头相撞，然而他的脸上却显得更加疼痛，可能是因为有一道伤疤的缘故吧。

「抱歉……」

他和我划开了一段距离开始道歉。

「没关系，这不过只是……」

「马上就要上课了，我还是先走一步了……」

背着身去，他拿起雨伞并没有撑开就一瘸一拐地冲进了濛濛雨中。

X——X

「哟，甄希——」

我回过了头，像是早就知道他会跑到这里来似地轻轻微笑地拉起了脸。

「这么晚到这里来做什么……」

雨水开始大了，开始冲刷着他的脸庞。

而此刻的我，右手一翻，一把雨伞呈现在了手上。

轻轻地走了上来，把雨伞打了开来，罩在了他的头上。

「你才是，这么晚来这里干什么……」

我像是知道了他想问的问题，知道他想知道的答案似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他也跟着轻轻摇了摇头。

听到哗哗哗的水流声从桥下面穿过，像一首离别的殇歌，像一句蛊惑人心的妖言，像一处故作天堂的地狱。我不禁驻足观望。

我也回过去了头，看着那条奔流不息的河流。

我和他走了上前，扶着湿润的栏杆，静静地看着冰冷的水流过。

「我也不知道……」

终于，我也回了一句话。

X——

已经到了晚上。

我走到了甄希的家门口。

虽然甄希已经离开人世，但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感觉这是一场梦境。

或许梦醒了，一切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只不过，这场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最开始？还是中间？亦或是全部都是一场梦？其实我不过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不清楚，也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和甄希好好待一会。

或者说，和甄希的回忆好好待一会。

大门没有锁住，我轻轻地转动着门把，推了进去。

这是甄希赖以生存的家，这是他的根，或许这么说。

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甄希半夜从卧室里起床，眯着眼睛去上厕所，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甄希早晨起来和妈妈一起洗菜洗衣服，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甄希和妈妈一起玩着火车，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甄希和妈妈一起唱着动听的儿歌，我看见小时候的甄希和爸爸一起看书，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甄希一个人拿着笔记本写着字，我看见了长大后的甄希关在房门里一个人写着小说，我看见了长大后的甄希一个人在门口学着自行车，我看见了长大后的甄希一个人摸索着灯的开关，我看见长大后的甄希面对父母的争吵选择避而不见，我看见了长大后的甄希拿着一支铅笔擦着泪水。

我看见了长大后的甄希开始拿着匕首刺向自己的喉咙……

不要！不要！不要！我连忙地冲了上去。

我救了他。十分本能地，救了他。

我把他从黑色的死亡沼泽里拖了出来，用尽全力地做着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用尽全力地将生存的希望注入他的口中。

不过……那是我的初吻吧……

不不不……那个是救命的时候，才管它是不是初吻呢！……不过……

的确是初吻吧……

不知道为什么，尽管知道那个是自己的初吻，但还是忍不住地脸上发烫，这么想起来当时还背着他……

呜呜呜呜呜呜呜……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喜是悲的我，此刻跺着脚。

推开了甄希的卧室。

那个房间，曾经是我将甄希送达到的房间。那个是甄希的房间。多久没有打理过，已经积满了灰尘。

我费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甄希的房间打理了一下。

什么都干干净净的、完美无疵的房间就这样诞生了。

静静地躺在甄希曾经躺着的床上。

看着惨白的天花板。

尽管我竭尽全力地去解救他，尽管我竭尽全力，但是似乎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解救。

「我到底在做什么呢……」

「是不是早就该放弃他呢……」

「是我太执着了吗？」

「如果他在的话，就好了」

「好想你啊，甄希，我想和你一起去外面走走……」

「听到没有啊？听到了你就答复一两声嘛……」

「真是的，就回答一两声都做不到吗……我们好歹也是朋友嘛……」

「虽然可能比不上你的萌……但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吧……」

「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吧……」

「我们也是朋友吧……」

「也是朋友吧……」

「朋友吧……」

「吧……」

「……」

在疲惫感的冲击下，我渐渐地坠入了梦乡。

X——

「怎么了呢婷婷？」

昂？

「怎么了？很困吗？」

「诶……这里是……」

「这里是我家哦……」

甄希坐在我旁边，小心翼翼地握着我的手。

诶诶诶诶诶……？？？？！！

握握握握握握……握手……？？

「怎么了你，脸上很红哦，发烧了吗？」

「啊……没，没有发烧」

这里究竟是哪里……还有，甄希……其实已经……

「刚刚突然晕倒了，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

甄希……真的是甄希……真的真的是甄希……真的真的真的是甄希……

我眼神发亮地双手用力抓着他的手。放到眼前。

「你是甄希吧……」

「啊？你到底怎么了？果然还是有点奇怪，明明以前都是叫我希的」

「啊，不是，你不是不准我叫的吗？说那个是别人叫的」

「我？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朋友只有婷婷一个哦，你不叫还让谁叫啊？」

「可是，你不是有萌……？你的萌……吗？」

「萌……萌是谁？你的脑子果然坏了吗？嗯，看来还是有必要再躺一会儿了哦……」

他一边说这话，一边摸着我的额头。

我知道的，甄希已经离开了我，永远地。

不过，就像这样的幻象其实也还是很好的。

「希……我那个……我们刚刚在做什么……？」

「好啦，你少来……总是跟我玩失忆……我可受不了，你刚刚啊，在陪那几个小孩一起在游乐园玩过山车哦，但是下来的时候却晕倒了。还是我给你背了回来的呢」

游乐园……吗？

「什么表情嘛……走，我们该去书店买书了……」

「诶……？买书……」

「对啊，《樱花变奏曲》，听说最近出到第十五卷哦，正好完结了，所以想去买最后一卷看看……之前不是一直没有时间看吗……？……」

「等等，现在……我们几岁……？……」

「啊？现在？……你还是跟我玩失忆对吧？……好吧好吧……现在我已经23岁了，你也是，我们已经成立了人生咨询室了哦……」

「人生咨询室？」

「就是帮助大家一起解答人生疑惑地哦，你很拼命的陪着那些有着心里阴影的孩子们，刚刚就是陪他们客服恐惧去坐过山车结果……」

啊……原来，我们已经23岁了啊……

不……不是吧，我和甄希……

「呀，不不不，那么我们现在的关……关系是什么……？」

「不会吧……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记……我怀疑你吃错药了啦」

「随便怎么样，快回答我！」

「额……我们当然是……未婚夫妇啦……当……当然订婚了……」

说着他也红着脸低下了头。

「结……结……结……结婚……！！！！！！」

「你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而且求婚的是你耶！！」

「啊啊啊啊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我的脸绯红了一大片。

刹那间，感到一股神秘的触感，恍然间发现，甄希已经吻上了我的嘴唇。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从来而降似地砸在了我的心口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包裹在了我的身旁。

从那以后，他拉着我，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地玩耍着。陪着小孩子，在天真无邪、没有恐惧与痛苦，充斥着幸福与快乐的世界里生活着。

甄希和苏婷婷过上了幸福与快乐的生活。

X——

我环抱着膝盖，把头深深地埋进了回忆里。

旁边的枕头已经湿透了，上面全是腌渍的泪水。挥发着咸咸的余味。一大滩深深地痕迹似乎在预示着现实的降临。

苏婷婷与甄希的美好生活，在梦里画上了句号。

然而在现实里，我们却天地新相隔。

「甄希……我想你了」

抱着膝盖，我无力地说着。

泪水滴在了床单上，大颗大颗地。

# 第五话

# —请告诉我谋杀与被谋杀之差——

夜晚的微风在轻轻地吹动着草地。明明是春天，却有一种面临极寒的感觉，连一两声杂声都没有的寂静的周围让人不禁心生疑虑。这究竟是不是春天？究竟是不是很多文豪、大家们所亲眼见的那样的春天？或许不是或许是，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 第三十一章 飒爽英姿

第一次看到姐姐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无疑说是整个人生中最懦弱，最胆怯的时候。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抱以天真的想法和纯洁的心灵，这样的状态无疑会给我自身带来十分大的影响，自然，是恶性方面的。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读着漫画书是那个年龄段我爱做的事情，然而却因此受到过同班同学的排挤和嘲笑。

「我们一起去玩吧？小蓉蓉」

「我不去，你们去玩吧，我看漫画」

周末的时候，也都这样拒绝着同班同学的邀请。

「切，不玩就不玩，以后不找你玩了，哼」

听到回应的她们也都气急败坏地发着哼声，但是我想这仅仅只是一丝埋怨而已，并没有夹杂什么特殊的情感。

但是我错了，从那以后，那位同学就一次都没有找我玩，于此更加地是，原本会和我搭上几句话的人也都不理我了。

「滚开，死书呆子！我们不会和你玩」

「对，对！」X N

而我仅仅只是搭了一句『那个』，就被他们批头盖脸的瞪上了眼睛。

「我只是……」

「你不会是想跟我们玩吧？书呆子居然想玩？哈哈哈」

「哈哈哈」X N

他们不予我的理会，仅仅仅仅只是自顾自地高声大笑着。

我哭着跑回了家里，在房间里哭了好一阵子才稍稍缓过神来。

「蓉蓉！你表姐来啦！」

从客厅传来母亲的一声叫唤，我仍然无动于衷。

吱——

门被悄悄地推了开，我正要去理解什么，然而却突然地发现侧腰很痒，笑声大作了起来。

「哈哈！蓉蓉蓉蓉！」

表姐挠着我的侧腰，和我的笑声一起交叠在了一起。

“缠绵”了大约3分钟，我终究受不了表姐的挠痒神功，瘫在了床上。

「表姐？」

瘫在床上，我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心里面有许多的不平衡。

「啊？蓉蓉？怎么了？还想再被挠么？」

她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对我说道。

我静静地侧过了脸。

表姐的过肩长发凌乱地散在床上，稍稍泛着金黄色的发梢，与朴素的黑色对比，看起来有些不自然，脸上很白净，但似乎并不是很白净。不过年龄上却像个成熟的女人一样，和母亲很像。

「怎么了吗？」

或许是注意到我突然地不语，她神情凝重地看着我。

「没……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她再次神情凝重地看着我，然后……毫无防备的我，再次被她的无敌挠挠手得逞。

「哈哈哈哈」X N

我们笑了很长时间。

「表姐，我的同学都不愿意做我的朋友，该怎么办？」

「那是因为你性格的软弱，让他们在心里觉得不和你玩也没有事情」

「那要怎样……？……」

她轻轻地伸出了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脸蛋。

「亲你？……」

「不是啦！（说着敲了一下我的脑袋），就是说向我一样的意思哦。」

「像你……一样？」

「好吧，没事，我帮你。该教你化妆了」

她坐了起来，拍着胸脯，点了点头。

「化妆……？什么是化妆？」

「就是把自己打扮地漂漂亮亮，就可以让别人喜欢自己哦，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人」

「是吗？」

我像找到目的地的迷茫者一样兴奋。

X——

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学会了怎样打扮自己，还有化妆。

虽然朋友也在这个时候交了不少，不过总有种心里很不平衡的感觉。

他们似乎很怕我。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就不会有人再来欺负我们，所以我就一鼓作气，做出一种像是女王一般的姿态。至少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变成了爱化妆，爱触犯校规，爱打架，爱显摆臭脾气，爱骂人的一个不良。甚至有很多人都在背地里骂着我bitch（婊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已经不足以让我有半点动摇。

我已经变得很坚强，早就已经丢掉了以往懦弱的性格。

渐渐地，班里面的女生都一面敬畏地微笑着面对我，一面背地里暗暗喊几声bitch。

放学的时候，一个人拿着一叠书，匆匆忙忙地从我的身边擦过，赚到了我的手臂。

「找死？你故意的？放学后你给我等着！学校门口，你别跑！」

虽然这在某些人眼里不过只是一般不良所拥有的语言风格，但是在我的字典里，这并不仅仅只是语言风格而已，我始终都是努力做到我所说的事情。

放学后的学校，是我见过的最多的场景。

一群愚昧的小学生开开心心地喊着妈妈爸爸一边涌向校门口。街边的小摊小贩在这个时候的生意特别好，说实话，整天能卖出去的东西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个点上。远处传来的几声呼啸风声时不时地夹杂一些怪异的杂音，地平线上飘来的余光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变得十分红亮，简直就像是从天堂里飞来的场景一般。我很喜欢这种场景，有时候甚至会在哪个位置上静静地欣赏着他渐渐消散。路边的车辆也在渐渐变得多了起来，公交车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和大大小小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人。他们互相抱怨着，却又能腾出手划着手机闪亮的屏幕。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你你……你是谁……？」

我面对着眼前这穿着校服，胆胆怯怯，畏手畏脚的男生。

「所以说，你凭什么撞我？我好欺负是不是？啊？看你那怂样」

我向他伸出了手。

「保护费……快点，不想受伤的话。」

这就是，我强硬的手段。

X——

初一上学期，快要接近学期尾声的时候，书店门口，我却被一群比我高一个头的黄毛不良男围上了。

「喂，看你这样子，是不是年级轻轻就被很多男人玩过了？」

「不用说了，贱人都这样，不过看她这样子，似乎还比较过瘾哦……」

「你想犯罪吗？」

「不是很好嘛？反正我们又不是成年人，不用负责的」

「喂……你做过了吗？」

「你这不是白问吗？看她那个bitch样……」

这些男人围着我问着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虽然看起来是挺大的，但是我仍然能够毫不保留我的焰气。

「滚开啊，流氓」

我瞪着眼睛，怒视着他们。

「呦呦呦，还这么大脾气，不过哥儿喜欢」

一个人轻挑地将我的下巴抬了起来，我下意识就一个巴掌用力甩了过去。红红的，火辣辣的感觉还残存在手心，但是效果却不是很明显。

「还这么火爆，呵呵，果然有点样子……」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我就半坐在了地上。

「臭婊子，很得意是吧？」

脑袋里一阵恶心，我这才理解到，原来我被一个人用力砸了脑袋，失去了平衡，内心也有一种极度的不安。

「呵，别以为你们几个以大欺小就可以，就不用怕我以多欺少么？只要我回去，呵呵，你们就不要想在这里混了……」

用着一种恐吓的话语，但是实在是没有起什么效果。

「是吗？看来我们就不能放你回去了？哈哈哈哈！看来你会很好玩哦，哈哈哈，就好好陪哥几个玩一下吧！……」

一边咯咯大笑，一边用一种谜一样的眼神望着我。

我见势不妙，就立即想冲出去，反而在这个时候，却被他们拉了回来，推到了一个角落。

「看你往哪里跑……臭婊子……」

「看来这下子，你跑不了了哦……」

四五个人用谜一样的眼神望着我。

「信不信我把你们几个的脑袋拧下来！」

我发自内心肺腑的愤怒之言，却被他们的脚板踩了下来。

他们践踏一样的用肮脏的脚底板踩着我的我的脸。

「这样子才像个婊子吧……哈哈哈哈……」

「哈哈哈」X N

几个丧心病狂的人在这边狂笑着。

「喂，你们在干嘛？」

就在这时候，街巷口一个人站在了那里。

「你少来管，信不信把你脑袋打飞？还是说，你是着婊子的男朋友？」

踩我脸的那个人一脸得意地笑着。

那个人的嘴角一撇，一边慢慢地走了过来，一边将书包扔了开来。

「看来这不该是我多管闲事，但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会把我脑袋打飞，我倒是很有兴趣呢，就凭你们几个？小喽啰都算不上了，呵呵……」

他站在了前面，一脸嘲讽。

「别让我笑了。」

说完话，他就开始动手，一只又一只快速地出拳，把踩着我的脸的那个人撂倒在了地上。紧接着的就是后面的几个男人围着他冲了上来，一个个拳打脚踢。

但是他愣是全部接下了招式，并且在闲暇间隙补上了狠狠的攻击，把他们一个个都打得鼻青脸肿地趴在了地上。

尽管他各自没有他们高，但速度和力量瞬间压倒性地战胜了他们。

他盯着我。

「喂，你没事吧？」

他的漂亮的直拳和勾拳，在一瞬间就能击倒敌人。

「喂！……」

并且，在一瞬间就解救了我……

「喂！……」

「啊？」

这才意识到，他皱着眉头。

「你有兄弟吗？」

「没……没有……」

「那你就跟着我吧，有人欺负你了就跟我讲」

X——

那就是初次和姜柯文见面。

就这样，我跟着他，天天围在他的身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喜欢上了和他在一起，喜欢上了在他身旁的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被他深深的吸引了，喜欢上了他。

他带着我，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打架、恐吓、威胁。甚至比我还深。

黄昏下，太阳的余光在地平线的围绕下，渐渐变得火红，散射在了我的苹果脸上。

推着自行车的他，和在旁边跟着他的我。

有点燥热的温度把我们都晒地汗流浃背，但是我们仍旧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走着。

「你最近都在干些什么呢？」

「我？不就是和以前一样，打着架，抱着怨，还有什么的…？」

远方传来砰砰砰的施工噪声，凌乱嘈杂的行人，还有小孩子吵闹的声音。我们看着眼前推着长长的影子，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把一刻不停地话痨着。

「呐，柯文……」

「怎么了？有话快讲，这不是你平时的性格啊」

「嗯……其实，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我喜欢你——之类的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虽然柯文是个很好的男生，但是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喜欢什么什么女生，搞不好可能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情感。毕竟，或许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跟班。

「喜欢的女孩子……？」

「就是比较关注……之类的女孩子」

「嗯，没有吧，暂时还没有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也是，如果他有喜欢的女生的话，可能就会讨厌我了。

「那么……如果有女朋友了……你会讨厌我吗？」

「为什么要讨厌你？你是我的兄弟啊，我为什么要讨厌你？」

「是吗……」

原来在他心里，我也只是个兄弟一样的存在，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有喜欢的女孩子了，就跟我说一声哦！」

「嗯，那是当然……」

然后仅仅只是过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有了喜欢的女孩子，并且和那个女孩子交往了。

「蓉蓉，我已经有了女朋友！」

哪天，我已经是记不起是哪天了，他开心地笑着和我说。

切，那个是什么bitch？

他领着那个所谓的女朋友来见了我。

她还很害羞地喊了一声嗨。

「你好，我叫苏婷婷」

她伸出了手，然而我却装作很和谐的握住了。

臭婊子臭婊子臭婊子臭婊子臭婊子……早晚弄死你！……

不过，如过柯文愿意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也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了。

「你好，叫我蓉蓉就好了……」

为了柯文的爱情的话，我什么都愿意做，如过让我去死，我也会义不容辞地，我知道，尽管我很讨厌苏婷婷，但是我也得全力祝福他们。

## 第三十二章 他山之石

每个人或许经历过相同的事情，面对着相同的两个选项，何去何从无从知晓；每个人或许思考着相同的事情，善或恶就在一念之间；有些人不懂得如何选择，让命运替他选择，有些人紧咬着牙齿选择，破坏命运对他加以的牢固枷锁。每个人思考着同样的事，面对着同样的选择，却以此分道扬镳。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游戏，只不过，没有了存档键和读档键，亦没有了重新开始键。一切的一切就像是谁故意设计好的。

那是姜柯文还很小的时候。在这里讲他的回忆，其实在关于甄希和苏婷婷的问题上，也并没有多少挂钩，但是为了能更加突出主题，我想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是主人公。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一场又一场谋杀。或许也能称得上是一种慢性谋杀。

姜柯文还是一个小孩子，天真无邪、天真无暇。他的生活无忧无虑，父亲和母亲很和睦，家里的钱又有一点积蓄，所以过得像是一种阔少爷的感觉，虽然没有什么保镖跟班，家里也没有什么管家仆人，但是却不用管很多事情，从小就被认为是有钱人的儿子，也就是富二代。不过，和一般小孩子不同的是，姜柯文什么都害怕，就连和陌生人说话都害怕，这也就导致了很久很久很久，姜柯文都是过着一个人的世界。

深深知晓这件事情的父亲和母亲等，姜柯文上了小学之后，就一直盼望着他能交上朋友，即便只是能搭上话的同学也好。

「柯文啊，你去了学校要交朋友哦，好好和朋友玩哦！」

每天上学前，就在柯文面前唠叨几句。

这样下去不行，看到周围的人们各自各自都组成了小圈子一样的世界，他也就渐渐地被孤立。所以在某个时间，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好好地交上几个好朋友，然后一起玩耍。

我说过，面对选择，做出不同的回应的人们往往，在其今后发展变成风格迥异的道路。不管是谁，这种影响都会渐渐地吞噬他们的生命。

姜柯文鼓起了勇气，和全班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他的想法，只不过，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而已。而那些人们都似乎并没有怎么样地回复。

面对选择的请求，每个人都抱着一种怯弱的心理。既要抱着如果能走更好的期待，一边也在惧怕着倘若选错，会造成怎样不可弥补的结果。但是，如果这种选择有拒绝回应这个按钮的话，大部分都会谨慎地点了他。然后拍拍屁股像是毫无反应一般地走开，尽管他们知道这会伤害别人。但是只要自己没有事情了，其他人我才懒得管呢——心里面也都这样想。每个人既想着要优化发展，也同时畏惧着不良选项。

姜柯文遇到了和甄希一样的选择。

「兄弟啊，明天和我们一起去教训上次欺负我们兄弟的人！」

当这句话在姜柯文脑海里遨游，他又会作何选择呢？如果没有拒绝，就会继续走在不该走的道路上，即使拥有了成为“兄弟”的朋友。

然而，他给的选择：

好啊，一起去吧——

X——

也就在没几年的时候，大概姜柯文还是五六年级。他已经跟着自己的兄弟混了个街霸的模样，眼神里的骄傲和杀气透露着已经将身上纯真抹去的事实。他们四处招收保护费，尽管姜柯文并不主动去打架，但是每次的打架，却都少不了他。不过性质却纯粹的很，仅仅只是因为兄弟被欺负了。

姜柯文的母亲的父亲，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冲突的。但是自从姜柯文交坏了以后，他们就经常对姜柯文灌输教育。尽管每次姜柯文都口头接受了教育，但是一回到家外还是会破坏这样的教育。

他的父亲和母亲，也因为对于姜柯文的教育方式的不同而大吵特吵。一开始，也仅仅只是吵架而已，而后却发展成了像是冷战一样的长期不言。

我说过，面对选择，做出不同的回应的人们往往，在其今后发展变成风格迥异的道路。不管是谁，这种影响都会渐渐地吞噬他们的生命。

不管是姜柯文本身，还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面对着和甄希父母亲一样的选择，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柯文啊，我们去一趟奶奶家好吗？好久没有去她那里了」

柯文一听说要去奶奶家那里，心里面终究还是复杂万分地。毕竟去了的话，朋友可就暂时见不到了。

最终，柯文还是选择了同意。就在第三天，他们就收拾了物品准备出发。不过在这里却有一点让柯文感到疑惑的：父亲和母亲各自装着行李箱，而且将所有的的物品似乎都收拾地干干净净，同时也要求柯文收拾这么多东西。

「妈妈，为什么要收拾全部的东西啊？」

不解的柯文最终还是向面无表情的母亲问道。

母亲也是一脸温柔地笑着。

「等你到了那边就明白了哦」

不再去多问，柯文把东西全部都收拾好了。什么枕头、玩具、铅笔、书本、书包，都统统装进了大箱子里。

到目前为止，柯文似乎过得还都不错，然而到了奶奶家——

柯文的地狱开始了。

「柯文，我们帮你联系好了，你以后就在这里的小学、初中、高中读书哦，关系都把你打好了」

「柯文，这里的小商场之类的都带你去过了哦，以后买东西就去这些地方买」

「柯文，怎么样洗碗做饭和做菜都已经教你了哦，以后要自己做饭做菜吃哦，我们不在家的话」

「柯文，怎么样洗衣服我们已经教你了哦，以后要自己洗衣服了哦，我们不在家的话」

「柯文，怎么样收拾房间我们都已经教你了哦，以后要自己收拾房间哦，我们不在家的话」

种种话语，都在透露着他们将会不在家的事实。而此刻的姜柯文，已经在他父母半年的洗礼之下学会了正常成年人应该会的必用技巧。

而在这个时候，突如起来的话语，让他知道了来奶奶家的最终目的。

「柯文，我和你的父亲已经离婚了哦，你要和奶奶在这里好好生活，生活费我们会每月给你们寄来的，肯定够用的，好好照顾自己哦」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姜柯文一边用力踢着大树，一边回想起之前的每件事情，他们似乎都在嘲笑着姜柯文家庭的不完整。

「喂，垃圾，你站在我面前干嘛？挡道了！」

姜柯文的面前出现了许久之前的自己一般的人。

切——

姜柯文面露嘲色，一只手直接伸了上去，抓住了那个人的喉咙。

「说我挡道？？！！！」

姜柯文的手毫不留情地紧紧捏着喉咙。

那个人的双手不断砸着姜柯文的手，但是没有丝毫作用，于是用力朝着姜柯文的脸砸去。

「啊！！！！」

姜柯文痛苦地捂着脸大声嚎着。

「可恶！！！！你个混蛋！！！！！」

姜柯文回过神就追上了正在逃跑的他，一只拳头狠狠地凑上了他的脑袋，他痛苦地趴在地上嗷嗷大叫。

「别怪我没提醒你！谁让你先惹我的！叫你惹我！叫你惹我！混蛋！混蛋！」

一边骂着混蛋，一边用力踢着他的肚子。

X——

那是在后面一年左右的事情，大概姜柯文初一的时候，救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bitch女，虽然之后都是跟在柯文身边，但还是有些大战的时候，姜柯文是一个人，毕竟不想把bitch女牵扯进来。

所以，这也是姜柯文一人的时候。

事情要从一个小喽啰开始说起。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因为姜柯文插了一个初三的窗口，被一个值日的人抓到。

「你有种再说一遍？」

「什么？还要我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

「呵，没有什么意思，把我的名字在划掉！」

「凭什么！你自己违规的！还有，你几年级的？」

「两年级，怎么了？」

「两年级还敢到初三这个窗口买菜？你要不要脸？」

「你再说一遍！！！？？？」

姜柯文一个拳头砸了上去。

那个值日的人捂着鼻子。自己的指缝间流着鼻血。

「你给我等着瞧！！」

那个人拿着板子就气哄哄地走了。

午后，放学。

「我的兄弟被你揍了！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他是自己找打的。凭什么我们初二就不能到你们初三那里买菜，是你们那边的菜太金贵了？」

「呵呵，明明自己跑过来买菜，有什么不满自己一个人承担不就好了吗，凭什么连带老子的兄弟？」

「是他先说我不要脸的！」

「是吗？说你不要脸又怎样呢？你能怎样呢？」

「你想要我怎么样？」

「呵呵……」

他轻轻地眯着眼睛、摇着脑袋，不可一世的，模样。

柯文一只拳头凑了上来，直接打歪了头领的脸。

「你你你……兄弟们，给我上！」

七八个初三的人走了上来，比柯文高着半个脑袋。

虽然柯文的出拳速度和力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但是在众人包围之下却难以显示优势。

「呵呵，难道你没有兄弟吗？在这种地方混，没有什么兄弟还敢这么猖狂？是你的那些兄弟都害怕我们了吧，胆小鬼！……」

捂着鼻子的他大声玷污着柯文的兄弟。

虽说是玷污，但这也的确是现实。当柯文把战况都给兄弟说的时候，那些兄弟都说自己有事，其实只是单纯的惧怕高年级。毕竟他们比我们高，看起来完全是拼不过的。

于是，就这样，姜柯文一个人被丢了下来。

「可恶！……」

「姜柯文，二年级三班，学号59，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喜欢的东西不怎么有，但是兄弟很多，而且去年开始带着一个女生的跟班，叫蓉蓉，我说的都没有错吧？」

那个人，抓着姜柯文的脸，用力瞪着他。

姜柯文的两只手都被紧紧的八只手按在了地上，胸口也被重重地脚底板踩踏着。全身似乎丝毫不能动弹，不论他怎样挣扎都像是捆在绳子上的蚂蚱一样。

「可恶！有本事和我正面来啊？」

「看来你是有两下子的，八只手都快按不了你了，和你正面？要老子的命啊，呵呵，想不到你这么一个初二的居然会这么厉害……」

他用力捶打着姜柯文的脸。

就在此时，他们面前站了一个少女。

X——

「快放下那个人！」

她的嘴里毫不犹豫地喊着。

「什么……？？难道说，你就是那个姜柯文的小跟班？」

「我管你说什么，总之先放了那个人！」

那个少女就像是仅凭一己之见就去搭救陌生人一样的奇怪的人。

「哈？老子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凭什么？我可是全校的霸主啊」

「我管你是不是霸主，总之就要放开那个人！你这样子算什么男子汉？」

少女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已经闯了大祸。

然而在姜柯文的眼里，这个少女已经变成了像是雅典娜女神一般的形象。

「好，看来老子不得不来教训一下你呢！」

他走了上去，直接一把抓少女的长发。然后死死地按在地上。

少女痛苦地嗷嗷大叫。

她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我不能让她受这种苦！——姜柯文一边想着，一边试图挣脱着束缚，然而却没有丝毫进展。

「混蛋！快放开我！」

濒临着火点的姜柯文怒吼着。

那个头领抓着少女的头把脸了过去。

「看着脸多标致啊，啧啧啧，为了这种人居然还这么拼命，不如跟了我吧？」

少女抓住了头领松懈的间隙，丝毫不领情地直接一脚踢了过去，正中了头领的下档。头领立刻嗷嗷地大叫，并且在地上滚打着。

「可恶！你这贱女人！」

喊了这句话就立刻跑了开。

可能是少女的举动让其他人瞬间胆寒了，立刻都摸着下档跑走了。

少女的飒爽英姿在瞬间刻入了姜柯文的心。

「你叫什么名字？」

「苏婷婷」

「做我女朋友吧」

「哈……？？？」

X——

在姜柯文的多重连炮下，苏婷婷还是屈服了，做了两年的女朋友。

然而，后来苏婷婷实在无法接受姜柯文对待他人的残忍，最后还是选择和他分手。

姜柯文的世界再次落了空。

## 第三十三章 回到起点

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具体有多久我也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仍旧记得那个事件的每一分钟，我的每一次呼吸，我的每一步踏出，我的每一次眨眼，我的每一次伸手……

我在干什么？我在哪里？我是谁？

很多时候，这个答案十分明显，然而更多时候，这些答案却虚无缥缈般地游离在我所触及不到的地方。有时候，我十分希望我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然而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或许已经远离那种理想。

中学毕业，就直接出来打工的我，在此时也不能弄清楚，我这生命被赋予的意义。每天都是凌晨上工地，深夜回租地，一日三餐也是草草划几口了事。每天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生活，每天在灰尘扬起和星星落下之前挣扎着，徘徊着，彷徨着，迷茫着。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渐渐地，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在哪里这样问题的答案也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心中唯一存活着的，就是活着的念头，活着活着活着活着的念头。

尽管我不知道在活着的另一头的什么，但还是不经意地朝着那个似乎缥缈的方向前进着，前进着，前进着。

「救命！！！！！！！！！！！！！！！！！！！！！！！！！！！！！！！！！！！！！！！！！！！！！」

是那个呼声，一个少女的呼声。

我向同事们询问到是否听到哭声，然而他们却摇了摇头。

「救命！！！！！！！！！！！！！！！！！！！！！！！！！！！！！！！！！！！！！！！！！！！！！」

然而我却能十分清晰地听见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似乎在呼唤着我，似乎有一种魔力，可以把人深深地吸引住，然后渐渐地迷茫在其中。

我丢下手中的砖块，就这样穿着一身黑不拉漆的布满灰尘的衣服向远处走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救命！！！！！！！！！！！！！！！！！！！！！！！！！！！！！！！！！！！！！！！！！！！！！」

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像是吞没了整个世界一般的巨大噪音。但是我仍旧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我奔跑着、奔跑着、奔跑着，已经不知道自己奔跑了多久多久。

看见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女被关在了一个与是狮子笼一样的地方。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用力地把狮子笼的笼杆给掰了断，把少女从囚禁的国度解放了开发。

她紧紧地抱着我。

「我好怕！！！我好怕！！！」

嘴里反复念叨着恐惧的词语。

我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在那个时候已经找到，但或许从未找到。

我把她接到我的租地，然后过上了像是夫妇一样的平静生活。

渐渐地、渐渐地，脑海里开始全部都是她，上班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枯燥，下班也不像以前那样漫长。我每天买着好菜好肉和那个少女一起吃着。上班与下班之间的时间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长。

我和她，最后在合适的年龄结了婚。

X——

那是在之后的一年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城里租了房间，我在外面打工，赚钱，而她在家里料理家务，她也已经是一个可以把家务做得很好的妇人了。我们的家在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像是一个平凡的家。

然而……

那个时间段，是我不在家的时间段。

她每天每天每天做着家务，一天起床、做饭、吃饭、洗碗、扫地、洗衣服、晒衣服，她每天都在做着看似同样的动作。然而，除此之外仍有大把的时间。而对此我丝毫没有察觉到。

我与她之间的羁绊或许根本不是所谓的爱情，或许只是所谓的单纯的单相思。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尽全力去爱她。

就算她觉得枯燥了，觉得困乏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爱她。

她在家里扫着地，门被敲了响。

「来了来了……」

门被打了开。

一个帅气地青年探进了头。

「你好，我是隔壁新搬来的新住户，我姓宋。」

她点了点头轻轻说了声你好。

「嗯…这个是礼品，啊对了，我的工作机械工程师和建筑工程师，所以电脑有什么问题或者家电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来找我哦，喏，这是我的名片」

说着，这位罪恶至极，让人发狂的，简直就是禽兽一样的男人将一张补满鲜血的、充斥着污渍的名片递到了她手上。

『宋泽（Tony Shrek）：

24岁；

主：大神官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科研部机械工程师组组长；

兼：安土建筑联合有限公司-项目设计管理部建筑工程师团顾问；

兼：朴谷天空游戏有限公司-项目开发设计部游戏引擎工程师；

电话：XXX XXXX XXXX

QQ：XXXXXXXXXXX

MSN：XXXXXXXXX

工作室：

主：史托泽工作室：大神官科技有限公司-D3幢12层-0xB门

兼：瑞 泽工作室：安土建筑联合有限公司-X7幢9层0x4门

兼：科尼泽工作室：朴谷天空游戏有限公司-A2幢2层0xF门

很高兴和您成为朋友，欢迎您随时叨扰。

』

她对这些完全没有概念，不过认为宋泽是很多公司的老板，有钱人大概吧。

她邀请了宋泽进了家门。

「这个是什么呀？我从没有见过……」

她拆开了宋泽送给她的有点沉甸甸的礼物。

「啊，这个呢，这个是笔记本电脑，虽然是原装是Windows系统的，但是我改良了一下，可以从开机选取四个不同的系统，分别是UNIX、Windows、Mac OS、Linux，所以说已经还算是可以的了，硬件的话已经是高档的了，16G的内存、4G的显存、1T的机械硬盘和512G的固态硬盘，CPU自然也是最新的，虽然这是我组装的笔记本，但性能也应该……」

「诶……虽然说不太听得懂……不过……我想用用看……你能教我吗？……」

「嗯，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教你哦」

我一天有一天地在外面干着苦活，而她一天又一天地在家和那个什么就像是洋人一样的人在一起，学习着电脑，然后……

X——

「所以说啊，那个房间里的女主人跟邻居的年轻人好上了」

「诶？是吗？那个年轻人？我看着挺斯斯文文的呀？」

「那可不，听说是在三家公司做知名指导呢，长得挺帅的，听说公司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女经理助手都很喜欢他呢」

「是吗？哇，要是我有个这样的老公多好呢，又有钱，又有才华，想起来都很有气势，出门多有面子啊」

「也是也是，我们家那个开了个小超市后就天天待在那里像是什么都不会做了一样的」

当我知道我女人出轨的时候，是在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那天，我领着一袋苹果回来，准备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庆祝。

然而，就在那晚，小区楼下的那几位大妈在四嘴八舌地咬着舌根，当看到我的时候却极力躲避。

「刚刚还看到他和那个女的在房间里搞着呢，啊不，窗户都还开着，咿呀，真是不要脸啊，这种女人」

「嘘，你小声点，她老公来了」

老看到我想去询问事情的时候，他们却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一种就像陨石从天而降把我硬硬地砸懵的感觉深深笼罩着我。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我静静地推开了大门，推开了卧室门。

我的床上，她就像小鸟一样依偎在一个光着膀子的陌生男人胸口上，而那陌生男人也紧紧贴帖地抱着她的肩膀，熟熟地睡着了。

床单上、被单上、地板上、书桌上，有一滩又一滩凌乱、肮脏、污浊、比死亡还让人窒息的液体。

我关上了卧室门，出门狂奔着。

一边发狂奔跑着，一边眼泪流着，一边大声地呐喊着。

「我到底在干什么！！！！！！！！！！！！！！！！！！！！！！！！」

X——

等我回来，家里都已经干干净净，她坐在凳子上。

而我的气火在此刻瞬间迸发。

「你这贱人！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厚重的手掌，在她娇嫩的脸蛋上重重地落下。

「我什么都没有干呀？」

她捂着发红发烫的脸，故作淡定地说道。

「你别以为你和邻居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你要不要一点脸面啊？啊？！！你背着我和别人男人乱搞居然还好意思说什么都没有干……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要不要脸！要不要脸！」

我一边用扫帚用力抽打着她，一边狠狠地瞪着。

明明……明明我这么爱着你，你居然……你居然……

泪水无端地从我的脸颊流了出来。

「你说我不要脸？？！！！你看看你自己！！你要不要脸？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活着就像四五十岁的老头！家里这么穷，要买什么菜都得讨价还价半天才买得回来，我天天在家，扫地洗衣做饭洗碗整理房间，天天！我又能得到什么？你又能给我什么？？你这么穷，还什么都不会，一天到晚穿着破破烂烂，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和一个要饭的过日子！！！这种日子我受够了！凭什么我不能拥有我的爱情？你对我不好就像限制我的自由？？别以为只有你才会收留我！！追我的人多了去了！！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什么，从今天起，要么我们离婚，要么你就不要管我！！我想和谁好是我的事！！不要你管！！你才是贱人！！你全家都是贱人！！！！」

啪——

我的手掌再次用力地凑上了她的脸。

「你个混蛋！你居然还有脸这样说！看来今天不教训你，你以后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丈夫了！！！」

我抽打着她的双腿，使劲地、使劲地，虽然我认为是使劲地，但是仍旧下不了狠手。

「你要离开你！我要和泽一起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我双眼圆峥峥地瞪在那里，瞪着那片空空如也的大门。

！！！！！！！！！！！！！！！！！！！！！！！！！！？？？？？？？？？？？？？？？？？

我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杀了你们！！！

我像一只疯狗似地，大肆地吠叫着。

我似乎有了罪恶的心灵，我大肆地冲着他们嘲笑，冲着他们恶意诅咒、冲着他们无端咒骂、冲着他们想象祖宗十八代被凌辱的样子。

「你说嘛，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喜欢不喜欢，你还不知道吗？」

「不嘛……我要你亲口跟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好好好，我真是怕了你了，我很喜欢你，简直比任何人都喜欢你……」

「是真的吗？不会变心的吗？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街角长椅上两个人相依偎的场景让我分外的眼红，我急忙冲了上去。

「你个混蛋！！！！！！！！！！！！」

没有到头就举着手臂想去揍她。

「啊啊啊……神经病啊！！快跑！」

两个人像是见到了疯子一样，慌慌张张地跑了。

永远不永远什么的，都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会不会在一起。

而我的答案却已经是否定的了。

我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寻找，直到遇到了她，我认为她是我的人生的意义，没错，她的确有着很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她确实帮了我许多许多。

而我，在此刻已经体会过了辛苦操劳，幸福美满，仇恨横溢，也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遗憾了。

所以，在这最后的时刻，我想感谢的人……

已经不需要我的感谢了。

我在一声又一声汽车轰鸣声渐渐失去了感觉，失去了一切。

那种存在在遥远遥远地方的人，我无法触摸到的人，似乎在向我招手，尽管我深知我应该走向那边。然而我却停留在原地，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冲刷和人生的终结之谷向我袭来。

光明就像泡沫一样，静静地浮在黑暗的表面上，而我此刻已经深深地沉入了黑暗，拥有不了那太过表面的光明。尽管，在最后挣扎的过程中，我似乎梦见了我梦寐以求的光明之地。

虽然，我深知，那只是暗黑的梦魇为了夺取我的一切而缔造的场景。

X——

苏婷婷的父亲死后，苏婷婷出生了。

苏婷婷的母亲被宋泽抛弃，渐渐地走向了风流场所。

## 第三十四章 黑云压城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失去家更痛苦的，那么就是原本就没有家。

父亲的过往，我不了解，母亲的过往我也不了解，但有一点我是很了解的。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根本就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分裂、恐怖、被诅咒所笼罩，简直就像是地狱一般的场所。

我很开朗，那不过是许久之前的事情了。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呢？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或许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在遇到甄希之前吧。并不是说，甄希是改变我的罪魁祸首，或许没有他我也仍旧会变成这样。最重要的是，甄希已经离开了人世了。尽管如此，他仍旧被人污垢，被人唾骂，被人当做饭后的小甜点，被人当作玩笑的手柄。

每每，想到这些场景，看到这些场景，我都感觉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挥之不去，每每，想到甄希在最后时间想要回头的模样，我都感觉有一种令人难以挥散的辛酸堵在鼻尖。

最后：这个世界，太黑暗了。

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尖。仇恨是无法化解的，那些张扬着化解仇恨的人，他们自己也无法亲身做到，那些紧靠着善良、和睦的人或许根本就没有见过人类面目的丑恶，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太多令人疯狂，令人恐惧的形态。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在内，都认为可以去破解他，优雅地活着，就像一直活在理想梦中的世界一样。

我推开了门。

这个不是我的家，我仅仅只是在这里住了这么多日子而已。

但是，我还是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你还回来干什么？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她就像发疯一样地用扫把指着我。

我知道，他讨厌人，他讨厌任何人。

但是，我有我该拥有的东西，我必须要拿着他。

甄希第一次自杀的计划纸，还放在我的抽屉里。

我面无表情地向前走着，尽管她拿着扫把一边高声吼着，一边无情地瞪着。

「你和你那个混蛋父亲一个模样！！！贱人贱人贱人！！！！！！！」

很多话，一开始听总是会让人有些燥热的，而听得多了，自然也不再去多费什么心去回应那种感情了。

有些回应，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

「你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怂包，现在你也是！！！你还是贱人！！！见男人就抱的狗屎贱人！！！」

我真的，很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我的亲身母亲，不过没有关系了。我已经不会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我走进了我的房间，里面的东西已经被翻个底朝天，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横七竖八乱七八糟地摆放着。

我从凌乱的书桌上，划开了一个柜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纸，然后再次缓缓地走出房门，走出家门。

「给我滚！！！不要再回来了！！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哈哈哈！！你终于滚出这个家了！！哈哈哈！！！」

背后传来一两声尖刻的笑声。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寻找我所能依赖的场所。

X——

那是很久之前，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

久远到几乎没有怎么清晰地记忆。

只记得，窗外十分平静，鸟儿在枝头轻轻跃起，颤抖起了猛烈地晃动。

而窗户里面是一阵怒骂。

「你个混蛋！！你会不会做的？？！！！我打死你！！打死你！！」

怎么了……

这跟我的回忆不一样……

「你个贱人！！！死贱人！！！！！快做！！」

我……我……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着。心里面充满着恐惧。

「爸爸……啊啊……爸爸……」

我……我……我掩着泪水之面，哭喊着父亲。

「我叫你叫！！我叫你叫！！！你个混蛋！！你个贱人！！！！」

她坚硬如刚的棍子抽动着我的后背，她使劲地摔着巴掌肆意地在我的脸上留下烙印，她恐吓似地微笑在瞬间似乎投来一把锐利万分的矛。

这根我的回忆不一样……

我的过去……不是应该很美好的吗？……

我的过去……不是应该拥有很善良的爱吗？……

我的过去……不是应该拥有我想要的吗？……

不，这些都不是我的过去，我的过去只是简简单单地，被咒骂、被毒打、被扭曲的回忆。

我的回忆……

贱人……

贱人……

贱人……

贱人……

我的耳朵里，似乎只有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我究竟是怎么样的？

「啊啊啊啊啊啊！！！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跪在那个恶魔面前，不断地向她磕着脑袋。不能！！不能！！！

混蛋！！！不能！不能！！！！！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样的问题，到底，到底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

「那你就赶紧扫地，快点，扫地扫完还要去洗碗洗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总是有着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会了扫地、拖地、做饭、做菜、洗衣服，整理物品各种技能。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会了不再哭着做事情。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我摸着我的脑袋，强忍着痛楚。

很痛……很痛……很痛……

心里面简直就像一片又一片锋利的刀片快速滑落，紧紧实实地落在了我的心口上，那像蝴蝶般绽开死亡的笑容的伤口渐渐地在攀附着我的痛觉神经上。

我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蒙住了我的心。

蒙住了我永远的回忆。

我渐渐地闭上了眼睛，过往的画片在一层又一层地铺设着。

X——

夕阳渐渐地被一片黑暗吞噬，我从很远的地方渐渐走到了这个地方。

甄希的家。甄希的房间。

黑暗笼罩在我的心中，渐渐地、渐渐地、渐渐地……

「找甄希去玩吧……」

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是一秒前的事情。

我到底在做什么呀……

我轻轻地敲了敲脑袋。

眼前的黑暗渐渐非入佳境，缓缓地、缓缓地、缓缓地……没过我的脚、没过我的膝盖、没过我的大腿、没过我的腰、没过我的腰、没过我的

「白痴一样的我呢」

这里的甄希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世界的甄希也已经不存在了，我心中的那个甄希已经死在了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的地方，在一个充满着人类冷漠的世界中，在一个布满着人心缺口的世界中，在一个没有任何理解与同情的世界中，甄希散尽了他的理解与同情，甄希散尽了一切的勇气。

「甄希……你在那边过得还习惯吗……还有人欺负你吗？……」

我轻抚着甄希的那件丑丑的棉袄，他裹在身体上、夹杂着我的余温的热触觉似乎仍然没有消失。他的痛苦在我的眼中渐渐地、渐渐地、渐渐地……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我们共同见证过一段时间，我们共同努力追求什么目标，我们共同参与者谋杀与反谋杀的重重事件，虽然只是我们自己安排的，虽然没有什么杂乱的手法，虽然最后的结局还是不尽人意……

我们共同谈论过生死，我们共同谈论过仇恨与善良，我们共同谈论过未来的道路。我们的世界有趣的重叠在一起，而代价就是……甄希……

甄希……

甄希……

甄希…………

甄希………………他………………

泪水渐渐地在眼眶中积累。

甄希……………………………………

不知为何，心中有一种痛苦无处宣泄的地方。

「甄！！！！！！！！！！！希！！！！！！！！！！！！！！！！！！！！」

我冲着空旷、补满灰尘和蛛网的房间里大喊着。

门外传来几声破脾气的闹，几声烂脾气的大声音。

泪水的痕迹刻在心中。

「嗯……苏婷婷……我在这里……」

？？？！！！

声音从背后传了出来。我毫不犹豫地转了身。

看见了甄希。

看见了全身冒着青色光芒，简直就像虚幻一般的甄希。

看见了似乎一碰即化为灰烬的，充满着灰色色调的甄希。

「你是……甄希……吗？」

「苏婷婷，我很感谢你，我一直都很想向你道歉。我想你知道，我一直都在筹划着自杀也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你一直到就一直留意着我，就一直想把我从这样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你拯救了我……现在……你该拯救一下你自己了吧……」

他露出了与往常不一样的面容。平平地摆直着嘴角，眼神静静地散射出温暖的光芒，他的脸上闪烁着我未曾见过的光芒，他已经找回了自己……而我……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甄希……

太过分了你……

我这样拼命拯救你……我这样拼命地为了你挡着一切死亡……我这样拼命为了你无视一切的刀剑……然而你被拯救了之后……就独自一个人离开了……

你太自私了……甄希……

为什么不带上我……

「不……我不要，我只要甄希你看着我说话，我不要，我只要你能好好地看我一眼，这样就够了，我本以为，我的心是这样说的，然而不是，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拯救你……我想把你的灰暗化为光芒，我想和你融合成一道光，我想……」

「什么都不用说了……苏婷婷…你为了我，从最开始的接吻后面的舍弃身体般的不要命……我很感谢你……我……好了也到时间了，我该走了……」

他的身影渐渐地化成了一些光粒子，四处散落了开来。

「甄希……我好想你……」

我的脑海里，存在着的唯一的思念，就是你。

站在曾经躺过一夜的冰冷的长椅上。

那一夜的冰冷，是世界上最寒的冰冷。

然而在那一夜过后，我发现自己身上披着棉袄的时候，却是一生中最温暖的时候。

我披着棉袄，渐渐地躺了下去。

夜色在梦境的泡沫中渐渐变得模糊。

## 第三十五章 津津乐道

已经完全是春天了，四处都弥漫着生机盎然的氛围。

远远就能望见，在河流岸边刚刚探出头来的些些嫩绿。路边已经完全摆脱了冬天的严裹的那些小孩子们，笑开了酒窝，在河流边追逐着各自的快乐。那些没有烦恼的、喜开颜笑的、眼睛闪烁着不同梦想的人们，在此刻开始了他们的旅途。

老人们欢笑地并肩走着，谈论着古典的京剧，大人们拿着手机一边悠闲地逛着街道，一边时刻关心着周边发生的事情。如果他最后在手机里发现了之前明明在自己现实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又会做何感想呢？因为已经放了假，所以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们都已经像是脱缰了的野马，疯狂疾驰在这片欢乐的天地上。

而那些已经失去了水的人们渐渐没落在了之前的那个冰冷、寒冻、僵硬、悚然的季节。

「您好大爷，请问您有没有见过照片里的这个女孩？」

一个穿着警察蓝色军装，别着黑色警徽，戴着正正的军帽的女警察，轻轻地凑到了坐在街边小石凳上的老爷爷面前，亲切地问道。

「什么？？」

老爷爷像是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一样，竖着耳朵再次询问着。

「大爷，我说，您有没有见过这个照片里的这个女孩？」

说完女警察把手中的一张照片递了过去。

「这个女孩啊……我好像之前见到过……就在那边那个凳子上，她睡了一夜……」

「睡了一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什么？？」

「大爷，我说，您看见过她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女警察焦急地把嘴巴冲着大爷的耳朵里喊着。

「啊，什么时候啊，大概是一个星期前了吧……」

「一个星期前？……这样啊……那好，谢谢您大爷」

「什么？？」

「我说，大爷，谢谢您！」

「啊，不用谢不用谢」

女警察随手做了笔录之后就自顾自地转了头，朝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大踏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跑了起来。

「可恶！！！！！！！！！不要以为你能逃得过我的手掌心，我一定会抓到你的，我现在就来找你！！！！」

一边跑着一边大声喊着，然而自己却没能注意到自己的声音给周围造成了多大的困扰。

「吵什么吵！！」

「滚你丫的！吵死了！」

「警察了不起啊！再吵打你啊！」

「别吵啊你，正在关键时刻啊，我死了就怨你！」

周围不断的牢骚，正向她抛来，而这时，她也明白自己的无礼。

小心翼翼地，默不作声地就走了开去。

X——

已经过去了多久，现在是几日，星期几？

这些统统都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

我躺在被我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甄希的床上，看着黑乎乎的天花板，心里没有一丝波动。

月光渐渐跨过无隔阂的窗户，静静地洒在我的身体上。

仇恨……带动着仇恨……

甄希……和我……

到底……有多少人……会这样？

到底……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我，心中免不了一些接二连三的胡思乱想。

算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X——

我待在甄希的家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仍旧每天从早上醒来就祈祷着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一切仅仅只是梦境，这一切仅仅只是贴近冰冷的幻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苏婷婷，没有什么甄希，或许从一开始，这个故事就不存在，或许这些仅仅只是由哪个闲事漫漫的小用笔记录下来的。这个世界上……

想到最后，还是会扯到一个很痛苦的现实。

甄希离开了 。

到现在，我仍旧不敢相信，我眼前的东西究竟有哪些是真实的？

抱着膝盖，深深地埋在了泪海之中。

窗外拂晓的一缕阳光照射了进来，不碰巧地砸在了我的脸上。

「叮咚……叮咚……」

门外传来一声又一声地门铃声。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按照道理来说，并没有什么人会以任何理由来探访。甄希已经离开了，一家人都已经离开了，如果是亲戚的话，早就该来了。如果是小偷的话，当然也不必按门铃。如果不是找甄希的，那么肯定就是找我的了。

「有人在吗？苏婷婷？我知道是你，不要躲了，快出来吧」

被我紧紧锁住的大门外，响着一声又一声的话。

「如果你不出来，就别怪我们强闯民宅了哦，我知道，这间房子是甄希的，所以……」

吱——

门被我轻轻地打了开。

一只手铐迅速地套在了我的手腕上，并且按上了锁。

X——

「姓名：」

「苏婷婷」

「年龄：」

「17岁」

「家庭住址：」

「没有」

「家庭住址！：」

「没有」

「所以我问你，家庭住址啊！」

「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有啊」

眼前拿着录记板的女警察紧紧地皱着眼睛。

紧握着的笔头在一瞬间加大了力气，为什么说这样呢？因为她的笔头已经在静静地颤抖着。她的眼神渐渐地变得林威了。

「要我再说一边吗？」

她把录记板狠狠地向桌板上敲着。

「我说了，我已经没有我的家了」

「好了好了，那我不再继续问这个问题了」

说完，她递过来了一张照片。

平庸的相貌，深邃的眼神，略长的头发。

「这个人，你认识吗？」

这个人……是甄希。

「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然而她听到了我的这句话，顿时间大吼着。

「别装了，你不是听到甄希的事情才把门打开的吗？不要以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可以蒙混过关，我们警察可不是吃素的！」

「警察……」

「什么？」

为什么警察总会在不正确地方向努力地这么不像样？

为什么警察就不应该好好地观察事情来龙去脉，仅仅只是依靠着自己的意识与判断来解决这样的案件？

「如果是警察的话！你就该好好的查案！！！好好地！！！」

好好地……

好好地……

我的泪从我的眼眶中缓缓地堆积了出来。而她突然的脾气却突然让我为之一怔，泪水僵硬地从下巴落了下来。

「不要对我们指来指去，我们是警察，你们一般市民只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不会，也没有义务要按照你们说的去做！还有！好好回答我的问题，甄希，这个人你认识吗？苏婷婷」

我的泪水就像结冰一样，挂在那里。

「我……」

认识……吗？……

甄希……我真的认识甄希吗？……

他的过去我了解吗？……

我到底……

「快说，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甄希？！」

「我……不认识……」

「好，我换个问法，他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怎么死的……？……」

「法医鉴定……当然，车祸的骨折也有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说致命伤的话……应该是他体内的危险毒素的即时扩散……准确来说……应该是有人向他投了毒……然而，我们调查了所有的现有资料，能和他走在一起而不被怀疑的，目前只有你一个。」

「只有……我一个？……所以说……？……」

「所以说，甄希的死亡不能将全部的责任担在那种只是开着车的人身上，甄希的死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毒药。上面也说过，在甄希身边鲜有的少数几个人中，只有你才能和甄希这么近距离接触，还有……在监控录像里显示的现实中，你在甄希最后的几分钟里都在他身边，这样，难道不会更容易近距离清楚他到底又没有死吗？」

「所以说，我是凶手……？……」

「我可没有说……」

警察都已经变成这副样子了吗？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怎样？」

平静地说着这样的话的她静静地、静静地、静静地……

甄希……

原来……

你的世界，对你的谋杀还没有在那个时候结束啊。

果然，我早就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了，然而我……

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

X——

「听说啊，她就是那个害了隔壁甄希真正的凶手哦！」

「一个小女孩？你疯了吧？」

「我可不是胡说哦，我刚刚啊，在警察局里有一些事情，路过审问室的时候无意间听到的」

「不会吧，你仅仅只是因为想去听那种东西才去的吧？警察局里你怎么会有一点事情呢？我们这种老百姓……」

「哈哈，果然还是骗不了你，我只是街上看到这个小女孩戴着手铐就被带回了警察局，所以我就好奇跟了上去，还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这么说的话，其实前面好几天都看到这个女孩从那个甄希的家里出入，我就想着怎么奇了怪了，人死了房子还可以租给别人的吗？那种烟熏的要命的房子还有谁会要住呢？但是每天看见那个女孩住在里面，真的是有点毛骨悚然，难道这个人还藏着甄希的尸体准备折磨他不成？」

「嗯，听审讯官说，她是用毒药毒死甄希的，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心狠不狠，多半只是因为一些感情纠纷，所以说现在的高中生动不动就动刀子，搞得像什么一样……唉，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什么仇就立马报，所以我才说，人太浮躁是不行的……」

尽管我在他们面前走过，也觉得他们之间的悄悄话已经不能再划入悄悄话的范围里了。简直就已经是完全对我没有抱一丝什么同情之类的，甚至还把谣言给散布出去。

然而，不管我怎样抗议，现实都已经被我搅成了一锅粥。为了和甄希相处，我已经基本上把身边原本感情好的女生给隔离了，为了和甄希相处，我已经基本被身边除了几个少数几个人之外的所有人讨厌、隔离。尽管如此，我也还不犹豫，我也不知道这样究竟是不是人们所说的“爱情”。

大众口中的“爱情”，仅仅只是少数想表达自己欲望的一个词语。真正的爱情，从何时开始，因为何事，是否是唯一以及专一，这些的这些，根本完全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预兆以及存在的实体感。

或许，我以为的爱情，仅仅只是一张纸，或者一个星星，罢了。

警察局的审问已经拉回了帷幕。从那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妖言已经不断地在各种渠道里传播着。

现在的我……究竟该走向何方？

## 第三十六章 乐此不疲

已经是接近正午时分了，我彷徨无的地在街上行走着。然而却听见了很多狗吠的声音。

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睡意朦胧的少年，他一只手抓住与他手掌十分相称的干瘪瘪的小饼，另一只手在鸡爪般地比划着他所想表达的事情。他旁边还站着与他同肩高的一个短发的男的。然而他始终还只是一只狗，他嘴里吐出的唾沫星与他脸上所呈现的一种摧残样怎么看都已经脱离了人。他脑子里装的简直就是自来水！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听班里面的说，隔壁学校有一个女生哦」

「女生怎么了？」

「听说那个女生哦，是一个很贱的贱人哦，我想你听过了也会说她贱的，说实话，嗯，我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过这么贱的女人，说他是贱女人应该也不过分吧……嗯，的确不过分……」

「所以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嗯……做了什么事情了，嗯……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她诱惑了一个男生，在玩了那个男生之后，她就厌倦了，再然后……」

「再然后怎么了？」

「还用说吗？再然后，他就再找了一个呗，之前那个男生还算长得帅的，当然没有我帅，这是毋庸置疑的……」

「臭美吧你，就你这样子要我说连乞丐都看不上你，啊不，女生不要你，男生也不会要你！」

「不是说好了我们要厮守一生的吗？……哈哈，瞧你乐的，她找了另一个，但是这就很匪夷所思了」

「甩了一个再找另一个不是很正常的吗？」

「所以说，我说的并不是说她另找的这件事，而是她找的另一个男生的这件事。」

「她找的另一个男生怎么了？」

「她找的另一个男生啊，长得不是很好看，说实话我也没亲眼见过，这以后也见不到，所以也根本不好说到底有多难看，但是传闻都说很难看，身材中等还偏胖，身高也不是很高，然后呢……头发也并是不很出众，既没有很短也没有很长，学习成绩还算中上游，体育运动也不是很好，只能说刚刚及格……然后呢……然后……她和他好上了」

「诶……？就这样好上了？那…………是不是有什么契机？」

「哼，还契机呢，那个女生长得是挺好看的，标致的身材，尖尖的下巴，脸上笑起来很让人舒心，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会诱惑人了。。」

「等等，他和她后面怎么样了？」

「接下来我才是要说重点的事情了哦」

他们一直在说话，而我拳头捏紧着，一步一步地跟着他们。

「啊！」

我听见了一只狗的惨叫声，在我坚硬的拳头之下。

他们这才意识到我在后面紧紧的尾随，他们面目和谐地展现着一只该装狗熊的样子，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仅仅只是狗最后的摇尾巴。

「不好意思，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你，还请你海涵，对不起，我们还有急事，所以……」

在我没有抡起第二发拳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像是疯子一样，疯狂疾驰在公路上……疯狂地……疯狂地……疯狂地……

如果还敢在我的面前说婷婷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定饶不了他！！！——

我的心里面一句又一句这样的话语响起。

人慢慢地多了起来，这条街道在我不知不觉之间挤满了人。不，挤满了狗，一群只是披着人皮的狗，他们大声吠叫着，就像在维护自己仅有的一点尊严，但是狗终究是狗，狗不具备人该有的思想，他们的小小的脑子里紧紧装着如何嘲笑别人，如何烘托自己，以及如何吃喝拉撒。在他们臭烘烘的嘴巴里，有的仅仅只是被水沟污化过的糜烂气息，还有一两丝未曾体验死亡的那种自我良好的快感。

而要使这些狗停止那种乐此不疲的吠叫，只有一种办法，踩他们的尾巴，砸他们的脸，或者将恐惧映射到他们的瞳孔里。

「你们都给老子听清楚！！！！！！！！！！要是谁还敢再对苏婷婷有意见！！！！老子就送TA去见TA的祖宗十八代！！要是不服地就冲过来！！老子打到你服为止！！！一群不要脸的狗们，你们给我听清楚，要是谁还敢对苏婷婷有意见！！！老子抽他的皮！！！我不会和你客气的！！要是还对苏婷婷有意见，我就不会让你活！」

我瞪大着眼睛，冲着周围的人群大声地喊着。

有两个长得比我大一个块头全身都是肌肉的人走了过来。

「我有意见，你又能怎么着？」

然后，他们被我打得趴在了地上，被我的脚板硬硬实实地踩着。

但是我并没有加强拳脚，在这种地方要是招来警察那可是很麻烦的。

X——

当我面对侮辱我所拥有的唯一的婷婷，我的态度是坚决的、坚定的。要么就是道歉，要么就是被我用拳头或脚暴揍。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表达我心里的愤怒。

一个肌肉男和一名看似瘦弱的女性走在一起。

「你别挡道！」

高我两个脑袋，穿着健身紧身服的肌肉男用凛威的眼神向下狠狠地望着我。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我从来都不喜欢的。对于这样的人，我的手段就是一个，让他贴地喊服。

「我要你一个道歉，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昂着脑袋，瞪大着眼睛，用我全部的火气说着话。

「呵呵，小个子还挺有个性，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才不管你是谁，你惹到我了！要么道歉，要么被我打一顿！」

我握紧着拳头，他的话语已经触动到了我，如今的我要是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也已近不奇怪了。事到如今，能让我有如此火气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侮辱我的婷婷，不管对方是谁。

「你小子蹬鼻子上眼了是吧？我们对你做过什么吗？」

旁边一直缄默不言的女性突然开了口，并且将一种嫌弃地眼神向我跑来。

「你们刚刚说的是什么!」

我已经能充分地感受到了我眼球中的血丝喷张的声音，感受到了火热的血液在肿胀的血管里冲涌的声音。

「不就是那个bitch苏婷婷吗，这点事情大家都知道，你凭什么就来跟我作对啊！」

「谁允许你们这样给她取名！她不是bitch，你们才是垃圾！一堆垃圾！一堆……」

嘭——

注意到的时候，我的右脸已经被打中了一拳。

用我最熟悉的方法和我较量吗？准备好了吗？

「这就是你的选择？如果让我再一次冷静，我无论如何也已经做不到了！你给我记住，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的拳头在他没有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冲着他的眼睛挥去。

「—————！！！」

他痛苦地捂着眼睛，愤怒地四周胡乱挥舞着拳头。

不过这点拳头已经不足以威胁到我了，在我的世界里，这种拳头已经是接近静止的了。我一一躲过他的拳头，奋尽全力两只拳头如雨点般，如光一般迅速地在他的身上猛砸着。

尽管他身上的肌肉已经为他阻挡了大量的攻击，但是我的力度仍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他从一开始的略微反抗，最后变成了完全的阻挡，他的速度跟不上了我的速度。

但是他不顾一切地一挥着手臂，试图打中我的脑袋，但是就算如此，他的力度对我也丝毫构不成威胁。

我解开了腿脚的束缚，拳头脚踢同时施加在他的身上。

就算是肌肉的阻挡此时也已经变得不堪一击了。

旁边的女性则趁我不注意便用脚狠狠地踢着我，但这些都是不痛不痒的小攻击。

我的脑子里此时，就是一个念头：杀死你！杀死你！

我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全力，用尽我从未用过的全力，用尽一生的全力，全部施加在他身上。他被我打得蹲在地上抱着脑袋。

我用力踢了一下他的脑袋，他便倒在了地上。

「我说过，赶紧道歉！不然我……」

还没等我说完，他就突然扑了上来，紧紧地将我抓住，用手按住我的脸，狠狠地砸向地板。

自然此时的我在一瞬间失去了意识，当我晕着脑袋醒来的时候，也仅仅只是在四秒之后，我抡起拳头就是冲着他的脸狠狠地一挥。

他被我打得向后倒在了地上。

那个胆小的女性此时恐呼着向远处跑去。

「救命啊！！！！」

我已经不想再去管那个漏网的小蜗牛了。转头死死地盯着这个肌肉男。

「我改变主意了，不需要你道歉了，我要的只有一个，就是你死！」

我慢慢地向他走去，明明高我两个脑袋，打我一轮肌肉的肌肉男此时却像见到了正要宰割自己的猫，他畏畏缩缩地向后挪动着，但是哪里还能挪到哪里，马上就靠到了墙边。

我拿着拳头拳缝之间传来久违的坚挺的骨头错位的声音。

「告诉你，这一带没有人是比我强的，我是最强的！想跟我都，就要做好被侮辱、被消灭的打算，如果这点也做不到的话，你就别想在这条道上混了！」

我感觉到我的脸上现在浮现的是一种死神的神情，一种可以主宰生命的神情，一种可以利用世间万物的造物者的神情。

「你……你的绰号是什么……」

「绰号？……冰龙……」

「你就是……那个……曾经把职业拳击手联赛冠军打哭的那个……冰龙……？」

「不要再废话了，是时候把你消灭了。」

我紧握着涌上热血的右手。

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同时人类也是一种很坚强的动物。鲜血揭示着人类内心的恐惧，同时也揭示着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人类是一种很逻辑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

如今，我的生存究竟有什么意义？失去了婷婷不说，还让婷婷平白无故受了那么多的伤害。没能好好地保护她，甚至让她背受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痛苦与罪恶。此时的她想必已经生活在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里，我究竟又能怎样为她做一些事情呢？我究竟又能为自己做些事情呢？这样麻木的我，这样麻木的世界此时又有什么用呢？干脆毁灭掉就好了，不论是自己还是世界，统统都毁灭掉不就好了吗？人不为了自己，那还有什么可以为了自己？人不能守护自己爱的东西，那还有什么可以守护自己爱的东西。如果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那嫣然就成了一副躯壳，一副没有实际灵魂毫无存在价值的躯壳。

人类渴望生存，又渴望死亡。

此时的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对死亡的渴望与恐惧。

## 第三十七章 幻象天引

我的名字叫姜柯文，是个一等一的好学生，在学校里备受老师期待，备受同学呵护，备受家长信赖。我是一个接近于完美地人，我整天整天过着充实而又欢乐的生活，整天整天做着繁琐却又意味深长地事情，整天整天陪着众多朋友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感悟、一起放眼世界。

而我的周围，也都存在着一些十分和睦的邻居和朋友，我的朋友很多，本地的一些小朋友也时常来我家游玩做客，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也会经常拿着什么很奇葩或者什么很新奇的事情来拜访。

在我的亲人之中，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们。但是可惜的是，我那九十四岁高龄的外祖父在我8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很重，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外祖父生前与我的各种亲密的动作。

如果要说爱的话，我给予婷婷和婷婷给予我的爱都是等量多的，都已经属于亲人之间的爱的水平。要问起我和婷婷是怎么相遇相识相知最后又走到了一起的，那就得从很早很早之前的事情讲起。但是现在还是买一点小关子好了，毕竟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来去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在这个时候，紧闭的大门突然被打了开，苏婷婷慢慢地走上了前）

「柯文你在干什么呀？摄影机？你准备拍点回忆录吗？」

「哇，是婷婷啊？来来来，对着摄影机讲几句话把？」

「这……这怎么行，你准备用这个来做什么呀？……？」

「嗯……做什么好呢？就存做纪念吧，这相机是向小希借的哦，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嗯……咳咳，我的名字叫苏婷婷，嗯……是这家伙的女朋友……嗯……然后……然后还要说什么呀？

「嗯然后呀，随便说点吧，再稍微说点吧？」

我的梦想呢，就是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公民，一个……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来了啦。嗯，啊，对了那就说说柯文的事情吧！说起柯文啊，他这个人还是有点可爱的哦，有一次上课中，老师讲课讲得正起劲，他突然站了起来，一声高声的“哟吼”震翻了寂静的空间，连老师的眼睛都好像块塌下来一样。（我拼命的试图捂着婷婷的嘴巴，不想让她说出那件让我后悔了好几年的事情，然而还是没有用）

柯文安安静静地！不要再妄想阻止我把你的事情抖出去啦！哼哼……

好啦好啦，你不要在摇了啦，我把镜头给你就是了啦！

（我轻轻地接过了镜头，轻轻地清了嗓子）

咳咳……嗯……这就是我的女朋友，（捂着嘴小声说：其实他很可爱的哦，虽然表现的不太明显）。那么……现在就到了结束的时间了，虽然不知道这段影像之后会有什么命运，但最终我也希望他会与我和婷婷一样自由自在地在这个世界里飞翔吧？

（我轻轻地按下了结束的按钮。就这样，一段回忆的影像就录制完成了）

——

小希在窗外冲着我招着手，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示意之后就收拾好了东西。

「婷婷，小希那家伙听说又被女生甩了」

「啊哈哈，是吗，真是可怜的家伙，不如你和他凑合一下？」

「不不不，我对男生可没有那种兴趣，我只对婷婷感兴趣」

「对我感兴趣？」

「对婷婷的一切都感兴趣」

「那样子好像好辛苦呀，难道不是么，虽然我很开心啦」

窗外的小希冲着我们大喊：「嘿！你们不要再肉麻了！我在这里都已经掉了一地疙瘩了！！！！快点来吧，我们还要和其他人集合一起去外面玩呢！」

这么说，对，的确，我和婷婷是收到小希他们的邀请一起去景区游玩、拍照，毕竟都已经是大学毕业了，我和婷婷都已经创办了一个工作室，真的是很快乐呀，大学的那些时候，还有高中也是，但是让我最怀念的还是初中的那段和婷婷相遇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完全完全是偶然巧合，但是就这样的命运让我们从偶然巧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还真是不容易。

为了呵护婷婷，不论怎样的代价我都会去实现，不论怎样的痛苦我都会去扛着，不论怎样的压力我都会去承受着。婷婷是我的天使，婷婷是我的一切，为了婷婷，我可以做到一切，就算让我毁灭整个世界，我也毫无怨言。

「婷婷，一切为了你」

脑海里浮现这样的字句之后，意识就渐渐地模糊了。

X——

当我意识恢复的时候，已经发现了。

我不是那个一等一的好学生，我的婷婷也并没有像之前那种情景的那样的爱我，我的世界并没有像那个故事里一样完美。更何况，我现在正坐在警察局的审问室，面对着或许婷婷也面对过的那些人。

四周都被环绕着工作人员。四周都被刺眼的目光盯视着。

「怎么样？你肯招供了吗？」

眼前的人单手握着一支钢笔，另外的一只手抵在下巴上，一副无精打采地样子。

「这是什么鬼地方？你要老子招供什么！老子告诉你，要是惹了我你们谁都别想好好过！知道我是谁吗？你们一群垃圾！」

真的是一群垃圾，要不是我现在有事情问你们，我早就走出去了！

「你算什么？我们可是警察啊！信不信我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你！」

旁边的一个警察眼睛瞪得老高老高，简直就像一个恶魔。然而在我面前，恶魔什么的都已经无足轻重了。在我的眼里，没什么是可怕的，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挠我。就算他是天使，就算他是恶魔，始终阻止不了。

「哼，你们这群警察还不都是这样吃白米饭的吗？真是笑掉大牙，废话少说！我问你们，关于苏婷婷，你们审问了他们多少？」

我的怒火开始在中烧。

「苏婷婷？那她是活该啊！谁让她跟谁有关系不好偏偏跟那个死了的甄希有关系？不找她找……」

我下意识地就抓住了他的衣领。

「你再说一遍……？！！」

没有过多的冗余，也没有过多的掩饰，我的仇恨完全显示在脸上。

瞬间，场面变得安静了许多。

一切变得似乎那么的宁静。但是我的怒火还是没有消散。他们的瞳孔在这一时刻似乎变得有些畏惧了。然而下一秒，门就被推了开。

一个人站在那里。

奶奶站在那里。照顾了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奶奶，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说起奶奶，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她甚至用她这残年的时光来照料我，从小时候的我照料到长到现在的我。如果没有奶奶，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奶奶？」

「文啊？你在做什么呀？」

可恶的人们，想拿我亲人做人质吗？真不愧是警察呀？

「奶奶，你先出去一下吧，我和警察叔叔还有些事情要说」

说完我一边瞪着奶奶身边的警察一边把奶奶往外面推出去。

关上了门，锁上了门。

「你们真是厉害啊！一定要逼我出手是吗？一群不知好歹，找死的蝼蚁。如你所愿，马上我就能让你们亲身体验一下痛苦的滋味了」

我轻轻地按着骨头，爆发出坚韧的骨头错位的声音，然后我瞪直了眼睛。

十分钟后，警察全部被我打得趴在了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全身都布满了伤口淤青。

我推开了门。

X——

一个小孩子抱着篮球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大屏幕。

「你在看什么呀？」

这时，旁边有一个小男生也跑了过来。

「嗯，我在看……这个新闻……」

然后那个小男生也一起朝向了这个大建筑物墙壁上的大屏幕。

「………………今天下午十分接到可靠消息。据说在本县派出所里有一件大事发生。事情的本源要从之前报道过的一件事情说起。前些日子，比较算得上轰动的就是那个高一的学生甄希的死亡。据有关报道，在甄希死亡之前他的父母也相继死亡，当时医院有意想扶持这个可怜的人，想让他把自己父母的遗体给捐赠出去，然而他非但不肯，反而在医院大闹，最后还是被警察的人员给制止了。在那之后，他被发现在一家空旷的郊区工厂的楼下，身上多处骨折，被发现时就已经没有了气息。目前推测是自杀。而这个高一的学生得周围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气场，似乎与其交往的人都会各种各样的离奇死亡。其父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话语转回到我们的本题，在那位男生死去之后不到几天，那个男生所关联到的一位女生呢，就在原理上被派出所的人叫去问话。然而态度却极其的恶劣，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还不辞辛苦的多次传叫，却依然得到了不好的态度回应。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实是并没有多少进展的。事情本也应该就这样断了的，但是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可能是因为一个混混和这位女生有点不可告人的私情，所以每当在街上听到有人诋毁女生的话语，总是要去恐吓威胁被害者。让我们听一下XX的现场采访。」

「XX：欢迎回到现场采访，我是这里的采访人XX，我们很有幸能请到被害者来这里参加采访。让我们对事情的整个过程有个简单的了解。你好！」

「被害人：你好」

「XX：我听说啊，你是被那个混混给恐吓的，能说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被害人：当时我正拿着一个肉饼正在吃着，在路上走着，和女票分享着最近的一点新闻，然后就突然间被那个猥琐混混尾随，然后恐吓了……」

「XX：当时你的女票有没有被恐吓呢？」

「被害人：我女票当时也被恐吓了，那小子居然还想打我女票的注意，我瞬间就火大了，和他正面硬抗，然后叫我女票跑走去报警，在那之后、那之后……我成功地逃走了。」

「XX：……那……那挺好的，你的女票还好吗？经历了那件事情？」

「被害人：女票啊，哈哈，她一直都夸我太有男子气概了，非要下个月年就嫁给我！」

「XX：那……很感谢这位被害人来此做采访，也很感谢你提供的线索，我们如果有需要还会再通知你的」

「被害人：那……那么，钱哪里拿？不是说会有酬劳的吗？」

「XX：本次现场采访就到此结束」

…

「……女票是什么呢？」

一个男孩皱起眉头问。

「……嫁给我又是什么意思呢？」

另一个男孩也歪了头，疑惑地问着。

两个男孩用一种纯真无邪的视线扫过了对方的脸。

X——

「我再次警告你！如果你还把柯文给关着的话，你们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Bitch女在警察局里大声地吼着。原因是，前几天警察局看到新闻被吓得立马派人去把姜柯文扣留归案，但却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他们家都搬走了，但为了名声问题，他们向外宣布已经将不良男抓拿归案了。

「你再吵吵信不信我们把你也捉拿了？你个bitch！」

「你再说一遍？我原本以为警察是公平正义的！但是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反驳了，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说这样的话，那我真的是没有话说了，你们警察简直就是一群废物！一群十足的废物！！！！」

警察被气得脸颊发红，额头上的青筋都暴起，本想抡起拳头就像bitch女砸去，但是没有想到bitch女也不是很好惹的，动作迅速地躲过了之后立马向警察的下体一脚致命！

「混蛋！！！！混蛋！！！！！啊！！！！！」

对于男人来说最致命的痛苦，对于男人来说最致命的弱点，此时被bitch女给点燃了。Bitch女将跪在地上不断嗷嗷叫的警察踢了翻，然后朝着里面走去了。

一群警察朝着门口跑了过来。

「臭bitch你要干嘛！！给我滚出去！」

「你们以为我要干嘛！！快给我把姜柯文给放了！！不然你们都得不得安宁！！！」

Bitch女的眼神显得很凶猛。

「哼！你以为你这样我们就会屈服了吗？姜柯文是重点罪犯！看你这样子和他也差不了多少了！！！就算我们不放他，反而把你抓了也没有什么好奇怪得了吧？！！」

「你……你们！简直就是没有王法！！！还有法律存在吗？」

「哼！我们就是王法！！！我们就是法律！！！没有人可以和我们讲王法讲法律！！就算是领导人来了也无法说半点话！！你想跟我们斗！！哼哼！！！门都没有！！」

没注意到，bitch女此时已经被一群警察包围着了。

一股不良的恶意瞬间扑鼻而来。

「你们这群人渣！！！！！！！！！！！！！！！！！！！！！！！！！！！！！！！！！！！！！！！！」

Bitch女被关进了看护所。

## 第三十八章 好高骛远

视角切到了苏婷婷孤独的背影上。此时的苏婷婷正坐在鲜有人至的小河边的木凳上，发着呆地望着眼前叮叮咚咚小溪流水。四周寂静的说不出话来，让人能一耳识别的就只有刺骨的风呼呼呼地刮过声。

自从上次被母亲赶出家门后，苏婷婷就在各种地方徘徊。游乐场、开心屋、书店，甚至还在甄希的家里待过好几天。时间已经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学校里关于苏婷婷的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而在最近的几天却像被时间的毛刷冲刷得干干净净，就像突然间消失了一般。

苏婷婷的存在在原本熟知她的人的脑海里，渐渐被抹去。

时间是bitch女被关押进派出所之后的第三天。苏婷婷出现在警察局，毫无征兆地、就像幽灵般地出现在了曾经审讯过无数次自己的警察面前。而此时的警察也慌乱了手脚，就像真正见到了鬼魂一般冲进了警务办公室。苏婷婷的纤细的右手紧紧的握着一根近乎一米长、浓黑得发亮且手腕粗大的铁棒。

就在昨天的傍晚，在郊区张罗着晚饭的苏婷婷，在邻桌吃饭的一对看起来年轻的小情侣说起了姜柯文和小蓉蓉被关进派出所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股怒气从苏婷婷的身体里满溢了出来。嘴里说着「不可饶恕」，一边紧握着拳头，一边穿出了拥挤的人群。

「把姜柯文和小蓉蓉给我放出来！」苏婷婷挥起铁棒，奋尽全力地敲打了一下审讯室的铁门，扯着嗓子地喊道。

同等物质与同等物质产生的清脆又明亮地碰撞声，是这个世界最美好也是最罪恶的声音。他们既互相共鸣，同时也互相伤害。他们在伤害中得到响亮又清脆的共鸣，同时也在响亮又清脆的共鸣中，互相伤害着。

苏婷婷的这一举动将所有的警察都吸引了过来。一位位歪七扭八地穿着警服，有两位甚至帽子都是歪的。其他人则一副事不关己，仅仅只是来看热闹的表情。

「是苏婷婷！」不知是谁突然叫出了一声，然后围着苏婷婷的警察就开始七嘴八舌了。

苏婷婷此时的表现的神情是愤怒的、痛苦的、嫉恨的，眼前一切的景象，宛如地狱般的魔炼。眼前的这些人，在时不时地折磨着自己，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折磨着自己。一想起前段日子，那怖若灵域的恐惧审问，苏婷婷的眼神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最后爆发了出来。

「给我！……」苏婷婷抬起了铁棒，直直地指着前面的这一群人。

「把姜柯文和小蓉蓉放出来！」苏婷婷的眼神此刻就像一个恐怖的谋杀者一般让人怖惧、让人寒颤……

苏婷婷的右手紧紧握住的铁棒，此刻也散发着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浓黑的亮光。苏婷婷的嘴上浮现出不找静调的愤怒，脸上满是肉眼可直视的怒火，在苏婷婷的脸上一次又一次地刻画着之前一直指导者并全有自己放弃执念恨。他的内心此时此刻就在在想着什么，他的脑海此时此刻浮现怎样的情景，打架都不言而喻，此刻站在他周围的警察们也都能悟出来。

尽管这样，那些警察仍旧还是不放过她似地，脸上满是得意的、令人毛孔竖起的恶心的鄙夷的笑容。

「苏婷婷！这回可不能怪我们了，如果你早点来自首，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你的那几个朋友在牢房的最深处等着你的加入呢，我想如果你……」说话的人似乎辈分十足，身边的警察都对他投以羡慕的眼光。

不论是痛苦还是不堪，苏婷婷都忍下来了，然而这种污蔑人的话语却让苏婷婷内心的血液滚烫了起来。

「住口！」苏婷婷的眼神显得异常空洞无神，「给我把姜柯文好小蓉蓉放出来！」

苏婷婷再次挥动着铁棒，「呼呼呼」地发出恐惧的风。自然，身边的一些警察也害怕波及到机子，所以不由得后退了几尺，却仍用一种看待瘟疫一般的眼神盯着苏婷婷，这是从里面走出一个面容狰狞，穿着背心露出大块肌肉的男人。

「放人？有问过我这个管犯人的吗？」他的眼神里泛着一种蔑视般的笑意。

「我不管！反正把他们放出来！」苏婷婷用力的摇着脑袋，用铁棒直直地指着他。

他慢慢的走了过来，苏婷婷毫不犹豫地冲着他的胸膛狠狠地砸着铁棒。

然而他却单手抓住了铁棒，另一只手直接冲了上去，死死地口着苏婷婷的脖子。

「处长！小心！」似乎看到苏婷婷有所动作，所以那些畏畏缩缩的警察们立马上报。

……

苏婷婷被无情地驱赶出了警察局。姜柯文和小蓉蓉还是被有一点消息。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不断的询问着自己为什么的苏婷婷走到一座桥边，无力地靠在了上面，无力地仰望着已经是傍晚的火红天空。

甄希神情凝重地面容再次浮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甄希，不要在去恨那些人了」

「对不起，我做不到」

「苏婷婷，这样的做法，你也做不到吧？」

「才不是，我不会去恨那些人的……」

「只是因为被欺负被疏远的不是你而已!」

「即使如此我……」

即使如此……我……此时也已经做不到可以不去恨那些人了。

「甄希……我真的错了吗？」——苏婷婷的最终揶揄地挤出了几个字，然后就被泪水淹没了。

被一场世纪性的大泪水，淹没了。

X——

稀里糊涂的，我被一伙穿着随便的人找到了。

「快看，这家伙躲在这里！快把她抓起来」

原本认为已经走到尽头了的世界，在此时又冲出了一丝波澜。

如果人生还可以再重来的话……我还是放弃这样难得的机会吧。

「喂！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什么很要紧的事情，但是有几件事情需要你的协助」

我此刻所在的目的地正是甄希的屋子。屋子顶层，坐在冰冷的靠凳上，目睹着眼前乌云一片的天空。

「协助？」我的右手突然抽动了一下。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面带微笑，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然后用很柔和的声音说「没错，就是协助」

「我们这里要办一个关于性格孤僻的演讲，当然演讲的主题是希望人们不要在独自一个人，要相信大家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去找那些专家不就行了？」

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点不对劲的我，慢慢地把手放在胸前做出防卫的手势。

「就是没有你才不行，你忘了甄希了吗？你还想让更多人和甄希一样？你还想让更多人在孤僻的结末中结束自己的的生命吗？我猜你肯定不想的吧！即使你对甄希付出再多，他也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改变或者给别人一点提醒。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改变别人的命运！」

他说的话渐渐进入了我的耳朵，在我的大脑里快速地回旋着。救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得到幸福？这么重的担子……我做得到吗？连区区甄希都没有能拯救，我……

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他们。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也许就是最后的出路了。

X——

我坐在准备室里，发呆地望着有一条深深裂痕的镜子里的自己，那种瘦骨嶙峋，浓密的黑眼圈，已经乱成一糟的头发。

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子的呢？

从身上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的很浓密的死亡和黑暗的气息。我也开始变得渐渐向甄希的那边发展了吗？明明我是在努力地贯彻我的方式，明明我想改变甄希，为什么最后连自己的内在都改变了呢？为什么？

不断地询问着自己为什么，却很难得到答案。

有些时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答案，而是不想去回答。就算自己多次询问自己，也避免不了内心拒绝回答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自我麻痹，对自己说自己不知道，对自己说自己不明白。然而，究竟只是自己对自己说。

扪心自问，其实我从一开始心里就没有直接否定甄希。而是很向往那样的甄希，对世界爱恨分明，对世人也爱恨分明，并没有过多的棱角。只是一味地一味地一味地在自我催眠，说那样的甄希不应该是人类该有的，说我不应该像甄希那样，但是心里又怎么想呢？

母亲也许不会明白，我对她的恨是我人世间第一大恨。这样的恨，是忘不了的、是再也无法抹去的。就是这样的恨，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恨”的意思，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恨”的那种对人类的推动力。

但是，我不想让更多人陷入这样的恨了，不想让更多人收到不公平的待遇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整个人生都将会被恨所包围，就像甄希，就像我，最后也许都得不到很好的结果。

我紧握着右手、皱着眉头。

「苏婷婷，该你出场了！」不知是哪里的突然地一句轻声的话，有一个黑影突然闪到了我的背后，然后我的意识就消散了。

……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法律啊，他不是绝对公平的，他是建立在相对大多数人的公平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他是公平的，大多数人的利益都保住了，还能不公平吗？……」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被禁锢着完全无法动弹。

「她动了！」

下面突然传来的一阵声音，让我的意识彻底清醒。

我被绑着趴在了一个高台上。全身都被粗麻绳绑着，从脖子、手、腰到腿绑着严严实实，完全找不到有什么突破口，而我的嘴巴也被一块塑料透明胶给封住了。

犯人？我的脑海里最先涌现这个带有贬义的词语。

我是犯人？？

不可能！！！！！

「像我身旁这个女人，有一个男生因为她的某些原因，自杀了，而又另一个男生因为她的某些原因而去伤害他人，甚至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她而公然袭警。这显然是一种纵凶的行为，让身边的人接二连三地做出这样异常的举动，完全有可能是处于某种目的或意图……」

目的？？意图？？我有什么目的？？我有什么意图？？

我睁大了眼睛，站在我旁边拿着话筒，十分平静地演讲的人正是之前邀请我的那个人。他现在穿着革履西装白色衬衣黑色领带，就像是一个特别让人尊重的“讲师”。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让我感受到有一丁点儿有受教育的感觉。

「况且经过她的影响，一个男生患有抑郁症，另一个男生从正经八而的好学生变成了不幸的校园小混混，还有一个男生变成了校园女混混。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检讨的，当然也是她……」

抑郁症？校园小混混？检讨？？？？？？

「她！！叫苏婷婷！！！是我们不能学习的黑色榜样！！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同样也不能像被她影响的人那样……」

不能像我一样？？？不能像他们一样？？？？！！！！！

这还不是因为身边的人的不公平对待造成的？凭什么我就得负全责？凭什么我就得担上全部的罪名？凭什么我的朋友就要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我的思绪开始混乱，我的怒火开始爆发。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挣脱了粗麻绳，我挣脱了胶布，我挣脱了众人的视线。冲下了高台，砸毁了摄影师面前的摄像机，砸毁了观众席上面的桌子凳子。

我砸毁一切！！！我不想目睹一切！！！

现场被我搅成一场party一样的疯狂、热闹。我显然成了最应景的那个疯子。我恐吓人们，让他们回家。我恐吓了在慌乱现场妄图逃走的讲师，用不知疲惫地拳头将他打倒在地。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把这一切结束了。但有一点我很清醒，我做的是对的，至少我认为。

X——

一个醉醺醺的中年妇女右手拿着一瓶白酒，在电视机前摇头晃脑地喝着。

电视节目的内容是一个法律讲台，讲师在数落苏婷婷。

这个中年妇女正式苏婷婷第一个恨的人——她的母亲。

她轻蔑地翘起了嘴角，酒晕在她的脸上升了起来，她的嘴巴缓缓张开。

「不愧是贱人，和她贱货老爸一样！」

## 第三十九章 容身之所

我一直在这条街道上流浪，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了多长路程，更不知道还有多长的路程。我唯一只知道的就是我已经疲惫不堪了。

干瘪的身体拖动着疲惫的精神，遍体鳞伤的四肢在冰冷的大地上摸索着，前行着。时不时掉落进苦涩的水洼，顷刻间便感受到冰冷的痛苦向我袭来；时不时坠进泥泞的泥坑，一眨眼便体会到污浊不堪的秽物，但又难以完全摆脱他。我只能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朝着黑暗的远方，朝着没有一丝亮光的眼前一点、一点、一点地前行着……

路边的一只浑身是泥，跛着腿的狗一缓一步地垃圾桶走去。它的毛被浑浊的泥水所玷污，它的一只脚不敢着地地一跳一跳。它是谁？它从哪里来？它经历了什么？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人知道，或许也没有人想知道。别人只知道，那是一只丑陋不堪的、狂傲桀驯的流浪狗，别人只知道，那是一只没有家的，四处漂泊，不知哪一天会冻死或者饿死在街头的流浪狗。

它的眼神闪着对世界无所怀念的眼光，它的动作显露着对世界无所畏惧的态度。它不像那些拥有了家四处欺凌的狗，也不像那些没有家却四处欺凌别人的狗，它是一只脱离了世界的狗。

它轻轻地翻开垃圾桶里沾满泔水，刺鼻难掩的气味，它强忍受着寻找自己生存的最后的希望，它努力地做着。它十分努力地做着。

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脖子上绑着锦缎的家犬。

家犬带着高傲的眼神，看见它便不假思索地冲了上去，开始了撕咬。

它想抵抗，但是却下不了手。

鲜血就这样溅了开来，四处都是。

它的脖子上，红红的一道，它的气息奄奄。

家犬最终满意地松了口，用脖子上的锦缎擦了擦脸脖子上的鲜血，走开了。

它在“寒冷的冬天”里，死去了。

而我，在街灯下的角落目睹了这整一过程。

街道上的广播在无休止地播放着让人感到“震惊”的新闻，街道上的人们四处谈笑着最新能当成笑柄，或者餐桌上闲谈的“家常”，街道上的四处，张贴着最近新搬出的加强法律教育的文章。

而我，独自躲在角隅里看望着这个世界。

这个美丽、又丑陋的世界。

“根据最新消息称，XX中学高一的一名女生，苏婷婷，与之前的案件有一种藕断丝连的关系，通过警方的多层抽丝剥茧，最终终于揭露了整件案件的真相。相传之前的‘甄希自杀案’其实是与这个名为苏婷婷的高中女生有着很浓的联系。因为苏婷婷的男朋友是社会小混混，所以在得知甄希与苏婷婷交好了之后，就去威胁恐吓甄希。然而甄希却不加收敛，最后导致了这个社会小混混下此毒手。苏婷婷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把他们玩弄在股掌之间。苏婷婷一方面对社会小混混表态，另一方面对甄希，其实甄希是个丑八怪，对这个甄希似乎还有什么利用的手。还有证据目前警方正在审问室向社会小混混手中收集，至于还有一个和这个小混混有关，与苏婷婷有关的，自然算得上另一个社会的女混混，看得出来她很喜欢那个小混混，于是之前小混混被抓的时候，她也来大闹警察局，这属于是妨碍公务，所以目前暂时关押她几天。现在的报告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把警察局现场采访交给线下人员……你好……”

……

「这个苏婷婷真的是贱人啊，脚踏两只船不说，还各方面都利用」

「不要和这种人交朋友哦，小智，这种人脑子有问题的」

「妈妈，那么她有朋友吗？」

「朋友？她不祸害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朋友，和这种人摊上关系，你可是要有霉运的哦」

「看看她身边的每个朋友，各个最后还不都是这个下场，死的死，蹲监狱的蹲监狱，简直就是一个灾星，还有她的那些个朋友，什么各个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和她交朋友的」

「妈妈，这个姐姐有家人吗？」

「要什么家人啊？有这样的孩子，父母还不疯掉？」

「那他没有朋友，又没有家人，不会很可怜吗？她没有家吗？」

「家？小孩子不要乱说，她这样的人不需要什么家，她就不应该在这样的世界上活着。」

我走在街上，身边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像是丝毫没有掩饰的刀剑一样向我刺来。我没有闪躲，一一都接了下来。

尽管很痛苦，尽管鲜血直流。

……

走过了河道，走过了人群，我回到了甄希的屋子里。

甄希的钥匙一只都放在他的书架上，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事情，之前每次都是爬卧室的窗口进的，所以难免会有种心虚的感觉。不过拿了钥匙之后我每次都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走进。

「甄希，钥匙先借我用一阵子吧」

我一边嘟囔着，一边打开了紧缩的大门，推了进去。

里面被我收拾地干干净净，尽管天花板还是黑熏熏的。四处虽然已经消散了那种呛鼻的烟味，但还是有股淡淡的烟火味道。

轻轻地关上了门之后，我坐在了大厅的冰冷的桌子上。

墙壁上的指针时钟因为失去了电力所以停在了12:38的位置上，室内的灯光我也故意没有打开来。外面阴沉沉的天气并没有什么亮光，所以屋里还是暗乎乎的。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样子。

伸了一个懒腰之后，在甄希的房间里四处转悠着。

厨房里已经被我收拾地干干净净了，除了橱柜和瓷砖墙有烟熏的丁点残留的痕迹。

书房也被我整理地干干净净了，原本凌乱的书架上已经被我用分类的方法把每个类别的书籍分开来了，所以看上去会比较整齐。

而旁边的一张桌子也被我擦得干干净净，边上的小窗户也泛着亮光。

「感谢我吧，甄希，我把你的书房整理得这么漂亮哦」

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笑着，一边随手掏出那些我一次也没有翻阅过的书籍。

X——

我在灰暗的道路上，摸索着。

「请让我做这份工作吧，哪怕一天都行」

「不行不行，滚远点你」

……

「能不能让我做这份工作，我现在真的需要钱」

「走开走开，再不走我找人打你了！」

……

「行行好，可以让我在这儿打工吗？」

「你走开，你在这里我们客人还敢来吗？走开！」

……

「您好，我能不能为你打工？」

「不行不行！滚开！！」

……

「不行」

「走开」

「滚！」

「扫把星走开！」

「走开！」

「滚远点！」

「滚！！！」

「没钱会死？那你死远点」

「滚远点！」

「再不滚我要打你了！」

……

我耷拉着脑袋走在灰暗的道路上，夜晚的静谧在此次科显示地淋漓尽致。周围静悄悄的，就像没有任何东西一样。

整个世界就像只有我一个人一样。

到底，我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我一边低声问着自己，一面闭着眼睛开始在脑海中寻找答案。

离开了学校已经不知道多少天了，甄希去世已经不知道多少天了，小蓉蓉和姜柯文被关进看守所也不知道多少天了。

好像已经过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我在这样的世界上似乎已经像是活了一万年之久，不，还要更久。

……

街道上四处都是我的照片，四处在寻找着这个与多层案件关联的“苏婷婷”。很多餐厅和小饭店因为都不想惹上麻烦而拒绝向我收买劳动力，并且在我走后甚至还不遗余力地报了警。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追捕着我，整个世界同时也在排斥着我。

每一个小店，就算是小饭店的老板听到我的请求，也都会劈头盖脸地回几句，然后不假思索地把我推向门外。

「您好，老板，我可以在您这儿打工吗？」

「恩……你稍微等一下」

然而这家店，却并没有这样。

难道之前是我多虑了吗？还是说……

西装革履的经理再次从办公室走了出来，然后准备给我准确的答复。

「好的，不过，只能给你打工半天的时间，工钱是一百块怎么样？」

虽然很有问题，在这样的氛围里居然还有人会愿意雇用我。

「要不要换一下衣服什么的？」

「不用，你就去后台洗一些碗吧……」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多想什么。

十分钟后，我在洗碗的后台小窗看见了一群穿着警服的人。

X——

我逃了出来。

即使是唯一一个可以收留我的地方也只是为了纯粹的利用我。

我的心里此时有着说不清的痛楚。

渐渐地，我放弃了挣扎，放弃了我一直以来都想寻找的希望，放弃了我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信念，放弃了一切。

我躺在甄希卧室的床上。直视着黑黑的天花板。

那一片抹在天花板上的浓黑让我无所适从。

我想起了昨天，在甄希书架上找到的一封信。

那是封甄希留给我的第一封信，同时也是甄希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致曾经的苏婷婷：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看到这封我送给你的信，也不知道你看完之后会作何感想，但是我想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你，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向你倾诉，在这里，我擅自把你当成我的朋友，还请见谅。

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还没有去往另一个地方，也可能已经在哪儿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为我自己所做的后悔。

人的一生何其短暂，凭什么要为自己做的所后悔。其实也许就如你所见，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常就不太喜欢与别人说话，同时也很难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扉，因为我总觉得别人不会在意，别人不会放在心上。这种念想，自从我的第一个朋友“萌”走出了我的世界开始，就开始占据了我大量的脑海。或许在你心里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偏激的执念，但是在我看来的确如此。

我生就没有什么特长，并没有别人那样高大，也没有别人那样帅气，更没有别人那样聪明，因为缄口的缘故，也比别人少了一大堆的朋友，人缘也并不是很好，除此之外，写作、绘画、音乐、以及其他的学习特长也没有。如果要说特长，唯一能够“称得上”的，也就只有我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悲观了。

但是这似乎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面不断地被打磨，不断地被消损所形成的。在这里，我想把我自己一直想要跟别人分享却又找不到人分享的过去，和你说了吧。只是仅仅和你说一下，我也不期望什么你的同情，也不渴望你对我的认可，仅仅只是想让你更多地了解一下我。或许对你来说，了解一个看似透明的人的过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多的益处，但是也摆脱耐下性子看一下吧。

和你见到的一样，我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了。他们在之前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甜蜜与甘香，但这也只是在最初的时候，最最最最开始的时候。随后的画面，就像瞬时间褪色的彩虹，从色彩斑斓的弧形变成了单调的白色与黑色混杂的镰刀形状，这把镰刀无时无刻不在切割着他们之间的距离。无时无刻不在拉开着他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在他们去世的前几个星期，最终还是离了婚。没有了言语的交流，他们已经忘了什么是情感。就如我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在漫长的失语之中，我也忘却了什么事情感。

从第一个朋友萌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知道，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每天、每天、每天，在孤独的风中走过，在嘲笑、歧视的海中淹溺着，在恐吓以及欺凌的火烫中滚过，这一切的一切，让我都已经无法忍受。父母对自己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对父母无法说出心中的疙瘩，对谁都无法说出心中的疙瘩，对任何人都无法表露心中的痛苦与软弱。

就是这样的我，在此刻，遇见了你，苏婷婷。

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从网球场相遇的那一刻，我就想把我自己告诉你，我就想听一下你的话语，我就想得到你的同情，我就想让你成为我再次的朋友。但是，我仍然做不到。我不能把你卷入我的这个漩涡之中，每次与你说话，和你接近，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惩罚。我已经厌倦了。你从第一次就开始拯救了我，然后一次接着一次。我在中午就将谋杀计划写在了纸上，然后扔在了垃圾桶里。为什么我会这样做？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谋杀计划给销毁？我现在也不明白，或许是从我心里就希望有人能够发现，并且制止我，也或许只是表达我自己的决心，而已。但是无论如何，你都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的计划拾起，一次又一次地制止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我即将死亡的时候从死神的怀抱中硬硬地拽了出来。

或许你仅仅只是想拯救一下那个时候的我，或许你仅仅只是想让我的内心得到一点救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感谢你。

你多次找我谈话，想要清除心中的仇恨，我却没有同意。

其实每个人心中，多少都有点仇恨，但是放得下放不下，得看那个人了。有些人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所以可以放下，寻找新的自我，而有些人，甘愿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不想被魔鬼般的现实所侵袭，所以放不下。并没有人必须得放下仇恨，也并没有人必须拾起仇恨。

只是，勇敢地做自己，就行了。

如果我最后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或许这会给你带来一点伤心的泪水，也或许不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回忆。但不管怎么样，做你自己就行了。

勇敢地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走下去就行了。

一直以来，十分感谢有你的拯救，同时，也感谢你认真读完这封信。

感谢！

甄希

1月18日

」

不知道为什么，在阅读那封信的时候，眼眶里总有滚烫的泪水不停地向下大块大块地滴落着，喉咙里有着什么硬硬的东西堵着，让原本干燥的喉咙发出哽塞的声音。

与信一同发现的，还有信封里的几张一百块钱，旁边写着「苏婷婷，这些钱是我给你的，如果还不够，就得自己去赚了，我没有什么梦想，所以就当是资助你完成梦想吧」的字条。

什么「勇敢地做自己就行了」？

什么「勇敢地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走下去就行了」？

你明明就是在为自己编一个适当的理由，合适的借口，逃离这个世界而已。你计划了那么多次的谋杀，实施了那么多次的谋杀，最后还都只是想着你自己而已！明明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已！

……凭什么…向我道谢？！！……

……凭什么…让我一个人走这样的路？！！…

……凭什么…说得好像你那么孤独一样的？！！…

……凭什么…你就察觉不到我很一样孤独？！！…

……凭什么…我要管你这样自私的人……

……凭什么…我会这么傻……

……凭什么……

一句一句的话语早已无法从哽咽的喉咙中钻出来。无数的凭什么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 第四十章 幻象笔记

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阅读了一篇短篇小说。

我第一次哭了，第一次那么无力地哭泣着，第一次感受到基于灵魂之间的冲撞，我之后又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每一次都能收获到同样的感动于心灵冲撞。

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圭的男生和一个名叫泉的女生在邮政局相遇并且成为了笔友，两人长期保持着通信，两人其实是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在4年后，两人都已经15岁的时候了，泉完成了中考，要去大县城里读高中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见面，这一次是泉坐火车到圭的城市里和她相间，同时也是庆祝她的生日。圭带她参观了这座城市，最后把她送回家，但是这些都只是回忆了。他们在别离时相约明年再一次相间。时间过得极其地缓慢，一年时间在煎熬之中度过。到了约定的时候，原本以为会遵守约定的圭，却不见了。后来圭的好友告诉泉，其实去年的时候，圭已经病得很严重，但是却死撑着和泉相间，在见面不久后，就去世了。知道一切的泉很伤心，但是最终还是坐着火车回到了原来的城市。

啊，故事其实转折是很生硬的，但是小说里对有些事情的描写还是相当的细致的，比如说圭得病的各种细节表现，跑步不是一般的喘，身体很冰冷，等等。然后就是揭示圭其实在住院的各种细节表现，在书信里也有体现，之类的。小说整体的基调总是那么地悲愁，哀伤。但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周围的人在小说里，除了一些必要的人物外，简直就是一堆空气。我认为小说最后一句话与小说名字很映衬。

《停驻在天堂的火车》

但是不论怎么样，读到最后一行，我的眼睛已经润湿了。

后来才发现，这篇短篇的作者名字叫夏文纯一。

之后我又搜了他的一部另外的一部小说，名字叫《愿望清单》。看了之后感觉风格与火车还是挺像的，但是也给了我相当大的感触。主人公因为不明的原因，身披“世界真理”的剧情，让我有种特别的感觉。主人公因此，原本不与任何人说话。但是最后却被几个女生和男生说服，最终与他们交朋友，当然结果是，“世界真理”再次出现。为了防止自己的“世界真理”再次出现。这个“世界真理”就是：与自己相交的朋友，喜欢自己的人，最终都会意外死亡。所以被这样世界真理的缠绕下，最终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再后来，与甄希相遇的时候，才发现他与这些主人公有如此相似的地方。于是我想接近他，了解他的世界。自然，我不认为什么“世界真理”真正存在，但是也不抱有什么喜欢的心情去接近他，和他成为能说话的朋友。他原本计划的最后一场谋杀，与《愿望清单》男主人公的死法很像，都是高处坠落。

原本我以为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联系，最后才发现，我原本认为跟我没有任何瓜葛的夏文纯一，其实就是甄希。而这，也是在最近的几天里才知道的事情。

甄希的书柜最底端，被一些试卷压着的，就是他封存了许久的手稿。我找到了《愿望清单》的手稿片段，《停驻在天堂的火车》的手稿片段，《樱花变奏曲》的手稿片段，《火之异能者》的手稿片段，还有其他等等的手稿片段。

我笑着翻阅着这些书籍，特别是樱花变奏曲和愿望清单这些不一样，是比较欢乐向，比较愉悦的，并没有那么沉重的设定。虽然也有些小波折。

但是……

吧嗒吧嗒……

不知从哪里传来水滴落下的声音。

吧嗒……

突然回过神的我，才发现自己的泪水大块大块地从下巴落下，掉进了手稿上，一大片泪渍覆盖在上面。

「对不起对不起甄希，我帮你擦干净……」

一边自言自语般地，一边拿着餐巾纸不断地抹着。

但是泪水却越来越多。

甄希……已经不在了……

甄希……已经不在了……

甄希……已经不在了……

这样的话反反复复地在我的脑海里翻滚着。

「不用提醒我！！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所以不要再说了！！求求你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不在要说了！！我求求你了！！苏婷婷！！我求求你了苏婷婷！！

一面双手紧紧地握着脑门，一面痛苦地哀求自己不要再说了。

最终，我跪在了地上，但耳中的残响还是隐隐作祟。

X——

学校里的室外运动场地晚上是没有灯光的，所以凌晨也应该不会有人——本该是这样的。然而我却看到了好似不该看到的东西一样。

一位中发的少年背着一个沉重的鼓鼓的书包站在网球场门口。少年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是还是被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甄希—」

啊！听到我的叫喊后他惊吓地大跳了一下。

「我是你一个班的……」

听见我的话语，他仅仅只是轻回了一声「哦」，就转身继续走出了这个网球场。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

把他从死神的海中救了出来的我，甚至不惜奉上我的初吻。

「那么阿姨，我就先走了，照顾好甄希……」

穿着湿淋淋的衣服就这样走出了他的屋子。

不顾伤口的撑裂，硬着将自己的身体支起，然后摩挲着墙壁拐到后面的他，看见我站在那儿。

我斜着望着他。

「这个……是你的？」

然后把纸星星换给了他。

他恢复身体之后，就把纸星星暂时交给了我。

周围燃烧着猛烈的熊熊大火，但是我却即时出现了，阻止了事情的复杂化，我将他从烟火缭绕的地方拖了出来。在这里，我又一次进行了人工呼吸。衣服在救治的过程中已经烧穿了好几个洞，无奈回去的时候扔掉了。幸好那个母亲没有多问。

之后的他，因为我被姜柯文欺负，虽然很想出手救助，不过如果我出手的话，可能会让别人产生更多的对他的非议，所以我艰难地回过了头。在之后向他道歉。

但是他却说不要紧。

我还记得那天的那根街灯，不知怎么的，就突然地熄灭了。

好像在预示着什么一样。

之后，甄希他又进行了谋杀计划，从4楼上跳了下来，及时赶到的我为了接住她，导致我双手都轻微骨折了，并且连带一个轻微脑震荡。尽管我最大幅度地减缓了他的受伤程度，但是自己受伤却比较难恢复。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住院时间。

但是在回校的时候，听蓉蓉说甄希问起我的时候，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甄希和一群混混打架，虽然把对方的一两位打的不轻但是自己也同样无法动弹失去了意识，在最后几个人火起来准备用刀具桶昏迷却还有呼吸的甄希时，我出现了并驱赶了其他人。

住院的一个月(一月份)一个月内，甄希住院，我并稍微来看望了几次。

甄希痊愈回校，我找他，把五角纸星还给了甄希，表示愿意听一下他以前的故事，想和他做朋友。但全部被甄希拒绝了。

我哭了，但是同时，我也笑了。

之后，便是再一次的谋杀计划。我在火车站上成功的阻止了他。

我再次找甄希商谈对于恨与宽容之类的事情，这次甄希认真地听着我的话语，愉快地交谈结束后准备离去时，我想留下来一会儿，甄希就先走了，就这样我目送着甄希的背影。

之后有一次，我被母亲赶出家，在街上的凳子上睡着了，他给我盖上了那件丑陋但又美丽的棉袄。

我们再一次在室外网球场相遇，我们像朋友一样坐下来聊了天。

之后，便是甄希家里的巨变。甄希的父母什么时候离婚的，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目睹了在那之后甄希迷茫的身影。我想去拯救他，但是却无从下手。

在那之后，甄希又再次被姜柯文骚扰，住院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多次前去探望他。但是之后不久，他就退学了。

而我又因为母亲的缘故，明白了他的痛楚。所以最终还是，向他坦白，我无法做到我曾经说的那样，放弃仇恨。

我们成为了朋友，他们在最后的几个日子里好好的玩耍着，于此同时，我也多次缺席了学校。在他最后一次的谋杀中，我坦白了我对他的拯救，想让他好好活着，他也答应了我。

但是没想到，在后面的一天，就意外地死亡了。

……

意外的……死亡了……

泪水随着字眼滴落在了桌子上。

……甄希……已经不在了……

……而我……也已经不在了……

我掩着面，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哭泣着。

甄希，这个我无法形容的男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心里已经占据了大大的一片。

X——

夜晚的微风在轻轻地吹动着草地。

明明是春天，却有一种面临极寒的感觉，连一两声杂声都没有的寂静的周围让人不禁心生疑虑。

这究竟是不是春天？究竟是不是很多文豪、大家们所亲眼见的那样的春天？或许不是或许是，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而在黑暗中伺机而动的谋杀者们，此时也拿着他们锋利的刀具，准备着最后的行动。这究竟是谋杀者们自己的行为，还是受人指使、受人教唆的呢？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在这样的时代里，死亡成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寻找的方式，一种对于自己负罪的解脱，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

这个世界是那么地残酷，他们并不会因为你是你而特别照顾，他们会对每个人进行大大小小数不清道不尽的谋杀行动。而想摆脱这样鲜血淋漓的现实的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们，就会被迫寻找另一个世界。

春天的温暖，时时刻刻也在融化着冬天的冰冷。我们每个人的四季都有着不一样的世界。当我们当下的世界被现实所融化，我们会作何反应？痛苦？长啸？这些都没有实际的作用。现实的温暖，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就无法感知得到。

X——

几天后。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就在昨日深夜2点28分左右，一名女高中生在废旧大楼上选择了轻生，并没有留下任何什么遗嘱。该女高中生与之前的很多个案件有之间或者间接的关系，据相关调查人透露，这名女高中生的身边似乎饶有一种“不净”的气息，围绕着许多死亡的景象。以后将会对其进行具体报道……」

几天后。

「早间新闻：昨日午夜2点28分左右，与之前坠楼自杀的那名女高中生相关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此刻也已经进行了自杀行为，对于这种反常行为，我们警方仍在全力调查中。在我们新闻现场，我们也连线了我们著名的心理疾病研究院院长做一些分析，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院长。院长你好……」

当我们真正实现谋杀计划的时候，才发现，实施谋杀计划的是这个世界，我们既是帮凶也是受害者。